幹部必讀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
本讀要簡

解放社

·精裝本·

基本定價 30.00

出版編號 0038

·幹部必讀·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

編者 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

出版者 解放社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九月北京初版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北京再版

35,001—45,000

幹部必讀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
簡要讀本

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
聯共（布）中央審定

一九三八年
解放社

出版者的話

本書是依照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所出中文版本翻印的。除將第四章第二節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內「社會思想」仍改爲「社會觀念」、及將兩個未譯出的英文名詞註上通用的譯語外，其餘文字照舊。

解放社編輯部

一九四九年四月

目次

導言……一三
第一章　爲在俄國建立社會民主工人政黨而鬥爭（一八八三至一九〇一年時期）
（一）農奴制度的廢除和俄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的出現。工人運動的初步。……一五
（二）俄國民粹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普列漢諾夫及其『勞動解放』社。普列漢諾夫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境內的傳播。……三三
（三）列寧革命活動的開始。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三五
（四）列寧反對民粹主義和『合法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列寧所提出的工農聯盟思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五九
（五）列寧反對『經濟主義』的鬥爭。列寧火星報的出現。……四五
簡短的結論……四八
第二章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形成。黨內布爾什維克派組織與孟什維克派組織的出現（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四年時期）

(一) 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四年間俄國革命運動的高漲。……五一
(二) 列寧的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計劃。『經濟派』底機會主義立場。火星報爲列寧計劃而鬥爭。列寧所著『做什麼?』一書。馬克思主義政黨底思想基礎。……五六
(三)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黨綱黨章的通過和統一黨的成立。代表大會上的意見分歧和黨內兩個政派，即布爾什維克派與孟什維克派的出現。……六九
(四) 孟什維克首領們底分裂行動和第二次代表大會閉會後黨內鬥爭的尖銳化。孟什維克底機會主義。列寧所著『進一步，退兩步』一書。馬克思主義政黨底組織基礎。……七八
簡短的結論……八八
第三章 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在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七年時期）
(一) 日俄戰爭。俄國革命運動的繼續高漲。彼得堡城裏的罷工。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工人在冬宮前舉行的示威。示威羣衆遭受槍殺。革命的開始。……九一
(二) 工人的政治罷工和示威。農民革命運動的增長。『波將金』鐵甲艦上的起義。……九八
(三) 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在策略問題上的分歧。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列寧所著『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馬克思主義政黨底策略基礎。……一〇四
(四) 革命更進一步的高漲。一九〇五年十月的全俄政治罷工。沙皇政府的退却。沙皇的宣言。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出現。……一二四

(五) 十二月武裝起義。起義的失敗。革命的退却。第一屆國家杜馬。第四次（統一的）黨代表大會……一三〇
(六) 第一屆國家杜馬的解散。第二屆國家杜馬的召集。第五次黨代表大會。第二屆國家杜馬的解散。第一次俄國革命失敗的原因……一四一
簡短的結論……一五〇
第四章 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布爾什維克正式形成爲獨立馬克思主義政黨（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二年時期）
(一) 斯托雷平的反動。反政府派知識階層中的腐化。消沉頹廢。一部分黨員知識分子轉入馬克思主義敵人營壘而企圖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列寧在他所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駁斥修正主義者而捍衞馬克思主義政黨底理論基礎……一五四
(二) 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六六
(三) 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在斯托雷平反動年代。布爾什維克反對取消派和召回派的鬥爭……二〇六
(四) 布爾什維克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反黨的八月聯盟……二一三
(五) 一九二二年召集的普拉加黨代表會議。布爾什維克正式形成爲獨立馬克思主義政黨……二一六
簡短的結論……二二四
第五章 布爾什維克黨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前工人運動高漲年代（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時期）

(一) 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間革命運動的高漲。……二三七
(二) 布爾什維克的眞理報。第四屆國家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黨團。……二三三
(三) 布爾什維克在合法組織中的勝利。革命運動的繼續增長。帝國主義大戰前夜。……二四四
簡短的結論……二四八
第六章 布爾什維克黨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俄國第二次革命（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三月時期）
(一) 帝國主義大戰的發生及其原因。……二五〇
(二) 第二國際各國黨轉到本國帝國主義政府方面去。第二國際分崩爲各國社會沙文主義黨。……二五六
(三) 布爾什維克黨在戰爭、和平及革命問題上的理論與策略。……二六〇
(四) 沙皇軍隊在前線上的失敗。經濟破壞。沙皇制度的危機。……二七〇
(五) 二月革命。沙皇制度的傾覆。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成立。臨時政府的成立。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二七三
簡短的結論……二八一
第七章 布爾什維克黨在準備和實現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八年初的時期）
(一) 二月革命後的國內狀況。黨從秘密狀態轉向公開政治活動。列寧回到彼得格拉。列寧的四月提綱。黨所採取的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二八三

(二) 臨時政府危機的開始。布爾什維克黨四月代表會議。……二九二
(三) 布爾什維克黨在首都的成功。臨時政府軍隊在前線進攻的失利。工人兵士七月示威運動的被鎮壓。……二九八
(四) 布爾什維克黨準備武裝起義的方針。第六次黨代表大會。……三〇四
(五) 科爾尼洛夫將軍底反革命陰謀。陰謀的潰敗。彼得格拉和莫斯科蘇維埃之轉到布爾什維克方面來。……三一一
(六) 彼得格拉的十月起義與臨時政府人員的被捕。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與蘇維埃政府的成立。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底和平法令與土地法令。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底原因。……三一八
(七) 布爾什維克黨爲鞏固蘇維埃政權而鬥爭。布列斯特和約。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三三三
(八) 列寧所規定的着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貧農委員會和壓制富農。『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叛亂及其被消滅。第五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以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之通過。……三四三
簡短的結論……三四七
第八章 布爾什維克黨在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時期）
(一) 外國武裝干涉的開始。國內戰爭第一時期。……三五〇

(二) 德國的軍事失敗。德國的革命。第三國際的成立。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三七
(三) 武裝干涉的加强。蘇維埃國家的被封鎖。高爾察克的進攻及其被粉碎。鄧尼金的進攻及其被粉碎。三個月的喘息時機。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三六六
(四) 波蘭地主對蘇維埃國家舉行進攻。弗蘭格爾將軍實行襲擊。波蘭計劃的失敗。弗蘭格爾的潰滅。武裝干涉的終結。……三七四
(五) 蘇維埃國家怎樣和爲什麼戰勝了英法日波武裝干涉者與俄國資產階級地主白衛反革命派聯合勢力呢？……三七八
簡短的結論……三八四
第九章 布爾什維克黨在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時期）
(一) 蘇維埃國家在肅清武裝干涉和結束國內戰爭以後。恢復時期的困難。……三八六
(二) 黨內關於職工會問題的爭論。第十次黨代表大會。反對派的失敗。過渡到新經濟政策。……三九〇
(三) 新經濟政策底初步總結。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形成。列寧之患病。列寧的合作社計劃。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四〇三
(四) 消除國民經濟恢復困難的鬥爭。托洛茨基分子利用列寧患病而乘機加緊積極活動。黨內新的爭論。托洛茨基分子的失敗。列寧逝世。爲紀念列寧而徵收黨員。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四一二

(五) 蘇聯在恢復時期終結時的情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勝利問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底『新反對派』。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方針。……四二〇
簡短的結論……四三三
第十章 布爾什維克黨爲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而鬥爭（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時期）
(一) 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時期中的困難和克服這種困難的鬥爭。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的形成。這個聯盟底反蘇維埃行動。聯盟的失敗。……四三五
(二)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成功。農業的落後。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農業集體化的方針。托季聯盟的潰敗。政治上的兩面派手腕。……四四五
(三) 對富農的進攻。布哈林李可夫反黨集團。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採取。社會主義競賽。羣衆集體農莊運動的開始。……四五四
簡短的結論……四六四
第十一章 布爾什維克黨爲實現農業集體化而鬥爭（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時期）
(一)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間的國際環境。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經濟危機。日本强佔東三省。德國法西斯蒂上台執政。兩個戰爭策源地。……四六七
(二) 從限制富農分子的政策進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爲反對歪曲黨在集體農莊運動中政策的行爲而鬥爭。對資本主義成份舉行的全面進攻。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四七一

(三) 改造國民經濟所有各個部門的方針。技術底作用。集體農莊運動的繼續發展。農業機器站中的政治部。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總結。社會主義底全面勝利。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四八五
(四) 布哈林分子蛻化爲政治兩面派。托洛茨基兩面派蛻化爲一夥白衛殺人兇手和間諜。基洛夫慘遭兇殺。黨所採取的加强布爾什維克警覺性的辦法。……五〇三
簡短的結論……五一一
第十二章 布爾什維克黨爲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而鬥爭和新憲法之施行（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時期）
(一)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間的國際環境。經濟危機的暫時減弱。新經濟危機的開始。意大利强佔阿比西尼亞。德意兩國武裝干涉西班牙。日本侵入中國中部。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開始。……五一三
(二) 蘇聯工農業的繼續高漲。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提早完成。農業的改造與集體化的完成。幹部底意義。斯大哈諾夫運動。人民生活水準的增進。人民文化程度的提高。蘇維埃革命底力量。……五一七
(三) 第八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蘇聯新憲法的制定。……五二九
(四) 布哈林托洛茨基間諜、暗害者和賣國賊餘孽的被消滅。對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的準備。黨擴展黨內民主的方針。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五三六
結束語……五四五
簡註……五六〇

導言

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經歷了長遠光榮的途程，從俄國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最初出現的那些狹小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和團體，發展成了現在領導着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工農國家的偉大的布爾什維克黨。

聯共（布）是在革命前俄國工人運動基礎上，由那些與工人運動相聯系並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和團體成長起來的。聯共（布）過去和現在都是以馬列主義革命學說爲指南。聯共（布）底領袖們在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新條件下，繼續發展了馬恩學說，把它提到了新的階段。

聯共（布）在工人運動內部是與小資產階級的黨派，即與社會革命黨人（更早以前是與他們的前輩——民粹派）、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及各色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作原則鬥爭中，在黨內則是與孟什維主義的、機會主義的派別，即與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義傾向者及其他反列寧主義集團作原則鬥爭中發育和鞏固起來的。

聯共（布）是在與工人階級底一切敵人，與勞動羣衆底一切敵人，即與地主、資本家、富

農、暗害者及間諜作革命鬥爭，與資本主義包圍勢力底一切僱傭走狗作革命鬥爭中鞏固和鍛鍊起來的。

聯共（布）底歷史是三次革命，即一九〇五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及一九一七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底歷史。

聯共（布）底歷史是推翻沙皇制度、推翻地主資本家政權的歷史，是在國內戰爭時期粉碎外國武裝干涉者的歷史，是在我國建成蘇維埃國家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

研究聯共（布）底歷史，就能領會我國工農爲社會主義奮鬥的豐富經驗。

研究聯共（布）底歷史，研究我黨同馬列主義底一切敵人作鬥爭，同勞動羣衆底一切敵人作鬥爭的歷史，就能幫助精通布爾什維主義，就能提高政治警覺性。

研究布爾什維克黨底英勇歷史，就是用通曉社會發展和政治鬥爭規律的知識武裝起來，用通曉革命動力的知識武裝起來。

研究聯共（布）底歷史，就能鞏固確信列斯黨偉大事業最終勝利的信心，確信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信心。

本書就是對於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歷史的簡要敘述。

第一章　爲在俄國建立社會民主工人政黨而鬥爭

（一八八三至一九〇一年時期）

（一）農奴制度的廢除和俄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的出現。工人運動的初步。

沙皇俄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要比其他各國較晚。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前，俄國工廠還是爲數甚少。當時，貴族地主的農奴經濟佔着主要地位。工業在農奴制度下不能有眞正的發展。農業中强迫農奴勞動的生產率極爲低微。當時全部經濟發展進程都要求把農奴制度消滅。沙皇政府既因在克里木戰爭時期遭到軍事失敗而勢力大減，同時又懾於農民反對地主的『騷動』，乃不得不於一八六一年廢除農奴制度。

但在農奴制度廢除以後，地主還是繼續壓迫農民。地主把農民掠奪一空，在『解放』農民時割奪了農民先前享用的一大部分土地。於是農民就把這部分土地稱爲『割地』。農民爲了本身的

『解放』，被迫向地主繳付將近二十萬萬盧布的贖金。

自農奴制度廢除後，農民不得不在最苛刻的條件下向地主租佃土地。農民除了繳納貨幣租金，還往往被迫用自己的農具和馬匹去替地主白白耕種一定數量的土地。這就叫作『工役』或『勞役』。農民往往必須把自己的一半收成作爲實物地租交給地主。這就叫作『對分制』。

可見，當時情形幾乎完全與從前農奴制度存在時一樣，不過此時農民身份上已是自由，而不能再把他當作物品來實行買賣了。

地主用各種掠奪的方法（地租和罰款），把農民落後經濟底脂膏榨取淨盡。基本的農民羣衆因受地主方面的壓迫，不能把自己的經濟改善。所以，革命前的俄國農業極端落後，時常有歉收和飢饉發生。

農奴制經濟底殘餘，以及往往超過農民經濟收入的苛重賦稅和付給地主的贖金，引起農民大衆底破產和貧困，迫使農民離鄉背井出外謀生。農民進入了工廠。廠主獲得了廉價的勞動力。

壓在工農頭上的有大羣警察局長、巡官、憲兵、警察和鄉警，他們都是保護沙皇、資本家和地主，反對被剝削勞動羣衆的。體刑一直存在到一九〇三年。雖然農奴制度已經廢除，但農民因犯極小過失，因沒交納賦稅，仍然遭受鞭笞。工人常受警察和哥薩克毒打，特別是在工人忍受不

住廠主虐待而停止工作，舉行罷工的時候。工人和農民在沙俄時代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沙皇專制制度是最兇惡的人民公敵。

沙俄是各民族的監獄。沙俄境內許多非俄羅斯民族，完全沒有權利，經常不斷地受到各種鄙視和侮辱。沙皇政府唆使俄羅斯居民把民族邊區土著人民當作下等種族看待，正式把他們叫做『異種』，養成鄙棄仇視他們的心理。沙皇政府故意挑起民族齟齬，慫恿此一民族反對彼一民族，組織蹂躪猶太人的暴行，在南高加索挑撥韃靼人與阿爾明尼亞人互相殘殺。

民族邊區所有一切或差不多所有一切國家職務，都是由俄羅斯官吏充任。各個機關和法庭內一切事務，都是採用俄羅斯語文。禁用各民族語文出版書報，學校裏禁用本族語文教課。沙皇政府極力壓制一切民族文化表現，對一切非俄羅斯民族實行強迫『俄羅斯化』的政策。沙皇政府是屠殺非俄羅斯民族的劊子手，是拷打非俄羅斯民族的掌刑人。

自農奴制度廢除時起，俄國工業資本主義雖然還受農奴制殘餘的阻礙，但它已是發展得頗爲迅速了。在一八六五至一八九〇這二十五年時期內，單是大工廠工人和鐵路工人數量，就由七十萬零六千人增至一百四十三萬三千人，即增加了一倍以上。

在九十年代的時候，俄國資本主義大工業發展得更爲迅速了。到九十年代末葉，大工廠、礦

業和鐵路工人數量，單以歐俄五十州來說，就已增到二百二十萬零七千人，而按全俄總共計算，則已增到二百七十九萬二千人。

這已是現代的工業無產階級，因其集中於巨大資本主義企業而具有戰鬥革命品質，根本與農奴制時代的工廠工人、小手工業工人及其他一切工業工人不同。

九十年代的工業高漲，首先是與加緊建築鐵路的事實相聯結的。在十年以內（一八九〇至一九〇〇年），一共建築了二萬一千餘俄里長的新鐵路。鐵路需要有供建造軌道、車頭和車箱用的大量金屬，需要有不斷增加的燃料、石煤和石油，結果就引起了冶金業和燃料業的發展。

在革命前的俄國，也如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工業高漲年代總是由工業危機和工業停滯年代來輪替，因而就使工人階級受到嚴重打擊，使數十萬工人陷於失業和貧困。

雖然俄國資本主義在農奴制廢除後有很迅速的發展，但俄國經濟發展程度還是要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落後得多。絕大多數居民還是從事農業。列寧在其有名的著作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中，引用了一八九七年全國人口調查冊中的重要數字，指明當時經營農業的人口約佔全人口六分之五，而從事於大小工業、商業、鐵路和水運業、建築業、木材業等等的人口，却只佔全人口六分之一左右。

由此可見，俄國雖有資本主義的發展，但它還是個農業國家，經濟落後的國家，小資產階級的國家，即以小私有的、生產率低微的個體農民經濟佔主要地位的國家。

資本主義不僅在城市方面，而且也在農村中間發展起來。農民這一在革命前俄國人數最多的階級，日益瓦解，日益分化。在農村裏，一方面從最豐裕的農民中間產生出富農上層，即農村資產階級；另方面，又有許許多多的農民陷於破產；農村貧民，即農村無產者和半無產者的人數，逐漸增加起來。中農人數一年一年減少下去。

一九〇三年間，俄國約有一千萬農戶。據列寧在他告農村貧民書的小冊子中所作的計算，這個農戶總數中至少有三百五十萬農戶是無耕馬的農民。這種貧苦農戶通常祇耕種着很小一塊土地，其餘的土地都租給富農耕種，而自己則出外謀生。貧農按其地位說來，極與無產階級相近。列寧稱他們爲農村的無產者或半無產者。

另一方面，一百五十萬戶富農（他們在一千萬農戶總數中佔百分之十五），佔有全體農民耕地面積之半數。這個農民資產階級靠盤剝貧農中農，靠剝削長工日工勞動而愈益發財致富，變成爲農業資本家。

早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特別是八十年代，俄國工人階級就已開始覺醒起來，而與資本家進

行鬥爭了。沙俄時代的工人生活非常痛苦。八十年代工廠裏的工作時間至少是十二小時半，而在紡織工業中甚至延長到十四以至十五小時。對於女工童工勞動的剝削採用得很廣。童工勞動時間雖與成年工人勞動時間相等，但他們所領的工資却也如女工一樣，要比成年男工所領的少得多。工資水準異常低微。大部分工人每月只能領得七八個盧布。就是五金製造廠和鑄鐵廠裏工資最高的工人，每月至多也只能領得三十五個盧布。根本沒有什麼勞動保護，所以工人殘廢及死亡的現象極爲常見。根本沒有什麼工人保險，工人要獲得醫藥救助，非得付錢不可。居住條件非常惡劣。工人宿舍每間矮小的『黑屋子』裏，都住有十個至十二個工人。廠主時常故意少算工人的工資，强迫工人在廠主開設的店舖裏用昂貴得多的價錢購買食品，並用勒收罰款的手段刼掠工人。

於是工人就來彼此商定，共同向廠主提出種種要求，以期改善本身困苦不堪的生活狀況。他們往往拋棄工作，卽宣佈罷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最初發生的那些罷工，通常是由廠主勒收非常苛刻的罰款，給工人支付工資時實行愚弄欺騙以及減低工資定額等事實引起的。

在舉行最初一批罷工的時候，工人常因忍耐不住而毀壞機器，打破廠屋窗上的玻璃，搗毀廠主所開設的店舖和工廠賬房。

當時先進工人已開始明白，爲要同資本家進行順利鬥爭，便需要組織起來。於是就有工人協

會相繼出現。

一八七五年，在敖德薩成立了『南俄工人協會』。這個最初的工人組織只存在過八九個月，後來便被沙皇政府摧殘下去了。

一八七八年，在彼得堡由木匠哈爾士林和鉗工奧布諾爾斯基領導組織了『俄國北方工人協會』。協會綱領上指出，協會任務是與西方社會民主工人政黨相近。該會所提出的終極目的是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即『推翻國內現存的政治經濟制度，因爲這個制度是極不公平的制度』。協會組織者之一的奧布諾爾斯基曾在國外住過一些時候，他在那裏認識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以及馬克思所領導的第一國際底活動。這件事實在『俄國北方工人協會』綱領上有了反映。協會認爲自己最近的任務是要爲人民爭取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權利等等）。限制工作時間，也是該會所提出的最近要求之一。

協會會員計有二百人，同情者數目也與此相等。協會開始參加工人罷工鬥爭，並領導了這種鬥爭。後來，這個工人協會也被沙皇政府摧殘下去了。

然而，工人運動還是繼續發展起來，蔓延到許多新的區域中去。八十年代發生過很多次的罷工。在五年以內（一八八一至一八八六年），就發生過四十八次以上的罷工，其中有八萬工人參加。

一八八五年，在奧列哈沃·祖也沃城莫羅作夫工廠中爆發了大罷工。這次罷工在革命運動史上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當時在這個工廠裏約有八千工人。工作條件一天一天壞下去：從一八八二至一八八四年間，工資一共減少過五次，而在一八八四年那次，一下子便把工資定額減低了四分之一，卽減低了百分之二十五。此外，廠主莫羅作夫又用各種罰款方法剝刮工人。據罷工後在法庭審訊時所查出的消息來看，廠主從工人所掙得的每一盧布工資中，都要用罰款方式扣去三十個至五十個哥比。工人忍耐不住這種刼掠，乃於一八八五年一月宣佈罷工。這次罷工是預先準備好了的。領導罷工的是先進工人莫依先科，他先前是『俄國北方工人協會』的會員，且已具有革命工作的經驗。在罷工前夜，莫依先科協同其他幾個最覺悟的織布工人擬定了向廠主提出的許多要求，並把這些要求提交工人秘密會議通過。工人所提出的第一項要求，就是停止搶刼式的罰款。

這次罷工是被武力鎮壓下去了。有六百多工人被捕，其中有幾十個被交付法庭審判。

一八八五年，在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城幾個工廠裏，也舉行過同樣的罷工。

次年，沙皇政府懾於工人運動的增長，不得不公佈了關於罰款的法律。在這一法律上載着：所罰的金錢不應落入廠主的私囊，而應用在工人本身的需要上。

工人有了莫羅作夫工廠及其他各處罷工底經驗，就明白他們經過有組織的鬥爭可以爭得很多的東西。工人運動從自己隊伍中開始提拔出許多堅決捍衛工人階級利益的能幹的領導者和組織者。

同時，因爲國內工人運動的增長，再加上西歐工人運動的影響，於是在俄國就有第一批馬克思主義組織開始成立起來。

(二) 俄國民粹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普列漢諾夫及其『勞動解放』社。普列漢諾夫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境內的傳播。

當馬克思主義團體尚未出現以前，在俄國已有民粹派進行過革命工作，他們是馬克思主義底敵人。

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出現於一八八三年，這就是普列漢諾夫因進行革命活動受沙皇政府追究，被迫逃亡國外，僑居日內瓦時所組織的『勞動解放』社。

普列漢諾夫先前本是一個民粹主義者。他在國外認識馬克思主義之後，就拋棄民粹主義思想而變成了一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

『勞動解放』社在俄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這點上進行過很多工作。它把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著共產黨宣言、僱傭勞動與資本、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爲科學等書譯成俄文，在國外刊印並將其秘密散佈於俄國內地。普列漢諾夫、查蘇利奇、阿克雪里羅得及該社中的其他參加者，還寫過許多解釋馬恩學說，解釋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著作。

無產階級底偉大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與空想社會主義者相反，他們最先說明了社會主義不是幻想家（烏托邦者）底臆造，而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他們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會崩潰下去，正如農奴制度已經崩潰一樣；資本主義造成了本身的掘墓人，即無產階級。他們指明，只有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只有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才能把人類從資本主義下、從剝削制度下解救出來。

馬克思與恩格斯教導無產階級認識本身的力量，認識本身的階級利益，並聯合起來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鬥爭。馬克思與恩格斯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底規律，並科學地證明說，資本主義社會底發展以及這個社會裏的階級鬥爭，必然會引到資本主義底崩潰，引到無產階級勝利，引到

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與恩格斯教導說，擺脫資本權力並把資本主義財產變爲社會公有財產，不是用和平手段可以達到的；爲要達到這步，工人階級必須用革命强力反對資產階級，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治統治，即無產階級專政，以便壓倒剝削者底反抗，並建立無階級的新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

馬克思與恩格斯教導說，工業無產階級是最革命的階級，因而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裏最先進的階級；只有無產階級這樣一個階級，才能把一切不滿意資本主義的勢力集合到自己周圍，並引導他們去衝擊資本主義。但爲要戰勝舊世界而創立無階級的新社會，無產階級必須建立自己的，即馬克思與恩格斯稱爲共產黨的工人政黨。

而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即普列漢諾夫所主持的『勞動解放』社，也就進行了傳播馬恩觀點的工作。

當『勞動解放』社在國外用俄文出版刊物，舉起馬克思主義旗幟的時候，俄國還沒有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首先必須在理論上思想上爲這個運動開拓道路。當時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推廣社會主義運動道路上所遇到的主要思想障礙，是在先進工人和同情革命的知識分子中最爲流行的民

粹主義觀點。

由於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已成爲能進行有組織的革命鬥爭的强大先進力量了。但民粹派却不瞭解工人階級底先進作用。俄國民粹派錯誤地認爲主要的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階級，而是農民；他們認爲單靠農民『騷動』，就能把沙皇和地主政權推翻。民粹派不知道工人階級；他們不瞭解農民單靠本身力量不和工人階級聯盟，不受工人階級領導，是不能戰勝沙皇制度和地主的。民粹派不瞭解工人階級是社會上最革命最先進的階級。

起初，民粹派企圖掀起農民去作反對沙皇政府的鬥爭。爲着這一目的，革命的知識青年就穿起農民衣服，跑到農村中去工作，卽當時所謂『到民間去』。由此就有『民粹派』這一名稱。但農民並沒有跟着他們走，因爲農民也是他們所沒有眞正知道，沒有眞正瞭解的。大多數民粹派分子被警察逮捕了。於是民粹派就決定不要人民，單用自己的力量去繼續其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鬥爭，結果便作出了更嚴重的錯誤。

民粹派的秘密團體『民意』社開始來準備謀刺沙皇。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民意黨人果然用炸彈把沙皇亞歷山大第二炸死了。但這並沒有使人民獲得絲毫益處。刺殺個別人物，是不能把沙皇專制制度推倒，不能把地主階級消滅的。一個沙皇剛被刺死，另一個沙皇，卽亞歷山大第三，

又代之而起。在亞歷山大第三統治下，工農生活更加困苦不堪了。

民粹派所採取的這種用謀刺個別人物，用個人恐怖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手段，是於革命有害的錯誤手段。個人恐怖政策所持的出發點，就是把所謂積極『英雄』與消極『羣氓』對立的荒謬民粹主義理論，以爲『羣氓』應等待『英雄』建立豐功偉績。據這一荒謬理論所說，只有個別卓越人物才能創造歷史，而羣衆、人民、階級，或如民粹派作家們所鄙薄稱呼的『羣氓』，則不能作出自覺的有組織的行動，只能盲目地跟着『英雄』走。因此，民粹派就拒絕在農民和工人階級中進行羣衆的革命工作，轉而採取個人恐怖的鬥爭手段。民粹派强迫當時最大革命家之一哈爾士林停止組織革命工人協會的工作，而專門去幹恐怖活動。

民粹派用其謀刺壓迫者階級個別代表人物的這種於革命無益的行動，轉移了勞動羣衆實行與壓迫者階級作鬥爭的視線。他們阻礙了工農革命自動性與積極性的發展。

民粹派妨礙工人階級瞭解自己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阻礙創立工人階級獨立政黨的事業。

雖然民粹派的秘密組織已被沙皇政府擊破，但民粹主義觀點在同情革命的知識分子中却仍保持了很久。民粹派餘孽拚命抵抗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妨礙了組織工人階級的事業。

因此，當時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只有同民粹主義作鬥爭，才能成長和强固起來。

『勞動解放』社開展了反民粹派錯誤觀點的鬥爭，指出民粹派學說及其鬥爭方式對於工人運動的莫大害處。

普列漢諾夫在其反民粹派的著作中指出，雖然民粹派也自稱爲社會主義者，但民粹派觀點却與科學社會主義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

普列漢諾夫是給了民粹派錯誤觀點一個馬克思主義批評的第一人。普列漢諾夫一方面對民粹派觀點施行一針見血的打擊，同時就光輝地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民粹派受到普列漢諾夫嚴重打擊的基本錯誤觀點，究竟是些什麼觀點呢？

第一，民粹派認爲資本主義在俄國是種『偶然的』現象，認爲資本主義不會在俄國發展起來，因此無產階級也不會增長和發展起來。

第二，民粹派並不認爲工人階級是革命中的先進階級。他們妄想不要無產階級而達到社會主義。他們認爲知識分子所領導的農民以及他們所視爲社會主義胚胎和基礎的農民村社，是主要的革命力量。

第三，民粹派對於全部人類歷史進程都持着錯誤而有害的觀點。他們不知道、不懂得社會底經濟政治發展的規律。他們在這方面是些完全落後的人。照他們的意見，歷史不是階級所創造，

不是階級鬥爭所創造，而只是個別傑出人物，即所謂『英雄』所創造的；羣衆、『羣氓』、人民和階級是盲目地跟着這種『英雄』走的。

普列漢諾夫反對和揭露民粹派的時候，寫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當時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就是根據這些著作學習和養成的。普列漢諾夫所著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我們的意見分歧、論一元史觀發展問題等書，爲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勝利打下了基礎。

普列漢諾夫在他的著作中敍述了馬克思主義底基本問題。他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論一元史觀發展問題一書，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列寧指出，根據這本書『養成了整整一輩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三四七頁）。

普列漢諾夫在他反對民粹派的著作中證明說，像民粹派那樣提出問題，即問資本主義應否在俄國發展，是很荒謬的。因爲，——普列漢諾夫用事實證明說，——俄國已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並且沒有什麼力量能使它離開這條道路。

革命家底任務並不是阻止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即使他們想要這樣做，也是做不成功的。革命家底任務是要倚靠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所產生的强大革命力量，即倚靠工人階級，發展其階級意識，把它組織起來，幫助它建立自己的工人政黨。

普列漢諾夫把民粹派第二個基本錯誤觀點，即否認無產階級在革命鬥爭中能起先進作用的觀點，也擊破了。民粹派把無產階級在俄國出現的事實看作是一種『歷史上的不幸』，撰文指摘過『無產階級化的潰瘍』。普列漢諾夫捍衛馬克思主義學說，認爲宅完全適用於俄國而證明說，雖然農民在人數上佔主要地位，無產階級在人數上比較少，但革命家却正應把自己的主要希望寄託於無產階級，寄託於宅的增長。

爲什麼正應寄託於無產階級呢？

因爲無產階級雖然現在人數尙少，但宅是與最先進經濟形式，即與大生產相聯結，因而也就是具有遠大前途的勞動階級。

因爲無產階級是一年一年增長着的階級，是政治上發展着的階級，並且宅由於大生產中的勞動條件而容易組織起來，宅由於自己所處的無產者地位而成爲最革命的階級，因爲宅在革命中只會失去一副鎖鏈。

農民却不是這樣。

農民（此地是指個體農民而言。——編者）雖然人數衆多，但宅是與最落後的經濟形式，即與小生產相聯結，因而也就是沒有、並且也不能有遠大前途的勞動階級。

農民不僅不是增長着的階級，反而一年一年分化爲資產階級（富農）與貧民（無產者、半無產者）。除此而外，他們由於本身散漫而不如無產階級那樣容易組織起來，他們由於自己所處的私有主地位而不如無產階級那樣樂於走入革命運動。

民粹派認爲俄國到達社會主義的途徑不會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他們所視爲社會主義胚胎和基礎的農民村社。然而村社不是、並且也不能是社會主義底基礎或胚胎，因爲在村社裏佔統治地位的是富農，即剝削貧農、僱農以及經濟力量薄弱中農的那些『土豪』。當時有名無實的村社土地佔有制和間或實行過的按人口重分土地的辦法，並沒有什麼重大的作用。享用土地的是村社裏擁有耕畜、農具和種子的社員，即豐裕的中農和富農。無耕馬的農民、貧農以及一般經濟力量薄弱的農民，却不得不把土地讓給富農，而自己則去受人雇用，去當僱農。農民村社事實上是掩飾富農兇焰的一種方便形式，是沙皇政府按連環保原則向農民徵收賦稅的一種便宜工具。因此，沙皇政府沒有觸動過農民村社。把這樣的村社當作社會主義底胚胎或基礎，當然是很可笑的。

普列漢諾夫把民粹派第三個基本錯誤觀點，即認爲『英雄』、傑出人物及其思想在社會發展中有頭等作用，而羣衆、『羣氓』、人民、階級底作用却很微小這一觀點，也擊破了。普列漢諾

夫責備民粹派爲唯心主義者而證明說，正確的不是唯心主義，而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唯物主義。

普列漢諾夫發揮並論證了馬克思唯物主義的觀點。他根據這個觀點證明說，歸根到底決定社會發展的不是傑出人物底願望和觀念，而是社會生存物質條件底發展，是社會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底變更，是各個階級在物質資料生產方面相互關係底變更，是各個階級爲着自己在物質資料生產和分配方面的作用和地位而進行的鬥爭。不是觀念決定人們底社會經濟地位，而是人們底社會經濟地位決定人們底觀念。如果傑出人物底觀念和願望竟與社會底經濟發展背道而馳，竟與先進階級底要求背道而馳，那末這種傑出人物就會變成爲無用之物；反之，如果傑出人物底觀念和願望正確表現着社會經濟發展底要求，正確表現着先進階級底要求，那他們就能成爲眞正傑出的人物。

當民粹派認爲大衆是羣氓，認爲只有英雄才能創造歷史並把羣氓變爲人民的時候，馬克思主義者便回答他們說：並不是英雄創造歷史，而是歷史創造英雄，也就是說，不是英雄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英雄並推進歷史。英雄，傑出人物，只有當他們能正確瞭解社會發展條件，瞭解應如何改進這些條件的時候，才能在社會生活中起重大的作用。英雄和傑出人物如果不能正確瞭解社會底發展條件，却竟不顧社會底歷史要求而胡作亂爲，儼然以歷史底『創造者』自居，那他

們就會變成滑稽可笑、一錢不值的倒霉人物。

民粹派就是這種倒霉的英雄。

普列漢諾夫所寫的作品，他所進行的反民粹派的鬥爭，很厲害地摧毀了民粹派左革命知識分子中的影響。但在思想上粉碎民粹主義的事業，却還遠未完成。這個任務，即澈底打破民粹主義，澈底打破這種馬克思主義敵人的任務，是落到列寧肩上了。

自『民意』黨被摧殘以後，大多數民粹派分子很快就放棄了反沙皇政府的革命鬥爭，而主張去與沙皇政府調和妥協。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時，民粹派已變成富農利益底代表人物了。

『勞動解放』社先後擬定了兩個俄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第一個草案是在一八八四年，第二個草案是在一八八七年）。這對於準備在俄國建立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黨，是個很重要的步驟。

但『勞動解放』社也犯有嚴重的錯誤。在宅所擬定的第一個綱領草案中，還保存有民粹派觀點底遺跡，還容納了個人恐怖的策略。其次，普列漢諾夫沒有注意到，無產階級在革命進程中能够而且應當引導農民前進，並且宅只有與農民聯盟，才能戰勝沙皇制度。再則，普列漢諾夫把自由資產階級看作是能够給革命以援助——雖然是不可靠的援助——的力量；至於農民，那他在某

些著作中，却完全把他們忽略了。例如，他說：

『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外，我國再沒有什麼可爲反政府運動或革命運動所依持的社會力量。』（普列漢諾夫文集，第三卷，第一一九頁）

普列漢諾夫底這些錯誤觀點，就是他後來所表現的那些孟什維主義觀點底胚胎。

無論『勞動解放』社或當時各馬克思主義小組，都還沒有實際與工人運動聯結起來。這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思想、社會民主派綱領原理在俄國產生和鞏固起來的時期。在一八八四至一八九四這十年當中，社會民主派還只是表現成爲個別狹小的團體和小組，還同羣衆工人運動沒有聯系，或是很少聯系。當時社會民主派正好似一個尚未誕生，但已在母親胎胞裏發育着的孩兒一樣，還處在——如列寧所寫——『胚胎發展的過程中』。

『勞動解放』社『只是在理論上創立了社會民主運動和實行了迎接工人運動的第一步』，——列寧曾這樣指出。

在俄國把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溶成一體，並把『勞動解放』社所犯種種錯誤糾正過來的任務，只得由列寧來解決。

(三) 列寧革命活動的開始。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

布爾什維主義創始人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列寧，一八七〇年生於西姆比爾斯克城（現爲烏里楊諾夫斯克城）。一八八七年，列寧進嘉桑大學肄業，但不久就因參加學生革命運動被捕並被開除學籍。列寧在嘉桑加入了費多塞也夫所組織的馬克思主義小組。自列寧移居薩馬拉後，很快就有薩馬拉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小組在列寧周圍形成起來。還在那個時候，列寧就以深知馬克思主義而使大家驚服了。

一八九三年末，列寧移居彼得堡。列寧在彼得堡最初發表的幾次言論，就已在彼得堡馬克思主義小組參加者中留下一個强烈的印象。列寧因非常深知馬克思學說，善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當時的俄國經濟政治環境，懷有確信工人事業必勝的熱烈堅强的信心，以及卓越的組織天才，所以成了彼得堡馬克思主義者公認的領導者。

列寧受到了他所指導的那些小組裏先進工人們底熱烈愛戴。

工人巴布石金回憶列寧在工人小組裏上課情形時說：『我們所聽的講演非常生動而饒有興趣，我們大家都十分滿意這些講演，我們的講師底智慧，常使我們驚歎佩服』。

一八九五年，列寧把彼得堡所有一切馬克思主義工人小組（當時這樣的小組已有二十來個）統一成了『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這樣，他就準備了建立革命馬克思主義工人政黨的基礎。

列寧向『鬥爭協會』提出了更加密切地與羣衆工人運動聯系起來，並在政治上加以領導的任務。列寧主張由專在宣傳小組內少數先進工人中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的工作，過渡到在工人階級廣大羣衆中進行迫切政治鼓動的工作。這個向羣衆鼓動工作方面的轉變，對於俄國工人運動以後的發展有嚴重的意義。

在九十年代，工業曾處於高漲的時期。工人數量增加了。工人運動加强了。從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九年間，罷工工人數目，據很不完備的統計，也不下二十二萬一千人。工人運動已成爲全國政治生活中的嚴重力量。馬克思主義者同民粹派作鬥爭時所捍衛的那些觀點，即認爲工人階級在革命運動中能起先進作用的觀點，已由實際生活本身所證實了。

在列寧領導下，『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把工人爲改良勞動條件，減少工作時間和增加工資等經濟要求的鬥爭，與反沙皇制度的政治鬥爭聯系起來。『鬥爭協會』在政治上教育了工人。

在列寧領導下，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第一次在俄國開始實行把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當某一個工廠裏爆發罷工時，『鬥爭協會』因爲經過自己小組中的參加者而很熟悉各企業中的情形，立刻就印發傳單，印發社會主義的宣言來響應。在這些傳單裏，揭露出廠主虐待工人的事實，說明工人應如何爲本身的利益而奮鬥，載明工人羣衆底要求。這些傳單把資本主義機體上的癰疽，工人生活困苦，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時至十四小時的苦重勞動，工人毫無權利等等眞情實況，都揭露無餘。同時在這些傳單裏，又提出了相當的政治要求。一八九四年末，列寧在工人巴布石金參加下，寫了第一個這樣的鼓動傳單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廠罷工工人的宣言。一八九五年秋，列寧寫了向托爾通廠罷工男女工人號召的傳單。這個工廠是英國資本家開辦的，他們賺得億萬的利潤。這裏工作日延長到十四小時以上，而織布工人每月所領的工資却不過七個盧布。罷工結果是工人獲得了勝利。在很短一個時期，『鬥爭協會』印發了幾十種這樣的告各工廠工人的傳單和宣言。每種傳單，都大大提高了工人羣衆底精神。工人看見，社會主義者是幫助他們，保護他們的。

一八九六年夏，在『鬥爭協會』領導下舉行了彼得堡三萬紡織工人的大罷工。基本的要求是減少工作時間。由於這次罷工的逼迫，沙皇政府不得不於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頒佈一道法令，把

工作時間限定爲十一小時半。在此法令未頒佈以前，工作時間是根本沒有限制的。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列寧被沙皇政府逮捕。但列寧在監獄裏也沒有停止過革命的鬥爭。他提出種種意見和指示來幫助『鬥爭協會』，從監獄裏寄出他自己所寫的小冊子和傳單。列寧在監獄裏寫了論罷工的小冊子和告沙皇政府的傳單，在這個傳單上把沙皇政府專橫暴戾的罪行揭露無餘。同時，列寧在監獄裏還寫好了黨綱草案（用牛奶寫在一本醫學書籍底字行中間）。

由於彼得堡『鬥爭協會』給了一個强有力的推動，俄國其他各個城市與區域中的工人小組也相繼統一成爲這樣的協會了。九十年代中葉，在南高加索有馬克思主義團體出現。一八九四年，在莫斯科有『工人協會』成立。九十年代末葉，在西伯利亞有『社會民主協會』產生。九十年代間，在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雅羅斯拉夫里和科斯特羅馬等城有馬克思主義團體出現，後來這些團體統一成了『社會民主黨北方協會』。九十年代下半期，在頓河岸羅斯托夫、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基也輔、尼科拉也夫、士拉、薩馬拉、嘉桑、奧列哈沃·祖也沃及其他城市中，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團體和協會相繼成立。

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底意義，正如列寧所說那樣，就在於它是倚靠着工人運動的革命政黨底最初嚴重萌芽。

列寧在以後建立俄國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中，始終是根據彼得堡『鬥爭協會』底革命經驗出發的。

自列寧及其最親近戰友被捕後，彼得堡『鬥爭協會』底領導人員成份大大變更了。新的人物出頭現面，他們自稱爲『青年人』，而把列寧及其戰友稱爲『老頭子』。他們開始實行錯誤的政治路線。他們說，必須叫工人單只進行反對廠主的經濟鬥爭，而政治鬥爭則是自由資產階級底事情，政治鬥爭中的領導權應屬於自由資產階級。

這樣的人就被稱呼爲『經濟派』。

這就是俄國馬克思主義組織中最初出現的一個妥協主義的、機會主義的集團。

（四）列寧反對民粹主義和『合法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列寧所提出的工農聯盟思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雖然普列漢諾夫在八十年代已經給了民粹主義觀點體系一個基本的打擊，但民粹派觀點在九

十年代初期還博得某部分革命青年的同情。有一部分青年還繼續認爲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認爲將來在革命中表現主要作用的不是工人階級，而是農民。民粹派餘孽多方阻礙俄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攻擊馬克思主義者，極力誹謗他們。於是必須在思想上澈底粉碎民粹主義，以期保證馬克思主義思想進一步的傳播，保證有建立社會民主黨的可能。

這一任務是由列寧完成了的。

列寧在其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一書中（一八九四年），澈底揭破了民粹派這些冒充『人民之友』，其實是人民之敵底眞面目。

九十年代的民粹派，實際上早已根本放棄了反沙皇政府的革命鬥爭。自由主義的民粹派主張去同沙皇政府調和妥協。列寧論到當時的民粹派時寫道：『他們簡直以爲只要向這個政府客客氣氣地請求一下，那末就會把一切都安排妥貼的』（列寧全集，第一卷，第一六一頁）。

九十年代的民粹派故意把農村貧民生活困苦、農村階級鬥爭以及富農剝削貧民的情形一概抹煞，而讚美富農經濟的發展。他們事實上是代表富農利益的。

同時，民粹派又在他們的雜誌上拚命攻擊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故意顚倒是非，曲解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底觀點，硬說馬克思主義者希望農村破產，想『把每個農夫都拿到工廠鍋爐裏去受煎

煮』。列寧在揭破民粹派這種荒謬批評時指出，問題並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底『希望』，而是在我國資本主義發展底眞實進程，無產階級底人數必然要在這個進程中增加起來。但無產階級將成爲資本主義制度底掘墓人。

列寧指出，願意消滅資本家地主壓迫，願意消滅沙皇制度的眞正人民之友，並不是民粹派，而是馬克思主義者。

列寧在其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書中，初次提出了認定工農革命聯盟是推翻沙皇制度、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主要手段這一思想。

列寧在這個時期所寫的許多著作中，駁斥了民粹派基本集團民意黨人所運用、後來又由民粹派繼承者社會革命黨人所運用的那些政治鬥爭手段，特別是駁斥了個人恐怖的策略。列寧認爲這種策略是對革命運動有害的，因爲這種策略用單個英雄人物底鬥爭來代替羣衆底鬥爭。這種策略是表示不相信人民革命運動。

列寧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書中，規定了我國馬克思主義者底基本任務。列寧認爲我國馬克思主義者首先應把各個零散的馬克思主義小組統一成爲一個社會主義工人政黨。接着列寧又指出，正是俄國工人階級同農民結成聯盟，就會把沙皇專制制度推翻，然後俄國無產階級同被剝削

勞動羣衆結成聯盟，就會與其他各國無產階級並肩行進，循着直接公開政治鬥爭大道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

由此可見，列寧早在四十餘年以前，就已正確指出工人階級底鬥爭道路，認定工人階級是社會上的先進革命力量，認定農民是工人階級底同盟者。

列寧及其擁護者所進行的反民粹主義的鬥爭，結果是在九十年代就把民粹主義思想澈底粉碎了。

列寧反對『合法馬克思主義』的鬥爭，也有極大的意義。如在歷史上所常見的一樣，一個巨大的社會運動中通常總有一些暫時的『同路人』混入。所謂『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便是這樣的『同路人』。當時馬克思主義在我國已經廣闊傳播起來了。於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就穿起一套馬克思主義衣衫。他們常在合法的，即經沙皇政府准許的報章雜誌上發表言論，因此就被稱爲『合法馬克思主義者』。

他們也曾進行過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但他們的目的是想利用這個鬥爭和馬克思主義旗幟來叫工人運動服從和適應資產階級社會底利益，資產階級底利益。他們從馬克思學說中拋棄了最主要的東西，即拋棄了關於無產階級革命，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最著名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

司徒盧威極力讚美資產階級，並號召大家『承認我們不文明而去向資本主義領教』，而不要去進行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

列寧認爲在反民粹派的鬥爭中可以同『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成立暫時協定，利用他們去反對民粹派，例如共同出版過一本反民粹派的文集。但列寧同時又非常激烈地批評了『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揭露了他們那種自由資產階級的本性。

後來，這些『同路人』中的許多人都成了立憲民主黨（俄國資產階級底主要政黨）黨員，而在國內戰爭時期則已成了激烈的白衛分子。

除彼得堡、莫斯科、基也輔等處的『鬥爭協會』外，在俄國西部各民族邊區也有社會民主派的組織出現。九十年代，有馬克思主義分子從波蘭民族主義黨中分化出來，而成立了『波蘭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九十年代末葉，有幾個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人組織成立起來。一八九七年十月，在俄國西部州區有猶太社會民主主義總同盟（簡稱崩得）宣告成立。

一八九八年，有幾個『鬥爭協會』，即彼得堡、莫斯科、基也輔、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等城『鬥爭協會』和崩得，作了初次統一成爲一個社會民主黨的嘗試。爲了這一目的，它們便於一八九八年三月在明斯克召集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出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大會的只有九個代表。列寧沒有參加這次大會，因爲當時他已被流放於西伯利亞。大會上所選出的黨中央委員會，不久便被破獲了。用大會名義發表的宣言，有許多地方還不能令人滿意。宣言上忽略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根本沒有提到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並且把無產階級在反沙皇制度及反資產階級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也忽略過去了。

代表大會在自己的決議和宣言中宣告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成立。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底意義，也就在於宅作了起過很大革命宣傳作用的這種正式手續。

雖然第一次代表大會已經舉行過了，但俄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還是沒有建立成功。這次大會沒有把各馬克思主義小組和團體統一起來，沒有在組織上把宅們聯成一氣。各地方組織底工作還沒有共同一致的路線，還沒有規定出黨綱和黨章，還沒有一個中央統一的領導。

由於這些以及其他許多原因，所以各地方組織中的思想分離現象開始增長起來，結果就造成了使機會主義『經濟派』容易在工人運動中加强的條件。

只是賴有列寧及其所組織的火星報多年緊張的工作，才把這種分離現象克服，把機會主義動搖思想擊破，而準備好成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基礎。

(五) 列寧反對『經濟主義』的鬥爭。列寧火星報的出現。

列寧沒有出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他當時住在西伯利亞流放所，即住在他因『鬥爭協會』案在彼得堡受禁很久以後被沙皇政府放逐到那裏去了的壽山斯克村。

但列寧就是在流放所，也繼續進行了革命工作。列寧在流放所寫完了極重要的科學著作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結果便把思想上粉碎民粹主義的事業完成了。同時他在那裏又寫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這本有名的小冊子。

當時列寧雖與直接革命實際工作隔離，但他終能與實際工作者保持着某種聯系，從流放所同他們往返通信，向他們詢問種種消息，向他們貢獻種種意見。當時列寧特別操心的是『經濟派』問題。他比誰都更加明白，『經濟主義』是妥協主義，亦即機會主義底骨幹；『經濟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獲得勝利，就會使無產階級底革命運動受到破壞，使馬克思主義遭到失敗。

所以從『經濟派』最初出現時起，列寧就開始向他們實行猛擊。

『經濟派』認爲工人只應進行經濟鬥爭，而政治鬥爭則應讓自由資產階級去作，工人應當幫

助自由資產階級。列寧認爲『經濟派』這樣宣傳，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就是否認工人階級需要有獨立的政黨，就是企圖把工人階級變爲資產階級底政治附庸。

一八九九年，一部分『經濟派』分子（普羅科坡維奇、枯斯科娃及其他等人，他們後來都成了立憲民主黨人）發表了自己的宣言。他們公開反對革命馬克思主義，並要求放棄建立無產階級獨立政黨的工作，要求放棄工人階級底獨立政治要求。『經濟派』認爲政治鬥爭是自由資產階級底事情，而工人則只要進行反對廠主的經濟鬥爭就行了。

列寧一讀到這個機會主義文件，就把被流放於附近各處的馬克思主義者召集起來開會商議，於是以列寧爲首的十七個同志就通過了一個揭露『經濟派』觀點的激烈抗議書。

由列寧起草的這個抗議書，馬上就在全俄各地馬克思主義組織中間傳播起來，因而大大促進了俄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政黨發展的事業。

俄國『經濟派』所宣傳的觀點，也就是外國社會民主黨內那些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所謂伯恩施坦派，即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信徒們所宣傳的觀點。

因此，列寧反對『經濟派』的鬥爭，同時也就是反對國際機會主義的鬥爭。

反對『經濟主義』而爲建立無產階級獨立政黨奮鬥的任務，基本上是由列寧所組織的秘密刊

物火星報執行了的。

一九〇〇年初，列寧和『鬥爭協會』中其他幾個會員，從西伯利亞流放所回到俄羅斯本部來了。列寧立意創辦一個規模巨大的全俄馬克思主義秘密機關報。當時俄國已存在有許多細小的馬克思主義團體和組織，但宅們彼此還沒有連成一氣。當時，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手工業方式和小組習氣自上至下地腐蝕着黨；當時，思想上的分離是黨內生活底特徵』，所以創辦全俄秘密報，是俄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底基本任務。只有這樣的報紙，才能把各個零散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彼此連成一氣，並準備好建立眞正政黨的基礎。

但這樣的報紙不能在沙俄境內出版，因爲如果在警察壓迫極嚴的沙俄境內出版這樣一個報紙，那宅經過一兩個月就會被沙皇密探發覺而受到破獲的。因此列寧決定到國外去創辦這個報紙。於是這個報紙就在國外實行用最薄最結實的紙張刊印，而秘密運到俄國內地散發。有幾期火星報是在俄國境內巴庫、基申湟沃、西伯利亞等地秘密印刷所裏翻印過的。

一九〇〇年秋，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到國外去與『勞動解放』社中的同志們磋商創辦全俄政治報的問題。這個意見，列寧早在流放期中，就已十分周詳地考慮過了。列寧從流放所回來的途中，曾爲這個問題在烏發、普斯可夫、莫斯科及彼得堡等地舉行過好幾次會議。每到一處，他都

和同志們約定好秘密通信的密碼，以及寄送刊物的地址等等，並同他們討論了將來鬥爭的計劃。

沙皇政府感覺到，列寧是宅最危險的敵人。沙皇的暗探祖巴托夫憲兵上校在秘密呈報中寫道：『現在革命當中再沒有比烏里楊諾夫更大的人物了』，因此他認爲最好是設法把列寧刺死。

列寧到國外後，就與『勞動解放』社，即與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及查蘇利奇商定了共同出版火星報的事情。整個出版計劃，從頭至尾都是列寧擬定的。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火星報第一期在國外出版了。在報頭下面載有這樣一句名言（題詞）：『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燄』。這一句話是從十二月黨人〔一〕在西伯利亞流放所答詩人普希金賀詞的回信中摘引來的。

果然，列寧所點燃的『火星』，後來眞正燃成了偉大的革命火燄，而把貴族地主的沙皇帝制和資產階級的政權燒成灰燼了。

簡短的結論

俄國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工人政黨，首先是在反對民粹主義，反對民粹主義那些錯誤而有害

於革命事業的觀點的鬥爭中建立起來的。

只有在思想上擊破民粹派觀點以後，才能掃清創立俄國馬克思主義工人政黨的基地。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普列漢諾夫及其『勞動解放』社給了民粹主義一個有決定意義的打擊。

列寧在九十年代完成了思想上粉碎民粹主義的任務，他把民粹主義澈底擊破了。

一八八三年成立的『勞動解放』社，在俄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這點上進行過很多工作，宅在理論上創立了社會民主運動，實現了迎接工人運動的第一步。

隨着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工業無產階級人數迅速增長起來。在八十年代中葉的時候，工人階級已走上進行有組織鬥爭的道路，已走上舉行表現於有組織罷工的羣衆發動的道路。但當時各個馬克思主義小組和團體，還只從事於宣傳，沒有瞭解必須到工人階級中去進行羣衆鼓動，因此宅們也就沒有同工人運動實際聯系起來，沒有領導過工人運動。

列寧所組織的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一八九五年），在工人中進行了羣衆鼓動，領導了羣衆罷工，因而開闢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在工人中進行羣衆鼓動並把馬克思主義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的階段。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是俄國革命無產階級政黨最初的萌芽。自彼得堡『鬥爭協會』成立後，所有一切主要工業中心和各個邊區都相繼成立了馬克思主義

的組織。

一八九八年，舉行了第一次——雖然沒有成功——把各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組織統一成爲一個黨的嘗試，即召集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但這次代表大會還沒有把黨建立起來，因爲還沒有規定出黨綱和黨章，也沒有造成一個中央統一的領導，各個馬克思主義小組和團體彼此還幾乎沒有任何的聯系。

爲了把各個零散的馬克思主義團體統一和結合成爲一個黨，於是列寧就提出並且實現了創辦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第一個全俄報，即火星報的計劃。

『經濟主義者』是在這個時期反對建立工人統一政黨的主要敵人。他們否認必須成立這樣一個政黨，而擁護各個團體底零散狀態和手工業方式。列寧及其所創辦的火星報，就是對準他們開火的。

火星報最初幾期的出版（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年間），就是實行過渡到新的時期，即將各個零散的小組和團體眞正組成爲一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時期。

第二章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形成。黨內布爾什維克派組織與孟什維克派組織的出現

（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四年時期）

（一）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四年間俄國革命運動的高漲。

十九世紀末歐洲爆發了工業危機。這次危機很快就蔓延到了俄國。在危機年代（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間）倒閉的大小企業計有三千多家。被開除工作的有十萬多工人。在業工人底工資大爲減低。工人先前用頑强的經濟罷工從資本家那裏爭得的一點讓步，又被資本家奪回去了。

工業危機和失業苦痛並沒有把工人運動停止，也沒有把它減弱。恰巧相反，工人鬥爭更加帶有革命性質了。工人開始從經濟罷工轉到政治罷工。最後，工人又轉到遊行示威，提出關於民主自由的政治要求，提出『打倒沙皇專制』的口號。

一九〇一年間，彼得堡城奧布哈夫兵工廠裏發生的五一罷工變成了工人與軍隊間的流血衝

突。工人們只能用石頭和鐵塊去反抗沙皇的武裝軍隊。工人們底頑强抵抗是被擊破了。接着就來了殘酷的壓迫：約有八百個工人被捕，有許多人被關進牢獄或被判處苦役徒刑。但英勇的『奧布哈夫防衛戰』給了俄國各地工人很大的影響，在他們中間引起了同情的浪潮。

一九〇二年三月，在巴土姆城發生了大規模的罷工和示威運動，這些行動都是由巴土姆社會民主黨委員會組織起來的。巴土姆的示威運動激動了南高加索全境的工農羣衆。

同年，在頓河岸羅斯托夫城裏也發生了大規模的罷工。開始罷工的是鐵路工人，接着就有很多工廠中的工人參加進來。罷工激動了全體工人。在城外一連開過幾天羣衆大會，到會工人達三萬之多。在這些羣衆大會上朗誦了社會民主黨發表的宣言，許多人出來發了言。警察和哥薩克軍隊沒有能力驅散這幾萬羣衆的工人集會。有幾個工人被警察打死了，第二天送葬時舉行了一個巨大的工人示威。沙皇政府祇是從隣近城市調來大批軍隊後，才把這次罷工鎮壓了下去。羅斯托夫工人底鬥爭，是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頓河區委員會領導下進行的。

一九〇三年的罷工運動規模更大。這年在南俄各處都發生過羣衆政治罷工，蔓延到南高加索一帶（巴庫、梯弗里斯、巴土姆）和烏克蘭各大城市（敖德薩、基也輔、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罷工性質更加堅決持久，更有組織了。現在與過去工人階級發動不同之處，就是現在的工人政治鬥

爭差不多都是由社會民主黨委員會領導的了。

俄國工人階級已挺身奮起來同沙皇政權作革命鬥爭了。

工人運動對於農民發生了影響。一九〇二年春夏兩季，在烏克蘭（坡爾塔瓦州與哈爾科夫州）和窩爾加河一帶有農民運動開展起來。農民放火焚燒地主房屋，奪取地主土地，殺戮他們所仇恨的地政官〔二〕和地主。雖然政府派遣了軍隊來鎮壓這些起義的農民，向他們開槍射擊，有成千成百的農民被捕，有許多農民領導者和組織者被關進牢獄，但革命的農民運動還是繼續高漲着。

工農的革命發動表明俄國革命日益成熟，日益迫近了。

學生的反政府運動也在工人革命鬥爭影響下加强起來。政府爲對付學生示威罷課而封閉學校，把成百的學生關進牢獄，最後還想出了把不肯屈服的學生送去當兵的手段。全國各大學學生爲回答政府這種舉動，便於一九〇一年末和一九〇二年初實行全國總罷課。參加這次罷課的達三萬人。

工農革命運動的增長，特別是政府對學生施行的壓迫，遂使自由派資產者和那些把持着所謂地方自治局的自由派地主們也只好動作起來，提出『抗議』，反對當時壓迫他們在大學裏唸書子

弟的那個沙皇政府所採取的『極端行動』。

地方自治派的自由派分子是利用地方自治局來做他們的據點的。所謂地方自治局，就是專管有關鄉村居民的純粹地方性事宜（修築道路，建造醫院及學校）的地方管理機關。自由派的地主在地方自治局裏佔有很大的勢力。他們與自由派的資產者有密切的聯繫，差不多和他們打成了一片，因爲他們在自己的田產上已開始從半農奴制經濟過渡到更爲有利的資本主義經濟。這兩部分自由派當然是擁護沙皇政府的，但他們同時却反對沙皇政府底『極端行動』，因爲他們担心正是這種『極端行動』會使革命運動加强起來。他們害怕沙皇政府底『極端行動』，但他們更害怕革命。自由派抗議沙皇政府底『極端行動』，是想一舉兩得：第一，『開導』沙皇；第二，給自己戴上『大不滿意』沙皇制度的假面具，以期博得人民的信任，使人民或一部分人民離開革命，因而削弱革命。

誠然，地方自治派自由主義運動對於沙皇制度底存在並沒有任何危險，但宅畢竟是表明沙皇制度『永存』柱石情形不妙的一種徵兆。

由於地方自治派自由主義運動的結果，在一九〇二年成立了資產階級的『解放』社，而這個『解放』社就是後來俄國主要資產階級政黨，即立憲民主黨底骨幹。

沙皇政府眼見工農運動日益洶湧泛濫於全國，於是拚命設法來制止革命運動。用武力對付工人罷工示威的事實日益常見，槍彈和皮鞭已成爲沙皇政府回答工農發動的通常工具，監獄和流放所已有人滿之患。

沙皇政府除加緊施行高壓手段外，還企圖用其他較爲『靈巧』的不帶高壓性的辦法來引誘工人離開革命運動。於是就來企圖建立一種受憲警監護的僞工人組織。這種組織當時被稱爲『警察社會主義』的組織，或祖巴托夫組織（是以建立了這些警察工人組織的憲兵上校祖巴托夫得名）。沙皇暗探局〔三〕經過自己的探子來極力欺騙工人，硬說沙皇政府自願幫助工人來滿足他們的經濟要求。祖巴托夫分子向工人說：『既然沙皇自己站在工人方面，那你們又何必從事政治活動，何必進行革命呢』。祖巴托夫分子在幾個城市裏成立了自己的組織。一九〇四年，加邦牧師也按照祖巴托夫組織的樣式，並爲着同樣的目的而建立了一個名爲『彼得堡俄羅斯工廠工人大會』的組織。

但沙皇暗探局想控制工人運動的企圖，是沒有什麼成功的。沙皇政府採取這種辦法，並沒能把日益增長的工人運動對付下去。工人階級繼長增高的革命運動把這種警察組織掃除了。

(二) 列寧的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計劃。『經濟派』底機會主義立場。火星報爲列寧計劃而鬥爭。列寧所著『做什麼？』一書。馬克思主義政黨底思想基礎。

雖然一八九八年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已宣告了黨底成立，但黨還是沒有建立成功。當時還沒有黨綱和黨章。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所選出的黨中央委員會不久便被破獲，並且再也沒有恢復過，因爲根本就沒有人去恢復它。不僅如此。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黨內思想上的分離和組織上的渙散更加厲害了。

如果說一八八四至一八九四年時期是戰勝民粹主義並在思想上準備建立社會民主黨的時期，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八年時期是試圖——雖然沒有成功——把各個馬克思主義組織統一成社會民主黨的時期，那末一八九八年以後的時期，便是黨內思想上組織上混亂狀態更加厲害的時期。馬克思主義戰勝民粹主義的事實和工人階級所進行的革命發動，既已證明馬克思主義者立場正確，結果就使革命青年對馬克思主義愈益表示同情。馬克思主義已成爲一種時髦了。於是知識界中的大

批革命青年都紛紛加入馬克思主義組織，他們在理論上很少修養，在組織和政治上沒有經驗，只是從當時充滿出版界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機會主義作品中獲得了一些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模糊的、大部分是不正確的觀念。這種情況，就使馬克思主義組織中的理論和政治水準降低，使其中滲進了『合法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情緒，使思想上的分離、政治上的動搖和組織上的混亂狀態更加厲害起來。

工人運動愈益增長以及革命時機顯然逼近的情勢，都要求成立一個能領導革命運動的統一集中的工人階級政黨。但當時黨底各個地方機關，各個地方委員會、團體和小組底情形非常不好，它們的組織上的渙漫和思想上的分離程度非常厲害，致使成立這樣一個政黨的任務極感困難。

其所以困難，不僅是因爲當時建黨工作必須在沙皇政府殘酷迫害的炮火下進行，組織中的優秀工作人員常被沙皇政府抓去，拋到流放所、監獄及苦工處去。其所以困難，還因爲當時大部分地方委員會及其工作人員，除了本地狹小的實際工作外，根本不願過問什麼別的事情，根本不懂得黨內缺乏組織上和思想上統一的害處，却習慣於黨的組織上的渙散與黨內思想上的混亂，並認爲沒有統一集中的政黨也是可以過得去的。

要建立集中的政黨，就必須把各個地方機關中這種落後性，因循習慣和狹隘實際主義消滅。

但還不僅如此。當時黨內存在有很大一羣人，他們有自己的機關刊物（在俄國有工人思想報，在國外有工人事業雜誌），他們在理論上辯護黨內組織上的渙散和思想上的分離，甚至往往讚美這種情形，認爲建立統一集中工人階級政黨是個不必要和揑造出來的任務。

這些人就是『經濟派』及其信徒。

要建立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首先就必須打破『經濟派』。

於是列寧就來着手執行這些任務和實行建立工人階級政黨。

關於究應從何處着手建立統一工人階級政黨這一問題，曾有過各種不同的意見。有些人認爲要建立黨，必須從召集第二次黨代表大會開始，以爲召集這次代表大會就能把各個地方組織統一起來，把黨建立成功。但列寧反對這種意見。他認爲在召集代表大會以前，首先必須把黨底目的和任務問題弄清楚；必須知道我們所想建立的究竟是怎樣一個黨；必須在思想上與『經濟派』分開；必須誠懇而公開地告訴黨，關於黨底目的和任務問題存在有兩個不同的意見，即『經濟派』底意見和革命社會民主派底意見；必須在刊物上開始進行廣大的宣傳來擁護革命社會民主派底觀點，正如『經濟派』在其機關刊物上進行宣傳來擁護他們自己的觀點一樣；要讓各個地方組織能在這兩派中間作一個自覺的選擇。只有做了這番必要的準備工作之後，才可以召集黨代表大

會。

列寧直截了當地說：

『在統一以前，並爲統一起見，首先必須堅決而明確地劃清界限。』（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七八頁）〔四〕

因此，列寧認爲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的工作，應從創辦一個進行宣傳鼓動來擁護革命社會民主派觀點的全俄戰鬥的政治報着手，創辦這樣的報紙應是建黨工作的第一步。

列寧在他那篇有名的從何着手？一文中，擬定了一個具體的建黨計劃，後來他又在自己的名著做什麼？一書中把它加以發揮。

『據我們的意見，——列寧在該論文中說道，——創辦全俄政治報，應是活動底出發點，應是建立我們所希望的那種組織❶的第一個實際步驟，最後應是我們所能藉以不斷發展、加深和擴大這個組織的基本線索……沒有這個報紙，就不能有系統地進行原則堅定的各方面的宣傳與鼓動，這種宣傳與鼓動一般就是社會民主派底經常和主要的任務，而在現時更是特別迫切的任務，因爲現時在最廣大的居民階層中間已喚起了對於政治、對於社會主義問題的興趣。』（同上，第一一〇頁）

---

❶ 是指建黨而言。——編者。

列寧認爲這樣的報紙不僅會成爲思想上團結黨的工具，而且會成爲組織上把各個地方組織統一爲黨的工具。這個報紙底代辦員和通信員網既是各個地方組織底代表，就會成爲使黨能在組織上環繞着它而統一起來的骨幹。因爲——列寧說道——『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

『這個代辦員網，——列寧在同一論文中說，——就會成爲我們所需要的一個組織底骨幹，這個組織應充分巨大，能够包括全國；應充分廣闊週備，能够實行嚴格而細密的分工；應充分堅定，能够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轉折』和意外情形下，都始終一貫地進行自己的工作；應充分靈活，一方面，在敵人將一切力量集中於一個地方而擁有優越勢力的時候，善於避免與這個敵人作公開的鬥爭，另一方面，又善於利用這個敵人底遲鈍性，在敵人最難料到能受攻擊的地方和時候突然攻其不備。』（同上，第一一二頁）〔五〕

火星報就應成爲這樣的報紙。

而火星報也就確實成了這樣的全俄政治報，結果就準備了黨在思想上組織上的團結。

講到黨本身底結構和成份時，列寧認爲黨應由兩部分所組成：（一）人數不多，經常進行工作的基幹領導工作人員，其中所包含的主要是革命職業家，即除了黨的工作外，再不必從事其他任何業務的工作人員，他們具有最低限度必要的理論知識、政治經驗、組織技能，以及巧於和沙

皇警察作鬥爭的藝術，巧於避開警察的藝術；（二）廣泛的地方黨組織網，爲數甚多而備受千百萬勞動者同情擁護的黨員羣衆。

『我認定：——列寧寫道，——（一）無論那一個革命運動，若沒有一種穩定而能保持繼承性的領導者組織，便不能鞏固起來；（二）自發捲入鬥爭…的羣衆愈廣大，這樣的組織也就愈加迫切需要，這種組織也就應當愈加堅固…；（三）參加這種組織的，主要應當是以革命活動爲職業的人；（四）在專制制度的國度內，我們愈縮小這種組織底組員成份，一直縮小到只許那些以革命活動爲職業，並在反政治警察的鬥爭藝術上受有專門訓練的人參加，則這種組織也就會愈難『捉拿』；（五）則工人階級和其他社會階級裏有機會參加這個運動，有機會在運動中間積極工作的人數也就會愈多。』（列寧全集，第四卷，第四五六頁）〔六〕

講到當時所應建立起來的黨底性質及其對於工人階級的作用，以及黨底目的和任務時，列寧認爲黨應當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部隊，應當是工人運動底領導力量，應當統一並指導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黨底終極目的是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最近的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要推翻資本主義，就必須預先推翻沙皇制度，所以黨在當時的主要任務是發動工人階級，發動全體人民去和沙皇制度鬥爭，開展人民革命運動去反對並推翻沙皇制度，因爲沙皇制度是社會主義道路上的第一個嚴重障礙。

『歷史現在向我們提出的最近的任務，——列寧說，——是比其他任何一國無產階級所有一切最近任務都更要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就是說，不僅是把歐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打破，而且是（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說）把亞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打破，結果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同上，第三八二頁）〔七〕

再則：

『我們應當記着：爲了個別要求去同政府作鬥爭，奪取個別讓步，這還祇是和敵人發生的小小的接觸，這還只是小小的前哨戰，而決戰還在前面。我們面前橫着有一座强有力的敵人砲台，從那裏向我們放出雨滴般的砲彈來殺害我們的優秀戰士。我們應當奪得這座砲台，而只要我們能把覺醒着的無產階級所有一切力量，都拿來和俄國革命者所有一切力量統一成爲俄國所有一切生動而忠誠的分子所嚮往的一個黨，那我們就一定能奪得這座砲台。祇有那時才會實現俄國工人革命家阿列克塞也夫底偉大預言：「待到千百萬工人大衆舉起筋肉條條的拳頭的時候，兵士刀槍所護衞着的專制桎梏就會被打成粉碎的！」』（同上，第五九頁）

這就是列寧在沙皇專制俄國條件下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的計劃。

『經濟派』馬上就來向列寧的計劃開火了。

『經濟派』認爲反沙皇制度的一般政治鬥爭是所有一切階級底事情，首先是資產階級底事情，所以這個鬥爭對於工人階級是不關重要的，因爲工人底主要利益是需要進行反對廠主的經濟

鬥爭，以謀增加工資，改良勞動條件等等。因此，社會民主黨人底主要和最近任務不是進行反對沙皇制度的政治鬥爭，不是推翻沙皇制度，而是組織『工人與廠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並且他們所謂與政府作經濟鬥爭就是要求改善工廠法。『經濟派』認爲用這樣的方式就能『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

『經濟派』已經不敢來正式否認工人階級需要有政黨了。但他們認爲黨不應是工人運動底領導力量，不應去干預工人階級底自發運動，尤其不應去領導它，而應跟着它走，研究它，並從它中間吸取教訓。

其次，『經濟派』認爲覺悟成份在工人運動中的作用，社會主義意識和社會主義理論底組織和指導作用是很渺小，或差不多是很渺小的；認爲社會民主黨不應該把工人提到社會主義意識底水準，反而應該去適應並降到工人階級中等階層以至更落後階層底水準；認爲社會民主黨不應該向工人階級灌輸社會主義意識，而應該等待工人階級自發運動自己憑靠本身力量養成社會主義意識。

講到列寧所提出的建黨組織計劃時，他們認爲這個計劃是等於强制自發運動。

列寧在火星報上，特別是在其名著做什麼？一書中，猛擊了『經濟派』底這種機會主義哲

學，結果便把宅打成粉碎了。

（一）列寧指出，引誘工人階級離開反沙皇制度的一般政治鬥爭，把宅的任務局限於反對廠主及政府的經濟鬥爭而毫不損傷廠主及政府，就是使工人永久陷於奴隸的地位。工人與廠主及政府作的經濟鬥爭，只是爲了把工人向資本家出賣勞動力的條件改善一下的工聯主義鬥爭，但工人鬥爭底目的不僅是要改善工人向資本家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條件，並且是要根本消滅那迫使工人向資本家出賣勞動力和忍受剝削的資本主義制度。但當工人運動道路上還站着有沙皇制度這一隻極力保護資本主義制度的惡狗時，工人就不能開展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就不能開展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因此，黨和工人階級底最近任務是要掃除沙皇制度，以便打通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二）列寧指出，讚美工人運動底自發過程而否認黨底領導作用，把黨底作用歸結爲事變登記者底作用，這就是宣傳『尾巴主義』，就是把黨變爲自發過程底尾巴，變爲運動中的消極力量，變成只能觀望自發過程和指靠自流趨勢的力量。進行這種宣傳，就是企圖把黨消滅，亦即使工人階級陷於沒有政黨的地位，使工人階級陷於沒有武器的地位。而當工人階級面前站立着這樣的敵人，如擁有一切鬥爭工具的沙皇制度，以及按現代方式組織起來，並由其本身政黨領導來與工人階級作鬥爭的資產階級的時候，使工人階級陷於沒有武器的地位，就等於叛賣工人階級。

（三）列寧指出，崇拜工人運動底自發性而降低覺悟性底作用，即降低社會主義意識和社會主義理論底作用，那就是：第一，譏笑趨向覺悟性如趨向光明一樣的工人；第二，使黨蔑視理論，亦即使黨蔑視其認識現在和預察將來的武器；第三，完全和最終地滾到機會主義泥潭中去。

『沒有革命的理論，——列寧說，——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祇有受先進理論指導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底作用。』（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〇頁）〔八〕

（四）列寧指出，『經濟派』認定社會主義思想體系能從工人階級自發運動中產生出來，就是欺騙工人階級，因爲其實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不是從自發運動中，而是從科學中產生出來的。『經濟派』否認必須向工人階級灌輸社會主義意識，就是替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清掃道路，使其容易灌輸和注入到工人階級中去，因而就是埋葬必須把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的思想，就是幫助資產階級。

『對於工人運動自發性的任何崇拜，——列寧說，——對於「覺悟成份」作用，即社會民主黨作用的任何輕視，都是——不管輕視者自己願意與否——加强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對於工人的影響。』（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九〇頁）〔九〕

往下又說：

『問題就只能是這樣：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呢，還是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呢。這裏沒有什麼中間的道路：因此，對於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任何輕視與任何離棄，都是加强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同上，第三九一至三九二頁）〔一〇〕

（五）列寧把『經濟派』所有這些錯誤總結起來，就得出結論說：『經濟派』並不是想要建立一個主張社會革命，能把工人階級從資本主義制度下解放出來的政黨，而是想建立一個主張『社會改良』，打算保存資本主義統治的政黨，因此『經濟派』就是叛賣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改良主義者。

（六）最後，列寧指出，『經濟主義』不是在俄國偶然產生的現象，『經濟派』是在工人階級中傳播資產階級影響的人，他們在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內有擁護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觀點的修正派爲其同盟者。當時在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中，機會主義派已日益鞏固，他們在『自由批評』馬克思的大旗下要求『修正』，即修改馬克思學說（由此就有『修正主義』這一名稱），要求拒絕革命，拒絕社會主義，拒絕無產階級專政。列寧指出，俄國『經濟派』同樣也是進行着這種拒絕革命鬥爭，拒絕社會主義，拒絕無產階級專政的路線。

以上就是列寧在其做什麼？一書中所發揮的基本理論原理。

因敎什麼？一書傳播的結果，於是在宅出版一年後（宅是一九〇二年三月出版的），即到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時候，『經濟派』底思想立場所剩下的已經只是一種不堪回想的印象，而『經濟派』這一稱號在黨內大多數工作人員聽來，已成爲一種侮辱人的名字了。

這就是說已把『經濟派』在思想上完全打成粉碎，已把機會主義、尾巴主義、自流主義的思想體系完全打成粉碎。

但列寧所寫做什麼？一書底意義，還不限於此。

做什麼？一書底歷史意義，就是列寧在他這部有名的著作中：

（一）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最先澈底揭示了機會主義底思想根源，指出這種根源首先是在於崇拜工人運動自發性而降低社會主義意識在工人運動中的作用。

（二）把理論、覺悟性和黨是自發工人運動革命化因素和領導力量底這種作用提到了應有的高度。

（三）燦爛地論證了認定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結合的這一馬克思主義根本原理。

（四）英明地規定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底思想基礎。

在做什麼？」一書中所發揮的理論原理，後來成了布爾什維克黨思想體系底基礎。

火星報既擁有這樣的理論財富，就能夠開展，並且確實開展了爲實現列寧建黨計劃，聚集全黨力量，召集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捍衛革命社會民主黨，反對『經濟派』，反對所有一切機會主義者，反對修正主義者而進行的廣闊運動。

火星報底最重要任務是製定黨綱草案。大家知道，工人黨底黨綱是工人階級鬥爭目的和任務用科學方法歸納起來的簡括說明。黨綱把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底終極目的，以及黨在達到這一終極目的的道路上所應爭取的種種要求規定出來。因此，製定黨綱草案在當時不能不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當擬製黨綱草案時，火星報編委內部有列寧與普列漢諾夫及其他編輯員之間的嚴重意見分歧發生。這些意見分歧與爭論幾乎弄到列寧和普列漢諾夫彼此完全破裂。但破裂在當時還沒有發生。由於列寧堅持的結果，終於把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最重要的條文加進了黨綱草案，並在黨綱草案中明確指出了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

黨綱上關於土地問題的全部條文，也是由列寧提出的。列寧當時已經主張土地國有，不過他認爲在鬥爭第一階段上所必須提出的要求是將『割地』，即將地主在『解放』農民時割去的那一

部分農民土地歸還給農民。普列漢諾夫反對土地國有。

列寧與普列漢諾夫在黨綱問題上的爭論，部分地決定了後來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間的意見分歧。

(三)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黨綱黨章的通過和統一黨的成立。代表大會上的意見分歧和黨內兩個政派，即布爾什維克派與孟什維克派的出現。

這樣，列寧原則的勝利以及火星報爲列寧組織計劃奮鬥的成功，就準備好了建立黨，或如當時所說建立眞正黨所必需的一切基本條件。火星報的方針已在俄國各個社會民主組織中獲得了勝利。現在已經可以召集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了。

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七日（公曆七月三十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佈開幕。這次代表大會是在國外秘密召集的。大會最初幾次會議是在布魯塞爾舉行。但後來因比國警察要求大會代表離開比境，於是大會只好移到倫敦去舉行。

參加這次大會的計有四十三個代表，代表着二十六個組織。每個委員會都有權選派兩個代表，但有些委員會却只選出了一個代表。所以四十三個代表一共擁有五十一票表決權。

大會底主要任務，就是要『根據火星報所提出所擬定的那些原則的和組織的基礎來建立眞正的黨』（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一六四頁）〔一一〕。

大會成份是不一致的。大會上沒有明顯的『經濟派』代表出席，因爲他們已經遭到了失敗。但他們在這個時期已很巧妙地改頭換面了，所以終能派出幾個代表混進代表大會。此外，崩得代表也只是口頭上與『經濟派』有所不同，其實他們是擁護『經濟派』的。

所以出席大會的不僅有擁護火星報的分子，而且也有反對火星報的分子。擁護火星報的有三十三人，即佔大多數。然而並非所有自命爲火星派的人都是眞正的列寧火星派分子。大會代表分成了幾個集團。擁護列寧的人，即堅定的火星派分子，共有二十四票。有九個火星派分子是擁護馬爾托夫的，他們是不穩定的火星派分子。有一部分代表動搖於火星報和反火星派之間，他們在大會上共有十票。這就是中派。公開的反火星派分子，共有八票（三個『經濟派』分子和五個崩得分子）。當時火星派內部一發生分裂，火星報底敵人就能佔得上風的。

由此可見，代表大會上的情形是異常複雜的。列寧費了許多力量，才保證火星報路線在大會

上獲得了勝利。

大會最重要的任務是通過黨綱。討論黨綱時引起大會上機會主義分子反對的主要問題，乃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機會主義者在其他許多綱領問題上也是不贊成大會上革命分子底意見的。但他們却決定主要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實行開火，理由是說國外許多社會民主黨黨綱上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條文，因此也就可以不把這一條文列入俄國社會民主黨黨綱。

同時，機會主義者又反對把農民問題上的要求載入黨綱。這些人根本就不想革命，所以他們對工人階級同盟者的農民採取歧視態度，對之表示嫌惡。

崩得分子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反對民族自決權。列寧始終教導說，工人階級必須反對民族壓迫。反對在黨綱上規定這個要求，就是主張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拋棄，而助長民族壓迫。

列寧對於這一切反對意見，都給了一個致命的打擊。

大會通過了火星報所提出的黨綱。

這個黨綱分爲兩部分，即分爲最高限度綱領和最低限度綱領。最高限度綱領上所說的是工人階級黨底主要任務：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本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最低限度綱領上所說的是黨在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以前，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前所應實現的最近任務：推翻沙皇

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爲工人施行八小時工作制，在農村中消滅一切農奴制殘餘，把地主奪去的一部分農民土地（『割地』）歸還給農民。

後來，布爾什維克已用沒收全部地主土地的要求來代替了歸還『割地』的要求。

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黨綱，是工人階級政黨底革命綱領。

這個黨綱一直保存到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時爲止，此時，我們黨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已通過了新的黨綱。

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綱之後，就來討論黨章草案。大會既已通過了黨綱，既已建立了黨在思想上統一的基礎，當然也就要通過黨章，以便把手工業方式和小組習氣，組織渙散和黨內缺乏堅强紀律等現象完全消滅。

但是，如果說通過黨綱時的情形還算比較順暢，那末黨章問題却在大會上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最厲害的意見分歧，是在討論黨章論黨員資格的第一項條文時開展起來的。誰得爲黨員，黨底成份究竟應是怎樣，黨在組織方面究竟應是個有組織的整體，還是一種沒有定形的東西，這便是討論黨章第一項時所發生的問題。當時有兩個條文互相對立：一個是由列寧提出而爲普列漢諾夫和堅定火星派分子擁護的條文；另一個是由馬爾托夫提出而爲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不穩

定火星派分子、托洛茨基以及代表大會上所有一切公開機會主義分子擁護的條文。

列寧的條文是說：凡承認黨綱，在物質方面幫助黨並參加黨內某一組織者，皆得爲黨員。馬爾托夫底條文雖認爲承認黨綱和在物質上幫助黨是做黨員的必要條件，却不承認參加黨內某一組織是做黨員的條件，竟認爲黨員也可能不是黨內某一組織中的一員。

列寧把黨看作是有組織的部隊，其中各個成員並不是自行列名入黨，而是由黨內某一組織接收入黨，因此他們必須服從黨底紀律；而馬爾托夫却把黨看作是一種組織上沒有定形的東西，其中各個成員都是自行列名入黨，他們既不參加黨內任何一個組織，因此也就不必服從黨底紀律。

由此可見，馬爾托夫底條文是與列寧底條文相反，而爲那些不穩定的非無產者分子大開入黨之門的。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前夜，資產階級知識界中有些暫時同情革命的分子，他們有時甚至也能對黨給予某種不大的幫助。但這些人決不會加入組織，不會服從黨的紀律，不會執行黨的委託，不會担當由此發生的危險。馬爾托夫及其他孟什維克分子却主張承認這樣的人爲黨員，主張給予他們影響黨內事務的權利和機會。他們甚至主張讓每個罷工者都有自行『列名』入黨的權利，雖然當時參加罷工的也有非社會主義的分子、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革命黨人。

於是，馬爾托夫分子所想有的並不是列寧以及列寧分子在大會上所力爭的那種一元性、戰鬥

性和組織嚴密的黨，而是成份複雜、組織渙散和沒有定形的黨，這樣一個黨單只因爲宅成份複雜和不能有堅强紀律，也就不能成爲一個戰鬥性的政黨。

不穩定的火星派分子從堅定火星派分子方面脫離出去，他們同中派結成聯盟，再加上有公開機會主義者來同他們合併，於是就使馬爾托夫在這個問題上佔得了優勢。大會表決黨章第一項時，由二十八票的多數對二十二票並在一票放棄表決權下通過了馬爾托夫所提出的第一項條文。

自火星派因黨章第一項問題發生分裂時起，大會上的鬥爭已更加劇烈起來。大會快要結束，已臨到選舉全黨領導機關，即選舉黨中央機關報（火星報）編委和中央委員會的時候了。可是，在代表大會進行選舉以前，却因有幾件事變發生而使大會上的勢力對比發生了變化。

由於黨章的關係，大會討論到了崩得問題。崩得想在黨內獲得一種特殊地位。宅要求承認宅爲俄國各地猶太工人底唯一代表。接受崩得這一要求，就會要在黨組織裏按民族標準區分工人，而把工人階級統一的階級的地域組織放棄。大會否決了崩得派在組織問題上所持的這種民族主義立場。於是崩得分子便退出了大會。接着，兩個『經濟派』分子也退出了大會，因爲大會拒絕承認他們那個旅外協會爲黨底國外代表機關。

七個機會主義者退出大會，就使勢力對比發生了有利於列寧派的改變。

黨中央機關人選問題，向來就是列寧最爲重視的問題。列寧認爲必須把堅定澈底的革命者選進中央委員會去。馬爾托夫分子極力想使機會主義動搖分子在中央委員會裏佔得優勢。大會多數在這個問題上擁護了列寧底意見。選進中央委員會的都是擁護列寧的分子。

根據列寧底提議，當選爲火星報編輯員的是列寧、普列漢諾夫和馬爾托夫三人。馬爾托夫在大會上要求把火星報原先六個編輯員一律選進火星報編委，因爲其中大多數都是擁護馬爾托夫的分子。大會以多數否決了這個提議。列寧所提出的三人團當選了。於是馬爾托夫就提出聲明，說他不參加中央機關報編輯部。

這樣，大會就以其對於黨中央機關問題的表決確定了馬爾托夫派底失敗和列寧派底勝利。從此時起，擁護列寧的人，因他們在大會進行選舉時獲得多數選票而開始稱呼爲布爾什維克；而反對列寧的人，則因他們當時獲得少數選票而開始稱呼爲孟什維克〔一二〕。

我們把第二次代表大會底工作總結起來，便可得出如下的結論：

（一）大會鞏固了馬克思主義對於『經濟主義』，即對於公開機會主義的勝利；

（二）大會通過了黨綱和黨章，建立了社會民主黨，因而確立了統一政黨底範圍；

（三）大會揭示了組織問題方面存在有嚴重意見分歧的事實，這種分歧把黨分成了兩部分，

即分成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前者堅持着革命社會民主黨底組織原則，後者滾到了組織渙散的泥潭，滾到了機會主義的泥潭；

（四）大會表明黨內舊有的機會主義者『經濟派』剛被黨擊潰，新的機會主義者孟什維克又代之而起；

（五）大會在組織問題上沒能勝任，表現過動搖，有時甚至讓孟什維克佔得了優勢，雖然大會到結束時已有所改正，但宅畢竟不僅沒能把孟什維克在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立場揭破，不僅沒能使他們在黨內陷於孤立，並且沒能向黨提出這樣的任務。

後一情況，就成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間的鬥爭在代表大會閉會後不僅沒有熄滅，反而更加尖銳化的一個主要原因。

（四）孟什維克首領們底分裂行動和第二次代表大會閉會後黨內鬥爭的尖銳化。孟什維克底機會主義。列寧所著『進一步，退兩步』一書。馬克思主義政黨底組織基礎。

第二次代表大會閉會後，黨內鬥爭更趨尖銳了。孟什維克拚命設法破壞第二次代表大會底決議，奪取黨底中央機關。孟什維克要求讓他們加入火星報編輯部和中央委員會的人數能在編輯部裏佔得多數，在中央委員會裏與布爾什維克人數相等。因爲這與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根本相抵觸，所以布爾什維克否決了孟什維克底要求。於是孟什維克就瞞着黨而暗中成立了他們以馬爾托夫、托洛茨基和阿克雪里羅得爲首的反黨派別組織，並『發動了如馬爾托夫所寫的反對列寧主義的起義』。他們所採取的反黨鬥爭手段，就是『搗亂全部黨的工作，敗壞事業，阻礙所有一切』（列寧語）。他們在十分之九是由那些脫離了俄國實際工作的僑外知識分子組成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旅外同盟』中盤踞起來，並從那裏來對黨、對列寧以及列寧主義者開火射擊。

普列漢諾夫給了孟什維克很大的幫助。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普列漢諾夫原是同列寧一道走的。但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普列漢諾夫却爲孟什維克實行分裂的要挾嚇倒了。他決定無論如何都要同孟什維克『和解』。把普列漢諾夫拉到孟什維克方面去的，是他過去那些機會主義錯誤的貨色。普列漢諾夫本人很快就由一個主張同機會主義者孟什維克調和的人變成孟什維克了。普列漢諾夫要求把所有先前被代表大會否決了的孟什維克編輯員都加進火星報編輯部裏去。列寧當然不能同意這點，於是就退出了火星報編輯部，以期在黨中央委員會裏鞏固起來，並從這個陣地上去打擊機會主義者。普列漢諾夫違反着代表大會底意志，獨自一人把先前的孟什維克編輯員補選到火星報編輯部裏去。從此時起，即從火星報第五十二期起，孟什維克就把火星報變成了自己的機關報，並經過火星報來宣傳自己的機會主義觀點。

從此時起，黨內就把列寧的布爾什維克的火星報稱爲舊火星報，而把孟什維克的機會主義的火星報稱爲新火星報。

自從火星報轉入孟什維克手裏時起，它就成了反對列寧、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機關報；變成了宣傳孟什維克機會主義觀點，首先是宣傳組織問題上的孟什維克機會主義觀點的機關報。孟什維克同『經濟派』以及崩得分子結合起來，就在火星報上開始向他們所稱呼的列寧主義大舉進攻。

普列漢諾夫沒能在調和立場上支持下去，不久也加入了這種進攻。這本來是勢所必然的：誰主張同機會主義者調和，誰也就不免要滾到機會主義那裏去。在新火星報上出現了雪片似的聲明和論文，說黨不應當成爲一個有組織的整體，說黨內必須容許不必服從黨機關決議的自由團體和個人存在，說必須讓每個同情於黨的知識分子、『每個罷工者』和『每個示威者』都有自行宣佈爲黨員的權利，說要求黨員服從黨底一切決議就是『形式官僚主義的』態度，說要求少數服從多數就是『機械地鎮壓』。黨員意志；說要求全體黨員——無論首領或普通黨員——一樣服從黨底紀律，就是在黨內建立『農奴制』，說『我們』在黨內不是需要有集中制，而是需要有使各個分子和各個黨組織都有權不執行黨決議的無政府主義『自治制』。

這就是放肆宣傳組織上的放蕩性，宣傳破壞黨性和黨紀律，讚美知識分子個人主義，辯護不守紀律的無政府主義行爲。

孟什維克顯然是要黨從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倒退到組織渙散狀態上去，倒退到小組習氣上去，倒退到手工業方式上去。

當時必須給予孟什維克一個堅決的回擊。

於是，列寧就在其有名的著作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中（一九〇四年五月出版）給予了他們這

樣一個回擊。

以下就是列寧在這本書裏所發揮而後來成了布爾什維克黨組織基礎的基本組織原理：

（一）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是宅的一個部隊。但工人階級有很多部隊，所以並非工人階級任何部隊都可稱爲工人階級的黨。黨與工人階級其他部隊不同的地方，首先就在於黨不是一個平常的部隊，而是工人階級先進的部隊、覺悟的部隊、馬克思主義的部隊，宅擁有通曉社會生活、通曉社會生活發展規律、通曉階級鬥爭規律的這種知識武裝，所以宅善於引導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階級底鬥爭。因此，決不能把黨和工人階級混淆起來，正如不能把部分和整體混淆起來一樣；決不能要求讓每個罷工者都能自行宣佈爲黨員，因爲誰要是把黨和階級混淆起來，誰就會把黨底覺悟性水準降低到『每個罷工者』底水準，誰就會把黨爲工人階級先進覺悟部隊的這種作用消滅。黨底任務並不是要把自己的水準降低到『每個罷工者』底水準，而是要把工人羣衆，把『每個罷工者』提高到黨底水準。

『我們是階級底黨，——列寧寫道，——因此差不多整個階級（而在戰爭時候，在內戰時代，甚至完全是整個階級）都應當在我們黨領導下行動，都應當盡量密切地接近於我們黨；可是，如果以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什麼時候，幾乎整個階級或是整個階級都能升到自己的先進部隊，即自己的社會民主黨底覺悟程度

與積極程度，那就是馬尼洛夫精神〔一三〕和『尾巴主義』了。還沒有過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民主黨人會懷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甚至職工組織（較爲原始，比較容易爲落後階層底覺悟程度所瞭解的組織）都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是整個工人階級；忘記先進部隊與趨向於它的一切羣衆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底經常責任是要把愈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個先進水準，那就只是欺騙自己，故意漠視我們的巨大任務，縮小這些任務了。』（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五至二〇六頁）〔一四〕

（二）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先進覺悟的部隊，而且同時又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部隊，它有其爲黨員所必須遵守的紀律。因此，黨員一定要參加黨內某一個組織。如果黨不是本階級有組織的部隊，不是個組織的體系，而不過是一些自行宣佈爲黨員，但不參加黨內任何一個組織，因而也就沒有組織起來，不必服從黨決議的分子所構成的總和，那它就永遠不會有統一的意志，永遠不能實現自己黨員行動上的統一，因而也就會無法領導工人階級鬥爭。黨只有當自己全體黨員都組織成爲一個由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統一紀律所團結的統一部隊時，才能實際領導工人階級鬥爭，把它引向一個總的目標。

孟什維克提出一種反駁意見，說這樣一來，許多知識分子，譬如大學教授、大學生、中學生等等，就會要留在黨外，因爲他們不願意加入黨內某一個組織，這或是因爲他們經受不起黨底紀

律，或是因爲他們如普列漢諾夫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說那樣，覺得『加入某一地方組織是有失自己體面的事情』。但孟什維克所提出的這種反駁意見是不攻自破的，因爲黨並不需要有經受不起黨紀律和害怕加入黨組織的黨員。工人並不害怕紀律和組織，所以他們一決定來做黨員，就會樂意加入組織。只有懷着個人主義心理的知識分子才會害怕紀律和組織，因此他們確實是會留在黨外的。但這正是一種很好的現象，因爲這樣一來，黨就能免除不穩定分子流進黨內來的現象，而這種現象在當時，即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開始高漲時期，是特別厲害的。

『如果我說，——列寧寫道，——黨應當是組織底總和（並且不是什麼簡單的算術式的總和，而是整體），那末……我只是以此來十分明確表明自己的願望，自己的要求，要身爲階級先鋒隊的黨成爲盡量有組織的，要它只容納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組織性的分子……。』（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三頁）〔一五〕

其次：

『在口頭上，馬爾托夫底條文是擁護無產階級廣大階層底利益，但在事實上，這個條文却是効勞於害怕無產階級紀律性和組織性的那個資產階級知識界底利益。誰也不敢否認：作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特別階層的知識界，其特點，一般和整個說來，正是個人主義和不能接受紀律和組織。』（同上，第二一二頁）〔一六〕

復次：

『無產階級是不害怕組織和紀律的……無產階級是不會焦心於要那些不願加入組織的大學教授先生和中學

生先生，只因他們在黨組織監督下工作，就被承認爲黨員的…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我們黨內某些知識分子，在組織和紀律方面缺乏自我修養。』（同上，第三〇七頁）〔一七〕

（三）黨不只是一個有組織的部隊，而且是超出於工人階級其他一切組織的『最高組織形式』，其使命是要領導工人階級其他一切組織。黨既是由本階級中具有先進理論，具有階級鬥爭規律的知識和革命運動的經驗武裝的優秀分子所組成的最高組織形式，就完全能够領導——並且應該領導——其餘一切工人階級組織。孟什維克力謀縮小和降低黨底領導作用，結果就會削弱黨所領導的其他一切無產階級組織，亦即削弱無產階級並解除其武裝，因爲『無產階級在爲政權鬥爭中，除組織而外，再沒有別的武器。』（同上，第三二八頁）〔一八〕

（四）黨是工人階級先進部隊與工人階級千百萬羣衆聯繫之體現。黨若不與非黨羣衆發生聯繫，不增加這種聯繫，不鞏固這種聯繫，那末，無論它是怎樣優秀的先進部隊，無論它組織得怎樣好，也是不能生活，不能發展的。黨如果閉關自守而與羣衆隔絕，喪失或即使稍微減弱自己與本階級的聯繫，那它就一定會喪失羣衆方面的信任和贊助，因而也就會不免要陷於滅亡的。黨要想過着豐滿的生活並且向前發展，就應當增加自己與羣衆的聯繫，並求得本階級千百萬羣衆底信任。

『要成爲社會民主黨，——列寧說，——就必須取得正是本階級底擁護。』（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八頁）

（五）黨要正常地動作和有計劃地領導羣衆，就必須按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就需要有統一的黨章，需要有統一的黨的紀律，需要有由黨代表大會所體現，在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由黨中央委員會所體現的統一領導機關，需要使少數服從多數，各個組織服從中央，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沒有這些條件，工人階級底黨就不能成爲眞正的黨，就不能實現其領導本階級的任務。

當然，因爲當時黨在沙皇專制制度條件下處於祕密存在的地位，黨的組織不能建築在從下而上的選舉制基礎上，因此黨不得不具有極祕密的性質。但列寧認爲這是我們黨生活裏一種暫時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後就會立刻消失，那時黨就會成爲公開的合法的黨，而黨的組織就會建築在民主選舉制原則上，建築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上。

『從前，——列寧寫道，——我們黨還不是正式有組織的整體，而只是各個部分團體底總和，所以在這些團體間，除掉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爲有組織的黨，這也就是說造成了一種權力，思想威信變成了權力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應該服從黨的上級機關。』（同上，第二九一頁）

列寧責備孟什維克爲組織上的虛無主義者和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者，因爲他們不容許黨底權

力和黨底紀律加在他們頭上。列寧當時寫道：

『這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是我國虛無主義者所特具的。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兇惡可怕的「工廠」；部分服從整體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奴隸束縛制」…；他們一聽見在中央領導之下實行分工，便發出可憐而又可笑的狂吠，反對把人們變成「機輪和螺絲釘」（而他們認爲變得特別嚇死人的，就是變編輯員爲同事）；他們一聽見有人提起黨底組織章程，便裝出看不起人的樣子，發出鄙視的（向「形式主義者」發出的）意見，說完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同上，第三一〇頁）〔一九〕

（六）黨要保持自己隊伍的統一，就應當在實踐上實行統一的無產階級紀律，即全體黨員——無論是首領或普通黨員——都必須同樣遵守的紀律。因此，黨內不應有什麼不必服從紀律的『上等人』和必須服從紀律的『平凡人』之分。沒有這個條件，就不能保持黨底完整性和黨隊伍底統一性。

『馬爾托夫及其伙伴根本缺乏合理的論據來反對代表大會所任命的編輯部，——列寧寫道，——這最好是用他們自己所說「我們不是農奴！」一語來說明…這樣就非常明顯地暴露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底心理，他們把自己看作超乎羣衆組織和羣衆紀律的「上等人物」…在知識分子個人主義者看來…任何一種無產階級組織和紀律，都好像是農奴制。』（同上，第二八二頁）

其次：

『隨着我們眞正政黨之形成，覺悟的工人應當學會辨別無產階級軍隊戰士底心理和愛要無政府主義辭令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底心理，應當學會不僅要求普通黨員，而且要求「上層人物」來履行黨員責任。』（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一二頁）〔一一〇〕

列寧總結對於意見分歧的分析，並判定孟什維克底立場是『組織問題方面的機會主義』時，認爲孟什維主義底基本罪過之一就是看輕了黨組織底意義，不承認黨組織是無產階級爭取解放的鬥爭武器。孟什維克認爲無產階級底黨組織對於革命勝利沒有嚴重意義。列寧反對孟什維克底這種意見，而認爲單靠無產階級底思想統一，還不足以獲得勝利，——爲要獲得勝利，還必須用無產階級『組織底物質的統一』來『鞏固』思想上的統一。列寧認爲無產階級只有在這個條件下，才能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

『無產階級，——列寧寫道，——在爲政權鬥爭中，除組織而外，再沒有別的武器。無產階級既然被資產階級世界裏的無政府競爭制底統治所分散，既然被那替資本作的奴隸式的工作所壓抑，既然經常被拋到完全貧困、粗野和退化的「深淵裏」，所以無產階級之能够成爲而且必然會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就只是因爲它由馬克思主義原則所造成的思想統一，有組織底物質統一把它鞏固起來，這個組織把千百萬勞動者團結成爲工人階級底大軍。在這支大軍面前，無論俄國沙皇專制已經衰頹的政權，亦無論國際資本正在衰頹的政權，

都是支持不住的。』（同上，第三二八頁）〔二一〕

列寧就是用這樣一段預言來結束他這本書的。

列寧在其有名著作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中所發揮的基本組織原理，就是如此。這本書底意義首先就是宅反對小組習氣而捍衛住了黨性，反對搗亂派而捍衛住了黨，粉碎了組織問題上的孟什維克機會主義，而奠定了布爾什維克黨底組織基礎。

但這本書底意義還不止於此。宅的歷史意義，就是這裏列寧在馬克思主義歷史中破天荒第一次闡明了關於黨的學說，說明黨是無產階級底領導組織，是無產階級手中的基本武器，沒有這個武器，便無法在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中獲得勝利。

列寧所著進一步，退兩步一書在黨工作者中間傳播的結果，就使大多數地方組織都團結到了列寧周圍。

可是，各地方組織愈加緊密地團結在布爾什維克周圍，孟什維克首領們底行爲也愈加狠毒。一九〇四年夏，孟什維克因有普列漢諾夫幫助和兩個腐化布爾什維克拉辛和諾斯可夫叛變而奪得了中央委員會裏的多數。當時已很清楚地可以看出，孟什維克是力圖造成分裂的。布爾什維克失去火星報和中央委員會之後，處於很困難的地位。必須創辦自己的布爾什維克報紙。必須

組織新的代表大會，即第三次黨代表大會，以便建立新的黨中央委員會並打破孟什維克。

於是列寧，布爾什維克，就來執行這一任務。

布爾什維克展開了爲召集第三次黨代表大會而進行的鬥爭。一九〇四年八月，在瑞士境內由列寧領導舉行了共有二十二個布爾什維克出席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告全黨書，宅成了布爾什維克爲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而奮鬥的綱領。

在三個區域（南方區、高加索區、北方區）內舉行的布爾什維克委員會代表會議上選出了黨多數委員會常務局，宅負責進行了實際籌備第三次黨代表大會的工作。

一九〇五年一月四日，布爾什維克所辦的前進報第一期出版了。

這樣在黨內就形成了兩個彼此隔絕的政派組織，即布爾什維克派的組織和孟什維克派的組織，各有自己的中央，各有自己的機關報。

簡短的結論

在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四年時期，由於革命工人運動的增長，俄國各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

組織也增長和鞏固起來了。在堅決反對『經濟派』的原則鬥爭中，列寧的火星報所進行的革命路線獲得了勝利，思想上的分離和『手工業方式』被克服下去。

火星報把各個零散的社會民主主義小組和團體連成一氣，並準備着召集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一九〇三年召集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成立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通過了黨綱和黨章，建立了黨的中央領導機關。

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爲火星派方針最終勝利而進行的鬥爭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出現了兩個集團，即布爾什維克集團與孟什維克集團。

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間的主要意見分歧是在組織問題上開展起來的。

孟什維克和『經濟派』接近起來，並在黨內代替了他們的地位。孟什維克底機會主義立場暫時還只表現在組織問題上。孟什維克反對建立列寧式的戰鬥的革命黨，而主張建立渙散的、無組織的、尾巴主義的黨。他們在黨內進行分裂路線。他們在普列漢諾夫幫助下奪得了火星報和中央委員會，並利用這些中央機關去謀實現其分裂主義的目的。

布爾什維克眼看孟什維克造成分裂的危險，就採取辦法來約束分裂派，動員各個地方組織去

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出版自己定名爲『前進』的機關報。

這樣，在俄國第一次革命前夜，在已開始了的日俄戰爭時期，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就表現成爲兩個彼此隔絕的政治集團。

第三章　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在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

（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七年時期）

（一）日俄戰爭。俄國革命運動的繼續高漲。彼得堡城裏的罷工。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工人在冬宮前舉行的示威。示威羣衆遭受槍殺。革命的開始。

從十九世紀末葉起，各帝國主義國家開始了加緊奪取太平洋上統治權、瓜分中國的鬥爭。沙皇俄國也參加了這個鬥爭。一九〇〇年，沙皇軍隊協同日德英法等國軍隊用空前殘暴的手段鎮壓了中國人民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者的起義。在此以前，沙皇政府已强迫中國把遼東半島連同旅順口要塞割讓給俄國。俄國取得了在中國境內建築鐵路的權利。俄國在北滿建築了中東鐵路，並爲保護該路而調兵入境。北滿被沙皇俄國用武力佔領了。沙皇政府底勢力已伸展到高麗。俄國資產

階級已擬定在滿洲成立『黃俄羅斯』的計劃。

沙皇政府在遠東方面進行侵略的時候，却碰到了另一個强盜日本；當時日本已很迅速地變成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也企圖在亞洲大陸施行侵略，首先是侵佔中國領土。日本也如沙皇俄國一樣力圖把高麗和滿洲據爲己有。日本當時已夢想佔領庫頁島和遠東區。英國害怕沙皇俄國勢力在遠東加强，所以暗中援助日本。日俄戰爭逼近了。尋找新市場的大資產階級和最反動的地主階層，推動沙皇政府去進行這次戰爭。

日本不待沙皇政府宣戰而先行開始了戰爭。日本在俄國境內佈設有精密的偵探網，所以宅知道宅在這個戰爭中的敵人將是沒有準備的。一九〇四年一月，日本用不宣而戰的手段突然向俄軍要塞旅順口實行襲擊，並使停泊在旅順口的俄國艦隊受到嚴重的損失。

日俄戰爭從此開始了。

沙皇政府本來打算這次戰爭能幫助宅鞏固其政治狀況，幫助宅阻止革命。但是宅失算了。戰爭更加動搖了沙皇制度。

武裝惡劣，訓練不良，由一些庸碌無能而貪污腐敗的將軍所領導的俄國軍隊，遭受着接二連三的失敗。

資本家、官吏和將軍們在戰爭中大發橫財。盜竊之風盛行一時。軍隊的供給很壞。正當缺乏砲彈的時候，而軍隊所領到的却是一車箱一車箱的神像，好像是在故意譏笑他們一樣。兵士們沉痛地說：『日本人用砲彈打我們，而我們却用神像打他們』。專車不是用去運送傷兵，而是用去運輸沙皇將軍擄得的財物。

日軍包圍了旅順口要塞，接着便把宅佔領了。沙俄軍隊遭到多次失敗之後，就在瀋陽附近被擊潰下去。沙俄三十萬大軍在這次會戰中死傷和被俘人數，計達十二萬之多。接着，沙俄從波羅的海派去解旅順口之圍的艦隊，也在對馬海峽全被擊破和消滅了。在對馬海峽遭到的失敗實等於全盤覆滅：沙皇派去的二十艘軍艦中被擊沉和消滅的有十三艘，被俘的有四艘。戰爭結果是沙俄遭到了完全的失敗。

沙皇政府不得不與日本締結可恥的和約。日本佔領了高麗，從俄國手中奪得了旅順口和半個庫頁島。

民衆不願意這次戰爭，並認識到這次戰爭對俄國的害處。爲了沙皇俄國的落後，人民支付了重大的代價。

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對這次戰爭採取了不同的態度。

孟什維克包括托洛茨基在內墮落到護國主義，即主張保護沙皇、地主和資本家『祖國』的立場上去。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却與此相反，認爲沙皇政府在這次掠奪戰爭中失敗是有益處的，因爲它會削弱沙皇制度而加强革命。

沙皇軍隊失敗的事實向廣大民衆揭示了沙皇制度底腐敗性。民衆仇視沙皇制度的義憤與日俱增了。旅順口的陷落是專制制度陷落的開始，——列寧這樣寫道。

沙皇本想用戰爭來撲滅革命，但他所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結果。日俄戰爭加速了革命。

沙皇俄國的資本主義壓迫，因有沙皇制度壓迫而變本加厲。工人不僅感到資本主義剝削和苦役勞動的痛苦，而且感到全體人民沒有權利的痛苦。因此，覺悟的工人力求領導城鄉一切民主分子反沙皇制度的革命運動。農民因缺乏土地，因受許多農奴制度殘餘的束縛而呻吟喘息，遭受着地主和富農的盤剝。沙俄境內各族人民受着雙重壓迫：一方面受到本族地主資本家的壓迫，另方面受到俄羅斯地主資本家的壓迫。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間的經濟危機已經加深了勞動羣衆的困苦，而戰爭又使其更加尖銳了。戰爭中的失敗使民衆憎恨沙皇制度的心理更加厲害起來。人民底忍耐已經臨到極限了。

由此可見，引起革命的原因是綽有餘裕的。

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在巴庫布爾什維克委員會領導下舉行了組織得很好的巴庫工人大罷工，結果是工人獲得勝利，工人和煤油廠主訂立了俄國工人運動史上第一個集體合同。巴庫罷工成了南高加索及俄國許多區域革命運動高漲底開端。

『巴庫罷工是全俄一二兩月光榮發動底信號。』（斯大林語）

這次罷工好像是大革命風暴將臨時的雷前閃電。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公曆二十二日）的彼得堡事件，就是革命風暴的開始。

一九〇五年一月三日，彼得堡最大的普梯洛夫工廠（即現在的基洛夫工廠）中的工人開始舉行罷工。這次罷工的開始是因爲工廠內開除了四個工人。普梯洛夫工廠中的罷工迅速擴大起來，彼得堡其他各工廠也相繼加入。罷工變成爲總罷工了。運動洶湧地增長起來。沙皇政府決定在運動開始時便把它撲滅下去。

早在一九〇四年間，即普梯洛夫工廠罷工以前，警察機關已利用奸細加邦牧師在工人中間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即所謂『俄羅斯工廠工人大會』。這個組織在彼得堡各區都設有自己的分會。當罷工開始時，加邦牧師在他這個『大會』會議上提出了一個挑釁的計劃：讓全體工人在一月九

日集合起來，舉着教堂旗旛和沙皇像片，和平列隊前往冬宮向沙皇呈遞陳述本身疾苦的請願書。他說，沙皇一定會出來接見人民，傾聽和滿足人民底要求。加邦出來爲沙皇暗探局賣力，引起槍殺工人的慘劇，把工人運動淹沒於血泊中。但這種警察式的計劃，結果却反轉過來反對沙皇政府了。

請願書是在各工人會議上討論過，並加進了些變更和修改。布爾什維克也在這些工人會議上講過話，不過他們沒有公開說明自己是布爾什維克。由於他們的影響，在請願書上加進了言論出版自由，工會自由，召集立憲會議來改變俄國國家制度，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教會與國家分離，停止戰爭，規定八小時工作制，土地歸農民等要求。

布爾什維克在這些會議上發言時，向工人指明說，自由决不是可以用向沙皇請願的方法獲得，而是要拿起武器去奪取的。布爾什維克警告過工人，說工人會受到槍擊，但他們沒能阻止住羣衆往冬宮請願的遊行，有很大一部分工人還相信沙皇會幫助他們。羣衆被强有力的運動所籠罩了。

彼得堡工人在請願書上寫道：

『我們，彼得堡城裏的工人，偕同我們的妻室兒女和老弱父母，特來向皇上請求公道和保護。我們生活

困苦，備受壓迫，被迫担負苦重不堪的勞動，受着欺壓侮辱和非人的待遇……。我們已再三忍耐，但是我們日甚一日地被推入貧困、無權和愚昧的深淵中去，專橫暴政壓制着我們：我們再不能忍耐下去了。我們已經活到了可怕的時刻，我們寧死也不願繼續忍受這種難堪的痛苦。』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清晨，工人們向着當時沙皇所在的冬宮前進。工人們帶着全家眷屬——妻子兒女和老弱父母——去見沙皇；他們手無寸鐵，只是抬着沙皇像片，舉着教堂旗旛，唱着禱告歌向前走去。街道上總共聚集了十四萬多人。

尼古拉第二並沒有和他們講友愛。他下令槍殺這些手無寸鐵的工人。這一天有一千多工人被沙皇軍隊擊斃，有兩千多工人受傷。彼得堡的街道上染遍工人底鮮血。

布爾什維克是和工人們同去了的。他們中有許多人被打死或被逮捕。布爾什維克當時就在沾滿工人鮮血的街道上向工人解釋誰是這種悽慘暴行底罪人，以及應該怎樣同他作鬥爭。

一月九日從此稱爲『流血星期日』。工人在一月九日受到了血的教訓。工人對沙皇的信仰已在這天受到了槍殺。工人已經明白，只有經過鬥爭才能獲得權利。到九日傍晚時分，各工人區域已在開始建築街壘了。工人們說：『沙皇痛打了我們，我們也只好把他痛打一頓！』

沙皇流血罪行的噩耗馬上傳遍了全國。全體工人階級，全國人民，都充滿着義憤和忿怒。每

一個城市裏的工人都用罷工來抗議沙皇的罪行，並提出本身的政治要求。工人現在已是喊着『打倒專制制度』的口號走上街道了。在一月間，罷工人數達到很大的數字——四十四萬人。一個月內參加罷工的人數超過了過去整整十年的罷工人數。工人運動昇漲到了極大的高度。

俄國革命開始了。

(二) 工人的政治罷工和示威。農民革命運動的增長。『波將金』鐵甲艦上的起義。

一九事變以後，工人底革命鬥爭已具有更加尖銳的政治性質。工人羣衆已開始由經濟罷工和同情罷工轉到政治罷工，轉到遊行示威，在某些地方甚至開始轉到武裝抵抗沙皇軍隊的鬥爭。在彼得堡、莫斯科、華沙、里加和巴庫等有大量工人集中的巨大城市中，罷工進行得特別頑强而很有組織。五金工人在鬥爭着的無產階級前列行進。先進工人隊伍用自己的罷工振作了覺悟程度較低的階層，發動了整個工人階級去作鬥爭。社會民主黨底影響迅速增長了。

五一遊行示威在許多地方引起了羣衆與軍警的衝突。在華沙城內因示威羣衆受到槍擊而死傷

者達數百人之多。工人響應波蘭社會民主黨底號召，用總罷工來抗議華沙慘案。罷工和遊行示威在五月間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全俄各地參加五月罷工的工人共計二十餘萬。巴庫、洛茲、伊萬諾沃·沃茲湟先斯克等城的工人，都捲入了總罷工。罷工工人和示威羣衆同沙皇軍隊衝突的事件日益加多了。在敖得薩、華沙、里加、洛茲及其他許多城市中，都曾發生過這樣的衝突。

在波蘭巨大的工業中心洛茲城內，鬥爭進行得特別激烈。洛茲工人在街道上建築了幾十座街壘，同沙皇軍隊進行了一連三天的巷戰（一九〇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這裏的武裝發動與總罷工匯合起來了。列寧認爲這些戰鬥是俄國工人所進行的第一次武裝發動。

伊萬諾沃·沃茲湟先斯克工人所舉行的罷工，是夏季罷工中特別出色的一次。這次罷工從一九〇五年五月末開始一直堅持到八月初旬止，即幾乎繼續了兩個半月之久。參加罷工的約有七萬工人，其中有許多是婦女。這次罷工是由布爾什維克北方委員會領導的。差不多每天都在城外泰爾克河畔舉行數千工人的集會。在這些工人大會上討論了工人自己的需求。在工人大會上常有布爾什維克出來發言。爲着鎮壓罷工，沙皇當局命令軍隊驅散工人，向工人開槍射擊。有幾十個工人被打死，有數百工人受傷。城內宣佈戒嚴了。但工人還是繼續堅持，拒絕復工。工人和他們的家屬忍饑挨餓，但並不表示屈服。祇是到了極端疲憊的時候，工人才不得已去上工。罷工鬥

爭鍛鍊了工人。工人階級在這次罷工中作出了勇敢、堅持、堅定和同心協力奮鬥的模範。在這次罷工中，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城的工人受到了眞正的政治教育。

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城的工人在這次罷工時建立了工人代表會，宅實際上是俄國最初的工人代表蘇維埃之一。

工人底政治罷工掀動了全國。鄉村也跟着城市發動起來了。從春天起便開始了農民的騷動。一羣一羣的農民起來反對地主，毀壞他們的田莊、糖廠和酒廠，焚燒地主樓房和莊院。許多地方的農民奪取過地主的土地，大批砍伐過地主的森林，要求把地主土地轉交給人民。農民把地主的麥子和其他各種糧食奪來分給饑民。地主們驚惶萬分，不得不逃往城市。沙皇政府調遣兵士和哥薩克去鎭壓農民起義。軍隊開槍射擊農民，逮捕『禍首』，拷打和折磨他們。但農民並不停止鬥爭。

農民運動在俄國中部，在窩爾加河流域以及南高加索一帶，特別是在格魯吉亞方面，日益廣闊地開展起來了。

社會民主黨人愈益深入農村。黨中央發出了告農民的宣言：農民們，請聽我們說。特維爾、薩拉托夫、坡爾塔瓦、契爾尼郭夫、葉加特林諾斯拉夫、梯弗里斯及其他許多州區的社會民

『主黨委員會都發表過告農民的宣言。社會民主黨人在鄉村中召集大會，成立農民小組，建立農民委員會。一九〇五年夏天，有許多地方發生過社會民主黨人所組織的農業工人罷工。

但這還只是農民鬥爭底開始。當時農民運動還只普及到八十五縣，即約近沙俄歐洲部分總縣數七分之一。

工農運動的發展以及俄國軍隊在對日戰爭中所遭受的多次失敗，使軍隊受到了影響。沙皇制度所倚靠的這個支柱動搖了。

一九〇五年六月，在黑海艦隊『波將金』鐵甲艦上爆發了起義。這艘鐵甲艦當時停泊在離敖得薩不遠的地方，而敖得薩城內正發生着工人總罷工。起義的水兵將他們最仇恨的軍官們懲辦之後，便把鐵甲艦開到了敖得薩。『波將金』鐵甲艦轉到革命方面來了。

列寧對於這次起義極爲重視。他認爲布爾什維克必須領導這一運動，使其能與工農羣衆及地方駐軍的運動匯合起來。

沙皇派了一批軍艦去鎮壓『波將金』艦，但這些軍艦上的水兵却拒絕對自己的起義同志們開砲。幾天之內，在『波將金』鐵甲艦上飄揚着革命的紅旗。但布爾什維克黨在一九〇五年，還不是像後來一九一七年那樣是領導運動的唯一政黨。當時在『波將金』艦上有許多孟什維克，社

會革命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因此，雖有個別社會民主黨人參加了起義，但起義還是沒有受到正確和充分諳練的領導。有一部分水兵在決定的關頭表現了動搖。黑海艦隊中的其他軍艦沒有來響應這艘起義的鐵甲艦。革命的鐵甲艦因爲缺乏煤炭和糧食，不得不開到羅馬尼亞岸邊去向羅馬尼亞當局投降。

『波將金』鐵甲艦上的水兵起義，結果是失敗了。後來落入沙皇政府毒手的水兵被交付法庭審判，一部分被處死刑，一部分被流放到苦工處去了。但起義這一事實本身却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波將金』鐵甲艦上的起義是海陸軍中的第一次羣衆革命發動，是一大隊沙皇軍力第一次轉到革命方面來的事件。這次起義使工人和農民，特別是海陸軍兵士羣衆自身更加認識、更加瞭解海陸軍必須與工人階級聯合，必須與人民聯合的思想。

工人進到羣衆政治罷工和遊行示威，農民運動的加强，人民與軍警的武裝衝突，以及黑海艦隊中的起義，——這一切都證明人民武裝起義底條件正在成熟。這種情形使自由資產階級不得不認眞動作起來。宅害怕革命，同時却又拿革命去恐嚇沙皇。宅極力想同沙皇妥協來反對革命，同時又『爲人民』要求些小小的改良來『安慰』人民，分裂革命勢力，藉以防止『革命慘象』。自由派的地主們說道，『必須割點土地給農民，不然他們就會割死我們的』。自由資產階級準備去與

沙皇分掌政權。當時，列寧論到工人階級底策略與自由資產階級底策略時寫道：『無產階級進行鬥爭，資產階級竊取政權』。

沙皇政府繼續用兇殘手段鎮壓工農，但宅不能不明白，單用壓迫手段是對付不了革命的。因此，宅除了壓迫手段外，還採取隨風轉舵的政策。一方面，宅用自己的奸細去唆使俄國各族人民互相摧殘，造成蹂躪猶太人的事件，挑撥阿爾明尼亞人和韃靼人互相殘殺。另方面，宅又答應召集縉紳會議〔一二〕或國家杜馬〔一三〕一類的『代表機關』，並委託大臣布里根擬定一種不讓杜馬擁有立法權力的杜馬草案。所有這些辦法的採用，都是爲了拆散革命勢力，使人民中間溫和階層脫離革命。

布爾什維克宣佈抵制布里根杜馬，以期打破這套嘲弄人民代表機關的把戲。

反之，孟什維克却決定不去打破召集杜馬的計劃，而且認爲必須去參加這個杜馬。

（三）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在策略問題上的分歧。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列寧所著『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馬克思主義政黨底策略基礎。

革命把社會上各個階級都發動起來了。革命在國內政治生活中所引起的轉變，推動它們離開舊日的慣常地位，使其不得不重新佈置自己的力量來適應新的環境。每個階級，每個政黨，都在努力製定自己的策略，自己的行動路線，自己對其他階級的態度，自己對政府的態度。甚至沙皇政府也不得不定出一種新的，在它看來迥非尋常的策略，即答應召集所謂布里根杜馬的『代表機關』。

社會民主黨也必須定出自己的策略。其所以必須這樣作，是因爲當時有日益增長的革命高潮，是因爲當時在無產階級面前擺着有急待解決的實際問題：組織武裝起義，推翻沙皇政府，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社會民主黨應否參加這個政府，對農民態度怎樣，對自由資產階級態度怎樣等等問題。社會民主黨必須定出一個統一而周密的馬克思主義策略。

但是由於孟什維克底機會主義立場和分裂行動，俄國社會民主黨當時已經分裂成爲兩個政團。雖然當時的分裂還不能認爲是完全的分裂，雖然這兩個政團形式上還不是兩個彼此獨立的政黨，但事實上宅們當時却很像是兩個不同的黨，各有自己的中央，各有自己的機關報。

當時孟什維克除了他們和黨內大多數在組織問題上的舊分歧之外，還加上了一些關於策略問題的新分歧，於是就使分裂更其加深了。

由於沒有統一的黨，結果也就沒有統一的黨的策略。

如果立刻來召集當前一屆，即第三屆黨代表大會，藉以規定統一的策略並責成少數誠懇執行大會決議，服從大會多數底決定，那也許可以找到擺脫當時狀況的出路。布爾什維克當時向孟什維克建議的正是這樣的出路。但孟什維克根本就不願聽到第三次代表大會一語。布爾什維克認爲使黨繼續缺乏黨所批准而爲全體黨員所必須執行的策略是一種罪惡，於是就決定來担負起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的發起責任。

所有的黨組織，不論是布爾什維克的或孟什維克的，都被邀請參加代表大會。但孟什維克却拒絕參加第三次代表大會，而決定召集自己的代表大會。他們把自己的代表大會叫作代表會議，因爲他們所有的代表人數很少；但實際上這是個代表大會，即孟什維克底黨代表大會，因爲這次

會議底決定是全體孟什維克所必須執行的。

一九〇五年四月，在倫敦召集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大會的有二十四個代表，代表着二十個布爾什維克委員會。全黨所有一切大的組織，都派有代表參加。

代表大會認定孟什維克是『黨內已經分裂出去的部分』而加以申斥之後，就進而討論規定本黨策略的問題。

當時與代表大會並排舉行的，是在日內瓦召集的孟什維克代表會議。

『兩個代表大會——兩個政黨』，——列寧這樣評斷了當時的情形。

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雙方所討論的實際上同樣是關於策略的問題，但雙方對於這些問題却通過了完全相反的決議。從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各自通過的這兩個不同的決議中，可以看出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和孟什維克代表會議彼此間、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彼此間存在有如何深刻的策略分歧。

以下就是這些分歧底基本要點。

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底策略路線。代表大會認爲雖然目前發生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雖然宅在目前不能越出資本主義所容許的範圍，但首先願意這個革命完全勝利的却是無產階

級，因爲這個革命勝利使無產階級有可能組織起來，在政治上提高自己的地位，獲得政治上領導勞動羣衆的經驗和技能，並從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

只有農民才能擁護無產階級這種預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全勝利的策略，因爲農民沒有革命底完全勝利，就不能推翻地主而獲得地主的土地。因此，農民是無產階級底天然同盟者。

自由資產階級不願這個革命完全勝利，因爲宅需要沙皇政權來作對付宅所最害怕的工農羣衆的皮鞭，所以宅會努力保存沙皇政權，只是想把沙皇政府權力稍微限制一下。因此，自由資產階級將設法在立憲君主制度基礎上用同沙皇妥協的辦法來結束革命。

只有由無產階級來領導革命，只有身爲革命領袖的無產階級能保證其與農民的聯盟，只有使自由資產階級陷於孤立，只有由社會民主黨來積極參加組織反沙皇制度的人民起義事業，只有因起義勝利的結果而成立能於剷除反革命根蒂並召集全民立憲會議的臨時革命政府，只有社會民主黨不拒絕在順利條件下參加這個臨時革命政府而把革命進行到底，革命才能獲得勝利。

孟什維克代表會議底策略路線。因爲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所以祇有自由資產階級才能做革命底領袖。無產階級不應與農民接近，而應與自由資產階級接近。這裏主要的是不要用自己的革命行動嚇退自由資產階級，不要給自由資產階級以退出革命的口實，因爲自由資產階級退出

革命時，革命就會削弱下去的。

也許起義會獲得勝利，但社會民主黨在起義勝利後却應當隱退，以免嚇退自由資產階級。也許由於起義的結果會成立臨時革命政府，但社會民主黨絕對不應參加這個臨時革命政府，因爲這個政府不會是社會主義性的政府，而主要的是因爲社會民主黨參加這個政府和採用革命行動可以嚇退自由資產階級，這樣便會破壞革命。

從革命底前途方面着想，最好是召集縉紳會議或國家杜馬一類的代表機關，工人階級可以從外面逼迫這個代表機關，以便把它變成立憲會議，或推動它去召集立憲會議。

無產階級有其純粹是工人的特殊利益，所以它應該去管自己的這種利益，而不應妄想充當資產階級革命底領袖，因爲這個革命是一般政治的革命，所以它有關於一切階級而不僅有關於無產階級。

簡括說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兩派底兩個策略，就是如此。

列寧在其有歷史意義的著作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中，對孟什維克策略給了一個典型的批評，同時又給布爾什維克策略作了一個天才的論證。

這本書出版於一九〇五年七月，即第三次黨代表大會閉會後兩個月。照書名來看，也許會覺

得列寧在這本書中祇講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底策略問題，並且只是指俄國孟什維克而言。其實他批評孟什維克策略時，同時也就揭露了國際機會主義底策略；他論證馬克思主義者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策略並區分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時，同時也就規定了從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策略底基礎。

以下便是列寧在他所著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中所發揮的基本策略原理。

（一）始終貫澈於列寧這本書中的基本策略原理，就是認爲無產階級能够而且應當做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領袖，能够而且應當做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領導者的思想。

列寧承認這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因爲正如他所說那樣，這個革命『不能直接越出民主革命底範圍』。但他認爲這個革命不是上層的革命，而是使全體人民、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動作起來的人民革命。因此，列寧認爲孟什維克企圖減少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無產階級的意義，企圖降低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的作用，想使無產階級脫離這個革命，就是叛賣無產階級底利益。

『馬克思主義教導無產者，——列寧寫道，——並不是要他避開資產階級革命，不是要他不關心資產階級革命，不是要他把革命中的領導權讓給資產階級，而是要他最努力地參加，最堅決地爲澈底無產階級民主制，爲澈底完成革命而奮鬥。』（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五八頁）〔二四〕

『我們不應當忘記，——列寧往下又寫道，——現在除了完全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度……外，便沒有，而且不會有其他可以加速社會主義到來的手段。』（同上，第一〇四頁）〔二五〕

列寧預察到革命可能有兩種結局：

（一）或者結局是澈底戰勝沙皇制度，推翻沙皇制度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二）或者是在力量不够的時候，結局就會是沙皇與資產階級犧牲人民利益而實行的妥協，就會是一種殘缺不全的憲制，甚至多半是一種譏諷憲制的把戲。

無產階級願意達到最好的結局，即澈底戰勝沙皇制度。但這種結局只有在無產階級成爲革命底領袖和領導者時才能實現。

『革命底結局，——列寧寫道，——將依工人階級究竟是會成爲資產階級底一個在攻擊專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軟弱無力的助手，抑或是會成爲人民革命底領導者這一點來決定。』（同上，第三二頁）〔二六〕

列寧認爲無產階級完全可能避免替資產階級當助手的命運，而成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領導者。據列寧底意見，這種可能有如下述。

第一，『無產階級按其地位是最先進和唯一澈底革命的階級，所以宅負有在俄國全面民主革

命運動中起領導作用的使命』（同上，第七五頁）〔二七〕。

第二，無產階級有其不依賴資產階級而獨立的政黨，這個政黨使它能團結成爲『統一和獨立的政治力量』（同上，第七五頁）〔二八〕。

第三，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更願意使革命獲得澈底勝利，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來，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無產階級，比對於資產階級更加有利』（同上，第五七頁）〔二九〕。

『資產階級是利於——列寧寫道，——倚靠某些舊制殘餘，例如君主制度、常備軍等等，來反對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是利於要資產階級革命不過分堅決掃除一切舊制殘餘，而留下其中某些殘餘，即是要這個革命成爲不完全澈底，不進行到底，不堅決無情的……資產階級是利於要資產階級民主發展方面必需的種種改革辦法實現得緩慢些，漸進些，多所顧忌和不堅決些，經過改良而不是經過革命……要這些改革儘量少去發展小百姓，即農民和特別是工人所具有的革命自動性、主動性和毅力，否則工人就會更容易如法國人所說「把槍枝從右肩移到左肩」，即是更容易用資產階級革命所供給他們的武器，用這個革命所給予他們的自由，用掃除了農奴制度的基地上所產生的那些民主機關，掉轉去反對資產階級本身。反之，工人階級是利於要在資產階級民主方面必需的種種改革辦法恰恰不是經過改良主義道路，而是經過革命道路來實現，因爲改良主義道路是一種遷延遲緩而使人民機體中腐爛部分消亡過程緩慢得引起萬般痛苦的道路。在這些部分腐爛過程中最感受痛苦的，首先是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道路，是迅速開刀，直接割去腐爛部分而使無產階級最少受到痛

苦的道路，是對君主制度以及與君主制度相適應的卑汚齷齪、腐敗不堪和臭氣熏騰的機關，最少讓步，最少顧忌的道路。』（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五七至五八頁）〔三〇〕

『因此，——列寧往下又寫道，——無產階級也就站在最前列爲共和制度而鬥爭，它輕蔑地拒絕它所鄙視的那些勸它不要嚇退資產階級的愚蠢意見。』（同上，第九四頁）〔三一〕

爲要把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可能變爲現實，爲要使無產階級在事實上成爲資產階級革命底領袖和領導者，列寧認爲至少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就是要無產階級有一個願意澈底戰勝沙皇制度而且自願接受無產階級領導的同盟者。這是領導思想本身所要求的，因爲領導者沒有被領導者，就不成其爲領導者；領袖沒有被率領者，就不成其爲領袖。列寧認爲農民就是這樣的同盟者。

第二，就是要把那與無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並希圖由自己來充當革命唯一領導者的階級逐出領導舞台，並使其陷於孤立。這也是領導思想本身所要求的，因爲這種思想根本不容有兩個革命領導者存在。列寧認爲自由資產階級就是這樣的階級。

『只有無產階級，——列寧寫道，——才能成爲爲民主制澈底奮鬥的戰士。只有在農民羣衆加入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條件下，無產階級才能成爲在爲民主制奮鬥中獲得勝利的戰士。』（同上，第六五頁）〔三二〕

往下又說：

『農民除包含有很多半無產者分子外，同時又包含有小資產階級分子。所以它也不穩定，而使無產階級必須團結成爲一個階級性十分嚴格的黨。但農民底不穩定性與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根本不同，因爲現在農民與其說是需要絕對保存私有制，不如說是需要奪取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農民雖不會因此而成爲社會主義者，雖不會因此而停止其爲小資產階級，但它能成爲完全和最急進擁護民主革命的力量。只要啓發農民的革命事變進程不會因資產階級叛變和無產階級失敗而中斷得太早，那末農民就必然會成爲這樣擁護民主革命的力量。在上述的條件下，農民必然會成爲革命與共和國底堡壘，因爲只有獲得了完全勝利的革命，才能使農民獲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農民獲得他們所想有，他們所希望而且是他們所眞正必需的一切。』（同上，第九四頁）〔三三〕

列寧駁斥了孟什維克所提出的反對意見，即以爲布爾什維克這樣一種策略『就會迫使資產階級退出革命事業，因而減弱革命發展規模』的意見，並把這種反對意見估計爲『叛賣革命的策略』，『變無產階級爲各資產階級可憐走卒的策略』。列寧當時寫道：

『誰眞正瞭解農民在勝利俄國革命中的作用，就不會說革命底發展規模將因資產階級退出而減弱。因爲在事實上，祇有當資產階級退出，而農民羣衆以積極革命者資格來同無產階級一起奮鬥時，俄國革命底眞正

廣大發展規模才會開始起來，祇有那時，才會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可能的那種眞正儘量廣大的革命發展規模。我們的民主革命要一貫進行到底，就應當倚靠於能把資產階級必不可免的不澈底性麻痺起來，即恰巧是能做到「迫使它退出去」的力量。』（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五至九六頁）〔三四〕

列寧在他所著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中所發揮的認定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革命底領袖這一基本策略原理，認定無產階級應該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實現領導權（領導作用）的這一基本策略原理，就是如此。

這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策略問題的新方針，而與從前在馬克思主義者武庫中存在過的策略方針根本不同。從前，例如西歐各國資產階級革命中的領導作用始終是落在資產階級手中，無產階級不管有意無意，總是充當了資產階級底助手，而農民則始終是充當了資產階級底後備軍。馬克思主義者當時認爲這樣的情形多少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們同時又聲明說，無產階級在這種情形下應當儘可能堅持其最近的階級要求，並應當有其本身的政黨。現在，在新的歷史環境中，照列寧底方針說來，情形已經改變成這樣，就是無產階級已成爲資產階級革命底領導力量，資產階級已被排出於革命領導之外，而農民則已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軍。

有人說普列漢諾夫『也曾主張』無產階級領導權，但這是一種誤會。是的，普列漢諾夫確實

向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獻過媚眼，而且不嫌在口頭上予以承認，但事實上他却根本反對這個思想。無產階級領導權底意義就是無產階級在實行工農聯盟這一政策的條件下，在實行孤立自由資產階級這一政策的條件下實現其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領導作用，但大家知道，普列漢諾夫反對孤立自由資產階級的政策，主張與自由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反對工農聯盟的政策。其實，普列漢諾夫底策略方針是孟什維克否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方針。

（二）列寧認爲勝利的人民武裝起義，是推翻沙皇制度和爭取民主共和制度的最重要的手段。列寧與孟什維克相反，他認爲『全面的民主革命運動已使武裝起義成爲必要了』，認爲『組織無產階級去舉行起義』已成爲『黨在目前的主要和必要的迫切任務之一』，並認爲必須『極力設法武裝無產階級和保證直接領導起義的可能』（同上，第七五頁）〔三五〕。

爲要引導羣衆去實行起義，並使起義本身成爲全民的起義，列寧認爲必須提出這樣一種口號，必須向羣衆發出這樣一種號召，實現這種口號和號召就能儘量發揚羣衆革命自動性，就能組織他們去實行起義，就能瓦解沙皇制度底政權機關。列寧認爲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對策略問題的決議就是這樣的口號，而他所著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就是爲擁護這些決議而作的。

他認爲這樣的口號是如下述：

（一）採用『羣衆政治罷工，因爲這種罷工在起義開始時和在起義進程中，都能有重要的意義』（同上，第七五頁）〔三六〕；

（二）組織『立刻用革命手段來實現八小時工作制以及工人階級其他的迫切要求』（同上，第四七頁）〔三七〕；

（三）『立刻組織革命農民委員會』，以便用革命手段『來實行一切民主改革』，一直到沒收地主土地爲止（列寧全集，第八卷，第八八頁）〔三八〕；

（四）武裝工人。

這裏特別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兩點：

第一，就是用革命手段在城市中實現八小時工作制和在鄉村中實現民主改革的策略，這種實現就是既不顧及政府，也不顧及法律，而是藐視政府和法律，打破現行法律並用無所顧忌的手段自動建立新秩序。這是新的策略的手段，採用這種手段就能麻痺沙皇制度底政權機關，並發揚羣衆底積極性和自動創造精神。在這一策略基礎上也就成長了城市中的革命罷工委員會和鄉村中的革命農民委員會，前者後來發展成了工人代表蘇維埃，後者發展成了農民代表蘇維埃。

第二，就是採用羣衆政治罷工，採用總政治罷工，這種罷工後來在革命進程中對於羣衆的革命動員發生了頭等重要的作用。這是無產階級手中很重要的新的武器，這種武器是從前在馬克思主義政黨實踐中未曾有過，而後來則爲大家公認了的。

列寧認爲人民起義獲得勝利時，就要成立臨時革命政府來代替沙皇政府。臨時革命政府底任務是要鞏固革命底成果，鎮壓反革命底反抗，並實現我國社會民主工黨底最低限度綱領。列寧認爲不實現這些任務，便無法澈底戰勝沙皇制度。但爲要實現這些任務並澈底戰勝沙皇制度，則臨時革命政府就不應該是一個平常的政府，而應該是獲得了勝利的兩個階級，即工人和農民專政的政府，應該是工農革命專政。列寧依據馬克思說『在革命後，任何一種臨時國家制度都要有專政，並且是要有堅强果敢的專政』這一著名原理而得出結論說，臨時革命政府要想保證澈底戰勝沙皇制度，就不能不是工農專政。

『革命澈底戰勝沙皇制度，——列寧寫道，——就是實現工農革命民主專政……這樣的勝利也就會是專政，就是說，它必不可免地要憑藉於軍事力量，憑藉於羣衆武裝，憑藉於起義，而不是憑藉於某種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來的機關。這只能是專政，因爲實現爲無產階級與農民所立刻需要和一定需要的改革，定會引起地主、大資產者以及沙皇制度方面的拚命反抗。沒有專政，就無法打破這種反抗，就無法

擊潰反革命企圖。但這當然不會是社會主義的專政，而會是民主主義的專政。它不能（如果不經過革命發展中的許多中間階段的話）觸動資本主義底基礎。它至多也只能實行利於農民的根本重分土地的辦法；實行澈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義，直到共和制度爲止；把一切亞洲式的、盤剝式的特徵，不僅從鄉村生活中，而且從工廠生活中連根剷去；奠定認眞改善工人生活狀況，提高其生活水準的基礎；最後——是按先後次序來講，而不是按重要性來講——把革命火焰延燒到歐洲去。這樣的勝利還絲毫不會把我國資產階級革命變爲社會主義的革命；民主的變革不會直接越出資產階級社會經濟關係的範圍；但這樣一種勝利，無論對俄國或全世界將來的發展，都會有極大的意義。除了已在俄國開始的革命底這種澈底勝利而外，再沒有什麼東西能把全世界無產階級底革命毅力提得這樣高，能把達到全世界無產階級完全勝利的道路縮得這樣短了。』（同上，第六二至六三頁）〔三九〕

至於社會民主黨究應怎樣對待臨時革命政府以及社會民主黨可否參加這個政府，那末列寧完全堅持着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對於這個問題的決議，其中說道：

『依實力對比關係以及其他不可預先確切判定的因素爲轉移，我黨代表可以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以便無情打破一切反革命企圖，而捍衞工人階級底獨立利益；這樣來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必要條件，就是黨對於自己的代表施行嚴格的監督，並堅決不移地保存社會民主黨底獨立性，因爲社會民主黨力求實現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對一切資產階級政黨都取毫不調和的敵視態度；無論社會民主黨是否有可能參加臨時革命政

府，都得在極廣大無產階級羣衆中間進行宣傳，使其瞭解，社會民主黨所領導的武裝無產階級爲保護、鞏固和擴大革命勝利起見，必須經常逼迫臨時政府。』（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三七頁）〔四〇〕

孟什維克反駁道，因爲臨時政府畢竟是資產階級的政府，所以社會民主黨人如果不願意重犯法國社會黨人米勒蘭參加法國資產階級政府的那種錯誤，就不能去參加這樣的政府。列寧反駁這種意見時說道，孟什維克在這裏混淆了兩件不同的事情，於是就暴露自己沒有能力去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看待問題：當時法國所講的是社會黨人在國內缺乏革命形勢的條件下參加反動資產階級政府，所以當時社會黨人不應該去參加這樣的政府，而現在我國所講的却是社會黨人在革命劇烈高漲的條件下參加爭取革命勝利的革命資產階級政府，所以現在社會民主黨人可以，並且在順利條件下應該去參加這樣的政府，以便不僅是『從下面』、從外面，而且是『從上面』、從政府內部去打擊反革命。

（三）列寧在力主爭取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和成立民主共和制度時，並沒想要停留在民主階段上，並沒想把革命運動底發展規模局限於完成資產階級民主任務的範圍內。恰巧相反，列寧認爲民主任務一完成，無產階級及其他被剝削羣衆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馬上就會開始。列寧知道這點，所以他認爲社會民主黨必須極力設法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開始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列寧

所以需要工農專政，並不是要在革命戰勝沙皇制度以後便把革命結束，而是要儘量延長革命狀態，澈底消滅反革命殘餘，把革命火焰延燒到歐洲去，並在這個時候讓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啓發起來，組織成爲一支偉大的軍隊，然後就開始逕直進到社會主義革命。

講到資產階級革命底發展規模，以及馬克思主義政黨應賦予這個發展規模以怎樣的性質時，列寧寫道：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强力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並麻痺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强力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並麻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這就是無產階級底任務，而新火星派（指孟什維克而言。——編者）在其一切關於革命發展規模的議論和決議中，却把這些任務看得狹隘到極點了。』（同上，第九六頁）〔四一〕

往下又說：

『領導全體人民，特別是領導農民來爲完全自由、爲澈底民主革命、爲共和制度而奮鬥！領導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來爲社會主義而奮鬥！革命無產階級底政策，事實上就應當是如此；工人黨在革命時期中應當用以貫澈和決定每個策略手段和每一實際步驟的階級口號，就是如此。』（同上，第一〇五頁）〔四二〕

爲了不致留下任何曖昧不明的地方，列寧在兩個策略一書出版以後兩個月的時候，又在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一文中解釋道：

『我們將立刻由民主革命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恰巧是依照我們的力量爲標準，依照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底力量爲標準，開始渡過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停頓的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廢。』（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一八六頁）〔四三〕

這是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相互關係問題上的新方針，這是認爲到資產階級革命終結時就要在無產階級周圍重新配置力量以便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理論，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

在規定這個新方針的時候，列寧所倚據的是：第一，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致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中所提出的不停頓革命的著名原理；第二，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致恩格斯的信上所說的認定必須把農民革命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配合起來的著名思想。馬克思在這封信上說道：『德國全部事情，都將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種再版農民戰爭來協助無產階級革命爲轉移』。但馬克思底這些英明思想，後來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作中沒有得到發揮，而第二國際方面的理論家又極力把它們埋葬起來，付諸遺忘了。於是就有一個任務落到了列寧肩上，就是要叫這些被人忘掉了的

馬克思原理重見天日，並將其完全恢復過來。但列寧恢復這些馬克思原理時，並沒有局限於——並且也不能局限於——把它們簡單重複一下，而是把它們繼續發展，改造成了一個嚴整的社會主義革命論，而加進了社會主義革命必不可少的新的成份，即認爲無產階級與城鄉半無產者分子聯盟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底條件這一原理。

這個方針粉碎了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人所持的策略立場，他們認爲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農民羣衆包括貧農羣衆在內一定會離開革命，因此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就會有一個長久的停頓時期，延長到五十年至一百年，也許更久的『沉靜』時期到來，那時無產階級將『和平地』受着剝削，而資產階級則會『合法地』賺得金錢，一直繼續到新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到來時爲止。

這是新的社會主義革命論，認定社會主義革命不會是由孤獨無援的無產階級反對全部資產階級來實現，而是由身爲領導者，擁有半無產者民衆，即千百萬『被剝削勞動羣衆』爲同盟者的無產階級來實現。

依照這個理論，無產階級與農民結成聯盟的條件下所實現的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領導權，應當轉變爲無產階級與其餘被剝削勞動羣衆結成聯盟的條件下所實現的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領導權；而工農民主專政則應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政準備基礎。

這個理論推翻了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人所持的那種流行理論，他們否認城鄉半無產者羣衆有革命能力，他們的出發點是認定『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外，我國再沒有什麼可爲反政府運動或革命運動所依持的社會力量』（這是普列漢諾夫所說的一段足以代表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人觀點的言論）。

西歐社會民主黨人認爲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是單獨去反對全體資產階級，是沒有同盟者而單獨去反對一切非無產者階級和階層。他們不願意顧到一件事實，就是資本不僅剝削着無產階級，而且剝削着千百萬城鄉半無產者羣衆，這些羣衆備受資本主義壓迫，所以能够成爲無產階級在爭取把社會從資本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的鬥爭中的同盟者。因此，西歐社會民主黨人認爲歐洲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還沒有成熟，認爲只有等到無產階級因社會經濟繼續發展的結果而在民族中佔大多數，在社會上佔大多數的時候，這種條件才算成熟。

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論，把西歐社會民主黨人這種反無產階級的腐敗方針根本推翻了。

當時在列寧這個理論裏還沒有作出社會主義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獲得勝利的直接結論。但這個理論已包含有一切或幾乎一切早晚作出這種結論所必需的成份。

大家知道，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即經過十年以後，便作出了這樣的結論。

以上就是列寧在其有歷史意義的著作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中所發揮的基本策略原理。

列寧這部著作底歷史意義，首先就在宅從思想方面擊破了孟什維克底小資產階級策略方針，武裝了俄國工人階級去繼續擴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去對沙皇制度舉行新的進攻，並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指出了資產階級革命必定要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明確前途。

但列寧這部著作底意義，還不止於此。宅的莫大的意義就在宅用新的革命論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奠定了我國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用以戰勝資本主義制度的那個布爾什維克黨革命策略底基礎。

(四) 革命更進一步的高漲。一九〇五年十月的全俄政治罷工。沙皇政府的退却。沙皇的宣言。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出現。

一九〇五年秋，革命運動已普及到全國各地。運動洶湧增長起來了。

九月十九日，在莫斯科有印刷工人開始罷工。罷工浪潮泛濫到彼得堡及其他許多城市。在莫斯科本城裏，印刷工人罷工得到了其他生產部門工人底援助，於是就變成了總政治罷工。

十月初，在莫斯科通嘉桑的鐵路上開始舉行罷工。過了一天以後，莫斯科各鐵路樞紐上都實行罷工了。罷工浪潮很快就普及到全國一切鐵路。郵政局和電報局停止了工作。全俄各城市工人舉行着有成千成萬人參加的羣衆大會，並決定停止工作。一個一個的工廠，一個一個的城市和一個一個的區域，都相繼捲入罷工。下級職員、學生、知識分子，如律師、工程師和醫生，也響應了罷工工人。

十月政治罷工擴展成了全俄罷工，幾乎所有一切直至最遙遠區域爲止的區域，幾乎所有一切直至最落後工人階層爲止的工人，都被捲入進來了。單是參加這次總政治罷工的工業工人就有一百萬人左右，此外還有很多鐵路工人和郵電職員等等參加。國內全部生活陷於停頓。政府力量已被麻痺了。

工人階級領導了民衆反對專制制度的鬥爭。

布爾什維克所提出的羣衆政治罷工口號產生了應有的結果。

十月總罷工表示出了無產階級運動底力量和威勢，使駭得魂不附體的沙皇只好頒佈十月十七

日宣言。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宣言上，向人民答應施行『保證公民自由的堅固不移的原則：切實保障個人身體不可侵犯，信仰、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同時又答應召集立法杜馬，吸收人民中一切階級來參加選舉。

這樣，布里根的諮議杜馬便被革命力量掃除了。布爾什維克抵制布里根杜馬的策略原是正確的。

雖然如此，但十月十七日宣言終究是一種欺騙民衆的手段，是沙皇所玩弄的詭計，是沙皇所需要的一種休戰機會，以便麻醉輕信者，贏得時間，聚集力量，然後再向革命實行打擊。沙皇政府口頭上答應給予自由，但實際上却一點切實東西也沒有給出。除了空口允諾之外，工農還沒有從政府手裏得到過絲毫東西。十月二十一日所實行的並不是預期中的政治大赦，而是很少一部分政治犯的赦免。同時，政府爲了拆散人民力量，還組織過許多蹂躪猶太人的流血慘劇，使成千累萬的人犧牲了性命；而宅爲了摧殘革命勢力，又成立了匪幫式的警察性的團體：『俄羅斯人民同盟』和『米哈依爾、阿爾漢格爾同盟』。在這些團體中間起重大作用的是反動地主、商人、牧師和跡近盜匪的流氓分子，所以人民稱之爲『黑幫』。黑幫分子在警察協助下，公開打殺先進工人、革命知識分子和學生，放火焚燒羣衆開會和公民集會的場所，槍殺集會羣衆。沙皇宣言所產

生的結果還不過如此而已。

當時民間流行着這樣評論沙皇宣言的歌謠。

『沙皇大吃驚，頒佈了宣言：

死者得自由，活人進牢監』

布爾什維克向羣衆解釋說，十月十七日宣言是一種陷阱。他們指斥了政府在頒佈宣言後所採取的是一種挑釁的舉動。布爾什維克號召工人武裝起來，準備武裝起義。

工人更加努力來實行成立戰鬥隊了。他們已經明白，用總政治罷工在十月十七日爭得第一個勝利以後，還必須繼續努力，繼續鬥爭，以求推翻沙皇制度。

據列寧估計，十月十七日宣言是實力對比關係暫時處於某種均勢的表現，當時無產階級和農民雖已迫使沙皇發表了一個宣言，但他們還無力推翻沙皇制度，而沙皇制度則已不能單用舊的手段維持統治，所以不得不在口頭上允諾『公民自由』和『立法』杜馬。

當十月政治罷工沸騰的時候，在同沙皇鬥爭的火焰中，工人羣衆底革命創造力造成了新的强大武器，即工人代表蘇維埃。

工人代表蘇維埃是由各工廠代表組成，它是世界上從所未見的工人階級羣衆政治組織。一九

〇五年初次產生的蘇維埃，是一九一七年無產階級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建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權底雛形。蘇維埃是人民藉以表現其創造精神的新的革命的形式。它純粹是由革命民衆打破沙皇制度一切法律和規則而創立起來的。它是奮起反對沙皇制度的廣大民衆自動性底表現。

布爾什維克認定蘇維埃是革命政權底萌芽。他們認爲蘇維埃底力量和意義完全取決於起義底力量和成功。

孟什維克不承認蘇維埃是革命政權底萌芽機關，也不承認它是起義機關。他們把蘇維埃看作是民主化的市政公所一類的地方自治機關。

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三日（公曆二十六日），在彼得堡所有一切工廠裏進行了工人代表蘇維埃的選舉。當天夜間就舉行了蘇維埃第一次會議。隨彼得堡之後，在莫斯科也有工人代表蘇維埃成立。

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是俄國最大工業和革命中心的蘇維埃，是沙皇帝國首都中的蘇維埃，本應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起決定的作用。但它因爲受到惡劣的孟什維克的領導，以致沒有執行自己的任務。大家知道，當時列寧還不在彼得堡，他當時還留在國外。孟什維克利用列寧不在此地而乘機混入了彼得堡蘇維埃，並奪得了其中的領導。在這樣的條件下，也就無怪乎黑魯斯達列

夫、托洛茨基、巴烏斯等孟什維克分子能把彼得堡蘇維埃引上了反對起義政策的道路。他們不僅不設法使兵士來與蘇維埃接近，不僅不設法使兩者聯合起來共同進行鬥爭，反而要求把兵士撤出彼得堡。蘇維埃並沒有把工人武裝起來，並沒有準備他們去實行起義，却竟裹足不前，反對準備起義。

莫斯科工人代表蘇維埃在革命中起了完全另一種作用。莫斯科蘇維埃從成立時起，就執行着澈底革命的政策。莫斯科蘇維埃是由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由於布爾什維克努力工作的結果，在莫斯科除了工人代表蘇維埃外，還成立了兵士代表蘇維埃。莫斯科蘇維埃成了武裝起義的機關。

一九〇五年十月至十二月間，在許多大城市和幾乎在所有一切工人中心都建立有工人代表蘇維埃。曾經設法組織海陸軍兵士代表蘇維埃，並使其與工人代表蘇維埃統一起來。有些地方還成立過工農代表蘇維埃。

蘇維埃底影響是極大的。雖然它們往往是自發產生出來，尚未完全形成，成份上尚很渙散，但它們的行動却很像是政權機關底行動。蘇維埃用奪取手段實現了出版自由，確立了八小時工作制，號召人民拒絕向沙皇政府納稅。在個別場合，它們還沒收過沙皇政府底金錢來供革命需要。

（五）十二月武裝起義。起義的失敗。革命的退却。第一屆國家杜馬。第四次（統一的）黨代表大會。

一九〇五年十月與十一月間，羣衆革命鬥爭繼續猛烈發展起來。工人罷工運動繼續着。一九〇五年秋，農民反地主的鬥爭有了大規模的發展。農民運動推廣到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縣份。在薩拉托夫、唐波夫、契爾尼郭夫、梯弗里斯、庫泰依斯及其他幾州中發生過眞正的農民起義。但農民羣衆底攻擊尙嫌不够。農民運動還欠缺組織性和領導。

在許多城市——梯弗里斯、海參崴、塔什干、撒馬爾汗、庫爾斯克、蘇胡姆、華沙、基也甫、里加等城——駐軍中的兵士騷動，也加强起來了。在喀琅施塔得要塞上以及停泊於塞瓦斯托坡里港的黑海艦隊水兵中爆發了起義（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但這些起義因爲彼此分散，所以都被沙皇政府鎭壓了下去。

在某些部隊和軍艦上發生起義的原因，往往是由於軍官虐待過份和飲食惡劣等等（如所謂『豌豆暴動』）。有許多起義的海陸軍士兵還沒有明白覺悟到必須推翻沙皇政府，必須努力繼續武

裝鬥爭。實行起義的海陸軍士兵還過份柔和，常犯錯誤，竟把他們在開始起義時逮捕的軍官釋放，聽信長官諾言和勸告。

革命已經緊緊接近到武裝起義了。布爾什維克號召羣衆實行武裝起義反對沙皇和地主，向羣衆解釋武裝起義必不可免。布爾什維克毫不停手地準備武裝起義。在海陸軍士兵中進行了革命工作，在軍隊中建立了黨的軍事組織。在許多城市中組織了工人戰鬥隊，在戰鬥隊員中施行了槍械教練，組織了在國外購置槍械並將其祕密運到俄國的工作。參加組織這種運械工作的有黨內著名的工作人員。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列寧回到了俄國。這時列寧避開沙皇憲兵暗探耳目，直接參加了武裝起義上的準備。他在布爾什維克的新生活報上發表的論文，成了黨在日常工作中的指令。

當時斯大林同志在南高加索進行了巨大的革命工作。斯大林同志揭穿並擊破了反對革命和反對武裝起義的孟什維克。他堅强果敢地準備工人去作反對專制制度的堅決戰鬥。在沙皇宣言發表的那一天，斯大林同志在梯弗里斯羣衆大會上向工人說道：

「爲着眞正獲得勝利，我們需要什麼呢？爲着這點，就需要三件東西：第一是武裝，第二是武裝，第三也還是武裝。」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在芬蘭的塔墨爾福斯城召集了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雖然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形式上還是同在一個社會民主黨內，但實際上他們是兩個不同的政黨，各有其獨立的中央。在這次代表會議上，列寧與斯大林第一次會見了。在此以前，他們還只有過書信上的聯系或經過其他同志來維持的聯繫。

從塔墨爾福斯代表會議底決議中必須指出的有兩個決議：一個決議是關於恢復當時實際上已分裂成兩個黨了的黨底統一問題的，另一個決議是關於抵制第一屆杜馬，即抵制所謂維特杜馬問題的。

因爲此時在莫斯科已經開始了武裝起義，於是代表會議就依列寧底意見而把自己的工作匆忙結束，各個代表都回到各地去親身參加起義。

但沙皇政府也沒有昏睡。它也在準備來作堅決的鬥爭。沙皇政府因同日本媾和而減輕了自己的困難狀況，就來對工農羣衆實行進攻。沙皇政府在農民起義蔓延的許多州區裏宣佈了軍事戒嚴，頒佈了『必須就地正法』，『不要吝惜子彈』的殘暴命令，並下令逮捕革命運動底領導者和驅散工人代表蘇維埃。

於是莫斯科布爾什維克和受他們領導而與廣大工人羣衆緊相聯繫的莫斯科工人代表蘇維埃，

就決定立刻實行準備武裝起義。十二月五日（公曆十八日），莫斯科委員會通過決議：向蘇維埃提議宣佈總政治罷工，並在鬥爭進程中把它變爲起義。這個決議在許多工人羣衆大會上得到了擁護。莫斯科蘇維埃估計到工人階級底意志，於是一致決定開始總政治罷工。

莫斯科無產階級開始起義時已成立有自己的戰鬥組織，其中約有一千個戰鬥隊員，大半都是布爾什維克分子。在莫斯科許多工廠中也組織有戰鬥隊。起義者方面總共約有兩千戰鬥隊員。工人預期着防軍保持中立，並打算把一部分防軍爭取過來。

十二月七日（公曆二十日），在莫斯科開始了政治罷工。但這次罷工沒能擴展到全國各地，因爲彼得堡方面沒有予以充分援助，這種情況從最初時起就減弱了起義勝利的機會。尼古拉鐵路（即現在的十月鐵路）仍然留在沙皇政府手中。這條鐵路上的交通沒有停止，所以政府能够把近衛團從彼得堡調到莫斯科去鎮壓起義。

莫斯科本城防軍曾經發生過動搖。工人開始武裝起義時是有幾分指望獲得防軍援助的。但革命者放過了時機，沙皇政府把防軍中的騷動鎮壓下去了。

十二月九日（公曆二十二日），在莫斯科有第一批街壘出現。接着在莫斯科許多街道上都築滿了街壘。沙皇政府運用大炮來轟擊。它調來了超過起義者方面數倍的軍隊。幾千武裝工人進行

了一連九日的英勇鬥爭。沙皇政府祇是從彼得堡、特維爾和西方邊疆調來了幾團軍隊之後，才把起義鎮壓了下去。各區的起義領導機關在戰鬥開始的前夜不是已被破獲，便是已被隔絕。莫斯科布爾什維克委員會也被破獲了。武裝發動變成了彼此沒有聯絡的各個區域的起義。各個區域既沒有一個統一的領導中心，又缺乏全城共同的鬥爭計劃，所以主要是局限於防禦。這是莫斯科起義力量薄弱的基本根源，同時也是這次起義遭到失敗的一個原因，正如列寧後來所指出的那樣。

莫斯科的起義在紅色勃列斯尼亞區中進行得特別頑强而殘酷。紅色勃列斯尼亞區是起義底主要堡壘和中心。這裏集中有布爾什維克所領導的最精良的戰鬥隊。但紅色勃列斯尼亞終被槍砲壓倒，街衢變成血泊，房舍化爲灰燼。莫斯科的起義是被鎮壓下去了。

起義不僅在莫斯科城內發生過。其他許多城市和區域中也發生過革命起義。克拉斯諾雅爾斯克、莫托維里哈（皮爾姆）、諾沃羅西斯克、索爾莫沃、塞瓦斯托坡里和喀琅施塔得等城市，都爆發過武裝起義。

俄國境內各被壓迫民族，也曾奮起進行武裝鬥爭。格魯吉亞差不多全境都蔓延着起義。在烏克蘭的頓涅茨礦區一帶，即在哥爾洛夫克、亞力山大洛夫斯克、魯干斯克（現在的沃羅希洛夫格拉）等城，都發生過大規模的起義。在拉脫維亞一帶，鬥爭帶有很堅持的性質。在芬蘭方面，工

人成立過赤衛隊，並舉行了起義。

但所有這些起義，也如莫斯科起義一樣，都被沙皇政府用慘無人道的殘暴手段鎮壓下去了。

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對十二月武裝起義給了不同的估計。

在武裝起義以後，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公然對黨提出責備，說『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孟什維克硬說起義是不需要而且有害的事情，說在革命中用不着起義，說勝利是不必用武裝起義，而可用和平鬥爭手段達到的。

布爾什維克指斥了這種叛賣性的估計。他們認爲莫斯科武裝起義底經驗恰巧證明工人階級武裝鬥爭有獲得勝利的可能。列寧回答普列漢諾夫『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這種責備時，說道：

『恰巧相反，本來需要更堅決、更努力和更採取攻勢地動用武器，本來需要向羣衆解釋說：單靠和平罷工是不行的，還必須進行毫不畏懼和毫不留情的武裝鬥爭。』（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五〇頁）〔四四〕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起義是革命底最高點。沙皇專制政府在十二月間打敗了起義。從十二月起義失敗時起，便開始了革命逐漸退却的轉變。革命由高漲時期轉入了逐漸退落的時期。

沙皇政府急忙利用這次失敗來澈底粉碎革命。沙皇的劊子手和獄吏開展着他們的血腥工作。

討伐隊在波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南高加索和西伯利亞肆行猖獗。

但是革命還沒有被壓倒下去。工人和革命農民是緩緩地退却的，是且戰且退的。一批批新的工人加入鬥爭。一九〇六年有一百餘萬工人參加罷工。一九〇七年參加罷工的有七十四萬。農民運動在一九〇六年上半年推廣到沙俄一半左右的縣份，下半年所推廣到的縣份仍佔總縣數五分之一。陸海軍中的騷動仍然繼續着。

沙皇政府在反對革命的鬥爭中並沒有局限於採取高壓手段。它用高壓手段獲得第一批成功之後，便決定用召集新的所謂『立法』杜馬的手段來給革命一個新的打擊。它打算用召集這樣一個杜馬的手段來引誘農民離開革命，並以此來消滅革命。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沙皇政府頒佈了召集新的所謂『立法』杜馬的法令，以表示與布爾什維克用抵制手段掃除了的那個舊的『諮議的』布里根杜馬有所不同。沙皇政府頒佈的選舉法，當然是反民主主義的。選舉不是普遍的。半數以上的居民，例如婦女和二百萬以上的工人，根本就被褫奪了選舉權。選舉是不平等的。選民被分成四部分，即當時所謂選民團：土地所有者選民團（地主），城市選民團（資產階級），農民選民團和工人選民團。選舉不是直接的，而是多級的。選舉實際上不是秘密的。選舉法保證一小羣地主資本家在杜馬中能比數千百萬工農佔到絕大的多數。

沙皇是想利用杜馬來引誘羣衆脫離革命。當時有很大一部分農民還相信經過杜馬可以獲得土地，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欺騙工農，彷彿不必經過起義，不必經過革命而可以達到人民所需要的制度。在反對這種欺騙人民的手段的時候，布爾什維克根據塔墨爾福斯代表會議底決定來宣佈並實行了抵制第一屆國家杜馬的策略。

工人進行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時，要求把黨底力量統一起來，把無產階級政黨統一起來。布爾什維克根據塔墨爾福斯代表會議關於統一問題的著名決議，贊助了工人所提出的這一要求，並向孟什維克提議召集全黨統一代表大會。孟什維克受到工人羣衆方面的逼迫，不得不同意實行統一。

列寧是主張統一的，但他所主張的是不會把革命問題上的分歧掩蓋起來的統一。調和派（波格丹諾夫、克拉辛等人）使黨受到很大的害處，因爲他們力圖證明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間並沒有什麼嚴重分歧。列寧極力反對調和派，而認爲布爾什維克必須帶着自己的政綱去參加代表大會，使工人能明白認識布爾什維克所站的立場，以及統一是在怎樣的基礎上實行的。於是布爾什維克就製定了這樣的政綱，並把它交給了黨員們去討論。

一九〇六年四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斯托哥爾摩（瑞典）召集了稱爲統一大會的第四次代

表大會。這次大會上有一百一十一個有表決權的代表出席，代表着五十七個地方黨組織。此外，參加這次大會的還有各民族的社會民主黨代表：崩得代表三人，波蘭社會民主黨代表三人，拉脫維亞社會民主組織代表三人。

布爾什維克組織因爲在十二月起義時和起義後遭受破壞，所以不是全體都能派遣代表出席。況且，孟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的『自由時光』接納了許多根本與革命馬克思主義不相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例如，梯弗里斯的孟什維克（當時梯弗里斯城內產業工人很少）所選派的大會代表人數，竟與最大無產階級中心的彼得堡組織所選派的代表人數相等。因此在斯托哥爾摩代表大會上就由孟什維克佔得了多數，雖然是不大的多數。

大會成份既是如此，所以大會對許多問題也就通過了孟什維主義性質的決議。

在這次大會上祇發生了形式上的統一。其實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仍然是各自保持着原有的觀點，各有其獨立的組織。

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所討論的最主要問題是：土地問題，對時局和無產階級階級任務的估計，對國家杜馬的態度問題，組織問題。

雖然孟什維克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佔了多數，但他們終究不得不採納列寧所提出的論入黨條件

的黨章第一項條文，以免喪失自己在工人中間的影響。

在土地問題上，列寧捍衛了土地國有的主張。列寧認爲土地國有只是在革命獲得勝利時，只是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後才能實現。在此場合實行土地國有，就能使無產階級容易聯合農村貧民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土地國有就是無償地奪取（沒收）全部地主土地而轉交給農民享用。布爾什維克的土地綱領，號召農民去進行反對沙皇地主的革命。

孟什維克却採取了另一種立場。他們堅持了土地市有的綱領。依照這個綱領，不是把地主土地交歸農民村社支配，甚至不是把宅交歸農民村社使用，而是把宅交歸市政局（即地方自治機關或所謂地方自治局）支配。農民必須按各人的能力來租佃這種土地。

孟什維克所提出的土地市有綱領是個妥協主義的，因此是對革命有害的綱領。宅決不能動員農民去作革命鬥爭，宅並不打算把地主土地所有權完全消滅。孟什維克的綱領是要革命半途而廢。孟什維克不願意發動農民來參加革命。

代表大會以多數表決通過了孟什維克的綱領。

在討論對時局估計和國家杜馬問題決議時，孟什維克特別明顯地暴露了自己的反無產階級的本性，機會主義的本性。孟什維克馬爾丁諾夫公開反對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斯大林同志

回答孟什維克時直截提出問題如下：

『或者是無產階級底領導權，或者是民主資產階級底領導權——這就是現時擺在黨內的問題，這就是我們意見分歧的所在。』

至於講到國家杜馬，孟什維克所提出的決議案是極力替宅吹噓的，說宅是解決革命問題，使人民擺脫沙皇制度的最好的工具。反之，布爾什維克則認爲杜馬是沙皇制度底一種軟弱無力的附屬品，是沙皇制度用來掩蓋其腐朽機體的一種帷帳，而當宅一感到這種帷帳對宅不便時，那宅就會立刻將其拋棄的。

參加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所選出的中央委員會的有三個是布爾什維克，有六個是孟什維克。選進中央機關報編輯部的，盡都是孟什維克。

當時看得很清楚：黨內鬥爭是一定會繼續下去的。

在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後，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間的鬥爭更加劇烈起來了。在那些形式上已經統一的地方組織裏，往往是由兩個報告人來作關於代表大會工作的報告：一個是代表布爾什維克的，另一個是代表孟什維克的。討論了兩條不同的路線以後，各地方組織中的大多數黨員，在大多場合都是站到布爾什維克方面來了的。

實際生活愈益證明布爾什維克立場正確。第四次代表大會所選出的孟什維克的中央，愈益暴露出自己機會主義的本性，暴露出自己完全沒有領導羣衆革命鬥爭的能力。一九〇六年夏秋兩季，羣衆革命鬥爭又重新加强起來。在喀琅施塔得和斯維亞波耳格有水兵舉行起義；農民反地主的鬥爭加劇了。孟什維克的中央提出了機會主義的口號，但羣衆並沒有跟着這些口號走。

（六）第一屆國家杜馬的解散。第二屆國家杜馬的召集。第五次黨代表大會。第二屆國家杜馬的解散。第一次俄國革命失敗的原因。

沙皇政府覺得第一屆國家杜馬不夠馴順，乃於一九〇六年夏將其解散。沙皇政府變本加厲地壓迫人民，在全國各地開展着討伐隊的蹂躪行動，並宣佈在最短時期內召集第二屆國家杜馬。沙皇政府公然驕橫起來。宅眼看革命浪潮正在低落，已經不害怕革命了。

布爾什維克應當決定參加或抵制第二屆杜馬的問題。當講到抵制的時候，布爾什維克通常是說積極的抵制，而不是說簡單的和消極的拒絕參加選舉。布爾什維克認爲積極的抵制是一種革

命手段，其目的是要叫人民防範沙皇把人民由革命道路引上沙皇『憲制』道路的企圖，是要打破這種企圖而組織人民去重新進攻沙皇制度。

對布里根杜馬實行抵制的經驗，證明抵制『是由事變完全證實了的唯一正確策略』（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二七頁）〔四五〕。這次抵制是有成效的，因爲宅不僅叫人民防範了沙皇憲制道路的危險，而且在杜馬還沒有產生以前就把宅撕破了。這次抵制之所以有成效，是因爲宅是在革命向上高漲時期並且是倚靠着這種高漲實行，而不是在革命低落時期實行的，原來撕破杜馬祇有在革命高漲條件下才可做到。

抵制維特杜馬，即抵制第一屆杜馬，是在十二月起義失敗以後，當沙皇已經獲得勝利時，即在可以推想革命往下低落時實行的。

『可是，——列寧寫道，——那時當然還沒有根據把這個勝利（指沙皇勝利而言。——編者）看作有決定意義的勝利。一九〇五年的十二月起義，還由一九〇六年夏天許多分散的局部的軍事起義和罷工所繼續着。抵制維特杜馬的口號，就是爲集中和綜合這些起義而鬥爭的口號。』（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二〇頁）

對維特杜馬實行的抵制，雖然也曾大大破壞了這屆杜馬底威信，並減弱了一部分人民對杜馬

的信仰，但它却沒能把杜馬撕破。其所以沒能把它撕破，是因爲這次抵制，如現在所已看得清楚的，是在革命退落、低落的環境中實行的。因此，在一九〇六年間抵制第一屆杜馬，是沒有成效的。關於這一點，列寧在他有名的著作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寫道：

『一九〇五年布爾什維克抵制「國會」，使革命無產階級獲得了非常寶貴的政治經驗，因爲它表明了，在合法的與不合法的，國會內的與國會外的鬥爭形式互相配合的條件下，善於拒絕國會內的鬥爭，有時是有益處，甚至是必要的……。一九〇六年布爾什維克抵制杜馬，已經是一個錯誤，雖然這個錯誤是個不大的，容易改正的：凡評論個人的話，加以相當修改，亦可適用於政治和政黨。聰明人並不是不犯錯誤的人。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的。聰明人是不犯重大錯誤，同時又是能迅速而容易地糾正這種錯誤的人。』（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八二至一八三頁）〔四六〕

講到第二屆國家杜馬的時候，列寧認爲由於環境變遷和革命低落的關係，布爾什維克『應當把抵制國家杜馬的問題重新審查一下』（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二六頁）〔四七〕。

『歷史已經表明，——列寧寫道，——當杜馬召集起來時，就有可能從它內部和在它週圍進行有益的鼓動；和革命農民接近而反對立憲民主黨的策略，在杜馬內部是有可能進行的。』（同上，第二九頁）〔四八〕

由此可見，不僅要善於在革命高漲時堅決實行進攻，在最前列實行進攻，而且要善於在已經沒有高漲時正確實行退却，在最後面實行退却；要善於適應業已改變的環境來改變策略，不要慌

忙錯亂地實行退却，而要有組織地、鎮靜地、毫不慌張地實行退却，以求利用最小一點可能來使幹部免遭敵人底打擊，改編隊伍，積蓄力量並準備重新向敵人實行進攻。

所以布爾什維克就決定參加第二屆杜馬的選舉。

但布爾什維克參加杜馬，並不是要像孟什維克所作的那樣在杜馬中間同立憲民主黨人聯合起來進行正常的『立法』工作，而是要利用它爲鼓吹革命的講台。

反之，孟什維克的中央却號召黨去同立憲民主黨人成立選舉協定，在杜馬中擁護立憲民主黨人，把杜馬看作是能鎮懾沙皇政府的立法機關。

大多數黨組織都表示反對孟什維克中央所採取的政策。

布爾什維克要求召集新的黨代表大會。

一九〇七年五月，在倫敦召集了第五次黨代表大會。當時我國社會民主工黨（包括各民族的社會民主組織在內）計有十五萬黨員。這次大會共有三百三十六個代表參加。布爾什維克有一百零五名；孟什維克有九十七名。其餘的人所代表的是各個民族社會民主黨組織，即波蘭和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組織以及崩得組織，所有這些組織都是由上次代表大會接收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

托洛茨基在代表大會上企圖給自己造成一個單獨的中派集團，即牛孟什維克的集團，可是誰

也沒有跟着他走。

布爾什維克因爲得到波蘭代表和拉脫維亞代表底擁護，所以他們在代表大會上獲得了穩定的多數。

代表大會上引起鬥爭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對各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早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已發生過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間的鬥爭。代表大會對一切非無產階級政黨——黑幫黨人、十月黨人、立憲民主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都給了布爾什維主義估計，並規定了對於這些政黨所應採取的布爾什維主義策略。

代表大會採納了布爾什維克底政策，並決定要去與『俄國人民同盟』、保皇派、貴族聯合會等黑幫政黨，以及『十月十七日同盟』（十月黨人）、工商業黨和『和平復興』黨作無情的鬥爭。所有這些政黨都顯然是反革命的政黨。

講到代表自由資產階級利益的立憲民主黨時，代表大會認爲必須同它進行堅決揭露性的鬥爭。代表大會認爲必須揭破立憲民主黨虛僞騙人的『民主主義』立場，並堅決反對自由資產階級妄想領導農民運動的企圖。

至於說到所謂民粹派的或勞動派的政黨（人民社會主義者、勞動團〔四九〕、社會革命黨人），

那末代表大會認爲必須揭破他們冒充社會主義者的企圖。同時，代表大會又認爲可以去同這些政黨成立單個的協定，以便一致和同時進行反對沙皇制度和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的鬥爭，因爲這些政黨當時尙是民主派的政黨，並代表着城鄉小資產階級底利益。

還在代表大會以前，孟什維克就已主張召集所謂『工人代表大會』。孟什維克底計劃是要召集一個由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以及無政府主義者共同參加的代表大會。這個『工人』代表大會應該建立一個又像是『非黨的黨』，又像是『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的無政綱的工人黨。列寧揭破了孟什維克這種極有害的企圖，認爲他們是想把社會民主工黨取消而將工人階級先進部隊溶合到小資產階級羣衆中去。代表大會嚴厲地指斥了孟什維克所提出的『工人代表大會』口號。

在代表大會工作中佔有很重要地位的是工會問題。孟什維克主張工會『中立』，即反對黨在工會中的領導作用。代表大會否決了孟什維克底提案，而通過了布爾什維克所提出的關於工會問題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上指出，黨應力求在思想上政治上領導工會。

第五次代表大會表明布爾什維克在工人運動中獲得了巨大的勝利。但布爾什維克並沒有表現過因勝而驕，誇功自滿的態度。列寧所教誨給他們的並不是這點。布爾什維克知道，往後還要同孟什維克作鬥爭的。

斯大林同志在其一九〇七年發表的一個代表底札記一文中，把這次代表大會底結果估計如下：

「事實上把全俄先進工人在革命社會民主派旗幟下團結成爲一個全俄的黨，——這就是倫敦代表大會底意義，這就是它的一般內容。」

斯大林同志在這篇論文中舉出了說明代表大會成份的具體材料。原來，布爾什維克參加這次大會的代表主要是從各大工業中心區域選出的（彼得堡、莫斯科、烏拉爾、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等等），而孟什維克參加這次大會的代表則是從手工業工人和半無產階級分子佔大多數的小生產區域，以及幾個純粹農民區域中選出的。

「很明顯的，——斯大林同志在作代表大會總結時指出，——布爾什維克底策略是大工業無產者底策略，是階級矛盾特別明顯和階級鬥爭特別激烈的那些區域底策略，布爾什維主義是眞正無產者底策略。另一方面，同樣很明顯的，孟什維克底策略主要是手工業工人和農村半無產階級分子底策略，是階級矛盾不很明顯和階級鬥爭頗爲糢糊的那些區域底策略。孟什維主義是無產階級裏半資產階級分子底策略。數目字就是這樣說明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記錄，第一一至一二頁，一九三五年版）

沙皇解散第一屆杜馬以後，本想得到一個更爲馴順的第二屆杜馬。但第二屆杜馬也沒有符合

這種期望。於是沙皇就決定將這個杜馬也實行解散，並按更壞的選舉法來召集第三屆杜馬，希望這屆杜馬會是更爲馴順的。

第五次代表大會閉會後不久，沙皇政府就舉行了所謂六三政變。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沙皇解散了第二屆杜馬。社會民主黨的杜馬黨團，計有六十五個代表，都被逮捕並流放到西伯利亞。新的選舉法頒佈了。工農權利更被削小。沙皇政府繼續實行進攻。

沙皇大臣斯托雷平加緊用流血手段對付工農羣衆。成千累萬的革命工人和農民慘遭討伐隊槍斃或絞殺。革命家在沙皇牢獄裏受盡苦刑。工人組織，首先是布爾什維克，受到特別殘酷的追究。沙皇暗探拚命搜尋當時匿居芬蘭的列寧。他們想摧殘革命底領袖。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列寧冒着極大的危險，才僥倖逃出毒手，再度亡命國外。

艱苦的斯托雷平反動年代到來了。

這樣，第一次我國革命結果是失敗了。

促成這點的有如下幾種原因：

（一）當時在革命中還沒有工農反沙皇專制的堅强聯盟。農民雖然奮起進行過反地主的鬥爭，並願意同工人結成聯盟去反對地主，但他們還沒有瞭解不推翻沙皇是不能推翻地主的，還沒

有瞭解沙皇與地主是一致動作的，並且有很大一部分農民還信任沙皇，還對沙皇御用的國家杜馬抱有一種希望。因此，有許多農民不願同工人結成聯盟去推翻沙皇制度。當時農民相信妥協主義社會革命黨人，還要比相信眞正革命家布爾什維克的程度更大。其結果就是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沒有充分的組織性。列寧指出：

『…農民動作得過於散漫，無組織和沒有充分採取攻勢，而這也就是革命遭到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五四頁）

（二）很大一部分農民不願同工人一起去推翻沙皇制度的這種心理，在軍隊底態度上也有了反映，因爲軍隊大多數都是由身穿軍服的農民子弟組成的。雖然沙皇軍隊個別部隊中也發生過騷動和起義，但大多數兵士却還是幫助沙皇鎭壓了工人底罷工和起義。

（三）工人也動作得不充分齊心一致。先進的工人階級隊伍在一九〇五年開展了英勇的革命鬥爭。但較爲落後的階層，即工業發展最弱州區的工人，居住在鄉村中的工人，却發動得比較遲慢。他們參加革命鬥爭的行動在一九〇六年特別加强起來，但這時工人階級先鋒隊却已大爲削弱了。

（四）工人階級是革命中先進的基本的力量，但當時工人階級黨內部還沒有必要的統一和團

結。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工人階級黨——分成了兩派，即分成了布爾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布爾什維克進行着澈底的革命路線，並號召工人去推翻沙皇制度。孟什維克却以其妥協主義的策略來阻礙革命，淆亂頗大一部分工人底意識，分裂工人階級。因此，工人在革命中並非始終都是行動得齊心一致，而工人階級既然還沒有本身隊伍底統一，當然也就不能眞正成爲革命底領袖。

（五）西歐帝國主義者幫助沙皇專制政府鎭壓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外國資本家害怕喪失其投在俄國的資本和巨量的收入。此外，他們還害怕俄國革命一旦勝利時，其他各國工人也會同樣奮起實行革命。因此，西歐帝國主義者就來幫助劊子手沙皇。法國銀行家貸給了沙皇一筆鉅款來鎭壓革命。德皇曾整飭數萬大軍來準備隨時用武裝干涉援助俄皇。

（六）一九〇五年九月締結的日俄和約大大幫助了沙皇。戰爭中的失敗和革命洶湧增長的事實，使沙皇不得不急忙簽訂和約。戰爭中的失敗削弱了沙皇制度。而和約的締結却鞏固了沙皇底地位。

簡短的結論

第一次俄國革命是我國發展中整整一個歷史階段。這個歷史階段分爲兩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革命由十月總政治罷工向上昇漲爲十二月武裝起義，利用了沙皇因在滿洲戰場上遭受失敗而實力削弱的情形，掃除了布里根杜馬，並從沙皇那裏奪得了接二連三的讓步；在第二個時期，沙皇因與日本媾和而得以恢復元氣，就來利用自由資產階級在革命面前發抖的心理，利用農民猶豫動搖的態度，投給他們一點表現於維特杜馬的小惠，並轉而實行向工人階級進攻，向革命進攻。

在區區三年的革命時期（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時期），工人階級和農民受到了他們在三十年尋常和平發展時期所不能受到的豐富的政治教育。革命時期的幾年，把和平發展條件下幾十年內所弄不清楚的事情都弄清楚了。

革命暴露出沙皇制度是人民底死敵，沙皇制度是只有坟墓才能使它腰直的駝背子。

革命證明自由資產階級不是想同人民而是想同沙皇聯盟，自由資產階級是反革命的力量，同這種力量去實行妥協就等於叛賣人民。

革命證明只有工人階級才能成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領袖，只有工人階級才能把立憲民主主義自由資產階級推開，而把農民從它的影響下救拔出來，把地主消滅，把革命進行到底，並掃清達到社會主義的道路。

末了，革命證明勞動農民雖然表示動搖，但他們畢竟是能同工人階級結成聯盟的唯一最重力量。

在革命時期，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有兩條路線鬥爭着，即布爾什維克底路線和孟什維克底路線。布爾什維克所持的方針是要擴展革命，用武裝起義推翻沙皇制度，實現工人階級領導權，孤立立憲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同農民實行聯盟，成立工農代表所組成的臨時革命政府，使革命達到勝利的結局。反之，孟什維克却持着收縮革命的方針。他們主張改良和『改善』沙皇制度而反對用武裝起義推翻沙皇制度，主張自由資產階級領導權而反對無產階級領導權，主張同立憲民主主義資產階級聯盟而反對同農民聯盟，主張召集所謂全國『革命勢力』中心的國家杜馬而反對成立臨時革命政府。

於是孟什維克就滾進了妥協主義的泥潭，成了在工人階級中傳播資產階級影響的人的嚮導，事實上成了工人階級中的資產階級代辦。

布爾什維克原來是黨內和國內唯一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力量。

自然，既有這樣嚴重的意見分歧，於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事實上便分成了兩個政黨，即分成了布爾什維克黨和孟什維克黨。第四次黨代表大會並沒有把黨內實際狀況改變絲毫，只是把黨內

形式統一的局面保存起來和把它稍微鞏固了一下。第五次黨代表大會朝着黨內實際統一方面前進了一步，並且這種統一是在布爾什維主義旗幟下實行的。

第五次黨代表大會在總結革命運動時指斥了妥協主義的孟什維克路線，接受了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布爾什維克路線。於是這次大會就再次證實了已由第一次俄國革命全部進程證實了的事情。

革命表明布爾什維克善於依照環境要求去實行進攻，善於在最前列進攻並引導人民去實行衝擊。但除此而外，革命又表明布爾什維克善於在環境不利、革命向下低落時有條不紊地實行退却，布爾什維克已經學會毫不張惶、毫不燥急地正確實行退却，以求保存幹部，積蓄力量，並針對着新環境重新佈置力量，然後再去向敵人進攻。

沒有善於正確實行進攻的本領，便不能戰勝敵人。

沒有善於正確實行退却、毫不張惶毫不慌亂實行退却的本領，便不能在遭受失敗時避免破滅。

第四章　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布爾什維克正式形成爲獨立馬克思主義政黨

（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二年時期）

（一）斯托雷平的反動。反政府派知識階層中的腐化。消沉頹廢。一部分黨員知識分子轉入馬克思主義敵人營壘而企圖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列寧在他所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駁斥修正主義者而捍衞馬克思主義政黨底理論基礎。

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沙皇政府把第二屆國家杜馬解散了。於是這天在歷史上就稱爲六三政變日。沙皇政府頒佈了新的第三屆國家杜馬選舉法，於是宅就違背了自己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發表的宣言，因爲這宣言上是說沙皇政府非經杜馬同意不能頒佈新法令的。第二屆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被交付法庭審判，工人階級底代表們被判處苦役，被流放於遼遠邊區。

新選舉法使地主和工商資產階級在杜馬中代表人數大大增加起來，而使本來很少的工農代表人數減少了幾倍。

第三屆杜馬按其成份說是個黑幫和立憲民主黨的杜馬。在總共四百四十二個杜馬代表中，右派（黑幫派）佔一百七十一席，十月黨及其同類的黨派佔一百一十三席，立憲民主黨以及與其相近的黨派佔一百零一席，勞動派佔十三席，社會民主黨佔十八席。

右派（其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爲他們在杜馬開會時坐在右席上）所代表的是最惡毒的工農敵人，即農奴制的黑幫地主，他們常用鞭打和槍殺大批農民的手段鎮壓農民運動，唆使兇徒蹂躪猶太人，毆打示威工人，放火焚燒羣衆在革命時日集會的場所。右派主張用最殘暴的手段鎮壓勞動羣衆，擁護無限制的沙皇政權，反對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頒佈的沙皇宣言。

在杜馬裏與右派接近的是十月黨人，或稱『十月十七日同盟』。十月黨人所代表的是大工業資本以及用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產業的大地主底利益（一九〇五年革命開始後，立憲民主黨內很大一部分大地主分子轉到十月黨方面去了）。十月黨人與右派的區別，只在於他們承認——而且也只是口頭上承認——十月十七日宣言。十月黨人完全擁護沙皇政府底對內對外政策。

『立憲民主』黨在第三屆杜馬中所佔的議席，要比宅在第一第二兩屆杜馬中所佔的少，因爲

有一部分原先投票擁護立憲民主黨的地主已轉到十月黨方面去了。

第三屆杜馬中有一個人數不多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集團，即所謂勞動派。杜馬中的勞動派動搖於立憲民主黨人與工人民主派（布爾什維克）之間。列寧指出，雖然勞動派在杜馬中十分脆弱，但他們却代表着羣衆，即代表着農民大衆。勞動派在立憲民主黨人與工人民主派中間動搖不定，原是小私有主階級地位所必然產生的結果。列寧認爲布爾什維克代表，即工人民主派，應該『幫助軟弱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分子，使他們脫離自由派底影響，團結民主派營壘去反對反革命立憲民主黨人，而不僅是反對右派分子……』（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四八六頁）〔五〇〕。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進程中，尤其在革命失敗之後，立憲民主黨人日益暴露出他們是種反革命的力量。他們愈益拋棄自己的『民主』假面具，而表現爲十足的保皇黨人，即擁護沙皇制度的人。一九〇九年間，有羣著名的立憲民主黨人著作家出版了一部『路標』文集，立憲民主黨人在這文集中代表資產階級感謝沙皇鎮壓了革命。立憲民主黨人向刑棍絞架和沙皇政府俯伏跪拜，直言不諱地寫道：必須『替這個政權祝福，因爲只有宅才用刺刀和牢獄來替我們（即自由資產階級）擋開人民底橫暴』。

沙皇政府既將第二屆國家杜馬解散並把社會民主黨杜馬黨團摧殘下去，就來加緊對無產階級

底政治和經濟組織實行攻擊。苦役牢房、大獄和流放所中已經關滿了革命家。革命家在監獄裏受到殘酷的鞭笞，受盡拷打和殘害。黑幫的恐怖猖獗到極點。沙皇大臣斯托雷平在全國各地佈滿絞架。有幾千個革命家慘遭殺害。當時一般人把絞殺叫作『斯托雷平的領帶』。

沙皇政府在鎮壓工農革命運動的時候，不能局限於採用高壓手段，局限於實行討伐、槍斃、監禁和判處苦役徒刑。沙皇政府眼見農民輕信『皇帝爺爺』的心理消失下去，殊覺惶恐不安，於是就來大施手腕，打算培植出一個人數衆多的農村資產階級（富農），作爲自己在農村中的堅强支柱。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日，斯托雷平頒佈了一道新的土地法令，允許農民退出村社而另立田莊。斯托雷平土地法令上認定村社土地使用制可以隨便破壞。每個農民都能把自己享有的份地變成自己的私產，實行退出村社。農民可以出賣自己的份地，而他們從前是沒有權利這樣來作的。村社必須爲每個退出村社的農民分出位置在一個地方的土地（單獨田莊，獨家農場）。

富農已有可能用賤價向貧弱農民收買土地。在該法令頒佈後幾年以內，有一百萬以上的貧弱農民完全失去土地而陷於破產了，富農單獨田莊數目靠掠奪貧弱農民土地而增加起來。這種田莊有時簡直成了十足的大地產，廣泛地採用着僱傭勞動，即僱農勞動。政府强迫農民把村社中最好

的土地分給富農莊主。

如果說從前在『解放』農民時搶劫農民土地的是地主，那末現在掠奪村社土地的便是富農，他們領得最好的地塊，用賤價向貧農收買份地。

沙皇政府發給富農大量借款來收買土地和成立單獨田莊。斯托雷平想把富農變成小地主，變成沙皇專制制度底忠實衛士。

在九年（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五年）以內退出村社的農戶，總共有兩百萬以上。

斯托雷平政策把少地農民與農村貧民狀況弄得更加困苦不堪。農民中的分化日益加劇。農民開始同富農莊主發生衝突。

同時農民已經開始瞭解，他們在沙皇政府以及地主立憲民主黨國家杜馬存在時是無法取得地主土地的。

起初，在退出村社而另立田莊的現象盛行時期（一九〇七至一九〇九年間），農民運動有過相當的低落，但到一九一〇和一九一一年間以及較晚的時候，農民反對地主和富農莊主的運動却已在村社農民同單獨莊主發生衝突的基礎上加强起來了。

工業方面的情形也是在革命以後起了很大的變化。工業集中，即工業規模擴大和集合於一小

羣日益增大的資本家手中的過程，大大加强了。資本家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已開始成立同盟，以圖提高國內商品價格，把賺來的額外利潤用作鼓勵商品輸出的基金，使商品可以輸到國外市場去廉價銷售，藉以奪得國外市場。這樣的同盟，這樣的資本家聯合（壟斷組織），就是所謂托拉斯和新迪加。革命以後，資產階級托拉斯和新迪加數量愈益增多。大銀行數目也愈益增加；大銀行在工業中的作用愈益加强。外資更加源源不絕地流入俄國。

於是俄國資本主義就愈益變成壟斷的，即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了。

工業經過幾年停滯以後又重新活躍起來：煤鐵和石油產額已經提高，織物和沙糖生產已經擴大，穀物出口額大大增加了。

雖然俄國當時在工業方面已有若干進步，但它同西歐相較仍然是個落後的國家，並且是個依賴於外國資本家的國家。當時俄國還不能生產機器與機床，必須從外國輸入這些東西，當時俄國還沒有汽車工業，化學工業和礦質肥料製造業。當時俄國在武器製造方面也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落後。

列寧指出俄國金屬消費很低是俄國落後底標誌時寫道：

『在農民解放以後半世紀中，俄國鋼鐵消費量增加了五倍，但俄國終究還是個異常落後的國家，貧困的

和半野蠻的國家，其現代生產工具的設備劣於英國四倍，劣於德國五倍，劣於美國十倍。』（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五四三頁）

俄國經濟政治落後產生的直接結果，就是俄國資本主義和沙皇制度本身都依賴於西歐資本主義。

這表現於俄國國民經濟中如煤炭、石油、電氣工業和冶金業等最重要部門都操於外資掌握，沙俄所用的機器和裝備品幾乎完全要從國外輸入。

這表現於重利盤剝的外債，沙皇政府每年要從人民身上榨取數萬萬盧布來繳付這種外債的利息。

這表現於俄國與『協約國』締結的許多祕密條約，據這些條約規定，沙皇政府在戰爭爆發時，必須拿出數百萬俄國兵士到帝國主義戰線上去幫助『協約國』作戰，以保證英法資本家獲得駭人聽聞的利潤。

在斯托雷平反動年代，憲兵和警察，沙皇奸細和黑幫兇徒用盜匪手段襲擊工人階級的現象特別流行。當時用高壓手段擾害工人的不僅有沙皇衛兵。工廠主在這方面也不甘落人後，他們在工業停滯和失業人數增加的年代特別加緊向工人階級進攻。工廠主採用大批開除工人的手段（同盟

歇業），把積極參加罷工的覺悟工人列入『黑名簿』。凡加入了本工業部門廠主同盟的企業，都拒絕雇用落入了這種『黑名簿』或『黑名單』的工人。工資定額在一九〇八年間降低了百分之十至十五。工作日到處延長到十小時以至十二小時。搶劫式的罰款制度又盛行起來了。

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使革命同路人陷於瓦解和腐化。這種腐化和頹廢情緒在知識界中間顯得特別厲害。同路人是在革命洶湧高漲時期從資產階級方面跑進革命隊伍的，他們一到反動時期就離開黨了。其中有一部分人跑進了公開反對革命的營壘，另一部分人則盤踞在工人階級保全下來的合法團體中間，極力引誘無產階級離開革命道路，拚命破壞革命無產階級政黨底威信。同路人離開了革命，極力遷就反動勢力，想與沙皇制度和睦相處。

沙皇政府利用革命失敗的局面，把那些貪生怕死和鑽營私利的革命同路人招去替宅當走狗，即替宅當奸細。沙皇暗探局派遣許多無恥叛徒到工人組織和黨組織中去當內奸，叫他們從內部進行偵探工作並出賣革命家。

反革命勢力在思想戰線上也大舉進攻。有一大羣時髦作家湧現出來，實行『批評』和『譴責』馬克思主義，辱罵革命，譏笑革命，讚美叛變行爲，藉口『崇拜個性』而鼓吹淫亂。

在哲學方面『批評』、修正馬克思主義的企圖加緊起來，同時又有各種各樣用冒牌『科學』

論據巧加掩飾的宗教流派出現。

對馬克思主義實行『批評』，已成爲一種時髦了。

這班老爺們在色彩上雖然各有不同，但他們的目的却是一樣：引誘羣衆離開革命。

黨內有一部分知識分子也受到了頹廢和猶疑心理的浸染，他們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但從來也沒有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穩穩站立過。其中有波格丹諾夫、巴查羅夫、盧那察爾斯基（他們是在一九〇五年歸附布爾什維克的）、尤史克維奇、瓦連廷諾夫（兩人都是孟什維克）一類的著作家。他們從兩方面同時開展『批評』，既反對馬克思主義底哲學理論基礎，即反對辯證唯物主義，又反對馬克思主義底科學歷史基礎，即反對歷史唯物主義。這種批評與普通批評不同的地方，就在這種批評不是公開誠實的，而是在『擁護』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的幌子下，用曖昧和騙人的手段進行的。他們說：我們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者，不過我們想把馬克思主義『改善』一下，想使它拋棄某些基本原理。其實，他們是仇視馬克思主義的，因爲他們極力想摧毀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基礎，雖然他們口頭上是用一種虛僞辭句否認其對馬克思主義的仇視，並繼續用兩面派態度自稱爲馬克思主義者。這種虛僞的批評非常危險，因爲它是要欺騙黨內普通工作人員，並且確實能把他們引入迷途。這種破壞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批評愈虛僞，則它對黨也愈加危險，因

爲宅愈益與反動勢力反對黨和反對革命的總進攻密切結合起來。有一部分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甚至公然宣傳必須創造一種新的宗教（即所謂『尋神派』和『造神派』）。

於是在馬克思主義者面前就擺着一個極迫切的任務：必須對這種背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變節分子給予一個應有的駁斥，撕破他們的假面具，把他們澈底揭穿，這樣來保持住馬克思主義黨底理論基礎。

看來，普列漢諾夫和他那些自命爲『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孟什維克朋友們，該會把這一任務担負起來的了。但他們却寧願撰寫幾篇帶諷刺批評性的小品論文來潦草塞責，接着就躲藏起來，一聲不響了。

這個任務，是由列寧在他的名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裏（一九〇九年出版）實現了的。

『爲時尚不及半載，——列寧在該書中寫道，——就出版了四本主要、甚至幾乎完全是用來攻擊辯證唯物主義的書。其中首先就是巴查羅夫、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伯爾曼、格里峯得、尤史克維奇及蘇湜羅夫合著的略論（？本來要說：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集（一九〇八年在聖彼得堡出版），其次就是尤史克維奇著的唯物主義與批判的現實主義，伯爾曼著的現代認識論光線下的辯證法，瓦連廷諾夫著的馬克思主義

底哲學結構……這些人——雖然他們在政治觀點上很不相同——都是一致反對辯證唯物主義，但他們同時却又儼然以哲學方面的馬克思主義者自居！恩格斯的辯證法是「神秘論」，——伯爾曼說道，——恩格斯底觀點「已經陳舊了」，——巴查羅夫用似乎是指出一種當然定理的口吻隨便說道。這樣一來，唯物主義就彷彿是被我們的這些勇敢武士駁倒了，他們傲然自得地援引「現代的認識論」，援引「最新哲學」（或「最新實證主義」），援引「現代自然科學底哲學」，甚至是「二十世紀自然科學底哲學。」』（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一頁）

當盧那察爾斯基爲他那些哲學修正主義者朋黨們辯護，說『也許我們走錯了路，但我們是在探求』的時候，列寧回答道：

『我也是哲學中的「探求者」哩。就是說，我在本書中間（即指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而言。——編者）是想探求清楚，看看這些假借馬克思主義名義拿出一種極糊塗、極錯亂、極反動東西來的人，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失足的。』（同上，第一二頁）

但事實上，列寧這本書遠遠超出了這個簡單任務的範圍。其實，列寧這本書不僅是批評了波格丹諾夫、尤史克維奇、巴查羅夫、瓦連廷諾夫及其哲學老師阿芬那留斯與馬赫在其著作裏企圖用精巧光滑唯心主義來與馬克思唯物主義對立的思想。同時，列寧這本書又還捍衛了作爲馬克思

主義理論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並用唯物主義觀點綜合了從恩格斯逝世起，至列寧所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出版問世這整個時期內在科學方面，尤其在自然科學方面所獲得的最重大最實在的成果。

列寧在他這本書中，給了俄國經驗批判主義者及其外國老師們一個應有的批評之後，就得出如下一些駁斥哲學上理論上修正主義的結論：

（一）『日益精巧地僞造馬克思主義，日益精巧地把各種反唯物主義的學說冒充僞馬克思主義，——這就是現代修正主義在政治經濟學方面，在策略問題方面，以及在一般哲學問題……方面所表現的特徵』（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七〇頁）；

（二）『馬赫與阿芬那留斯底全部學派，都……走向於唯心主義』（同上，第二九一頁）；

（三）『我們的馬赫主義者全都陷落到唯心主義泥潭中去了』（同上，第二八頁）；

（四）『不能不在經驗批判主義認識論煩瑣語句後面看出哲學中的黨派鬥爭，這一鬥爭歸根到底是表現着現社會裏各敵對階級底趨向和思想體系』（同上，第二九二頁）；

（五）『經驗批判主義底客觀作用，即階級作用，完全是替菲德主義者（即排斥科學而崇尚信仰的反動派。——編者）服役，幫助他們一般反對唯物主義，尤其是反對歷史唯物主義』（同上，第二九二頁）；

（六）『哲學的唯心主義，是……引向僧侶主義的道路』（同上，第三〇四頁）。

爲了認識列寧這本書在我黨歷史中的偉大意義，爲了瞭解列寧在反對斯托雷平反動時期流行的一切修正派和變節分子的鬥爭中保持了怎樣巨大的理論財富，就必須——那怕是很簡略地——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底基礎說明一下。

其所以必須這樣來作，尤其因爲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共產主義底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底理論基礎，而這種基礎是我們黨底每個積極活動家都應該認識，應該領會的。

那末：

（一）什麼是辯證唯物主義呢？

（二）什麼是歷史唯物主義呢？

（二）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列主義黨底世界觀。其所以叫作辯證唯物主義，是因爲它對自然界現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現象的方法，它認識這些現象的方法，是辯證的，而它對自然界現象的解釋，它對自然界現象的瞭解，它的理論，是唯物主義的。

歷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把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應用於社會生活現象，應用於研究社會，應用於研究社會歷史。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說明他們的辯證法時，通常都援引黑格爾，認爲他是表述了辯證法基本特徵的哲學家。但這並不是說，馬克思與恩格斯底辯證法和黑格爾底辯證法是一個東西。其實，馬克思與恩格斯僅僅從黑格爾辯證法中採取了它的『合理的內核』，而摒棄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外殼，並向前發展了辯證法，因而賦與了辯證法一個現代的科學的形態。

馬克思說：

『我的辯證法不僅根本上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同，而且與它絕對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所稱爲觀念而甚至將其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界底創造主，而現實界不過是思維過程底外部表現。在我看來，恰巧相反，觀念現象不過是被移置於人類頭腦中並在人類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現象而已。』（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言）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說明他們的唯物主義時，通常都援引費爾巴哈，認爲他是恢復了唯物主義應有權威的哲學家。但這並不是說，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唯物主義和費爾巴哈底唯物主義是一個東西。其實，馬克思與恩格斯是從費爾巴哈唯物主義中採取了它的『基本的內核』，把它向前發展成

了科學的哲學唯物主義理論，而摒棄了宅那唯心主義的和宗教的倫理雜質。大家知道，費爾巴哈雖在基本上是個唯物主義者，但他極力反對唯物主義這個名稱。恩格斯屢次說過：費爾巴哈『雖有其唯物主義的基礎，但還沒有擺脫舊時的唯心主義羈絆』，『我們考察費爾巴哈底倫理學和宗教哲學時，便可立刻看出他實在有一種唯心主義思想』（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六五二至六五四頁）。

辯證法是導源於希臘文"dialego"一字，其含義就是進行談話，進行論戰。古代人所謂辯證法，就是以揭露對方議論中的矛盾並克服這些矛盾來求得眞理的方術。古代有些哲學家認爲思維矛盾的揭露以及對立意見的衝突，是發現眞理的最好方法。這個辯證的思維方式後來推廣到自然界現象中去，就變成了認識自然界的辯證方法，這個方法把自然界現象看作永恆運動着、永恆變化着的現象，而把自然界底發展看作是自然界中各種矛盾發展的結果，自然界中對立勢力互相影響的結果。

辯證法是與形而上學根本相反的。

（一）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底基本特徵是：

（1）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什麼彼此隔離，彼此孤立，彼此不相依賴

的各個對象或各個現象底偶然堆積，而是把它看作有內在聯繫的統一整體，其中各個對象或各個現象是互相密切聯系着，互相依賴着，互相制約着的。

因此，辯證法認爲自然界中任何一種現象，如果把它孤獨拿來看，把它看作是與其週圍現象沒有聯系的現象，那它就會是不可瞭解的東西，因爲自然界任何部分中任何一種現象，如果把它看作是與週圍條件沒有聯系的現象，看作是與它們隔離的現象，那它就會是毫無意思的東西；反之，任何一種現象，如果把它看作是與週圍現象密切聯系而不可分離的現象，把它看作是受週圍現象所制約的現象，那它就是可以瞭解、可以論證的東西了。

（2）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靜止不動的狀態，停頓不變的狀態，而是看作不斷運動、不斷變化的狀態，不斷革新、不斷發展的狀態，其中始終都有某種東西在產生着和發展着，始終都有某種東西在敗壞着和衰頹着。

因此，辯證法要求我們觀察現象時不僅要從各個現象底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方面去觀察，而且要從它們的運動、它們的變化、它們的發展、它們的產生和衰亡方面去觀察。

在辯證法看來，最重要的不是現時似乎堅固，但已經開始衰亡的東西，而是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那怕它現時似乎還不堅固，因爲在辯證法看來，只有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

才是不可戰勝的。

恩格斯說：

『整個自然界，由其最小單位到最大物體，由沙粒到太陽，由「原生生物」（protist）（原始的活細胞。——編者註）到人，都是處在永恆的產生和消滅過程中，處在毫不間斷的流動中，處在始終不停的運動和變化中。』（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四八四頁）

因此，——恩格斯說，——辯證法『觀察物象及其在頭腦中的反映時，主要是從它們的相互聯系，它們的結合，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滅方面去觀察』（同上，第二三頁）。

（3）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不是把發展過程看作什麼簡單增長的過程，看作數變不會引起質變的過程，而是看作由不顯露的細小數變進到顯露的變，進到根本的變，進到質變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質變不是逐漸地發生，而是迅速和突然地發生，即表現於由一種狀態突變爲另一種狀態，並不是偶然發生，而是規律式地發生，即是由許多不明顯的逐漸的數變積累而引起的結果。

因此，辯證法認爲不應把發展過程瞭解爲循環式的運動，不應把它瞭解爲過去事物底簡單重複，而應把它瞭解爲前進的運動，上升的運動，由舊質態進到新質態，由簡單發展到複雜，由低

級發展到高級的過程。

恩格斯說：

『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現代的自然科學既提供了進行這種檢驗的非常豐富而與日俱增的材料，於是就證明出，自然界中一切現象歸根到底是辯證式地發生，而不是形而上學式地發生；自然界不是在永遠一樣的經常重複的循環週裏運動着，而是經歷着實在的歷史。這裏首先就應當指出達爾文，他給了形而上學的自然觀一個極有力的打擊，因爲他證明整個現代有機界，植物和動物，因而也包括人類在內，都是延長到數百萬年的發展過程底產物。』（同上，第二三頁）

恩格斯說明辯證發展過程是由數變進到質變的過程時寫道：

『在物理學中……每一種變化都是數轉變爲質，即某個物體所固有或某個物體所承受的某種運動數量成份改變的結果。例如，水底溫度最初對於水底液體狀態是不發生絲毫作用的，但當液體水底溫度不斷增加或不斷減少到一定的程度時，這一結合狀態就會發生變化，水就會變爲蒸汽或冰塊……例如必須具有一定最低限度的電力時，白金絲才會開始發光；例如每種金屬都有其一定的熔解熱度；例如每種液體都有其在相當氣壓下特有的一定的冰點和沸點，——只要我們能用我們所有的工具造成相當的溫度；最後，例如每種氣體都有其一定的危機點，我們在這點上施以相當的氣壓和冷化，就可把它變成爲液體……物理學中所謂「常數」（constants）（即由某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轉變點。——編者註），大部分都不過是這樣一些交錯點底名稱，在這些交錯點上，運動底數量增減（數變）引起該種物態底質變，亦即數轉變爲質。』（同上，第五

二七至五二八頁）

其次，恩格斯進而講到化學時說道：

『化學可以稱爲研究種種物體因數量成份改變而發生質變的科學。黑格爾自己已知道這點：譬如拿氧氣來說：如果結合在一個分子中的有三個原子，而不是如普通那樣只有兩個原子，那我們就會得到臭氧，即得到一種按其氣味和作用是與普通氧氣顯然不同的物體。更不待說，如果把氧氣與氮氣或硫黃按各種比例結合起來，那末其中每一種結合都產生出一種在質的方面與其他一切物體不同的物體哩！』（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五二八頁）

最後，恩格斯批評着杜林，批評着那大罵黑格爾而暗中又剽竊黑格爾所說無感覺世界轉變爲感覺世界，無機物世界轉變爲有機物世界，是轉變爲新狀態的突變這一著名原理的杜林時說道：

『這正是黑格爾的度量關係交錯線，在這交錯線上，純粹數的增減到一定交錯點上就會引起質的突變，例如水液被燒熱或冷化時，沸點或冰點便是這樣的交錯點，在這些交錯點上——在通常的氣壓下——就發生由舊的物態轉變爲新的物態的突變，亦即數轉變爲質。』（同上，第四五至四六頁）

（4）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所持的出發點是：自然界的對象或自然界的現象含有內在的矛盾，因爲所有這些對象或現象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過去和將來，都有其衰頹着的東西和

發展着的東西，而這種對立面底鬥爭，舊東西與新東西間的鬥爭，衰亡着的東西和產生着的東西間的鬥爭，衰頹着的東西和發展着的東西間的鬥爭，便是發展過程底實在內容，由數變進到質變的這一過程底內容。

因此，辯證法認爲低級發展到高級的過程不是表現於各現象協和的開展，而是表現於各對象或各現象本身固有矛盾底揭露，表現於在這些矛盾基礎上動作的互相對立趨勢的『鬥爭』。

列寧說：

『辯證法本來就是研究對象本身內部矛盾的。』（列寧：哲學筆記簿，第二六三頁）

其次：

『發展就是對立面的「鬥爭」。』（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三〇一頁）

簡略說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底基本特徵，就是如此。

顯而易見，把辯證法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該有如何巨大的意義；把這些原理應用到社會歷史上去，應用到無產階級黨底實際活動上去，該有如何巨大的意義。

既然世界上沒有孤立的現象，既然所有一切現象都是彼此關聯，互相制約，那末在估計歷史上每一個社會制度和每一個社會運動時，當然也就不可如歷史家常作的那樣從『永恆正義』或其

他某種成見出發，而是要從這個制度和這個社會運動所由產生並與其相聯結的那些條件出發。

奴隸制度，就現代的條件來看，是很荒謬的現象，反常的荒誕事情。而奴隸制度在瓦解着的原始公社制度條件下，却是完全可以瞭解並且合於規律的現象，因爲它和原始公社制度相比是前進一步。

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在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社會存在的條件下，譬如說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國，是完全可以瞭解的一種正確的和革命的要求，因爲資產階級共和國在當時是前進一步。而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就我們蘇聯現時的條件來看，却是一種荒謬的和反革命的要求，因爲資產階級共和國與蘇維埃共和國相比是後退一步。

一切都依條件、地方和時間爲轉移。

顯然，沒有這種觀察社會現象的歷史觀點，那歷史科學就會無法存在和發展，因爲只有這樣的觀點才能使歷史科學不致變成一筆偶然現象的糊塗賬，不致變成一堆荒謬絕倫的錯誤。

其次。既然世界是處在不斷運動和不斷發展中，既然舊東西衰亡和新東西生長是發展底規律，那末當然也就沒有什麼『永世不移的』社會秩序，什麼私有制和剝削制的『永恒原則』，什麼農民服從地主，工人服從資本家的『永恆觀念』。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制度可以用社會主義制度來替代，正如資本主義制度在當時替代了封建制度一樣。

由此可見，不是要指靠社會裏已經不再發展的階層，那怕這些階層在現時還是佔優勢的力量；而是要指靠社會裏正在發展、具有遠大前途的階層，那怕這些階層在現時還不是佔優勢的力量。

在第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當馬克思主義者和民粹派鬥爭的時候，俄國無產階級與當時佔居民絕大多數的個體農民比較起來，還是佔很小的少數。但當時無產階級是個發展着的階級，而農民却是個日趨瓦解的階級。正因爲無產階級是個發展着的階級，所以馬克思主義者也就指靠着無產階級。而且他們並沒有弄錯，因爲大家知道，無產階級後來已由一個不大的力量發展成了歷史上和政治上的頭等力量。

由此可見，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後看。

其次。既然由緩慢的數變進到迅速的突然的質變是發展底規律，那末由被壓迫階級所實行的革命的變革，當然也就是完全自然而必不可免的現象。

由此可見，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擺脫資本主義壓迫，決不能經過緩慢變化，經過改良來實現，而只能經過資本主義制度底質變，經過革命來實現。

由此可見，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做革命家，而不要做改良主義者。

其次。既然發展過程是經過內在矛盾底揭露，是經過基於這些矛盾的彼此對立勢力衝突來克服這些矛盾而進行的，那末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當然也就是完全自然而必不可免的現象。

由此可見，不是要掩飾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各種矛盾，而是要暴露和揭開這些矛盾，不是要熄滅階級鬥爭，而是要把階級鬥爭進行到底。

由此可見，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執行不調和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政策，而不要執行調協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的改良主義政策，不要執行使資本主義『長入』社會主義的妥協主義政策。

以上便是應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去觀察社會生活，去觀察社會歷史的情形。

至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那宅是與哲學唯心主義根本相反的。

（二）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底基本特徵是：

（1）唯心主義認爲世界是『絕對觀念』、『宇宙精神』、『意識』底體現，而馬克思底哲學唯物主義却與此相反，認爲：世界按其本質說來是物質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現象是運動着的物質底各種形態；各現象由辯證法所判明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是運動着的物質底發展規律；世

界是按物質運動規律發展着，而並不需要什麼『宇宙精神』。

恩格斯說：

『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不過是對自然界本來面目的瞭解，而並不附加以任何外來的成份。』（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六五一頁）

古代哲學家赫拉克利圖持着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爲『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體，它並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造成的，它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按規律燃燒着，按規律熄滅着的永恆活火』，——列寧論到這個唯物主義觀點時說：『這是對於辯證唯物主義基礎的一種很好的說明』（列寧，哲學筆記簿，第三一八頁）。

（2）唯心主義硬說，只有我們的意識才是眞實存在着的，物質世界、存在或自然界只是在我們的意識中，只是在我們的感覺、觀念或概念中存在着，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却與此相反，認爲：物質、自然界或存在，是在意識以外，不依賴於意識而存在着的客觀現實；物質是第一性的現象，因爲它是感覺、觀念或意識底來源；而意識是第二性的現象，從生的現象，因爲它是物質底反映，存在底反映；思維是發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質底產物，即人腦底產物，而人腦是思維底器官；因此，如果不願意大錯特錯，便不可把思維和物質隔開。

恩格斯說

『全部哲學底最高問題，都是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係問題……哲學家就是依其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而分成兩大營壘的。凡斷定說精神先於自然界存在的……便組成唯心主義的營壘。凡認爲自然界是基本起源的，則屬於唯物主義底各派。』（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三二九頁）

其次：

『可以感覺得到的物質的世界，即我們自己所屬的世界，是唯一的眞實世界……我們的意識與思維，不管它怎樣好像是超感覺的東西，總是物質實體器官底產物，即人腦底產物。物質不是精神底產物，而精神本身倒祇是物質底最高產物。』（同上，第三三二頁）

馬克思談到物質與思維問題時說道：

『決不可把思維與思維着的物質隔開。物質是一切變化底主體。』（同上，第三〇二頁）

列寧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時寫道：

『唯物主義一般就認爲客觀現實的存在（物質）是不依賴於人類意識、感覺和經驗等等的……意識……僅僅是存在底反映，至多也不過是存在底近乎正確的（相等的、盡量確切的）反映。』（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六六至二六七頁）

其次：

『物質就是作用於我們感官而引起感覺的東西；物質是我們可以感覺得到的客觀現實……物質、自然界、存在和物理現象是第一性的現象，而精神、意識、感覺和心理現象是第二性的現象。』（同上，第一一九至一二〇頁）

『世界底情景就是物質怎樣運動着和「物質怎樣思維着」的情景。』（同上，第二八八頁）

『人腦是思想底器官。』（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二五頁）

（3）唯心主義否認世界及其規律底可知性，不相信我們知識底確實性，不承認客觀眞理，並認爲世界上充滿着科學永遠不能認識的『自在之物』，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却與此相反，認爲：世界及其規律完全可能認識，我們對於自然界規律的那些已由經驗和實踐考驗過的知識是具有客觀眞理意義的確實知識，世界上沒有不可認識之物，而只有現在尚未認識，但將來却會由科學和實踐力量揭示和認識之物。

恩格斯批評康德及其他唯心主義者所謂世界不可認識和『自在之物』不可認識的意見，而堅持唯物主義認爲我們的知識是確實知識的這一著名原理時寫道：

『把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學遁辭駁斥得最澈底的就是實踐，即實驗和工業。既然我們能以親自製造出自

然界某一現象，依它的條件把它產生出來，並使它服務於我們目的的事實來證明我們對於這一現象認識的正確，那末康德的那個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要完結了。在動植物軀體上所形成的種種化學原素，當有機化學還沒有開始把它們一一製造出來時，便始終是這類的「自在之物」；而當有機化學已開始把它們一一製造出來時，「自在之物」就變成了爲我之物了；例如拿亞里查林，即茜素顏料來說，我們現在並不是從那生長於田野的茜草根上取得它，而是用更便宜得多、更簡單得多的方法從煤焦油中取得它。哥白尼底太陽系學說在三百年間被人視爲假設，固然是種很可信的假設，但終究是一種假設。可是，當列月爾略根據這太陽系學說底論據，不僅證明一定有一個前此所未知的行星存在，而且已用計算方法確定它在天體中的位置，後來加列果然已發現這個行星時，哥白尼底太陽系學說就被證明了。』（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三三〇頁）

列寧責備波格丹諾夫、巴查羅夫、尤史克維奇及其他馬赫信徒爲菲德主義者〔五一〕，而堅持唯物主義認爲我們關於自然界規律的科學知識是確實知識，認爲科學定律是客觀眞理的這一著名原理時說道：

『現代的菲德主義並不否認科學；它只是否認科學底「過度奢望」，即科學想成爲客觀眞理的奢望。既然有客觀眞理存在（如唯物主義者所想的那樣），既然只有那在人類「經驗」上反映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學能提供我們以客觀眞理，那末任何菲德主義就毫無條件地被推翻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〇二頁）

簡略說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底特徵，就是如此。

不言而喻，把哲學唯物主義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該有如何巨大的意義；把這些原理應用到社會歷史上去，應用到無產階級黨底實際活動上去，該有如何巨大的意義。

既然自然界中各現象底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是自然界發展底規律，那末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生活中各現象底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也同樣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會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社會生活，社會歷史，已不復是一堆『偶然現象』，因爲社會歷史已成爲社會底規律性的發展，而社會歷史底研究已成爲一種科學。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底實際活動決不應以『卓越人物』底善良願望爲基礎，決不應以『理性』、『普遍道德』等等底要求爲基礎，而應以社會發展底規律爲基礎，應以研究這些規律爲基礎。

其次。既然世界可能認識，既然我們關於自然界發展規律的知識是具有客觀眞理意義的確實知識，那末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生活，社會發展也同樣可能認識，科學方面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材料是具有客觀眞理意義的確實材料。

由此可見，社會歷史科學，不管社會生活中的現象怎樣複雜，都能成爲例如生物學一樣的準確科學，能利用社會發展規律來供實際的應用。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在它的實際活動中，決不應以什麼偶然動機爲準則，而應以社會發展規律，以及由這些規律中所得出的實際結論爲準則。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已由關於人類美滿未來的空想變成了科學。

由此可見，科學和實際活動間的聯系，理論和實踐間的聯系，它們的一致，應當成爲無產階級黨底南針。

其次。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質世界是第一性的現象，而意識、思維是第二性的現象，從生的現象；既然物質世界是不依賴於人們意識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意識是這客觀現實底反映，那末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底物質生活，社會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現象，而社會底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現象，從生的現象；社會底物質生活是不依賴於人們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社會底精神生活是這客觀現實底反映，存在底反映。

由此可見，社會底精神生活所由形成的來源，社會觀念、社會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所由產生的來源，並不是要到觀念、理論、觀點和政治制度本身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中，要到社會存在中去探求，因爲這些觀念，理論和觀點等等，是這社會存在底反映。

由此可見，如果我們在社會歷史各個不同的時期可以看見各種不同的社會觀念、理論、觀點

和政治制度，如果我們在奴隸制度下所遇見的是一種社會觀念、理論、觀點和政治制度，在封建制度下所遇見的是另一種，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遇見的又是一種，那就不是由於什麼觀念、理論、觀點和政治制度本身底『天性』和『屬性』，而是因爲在各個不同的社會發展時期有各個不同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

社會存在怎樣，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怎樣，社會觀念、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也就會怎樣。因此馬克思說：

『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二六九頁）

由此可見，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爲了不致陷入空洞臆想家的地位，那末無產階級黨在自己的活動中，就不應從抽象的『人類理性原則』出發，而應從具體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即從社會發展底決定力量出發；不應從『偉大人物』底善良願望出發，而應從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底現實需要出發。

空想派——包括民粹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在內——陷於覆亡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不承認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首要作用，而陷入了唯心主義，不把自己

的實際活動建築在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底需要上，却不顧這種需要並違反着這種需要而把它建築在脫離社會現實生活的『理想計劃』和『包羅萬象的方案』上。

馬列主義之所以强而有力和生氣勃勃，也就是因爲它在自己的實際活動中正是憑藉於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底需要，無論何時也不脫離社會底現實生活。

可是，决不應當從馬克思底話中作出結論，說社會觀念、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在社會生活中沒有作用，說它們不反轉來影響到社會存在，影響到社會生活物質條件底發展。我們在這裏暫且只是說到社會觀念、理論、觀點和政治制度底起源，只是說到它們的產生，只是說到社會精神生活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底反映。至於社會觀念、理論、觀點和政治制度底意義，至於它們在歷史上的作用，那末歷史唯物主義不僅不否認，恰巧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們在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上的嚴重作用和意義。

有各種各樣的社會觀念和理論。有舊的觀念和理論，它們是已經衰頹，並爲社會上那些衰頹着的勢力底利益服務的東西。它們的作用就是阻礙社會發展，阻礙社會前進。同時又有新的先進的觀念和理論，它們是爲社會上的先進勢力利益服務的東西。它們的作用就是促進社會發展，促進社會前進，而且它們愈是確切反映着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底需要，便能獲得愈加巨大的意義。

新的社會觀念和理論，只有當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已在社會面前提出新的任務時，才會產生出來。可是，它們既已產生出來，便會成爲最嚴重的力量，能促進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所提出的新任務，能促進社會前進。在這裏也就表現出新的觀念、新的理論、新的政治觀點和新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那種偉大的組織的、動員的和改造的意義。新的社會觀念和理論所以產生出來，正是因爲它們爲社會所必需，因爲若沒有它們那種組織的、動員的和改造的工作，便無法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熟的任務。新的社會觀念和理論既已在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所提出的那些新任務基礎上產生出來，便能掃除障礙，深入民衆意識，動員民衆，組織民衆去反對社會上衰頹着的勢力，因而便利着推翻社會上正在衰頹而阻礙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勢力。

於是，社會觀念、理論和政治制度既已在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社會存在發展過程中業經成熟的那些任務基礎上產生出來，便能反轉來影響到社會存在，影響到社會物質生活，造成必要條件來澈底解決社會物質生活中業經成熟的任務，並使這社會物質生活可能向前發展。

因此馬克思說：

『理論一掌握了羣衆，便立刻成爲物質的力量。』（馬恩全集，第一卷，第四〇六頁）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爲要有可能去影響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並加速其發展，加速其改善，

便應憑藉於這樣一種社會理論和社會觀念，這種理論和觀念能正確反映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底需要，因而能發動廣大民衆，能動員他們，把他們組織成一支決意打破社會反動勢力並爲社會先進勢力開闢道路的無產階級黨的偉大軍隊。

『經濟主義者』和孟什維克陷於覆亡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不承認先進理論和先進觀念有動員的、組織的和改造的作用，而陷入了庸俗唯物主義，竟把先進理論和先進觀念底作用看成幾等於零，因而使黨陷於消極無爲，陷於萎靡不振的地步。

馬列主義之所以强而有力和生氣勃勃，就是因爲它憑藉於正確反映着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需要的先進理論，把這個理論提到它所應有的高度，並努力來澈底利用這個理論所有的動員的、組織的和改造的力量。

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這樣來解決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間，社會物質生活發展條件和社會精神生活發展間相互關係問題的。

（三）歷史唯物主義。

現在還要說明一個問題：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來，究應把歸根到底決定社會面貌、社會觀念、觀點和政治制度等等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瞭解爲什麼東西呢？

這『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究竟是什麼；它們的特徵究竟怎樣呢？

首先，『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這一概念，當然是把環繞着社會的自然界，即地理環境包含在內，因爲這個環境是社會物質生活所必要的和經常的條件之一，而且無疑是影響到社會底發展。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怎樣呢？地理環境是不是決定社會面貌，人們社會制度性質，以及由一個制度過渡到另一個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歷史唯物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是否定的。

地理環境當然是社會發展底經常必要的條件之一，而且它無疑是能影響到社會底發展，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進程。但它的影響並不是決定的影響，因爲社會底變更和發展要比地理環境底變更和發展快得不可計量。歐洲在三千年內已更換過三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歐洲東部，即在蘇聯，甚至更換了四種社會制度。可是，在這同一時期內，歐洲境內的地理條件不是完全沒有變更，便是變更得很少很少，甚至地理學也不肯提到它。而這是不言而喻的。地理環境方面一種稍許嚴重的變更都需要幾百萬年，而人們社會制度中甚至最嚴重的變更，也只需要幾百年或一兩千年就夠了。

由此就應得出結論：地理環境決不能成爲社會發展底主要原因，決定原因，因爲在數萬年間

幾乎仍舊不變的現象，決不能成爲那在幾百年間就發生根本變更的現象發展的主要原因。

其次，人口底增長，居民密度底高低，當然也包含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這一概念中，因爲人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中的必要成份，沒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便不能有任何社會物質生活。人口底增長是不是決定人們社會制度性質的主要力量呢？

歷史唯物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也是否定的。

人口底增長當然能影響到社會底發展，促進或延緩社會底發展，但它不能成爲社會發展中的主要力量，它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不能是決定的影響，因爲人口底增長並不能給我們說明爲什麼某個社會制度恰巧要由一定的新制度來替代，而不是由其他某一個制度來替代；爲什麼原始公社制度恰巧是由奴隸制度所替代，奴隸制度恰巧是由封建制度所替代，封建制度恰巧是由資產階級制度所替代，而不是由其他某一制度所替代。

如果人口底增長是社會發展中的決定力量，那末較高的人口密度就必定會產生出相當於它的較高形式的社會制度。可是，事實上却沒有這樣的情形。中國人口密度比美國高至四倍，但美國在社會發展程度上高於中國，因爲中國仍然是半封建制度佔統治，而美國却早已達到資本主義發展底最高階段。比利時人口密度比美國高至十九倍，比蘇聯高至二十六倍，但美國在社會發展程

度上高於比利時，而蘇聯比之比利時，更是高出一整個歷史時代，因爲比利時還是資本主義制度佔統治，而蘇聯却已消滅了資本主義並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

由此就應得出結論：人口底增長不是，而且不能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決定社會制度性質，決定社會面貌的主要力量。

（甲）既然如此，那末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體系中，究竟什麼是決定社會面貌，決定社會制度性質，決定社會由這一制度發展爲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這樣的力量，據歷史唯物主義看來，便是人們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謀得方式，便是社會生活和發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和生產工具等等物質資料生產方式。

爲要生活，就需要有食品、衣服、靴鞋、住房和燃料等等，爲要有這些物質資料，就必須生產宅們，而爲要生產宅們，就需要有人們所利用來生產食品、衣服、靴鞋、住房和燃料等等的種種生產工具，就需要善於生產這些工具，就需要善於使用這些工具。

生產物質資料時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以及因有相當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而發動着生產工具並實現着物質資料生產的人，——這些要素總合起來，便構成爲社會底生產力。

但生產力還只是生產底一方面，生產方式底一方面，其所表示的是人們對於他們所利用來生

產物質資料的物件和自然界力量間的關係。生產底另一方面，生產方式底另一方面，便是人們彼此在生產過程中發生的關係，即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和自然界鬥爭以及利用自然界來生產物質資料，並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絕，各人單獨進行，而是以團體爲單位，以社會爲單位來共同進行的。因此，生產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是社會的生產。人們在實現物質資料生產時，也就建立彼此間在生產內部的某種相互關係，即某種生產關係。這些關係可能是不受剝削的人們彼此間的合作和互助關係，可能是統治和服從的關係，最後，也可能是由一種生產關係形式過渡到另一種生產關係形式的過渡關係。可是，不管生產關係帶着怎樣的性質，而它們在任何時候和在任何制度下，都如社會底生產力一樣是生產底必要原素。

馬克思說：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影響着自然界，而且彼此互相影響着。他們如果不用相當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生產。爲了實現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係，只有經過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係，才會有人們對於自然界的關係存在，才會有生產。』（馬恩全集，第五卷，第四二九頁）

所以，生產、生產方式是把社會底生產力和人們底生產關係兩者都包含在內，而體現着兩者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統一。

（乙）生產底第一個特點就是它永遠也不會長久停留在一點上，而是始終處在變更和發展狀態中，同時生產方式中的變更又必然引起全部社會制度、社會觀念、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底變更，即引起全部社會的和政治的結構底改造。人們在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上有着各個不同的生產方式，或者粗淺一點說，過着各種不同樣式的生活。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有一種生產方式，在奴隸制度下有另一種生產方式，在封建制度下有第三種生產方式，餘此類推。同時，人們底社會制度，他們的精神生活，他們的觀點，他們的政治制度，也與此適應而各不相同。

社會底生產方式怎樣，社會本身在基本上也就會怎樣，社會底觀念和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也就會怎樣。

或者粗淺一點說：人們底生活樣式怎樣，人們底思想樣式也就會怎樣。

這就是說，社會發展史首先便是生產發展史，數千百年來新陳代謝的生產方式發展史，生產力和人們生產關係發展史。

由此可見，社會發展史同時也就是物質資料生產者本身底歷史，即身爲生產過程中基本力量並實現着社會生存所必需物質資料生產的那些勞動羣衆底歷史。

由此可見，歷史科學要想成爲眞正的科學，便不能再把社會發展史歸結爲帝王將相底行動，

歸結爲國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動，而是首先應當研究物質資料生產者底歷史，勞動羣衆底歷史，各國人民底歷史。

由此可見，研究社會歷史規律的關鍵，並不是要到人們底頭腦中，到社會底觀點和觀念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會在每個一定歷史時期所採取的生產方式中，即要到社會底經濟中去探求。

由此可見，歷史科學底首要任務是要研究和揭示生產底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底規律，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要想成爲眞正的黨，首先就應精通生產發展底規律，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無產階級黨在製定自己的黨綱以及進行實際活動時，首先應以生產發展底規律，應以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爲出發點。

（丙）生產底第二個特點就在生產底變更和發展始終是從生產力底變更和發展上，首先是從生產工具底變更和發展上開始。所以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要素。起初是社會底生產力發生變更和發展起來，然後，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底經濟關係也依賴於這些變更並與這些變更相適應而發生變更。但這並不是說，生產關係不影響到生產力底發展，生產力不依賴於生產關

係。生產關係雖然是依賴於生產力底發展而發展，但同時它們又反轉來影響到生產力，加速或延緩其發展，而且必須指出：生產關係不能過分長久落後於生產力底增長並和這一增長相矛盾，因爲只有當生產關係適合於生產力底性質及狀況，並使生產力有發展餘地時，生產力才能儘量發展起來。因此，無論生產關係怎樣落後於生產力底發展，但它們遲早總應而且一定會去適合於生產力底發展水準，適合於生產力底性質。不然，便會有生產體系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統一底根本破壞，全部生產破裂，生產危機以及生產力破壞的情形。

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不適合的實例，它們兩者間衝突的實例，便是資本主義國家中所發生的經濟危機，那裏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和生產過程底公共性質，是和生產力底性質極不適合的。這種不適合的結果，便是使生產力陷於破壞的經濟危機，而這種不適合的情況就是那負有使命破壞現存生產關係，並建立起適合於生產力性質的新生產關係的社會革命底經濟基礎。

反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完全適合的實例，便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這裏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生產過程底公共性質是完全適合的，因此在蘇聯沒有經濟危機，也沒有生產力破壞的情形。

所以，生產力不僅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要素，而且是生產發展過程中決定的要素。

生產力怎樣，生產關係也就應怎樣。

生產力底狀況所回答的是人們用怎樣的生產工具來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物質資料的問題，而生產關係底狀況所回答的則是生產資料（土地、森林、水流、礦源、原料、生產工具、生產建築物、交通聯絡工具等等）歸誰所有，生產資料由誰支配——是由全社會支配，還是由單個的人、集團和階級支配並利用去剝削其他的人、集團和階級的問題。

以下便是從古代到今日的生產力發展的一般情景。由粗笨的石器過渡到弓箭，並與此相適應而由狩獵生活過渡到馴養動物和原始畜牧；由石器過渡到金屬工具（鐵斧、鐵口鋤等等），並與此相適應而過渡到種植植物，過渡到農業；金屬的製造工具繼續改良，過渡到冶鐵風箱，過渡到陶器生產，並與此相適應而有手工業的發展，手工業脫離農業的分立，獨立手工業生產以及後來手工業工場生產的發展；由手工業生產工具過渡到機器，手工業工場生產轉變爲機器工業；再進而過渡到機器制，以及現代機器化工業的出現，——這就是人類史上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大致而遠不完備的情景。同時，生產工具底發展和改善當然是由參加生產的人們所實現，而不是與人們無關，所以，由於生產工具底變更和發展，人們，即生產力中最重要的原素，也隨着變更和發展起來，他們的生產經驗，勞動技能以及運用生產工具的本領，也隨着變更和發展起來、

隨着社會生產力在歷史上變更和發展，於是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底經濟關係，也與此適應而變更和發展。

歷史上有五種基本生產關係：原始公社制的，奴隸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

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這在基本上是與當時的生產力性質相合的。石器以及後來出現的弓箭，使人絕對不能單身去和自然界勢力及猛獸作鬥爭。人們當時爲要在森林中採集果實，在水裏捕獲魚類，建築某種住所，便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則便會餓死，便會成爲猛獸或隣近部落底犧牲品。公共的勞動也就引起了生產資料和生產品的公有制。這裏還不知道什麼是生產資料私有制，不過有些同時用以防禦猛獸的生產工具是歸個人所有。這裏並沒有什麼剝削，也沒有什麼階級。

在奴隸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是奴隸主佔有生產資料和佔有生產工作者，這生產工作者便是奴隸主所能當作牲畜來買賣屠殺的奴隸。這樣的生產關係在基本上是與當時的生產力狀況相合的。此時人們所擁有的已經不是石器，而是金屬工具；此時所有的已不是那種不知畜牧業爲何物，也不知農業爲何物的貧乏原始的狩獵經濟，而是已經出現了的畜牧業、農業、手工業以及這

些生產部門彼此間的分工；此時已有可能在各個人間和各部落間交換生產品，已有可能把財富積累在少數人手中，而且眞正把生產資料積累於少數人手中，已有可能迫使大多數人服從少數人並把這大多數人變爲奴隸。這裏已不是社會中一切成員在生產過程中共同地和自由地勞動，而是由那些被不勞而獲的奴隸主所剝削的奴隸們底强迫勞動佔主要地位。因此也就沒有了生產資料和生產品的公有制。宅已被私有制所替代了。這裏，奴隸主是第一個和基本的十足的私有主。

富人和窮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享有完全權利的人和毫無權利的人，他們彼此間的殘酷階級鬥爭，——這就是奴隸制度底情景。

在封建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是封建主佔有生產資料和不完全佔有生產工作者，這生產工作者便是封建主雖已不能屠殺，但仍可以買賣的農奴。當時除封建所有制外，還存在有農民和手工業者以本身勞動爲基礎佔有生產工具和自己私有經濟的個人所有制。這樣的生產關係在基本上是與當時的生產力狀況相合的。鎔鐵和製鐵工作更進一步的改善；鐵犁和織布車的散佈；農業，園圃業，釀酒業和製油業的繼續發展；與手工業作坊並存的手工業工場企業的出現，——這就是當時生產力狀況底特徵。

新的生產力所需要的是在生產中能表現某種自動性，願意勞動，對勞動感覺興趣的生產者。

因此，封建主就把奴隸拋棄，因爲奴隸是對勞動不感興趣和完全沒有自動性的工作者；而寧願利用農奴，因爲農奴有自己的經濟，有自己的生產工具，具有爲耕種土地並從自己收成中拿出一部分實物繳給封建主所必需的某種勞動興趣。

私有制在這裏已經繼續發展了。剝削幾乎仍如奴隸制度下的剝削一樣殘酷，不過是稍許減輕一些罷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的階級鬥爭，便是封建制度底基本特徵。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同時這裏已經沒有了私自佔有生產工作者的情形，這時的生產工作者，即僱傭工人，是資本家既不能屠殺，也不能出賣的，因爲僱傭工人已免除了人格上的依賴，但他們却沒有生產資料，所以他們爲要不致餓死，便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並忍受繁重的剝削。除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外，還存在有免除了農奴制依賴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以本身勞動爲基礎佔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而且這種私有制在第一個時期是很流行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場企業已由機器化的大工廠所代替了。用農民粗笨生產工具耕作的貴族地產，已由根據農藝學經營和使用農業機器的資本主義大農場所代替了。

新的生產力所需要的是比閉塞無知的農奴們文化些，伶俐些，能够懂得機器並正確使用機器

的生產工作者。因此，資本家寧願利用免除了農奴制羈絆而有相當文化程度來正確使用機器的僱傭工人。

可是，資本主義把生產力發展到巨大規模的時候，便陷入它自己所不能解決的矛盾中。資本主義生產出日益增多的商品並減低着商品價格，便使競爭尖銳化，使大批小私有主和中等私有主陷於破產，把他們變成無產者，減低他們的購買力，因而就使生產出來的商品無法銷售出去。資本主義擴大生產並把千百萬工人集合在大工廠內，便使生產過程具有了公共的性質，因而破壞了自己本身的基礎，因爲生產過程底公共性質要求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而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却仍然是資本主義私人性的，即與生產過程底公共性質勢不兩立的所有制。

生產力性質與生產關係間這種不可調和的矛盾，是暴露於週期的生產過剩危機中，此時資本家因他本身使廣大民衆遭受破產而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便不得不燒燬生產品，消滅已製成的商品，停止生產，破壞生產力；此時千百萬民衆被迫失業挨餓，而這並不是由於商品不够，却是因爲商品出產太多。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不復與社會生產力狀況相適合，而是已與社會生產力處於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

這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制度裏成熟着革命，其使命就是要用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來代替現存的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

這就是說，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最尖銳的階級鬥爭，乃是資本主義制度底基本特徵。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此刻還只實現於蘇聯的這個制度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是生產關係底基礎。這裏已沒有什麼剝削者，也沒有什麼被剝削者。生產出來的物品是根據『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來按勞動分配的。這裏生產過程中人們相互關係底特徵，乃是不受剝削的工作者們間同志的合作和社會主義的互助。這裏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狀況完全相合，因爲生產過程底公共性質是由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所鞏固的。

因此，蘇聯的社會主義生產也就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週期的生產過剩危機，以及與此危機相聯結的荒謬現象。

因此，生產力在這裏是加速發展着，因爲適合於生產力的生產關係使生產力有這樣發展的充分廣闊的餘地。

這就是人類史上人們生產關係發展的情景。

這就是生產關係發展對於社會生產力發展，首先是對於生產工具發展的依賴性，而因爲有這

種依賴性，所以生產力底變更和發展遲早要引起生產關係與此相適應的變更和發展。

馬克思說：

『勞動資料❶的使用和創造，雖其萌芽形式已爲某幾種動物所固有，畢竟是人類勞動過程所獨具的特徵，所以佛蘭格林說人類是製造工具的動物。勞動資料底遺骸對於研究已經消亡的諸社會經濟形態，也如動物骨骼底遺骸結構對於研究已消亡的諸種動物底軀體組織一樣，有極重要的意義。各個經濟時代所由以區別的不是生產什麼，而是怎樣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底尺度，並且是勞動在其中實現的社會關係底指標。』（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二一頁，一九三五年版）

其次：

『社會關係是和生產力密切聯結的。人們既獲得了新的生產力，便會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着生產方式底改變，即本身生活保證方式底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所有一切社會關係。手力的磨坊產生了以緒則連（即封建主。——編者註）爲首的社會；蒸汽力的磨坊產生了以工業資本家爲首的社會。』（馬恩全集，第五卷，第三六四頁）

『生產力增長底運動，社會關係底破壞以及思想底產生都是毫不間斷地發生着，不動的只是運動底抽象。』（同上，第三六四頁）

---

❶ 馬克思所說的『勞動資料』，主要是指生產工具而言。——編者註

恩格斯在解釋共產黨宣言內所表述的歷史唯物主義時說道：

『每一歷史時代底經濟生產以及必然從它發生的社會結構，便是這時代的政治和思想歷史底基礎……與此相適應的，是——自從原始公社的土地佔有制瓦解時起——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階段上被剝削階級與剝削階級，被支配階級與統治階級間鬥爭的歷史……在這個鬥爭現今所達到了的階段上，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爲要擺脫掉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已非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以及階級鬥爭不可了……。』（恩格斯爲宣言德文版所作的序言）

（丁）生產底第三個特點就在新的生產力以及與其相適合的生產關係產生的過程，並不是離開舊制度而單獨發生，不是在舊制度消滅以後發生，而是在舊制度內部發生；不是由於人們有意自覺活動底結果，而是自發地，不自覺地，不依人們意志爲轉移地發生的。其所以是自發地和不依人們意志爲轉移地發生，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人們不能自由選定這種或那種生產方式，因爲每一新輩人開始生活時，他們已遇到現成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即前輩人所工作的結果，因此這新輩人在最初一個時候，應當接受他們在生產方面所遇到的一切現成東西，應當去適應這些東西，以便有可能生產物質資料。

第二個原因，就是人們在改善這種或那種生產工具，這種或那種生產力要素時，不會覺悟到，不會瞭解到，也不會想到這些改善將會引起怎樣一種社會結果，而只是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只是想要減輕自己的勞動，謀得某種直接的，可以感觸到的益處。

當原始公社社會中某些社員逐漸地摸索式地由石器過渡到鐵製工具時，他們當然不知道，當然沒有想到這種革新會引起怎樣一種社會結果；他們並沒有瞭解到，沒有意識到，由石器過渡到金屬工具是意味着生產中的變革，結果一定會引起奴隸制度，——當時他們只是想要減輕自己的勞動和謀得眼前的感覺得到的益處，——他們當時的自覺活動只局限於這種日常個人利益的狹隘範圍。

當歐洲年輕資產階級在封建制度時期開始建造巨大手工工場企業，以與細小行業作坊並列，因而推進社會生產力時，它當然不知道，當然沒有想到它這種革新辦法會引起怎樣一種社會結果；它並沒有意識到，沒有瞭解到，這種『細微的』革新辦法會引起社會力量的重新配合，結果會發生一個要把它當時所十分感戴的王室政權以及它的優秀代表所往往夢想側身其間的貴族都一概推翻的革命，——當時它只是想要減低商品生產成本費，更多拿些商品到亞洲市場以及剛才發現的美洲市場去銷售，藉以獲得更多的利潤，——它當時的自覺活動只局限於這種日常實踐的

狹隘範圍。

當俄國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一起加緊在俄國培植現代機器化大工業，絲毫也不觸動沙皇制度，而聽憑地主們宰制農民時，他們當然不知道，當然沒有想到生產力這種嚴重的增長會引起怎樣一種社會結果；他們並沒有意識到，沒有瞭解到，這個在社會生產力方面發生的嚴重躍進會引起社會力量的重新配合，結果會使無產階級能和農民聯合起來實現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當時他們只是想要極端擴大工業生產，掌握巨大的國內市場，變成壟斷家並從國民經濟中吸取更多的利潤，——他們當時的自覺活動並沒有超出他們日常的狹隘實踐的利益。

因此馬克思說：

『人們在自己生活底社會生產中（即是在生產爲人們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資料中。——編者註）彼此間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❶他們本身意志爲轉移的關係，即與他們當時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程度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二六九頁）

但這並不是說，生產關係底變更以及由舊生產關係到新生產關係的過渡是一帆風順地進行，而不經過什麼衝突，不經過什麼震動。恰巧相反，這樣的過渡通常是表現於用革命手段來推翻舊

❶ 着重點是編者加的。

生產關係而奠定新生產關係。到一定時期爲止，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生產關係方面的變更，是不依人們意志爲轉移而自發進行的。但這只是到一定時候爲止，只是到已經產生和正在發展的生產力還沒有充分成熟的時候爲止。而當新生產力已經成熟時，現存的生產關係及其體現者的統治階級就變成了『不可克服的』，只有經過新階級自覺活動，只有經過新階級强力行動，只有經過革命才可掃除的障礙。這裏特別明顯地表現出應該用强力把舊生產關係消滅掉的那些新社會觀念，新政治制度和新政權底偉大作用。在新生產力與舊生產關係互相衝突的基礎上，在社會底新經濟需要的基礎上產生出新的社會觀念；新的思想組織和動員羣衆；羣衆團結成爲新的政治軍隊，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權，並運用這個政權去用强力消滅生產關係方面的舊秩序而奠定新秩序。於是，自發的發展過程就讓位於人們自覺的活動，和平的發展就讓位於强力的變革，進化就讓位於革命。

馬克思說：

『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一定團結成爲階級……它藉實現革命而把自己變爲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資格去用强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共產黨宣言，一九三八年版，第五二頁）

其次：

『無產階級運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奪取資產階級所有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於國家

手裏，集中於已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儘量迅速地增加全部生產力。』（同上，第五〇頁）

『强力是每一個舊社會在懷孕着新社會時的產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六〇三頁，一九三五年版）

以下便是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爲他那部名著政治經濟學批評所寫的有歷史意義的序言中，對歷史唯物主義底實質所作的一個天才的表述：

『人們在自己生活底社會生產中彼此間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爲轉移的關係，即與他們當時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程度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底總和就組成爲社會底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物所藉以樹立起來，而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其相適應的那個現實基礎。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決定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過程。並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社會底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和它們向來在其中發展的那些現存生產關係，或不過是現存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了束縛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時代就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於是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物中也就會或遲或速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經濟生產條件方面所發生的那些可用自然科學精確眼光指明出來的物質變革，去與人們所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術的或哲學的形式，——簡言之，思想形式，——分別清楚。正如我們評判一個人時不能以他對於自己的揣度爲根據一樣，我們評判這樣一個變革時代時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爲根據。恰巧相反，

這個意識正須從物質生活底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現存的衝突中求得解釋，無論那一個社會形態，當它所給以充分發展餘地的那一切生產力還沒有展開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當它所藉以存在的那些物質條件還沒有在舊社會胞胎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會抱定自己所能够解決的任務，因爲我們仔細去看時總可看出，任務本身，只有當它所能藉以得到解決的那些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的。』（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二六九至二七〇頁）

這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應用於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的情形。

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底基本特徵。

由此就可看出，列寧打退修正派和變節者謀害的企圖時該是爲黨保持了怎樣巨大的理論財富，列寧所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的出現該是在我黨發展史中有怎樣重要的意義。

（三）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在斯托雷平反動年代。布爾什維克反對取消派和召回派的鬥爭。

黨組織在反動年代進行工作，要比過去革命開展時期困難得多。黨員人數銳減了。黨內許多小資產階級同路人，特別是知識分子，都因害怕沙皇政府迫害而相繼離開了黨。

列寧指明，革命政黨在這樣的時候，應當補習一下。在革命高漲時期，它們已學習過怎樣實行進攻；在反動時期，它們應當學習怎樣正確實行退却，怎樣轉入秘密狀態，怎樣保存和鞏固秘密黨，怎樣利用公開機會，怎樣利用各種合法組織，特別是利用合法羣衆組織來鞏固自己與羣衆的聯系。

孟什維克是張皇退却的，因爲他們根本不相信革命重新高漲的可能；他們可恥地背棄了黨綱上的革命要求和黨底革命口號，想把無產階級底革命秘密黨取消，想把它消滅。這樣的孟什維克就被稱呼爲取消派。

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相反，深信最近幾年就會有新的革命高潮到來，認爲黨必須準備羣衆去迎接這一高潮。革命底基本任務還沒有解決。農民還沒有獲得地主土地，工人還沒有獲得八小時工作制，人民深惡痛絕的沙皇專制制度還沒有推翻，而且這個沙皇專制制度現在又把人民在一九〇五年從它手裏爭得的一點點政治自由都毀滅掉了。所以，一九〇五年革命所由發生的種種原因仍然有效。因此，布爾什維克確信革命運動定會重新高漲，並極力準備去迎接這一高潮，努力聚集着工人階級的力量。

布爾什維克之所以確信革命新高潮必然到來，還因爲工人階級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已學會用

羣衆革命鬥爭手段爭取本身應有的權利。在資本實行進攻的反動年代，工人決不會忘記他們在一九〇五年所受到的這些教訓。列寧當時引證了各地工人寫來的信，信上敍述到廠主又在虐待侮辱工人諸事實時說道：『你們等一等吧，一九〇五年又會到來的！』

當時布爾什維克底基本政治目標，仍如一九〇五年一樣，是要推翻沙皇制度，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貫徹到底，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布爾什維克一分鐘也沒有忘記過這種目標，而是繼續在羣衆面前提出基本的革命口號：建立民主共和國，沒收地主土地，施行八小時工作制。

可是，此時黨底策略已不能仍如一九〇五年革命高漲時期那樣了。例如，黨決不能在最近時間號召羣衆舉行總政治罷工或武裝起義，因爲此時革命運動已經低落，工人階級已非常疲憊，反動階級已大大加强。黨不能不顧到新的環境。必須用防守策略，即用聚集力量，使幹部轉到秘密狀態，從秘密狀態下進行黨的工作，配合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人團體內工作的這個策略，來代替進攻策略。

而布爾什維克也就很靈巧地執行了這個任務。

『我們善於在革命以前工作了多年。無怪乎人們稱我們爲堅如鐵石的人。社會民主黨人已建成了無產階級的黨，這個黨決不會因第一次軍事襲擊遭受失敗而頹喪，決不會張皇失措，決不會辭心於冒險行

動』，——列寧當時這樣寫道。（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二六頁）〔五二〕

布爾什維克爲保持和鞏固秘密黨組織而努力奮鬥。但同時布爾什維克又認爲必須利用一切公開機會，利用一切公開連環來維持和保存黨與羣衆的聯系，藉以加强黨本身的力量。

『當時我們黨由反沙皇制度的公開革命鬥爭轉上迂迴鬥爭道路，轉到利用一切公開機會，從保險社起，至杜馬講壇止。這是我們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被擊破以後實行退却的時期。由於這一轉變，我們必須運用新的鬥爭方式來聚集力量，然後再去進行反沙皇制度的公開革命鬥爭。』（斯大林語，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速記錄，一九三五年版，第三六六至三六七頁）

當時保全下來的合法組織就像是秘密黨組織的掩護物，是黨保持自己與羣衆聯系的工具。布爾什維克爲保持與羣衆的聯系而利用了職工會及其他各種合法社會團體：疾病保險社、工人合作社、俱樂部、文化團體及民衆會所等。布爾什維克利用國家杜馬講壇來揭露沙皇政府底政策，揭露立憲民主黨人，並把農民吸收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也正因爲黨保存了本身的秘密組織，並且經過這種組織領導了其他各種政治工作形式，所以黨始終能實現黨的正確路線，並準備力量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布爾什維克實現其革命路線的時候，進行了兩條戰線的鬥爭，即同時反對黨內兩種機會主義

的鬥爭：既反對公開反黨的取消派，又反對暗中反黨的所謂召回派。

自從取消派這一機會主義派開始出現時起，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就同取消派進行了毫不調和的鬥爭。列寧指出，取消派是自由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辦。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巴黎召集第五次（全俄）代表會議。這次會議根據列寧提議指斥了取消派，即指斥了黨內一部分知識分子（孟什維克），因爲他們企圖『取消現有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組織，而代之以一種絕對要在合法範圍內活動，甚至不惜以公然放棄黨底綱領、策略和傳統爲代價的渙散團體』（聯共（布）決議案彙集，卷上，第一二八頁）。

代表會議號召全黨一切組織去堅決反對取消派的企圖。

可是，孟什維克沒有服從代表會議底這一決議，却一天天滾到取消派的立場，滾上背叛革命而與立憲民主黨人接近的道路。孟什維克日益公開拋棄無產階級黨底革命綱領，拋棄成立民主共和國，施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地主土地的要求。孟什維克想以拋棄黨底綱領和策略爲代價，換得沙皇政府讓公開合法冒牌『工人』黨存在的允許。孟什維克決定去同斯托雷平政制妥協，遷就斯托雷平政制。所以取消派又被稱呼爲『斯托雷平工黨』。

布爾什維克一方面既與公開反對革命的分子，與這些由唐恩、阿克雪里羅得和頗特列索夫等

人領導，並獲得馬爾托夫、托洛茨基及其他孟什維克分子幫助的取消派分子鬥爭，另方面又與暗藏的取消派分子，與這些用『左的』辭句掩蓋着機會主義面目的召回派分子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被稱爲召回派的是先前的一部分布爾什維克，他們要求把國家杜馬中的工人代表召回，並主張根本停止在合法組織中進行工作。

一九〇八年，有一部分布爾什維克要求從國家杜馬中召回社會民主黨的代表。由此就有『召回派』這一名稱。召回派組織了自己的單獨團體（波洛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阿列克新斯基、波克羅夫斯基和布伯諾夫等人），開始來進行反對列寧及列寧路線的鬥爭。召回派堅決拒絕在工會及其他合法團體中進行工作。這樣，他們就使工人事業受到嚴重的損害。召回派使黨脫離工人階級，使黨喪失其與非黨羣衆的聯系，想在秘密組織裏閉關自守，並使秘密組織受到打擊，因爲他們使秘密組織失去利用合法掩護物的機會。召回派不瞭解布爾什維克在國家杜馬裏和經過國家杜馬可以影響農民，揭破沙皇政府底政策，揭破立憲民主黨人用欺騙手段引誘農民的政策。召回派妨礙了黨聚集力量去迎接新革命高潮的工作。所以，召回派是『變相的取消派』，因爲他們力圖取消利用合法團體的機會，並且事實上拒絕對廣大非黨羣衆實行無產階級的領導，拒絕革命工作。

布爾什維克的無產者報編輯部一九〇九年爲討論召回派行動而召集的編委擴大會議，指斥了召回派。布爾什維克聲明他們和召回派毫不相干，並實行把召回派從布爾什維克組織中開除出去。

取消派和召回派都不過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同路人。在無產階級遇到困難時，取消派和召回派就特別明顯地暴露了自己的眞面目。

(四) 布爾什維克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反黨的八月聯盟。

當布爾什維克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堅決反對取消派和召回派，捍衛無產階級政黨堅定路線的時候，托洛茨基却擁護取消派孟什維克。正是在這些年代，列寧稱他爲『猶達施卡·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維也納（奧地利）成立了一個著作團體，創辦了一個『非派別組織性的』，其實是孟什維克的報紙。當時列寧論到托洛茨基時寫道：『托洛茨基底行爲表現他是個最卑劣的野心家和派別組織者：口頭上空談什麼黨，而行爲上却比其他一切派別組織者更壞』。

後來，在一九一二年間，托洛茨基組織了八月聯盟，這是所有一切反布爾什維克的團體和派別所結成的一個反對列寧、反對布爾什維克黨的聯盟。取消派和召回派共同加入了這個敵視布爾什維主義的聯盟，於是就證明他們是同類的東西。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在一切基本問題上都採取了取消主義立場。可是，托洛茨基却用中派主義，即用調和主義把自己的取消主義立場掩飾起來，硬說他是站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以外，彷彿是想使他們雙方互相調解。列寧論到這點時說道，托洛茨基比公開的取消派更卑劣，更有害，因爲他欺騙工人，說他是站在『派別組織以外』，其實他是完全擁護取消派孟什維克的。托洛茨基主義是培植中派主義的主要集團。

『中派主義——斯大林同志寫道，——是個政治概念。它的思想體系是遷就主義的思想體系，是要在一個共同黨內使無產階級利益服從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思想體系。這一思想體系是列寧主義所根本歧視，根本嫌惡的。』（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九版，第三七九頁）

在這個時期，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李可夫事實上是托洛茨基暗藏的代辦，因爲他們常常幫助他去反對列寧。一九一〇年一月，在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及其他暗藏的托洛茨基同盟者幫助下，違反列寧意旨而召集了中央全會。當時中央委員會成份因有許多布爾什維克被捕而發生了變更，於是動搖分子就利用機會來通過了反對列寧的決議。例如，在這次全會上竟決定

把布爾什維克的無產者報實行封閉，並撥款幫助托洛茨基在維也納出版的眞理報。加米涅夫加入了托洛茨基報紙底編輯部，並和季諾維也夫一起力圖把托洛茨基底報紙變成中央機關報。

只是由於列寧力爭的結果，中央一月全會才通過了申斥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決議，但在這裏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堅持了托洛茨基底主張，即反對叫出取消派底眞實名字。

結果就是如列寧所預察和預告過的那樣：只有布爾什維克才遵照中央全會決議把自己的無產者報實行封閉，而孟什維克則繼續刊行着他們那個派別組織的取消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報。

斯大林同志完全擁護列寧立場，他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第十一期上發表了一篇專文。在這篇文章中申斥了托洛茨基幫手們底行爲，並認爲必須把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及李可夫用叛變行動在布爾什維克派組織中所造成的這種不正常狀態消滅。同時在該文中又提出了後來由普拉加代表會議實現了的迫切任務：召集全黨代表會議，在俄國出版合法的黨報和成立領導實際工作的秘密的黨中央局。斯大林同志底這篇論文是根據巴庫委員會完全擁護列寧主張的決議寫成的。

當時爲了要同完全由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起，以至召回派和造神派止的反黨分子組成的托洛茨基八月反黨聯盟相對抗，便成立了由主張保全和鞏固秘密無產階級政黨者組成的護黨聯盟。參加這個聯盟的有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和普列漢諾夫所領導的少數孟什維克護黨分子。普列

漢諾夫及其孟什維克護黨派，雖對許多問題仍舊持着孟什維克立場，但却堅決表示與八月聯盟及取消派意見不合，並力求與布爾什維克成立妥協。列寧接受了普列漢諾夫底提議，並實行去與普列漢諾夫成立共同反對反黨分子的暫時聯盟，因爲他認爲這種聯盟是於黨有益，而對取消派有致命危險的。

斯大林同志完全擁護這個聯盟。他當時是在流放所。斯大林同志從流放所寫信給列寧說：

『據我的意見，聯盟（列寧與普列漢諾夫結成的聯盟）路線是唯一正確的路線：第一，這條路線，並且也只有這條路線，才與俄國工作底眞正利益相合，因爲這種利益要求把一切眞正黨性分子團結起來；第二，這條路線，並且也只有這條路線，才能促使合法組織擺脫取消派的壓迫，把工人孟克❶和取消派彼此完全隔開，並把取消派驅散，把他們殲滅。』（列寧與斯大林文集，第一卷，第五二九至五三〇頁）

布爾什維克因巧妙配合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而終於成了公開工人組織中的嚴重力量。例如，布爾什維克在參加當時公開召集的四個代表大會，即民衆大學代表大會、婦女代表大會、工廠醫生代表大會和戒酒運動代表大會的工人代表團中起過重大的作用。布爾什維克在這些公開代表大

❶ 孟克是孟什維克之簡稱。——編者註

會上的演說發生了重大的政治影響，獲得了全國各地的響應。例如，布爾什維克工人代表團在民衆大學代表大會上發言時，揭露了沙皇制度摧殘一切文化活動的政策，並指出，俄國不把沙皇制度推翻，就絕對不能有眞正的文化高漲。工人代表團在工廠醫生代表大會上發言時，敍述了工人在極不衛生的條件下工作和生活的情形，並得出結論說，不推翻沙皇制度，便不能認眞舉辦工廠衛生事業。

布爾什維克把取消派從那些保全下來的合法組織中漸漸排擠出去。由於實行同普列漢諾夫護黨集團成立統一戰線的這種特殊策略的結果，布爾什維克奪得了許多工人孟什維克組織（如在維波爾格區、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城等等）。

在這個困難時期，布爾什維克作出了適當配合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的模範。

（五）一九一二年召集的普拉加黨代表會議。布爾什維克正式形成爲獨立馬克思主義政黨。

布爾什維克與取消派召回派進行鬥爭，以及與托洛茨基分子進行鬥爭時，面臨到一個迫切的

任務——必須把全體布爾什維克團結成爲一個整體，將其正式形成爲一個獨立的布爾什維克黨。其所以絕對必須這樣作，不僅是因爲必須把黨內分裂工人階級的一切機會主義派別剷除，而且還因爲必須把聚集工人階級力量的事業貫澈到底，準備工人階級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可是，爲要實現這個任務，首先就必須把機會主義分子，把孟什維克清除出黨。

此時在布爾什維克中間，誰都認定布爾什維克絕對不能繼續同孟什維克留在一個黨裏。孟什維克在斯托雷平反動年代所表現的叛變行爲，他們企圖取消無產階級政黨而組織一個改良主義新政黨的立場，已使布爾什維克和他們的決裂成了必不可免的事情。當布爾什維克還同孟什維克留在一個黨裏時，他們對孟什維克底行爲總歸要担負一種精神上的責任。可是，布爾什維克自己如不甘願叛變黨和工人階級，就絕對不能再替孟什維克底公開叛變行爲担負任何精神上的責任。所以，在一個黨底範圍內和孟什維克保持統一，就無異是叛變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因此，布爾什維克必須把他們和孟什維克事實上的決裂貫澈到底，一直做到在組織上和他們正式決裂，把孟什維克驅逐出黨。

只有這樣作法，才能重新建立具有統一綱領，統一策略，統一階級組織的革命無產階級政黨。

只有這樣作法，才能把已被孟什維克破壞的黨內眞正統一（而不只是形式上的統一）奠定起來。

布爾什維克當時準備召集的第六次全黨代表會議正應實現這個任務。

但這個任務還只是事情的一面。同孟什維克正式決裂，把布爾什維克正式形成爲一個獨立政黨，這當然是個很重要的政治任務。但在布爾什維克面前還擺着有另一個更重要的任務。當時的任務不僅是要同孟什維克實行決裂而正式形成爲一個獨立政黨，並且首先是要在同孟什維克實行決裂後建立一個新的政黨，即建立一個根本與西歐普通社會民主黨不同，不容有機會主義分子插足，而能引導無產階級爭取政權的新式的政黨。

在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時候，所有一切孟什維克，不分色彩，從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丁諾夫起，到馬爾托夫和托洛茨基止，都一貫運用着他們從西歐社會民主黨人武庫中借來的武器。他們希望在俄國也有一個例如好像德國或法國社會民主黨那樣的政黨。他們之所以反對布爾什維克，就是因爲他們感覺到布爾什維克是個新的、非尋常的、異於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力量。當時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究竟是種什麼東西呢？他們是種混合物，其中既包含有馬克思主義分子，也包含有機會主義分子；既包含有革命之友，也包含有革命之敵；既包含有擁護黨性的人，也包含有反對

黨性的人，並且前者在思想上一天天同後者調和，前者在事實上一天天向後者屈服。爲什麼要同機會主義者調和，要同革命叛徒調和呢？——布爾什維克向西歐社會民主黨人問道。是爲了『黨內和平』，是爲了『統一』，——他們這樣回答布爾什維克說。是同誰統一呢，是同機會主義者統一麼？是呀，正是同機會主義者統一，——他們這樣回答說。很明顯的，這樣的黨決不能成爲革命的政黨。

布爾什維克不能不看見，自恩格斯逝世時起，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已開始由一種主張社會革命的政黨，蛻化成爲一種主張『社會改良』的政黨，其中每一個黨，作爲一個組織來說，都由領導的力量變成了自己國會黨團底附屬品。

布爾什維克不能不知道，這樣的黨只能使無產階級受到損害，這樣的黨決不能引導工人階級去進行革命。

布爾什維克不能不知道，無產階級所需要的不是這樣的政黨，而是另一種政黨，即新的、眞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亦即對機會主義者取不調和態度，對資產階級取革命態度，團結堅強，組織統一，主張社會革命，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

布爾什維克想在俄國建立的正是這樣的、新的政黨。而布爾什維克也就實行來建設這樣的

政黨，實行來準備這樣的政黨。布爾什維克反對『經濟派』，反對孟什維克，反對托洛茨基分子，反對召回派，反對各種各樣唯心主義者直至經驗批判主義者爲止的全部鬥爭史，也就是爲準備建立這樣一個政黨而努力的歷史。布爾什維克是想要建立一個新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可供一切想有眞正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人們效法的政黨。布爾什維克從舊火星報時期起，就已開始來準備建立這樣的黨了。他們堅持到底，堅忍不拔，勇往直前地準備了這樣一個黨。在這一準備工作中起了基本和決定作用的，是列寧所著做什麼？、兩個策略等這樣的著作。列寧所著做什麼？一書，是這樣一個黨在思想上的準備。列寧所著進一步，退兩步一書，是這樣一個黨在組織上的準備。列寧所著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是這樣一個黨在政治上的準備。最後，列寧所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是這樣一個黨在理論上的準備。

可以確有把握地說，歷史上從來還沒有過一個政治團體，是像布爾什維克團體這樣準備得深刻澈底形成爲一個政黨的。

所以，布爾什維克正式形成爲一個黨，乃是一件已經完全準備好了的、完全成熟了的事情。第六次黨代表會議底任務，就是要以驅逐孟什維克而宣告布爾什維克新政黨正式形成的手續來成就這件已經準備好了的事情。

第六次全俄黨代表會議，是於一九一二年一月在普拉加召集的。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二十多個黨組織底代表。因此，它在形式上也可以說是一次黨代表大會。

在代表會議的通告中報導了原被破壞的黨中央機關已經恢復，黨中央委員會已經成立的消息之後，指出反動年代是黨從俄國社會民主派形成爲一定組織以來所遇到的最困難的年代。雖然遭受過極嚴厲的壓迫，雖然受到過外來的嚴重打擊，雖然黨內有過機會主義者底叛變和動搖，但無產階級黨終究保全了自己的旗幟和自己的組織。

『保全下來的不僅有俄國社會民主黨底旗幟及其綱領和革命訓條；保全下來的還有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組織，壓迫手段雖能破壞和削弱這個組織，但任何壓迫手段都不能把它消滅』，——在代表會議通告中這樣說道。

代表會議指出了俄國工人運動開始重新高漲的徵候，指出了黨工作正在活躍起來的事實。

代表會議討論了各地方代表底報告以後指出：『在所有各個地方的社會民主工人中間，都在努力進行鞏固地方秘密社會民主黨組織和團體的工作』。

代表會議指出，在所有各個地方組織方面，都承認布爾什維克在退却時期所採取策略底主要原則——把秘密的工作與黨在各種合法工人團體中進行的公開工作配合起來的原則。

普拉加代表會議選出了黨底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當選爲中央委員的有列寧、斯大林、奧爾忠尼啓則、斯維爾德洛夫、斯泮達梁等人。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兩同志是在本人缺席時被選進中央的，因爲他們當時還在流放所。被選爲中央候補委員的有加里寧同志。

當時成立了領導俄國實際革命工作的中央機關（俄國中央局），由斯大林同志負責主持。在俄國中央局中，除斯大林同志外還有斯維爾德洛夫、斯泮達梁、奧爾忠尼啓則和加里寧等同志參加。

普拉加代表會議把布爾什維克過去反對機會主義的全部鬥爭作了一個總結，並決議將孟什維克驅逐出黨。

普拉加代表會議把孟什維克驅逐出黨之後，就正式確定了布爾什維克黨獨立存在的事實。布爾什維克既已在思想上組織上擊潰了孟什維克，既已把他們驅逐出黨，就給自己留下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這一舊有的黨的旗幟。因此布爾什維克黨一直到一九一八年止，都繼續稱爲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加有一個寫在圓括弧內的添註：『布爾什維克』。

一九一二年初，列寧在致高爾基的信中論到普拉加代表會議工作總結時寫道：

『不管取消派混蛋們怎樣搗亂，我們終於把黨及其中央委員會恢復成功了。我想你對此是會和我們同聲

稱快的。」（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九頁）

斯大林同志估計普拉加代表會議底意義時說道：

『這次代表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極重大的意義，因爲它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間劃定了一條界限，並把全國各地布爾什維克組織統一成了一個布爾什維克黨。』（蘇聯共產黨（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三六一至三六二頁）

自孟什維克被驅出黨，而布爾什維克正式形成爲一個獨立政黨時起，布爾什維克黨已是更堅強更有力了。黨是靠清除自身中間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這就是根本與第二國際各社會民主黨不同的新型政黨，即布爾什維克黨底口號之一。第二國際各國黨口頭上自稱爲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事實上却容忍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們，即公開的機會主義者留在本隊伍中間，讓他們來瓦解我害第二國際。反之，布爾什維克却同機會主義者進行了毫不調和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黨內清除了機會主義的骯髒東西，結果便創立了新型的黨，列寧的黨，即後來爭得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黨。

如果在無產階級黨隊伍裏留下了機會主義分子，那布爾什維克黨就會不能走上康莊大道而引導無產階級前進，就會不能爭得政權和成立無產階級專政，就會不能成爲國內戰爭的勝利者，就

會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

普拉加代表會議在其決議中提出了如下的最低限度綱領作爲黨底當前主要政治口號：成立民主共和國，施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一切地主土地。

在這些口號下，布爾什維克進行了他們在第四屆國家杜馬選舉時進行的選舉運動。

在這些口號下，生長了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工人羣衆革命運動底新高潮。

簡短的結論

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二年時期，是革命工作條件最困難的時期。在革命失敗以後，當革命運動陷於低落和羣衆感到疲乏的時候，布爾什維克改變了自己的策略，從直接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轉到用迂迴手段進行這一鬥爭。在斯托雷平反動年代的艱苦條件下，布爾什維克爲保持自己與羣衆的聯系而利用着甚至極小的公開機會（從保險社和職工會起，至杜馬講壇爲止）。布爾什維克始終不倦地聚集着力量去迎接革命運動底新高漲。

在革命遭了失敗，反政府派別分崩離析，脫黨知識分子（波格丹諾夫，巴查羅夫等人）對

革命失望並對我黨理論基礎加緊實行修正主義襲擊的艱難困苦環境中，布爾什維克表現自己是黨內唯一的力量，只有他們才沒有捲起黨的旗幟，仍舊保持着確遵黨綱的態度，而把那些『批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們底攻擊盡行擊退（列寧所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正因爲具有馬列主義的思想鍛鍊，正因爲對革命前途有明確的認識，所以團結在列寧周圍的布爾什維克基本幹部終能保持住黨及其革命原則。『無怪乎人們稱我們爲堅如鐵石的人』，——列寧這樣評論布爾什維克道。

孟什維克在這個時期愈益離開革命。他們墮落成爲取消派，要求取消，即要求消滅革命無產階級秘密黨，愈益公開拋棄黨底綱領，拋棄黨底革命任務和口號，企圖組織一個單獨的改良主義黨，即工人所稱的『斯托雷平工黨』。托洛茨基擁護取消派，虛假地用『黨內統一』口號來掩飾自己，事實上主張同取消派維持統一。

另一方面，又有一部分布爾什維克不瞭解當時必須採取新的迂迴的手段去進行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却要求黨拒絕利用公開機會，要求黨召回參加國家杜馬的工人代表。召回派硬要黨去與羣衆脫離，妨礙黨聚集力量去迎接新革命高潮。召回派用『左的』辭句來掩飾自己，其實他們也和取消派一樣拒絕進行革命鬥爭。

取消派和召回派結合成爲一個反對列寧的聯盟，即由托洛茨基組織起來的八月聯盟。布爾什維克在反對取消派及召回派的鬥爭中，在反對八月聯盟的鬥爭中獲得勝利，並順利地捍衛着秘密的無產階級政黨。

這個時期最重要的事變，就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普拉加舉行的代表會議（一九一二年一月）。在這次代表會議上實行把孟什維克驅逐出黨，永遠結束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形式上聯合在一個黨內的局面。布爾什維克由一個政治集團形成爲獨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普拉加代表會議創立了新型的黨，列寧主義的黨，即布爾什維克黨。

普拉加代表會議實行把機會主義者，把孟什維克從無產階級黨裏清除出去，是對於黨和革命後來全部發展都有決定意義的事件。假如布爾什維克當時沒有把叛變工人事業的孟什維克妥協主義分子驅逐出黨，那無產階級黨在一九一七年就會不能發動羣衆去爭取無產階級專政。

第五章　布爾什維克黨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前工人運動高漲年代

（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時期）

（一）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間革命運動的高漲。

斯托雷平反動得勝奏捷，爲時並不長久。一個除了刑棍絞架而外，再也不願給人民任何東西的政府，本來是不能穩固的。高壓手段已成爲家常便飯，再也不能恐嚇人民了。工人在革命失敗後頭幾年裏所發生的疲倦心理，已在消失下去。工人羣衆又重新奮起鬥爭。布爾什維克斷定新的革命高潮必然到來的預見已被證實。一九一一年罷工人數超過十萬以上，而在過去幾年內每年罷工人數却不過五六萬人。一九一二年一月舉行的普拉加黨代表會議，已指出工人運動開始復興的事實。但革命運動底眞正高漲，却直到一九一二年四五月間才開始發生，當時連拿工人慘遭槍殺的事件激起了廣闊的政治罷工浪潮。

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連拿（地在西伯利亞）金礦工人舉行罷工，沙皇憲兵官下令開槍，工人死傷者有五百名以上。一羣手無寸鐵，和和平平前去與經理處進行談判的連拿礦工遭受槍擊的消息，立刻激動了全國。沙皇專制政府幹出這次新的流血罪行，完全是爲了取悅於連拿金礦公司老板英國資本家，以圖打破礦工經濟罷工。英國資本家和他們的俄國股夥靠極無恥剝削工人而從連拿金礦中取得駭人聽聞的利潤，——每年在七百萬盧布以上。他們只付給工人極低微的工資，他們供給工人惡劣腐爛的食品。連拿金礦公司中的六千礦工因忍受不住這種欺壓凌辱，便宣佈罷工了。

連拿慘案發生後，無產階級立刻在彼得堡、莫斯科及其他各工業中心和工業區域用羣衆罷工、遊行示威和羣衆大會來表示抗議。

『我們聞訊，驚愕萬分，心肝俱裂，一時竟找不到相當的言詞來表示。無論我們提出怎樣的抗議，都不能表明我們每個人心血沸騰情況於萬一。不論是眼淚或抗議，都幫助不了我們；能够幫助我們的只是有組織的羣衆鬥爭』，——有幾個企業中的工人在共同通過的決議上這樣寫道。

當沙皇大臣馬卡洛夫在國家杜馬中回答社會民主黨黨團對連拿慘案所提出的質問而橫蠻聲言，說『從前如此，將來也會如此！』的時候，工人羣衆底怒潮更加洶湧了。參加抗議連拿工人

流血慘案政治罷工的人數，增到了三十萬人之多。

連拿事件有如颶風一般，吹散了斯托雷平政制所造成的『靜寂』空氣。斯大林同志一九一二年在彼得堡布爾什維克明星報上論到這點時寫道：

『連拿的槍聲擊破了沉默的冰層，民衆運動底江河奔流起來了。奔流起來了！：現存政制中的一切弊端禍害，艱苦備嘗的俄羅斯所遭受的一切苦痛，都集合到了一件事實上，即集合到了連拿事件上。正因爲如此，所以恰巧連拿的槍聲便成了罷工和示威運動底信號。』

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企圖埋葬革命，竟是枉費心機。連拿事件證明革命勢力仍然活着，工人階級中積聚有巨量的革命精力。一九一二年五一罷工有四十萬左右工人參加，罷工帶有很鮮明的政治性質，完全是在布爾什維克所提出的革命口號，即成立民主共和國，施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一切地主土地的口號下進行的。這些基本口號是要把廣大工人羣衆以及農民和兵士羣衆一致團結起來，以便用革命手段向專制制度實行進攻。

『全俄無產階級所舉行的轟轟烈烈的五月罷工，以及與之相連的遊行示威，革命宣言和在工人大衆面前的革命演說，都顯然表明俄國已進入了革命高漲的時期』，——列寧在革命高漲一文中這樣寫道。（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五三三頁）〔五三〕

取消派被工人羣衆底革命行動弄得驚惶失措，公然出而反對罷工鬥爭，罵屯爲『罷工的狂熱』。取消派及其同盟者托洛茨基竟想用『請願運動』來代替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他們勸工人在呼籲『權利』（取消對結社罷工等等的限制）的『請願書』上簽名，然後遞給國家杜馬。但取消派所募得的只有一千三百個人的簽名，而團結到布爾什維克所提出的革命口號周圍的却有數十萬工人。

工人階級是循着布爾什維克所指示的道路行進的。

當時的國內經濟情形如下。

一九一〇年間，工業停滯已經終止，在基本工業部門方面已呈現出生產上的活躍，生產範圍的擴大。生鐵鎔鑄量在一九一〇年等於一萬八千六百萬普特，一九一二年等於二萬五千六百萬普特，而在一九一三年則已增至二萬八千三百萬普特。石煤開採量在一九一〇年等於十五萬二千二百萬普特，而在一九一三年間則已等於二十二萬一千四百萬普特了。

由於資本主義工業的增長，無產階級人數也跟着迅速增加起來。當時工業發展底特點，就是生產更加集中於大企業和最大企業。一九〇一年，在有五百名以上工人的大企業裏作工的人數佔工人總數百分之四六點七，而一九一〇年在這種企業裏作工的人數却已等於工人總數百分之五

四，即佔全體工人一半以上。這樣的工業集中速度是空前的。甚至在美國這樣一個工業發達的國家裏，當時大企業中作工的人數也僅只佔全體工人三分之一左右。

無產階級人數的增長和集中於大企業，既在具有布爾什維克黨這樣一個革命政黨的條件下發生，便使俄國工人階級變成了全國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力量。企業中對工人實行的野蠻剝削方式，再加上沙皇衛兵施行的不堪忍受的警察高壓制度，就使每次嚴重的罷工都含有政治性質。同時，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結合起來，又使羣衆罷工具有特別巨大的革命力量。

在工人革命運動前頭行進的是彼得堡英勇無產階級，繼彼得堡之後的是波羅的海沿岸邊區、莫斯科城和莫斯科州，再其次便是窩爾加河沿岸和南俄各區。一九一三年間，運動已普及到西部邊區，波蘭和高加索。一九一二年罷工人數，據官方統計是七十二萬五千人，而據其他比較完備的統計，則在百萬以上；一九一三年罷工人數，據官方統計是八十六萬一千人，而據比較完備的統計，則爲一百二十七萬二千人。一九一四年上半年參加罷工的工人，已達一百五十萬左右。

這樣，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間的革命高漲，罷工運動大規模的發展，已使全國接近於一九〇五年革命開始時的局勢了。

無產階級底革命羣衆罷工運動有了全民的意義。它的目標是在反對專制制度。罷工鬥爭得到

了勞動民衆絕大多數底同情。工廠主用歇業手段來報復工人罷工。一九一三年間，莫斯科州內資本家開除了五萬紡織工人。一九一四年三月間，彼得堡在一天以內就有七萬工人被開除工作。其他企業及其他工業部門中的工人羣衆用紛紛募捐手段，有時並實行同情罷工來援助罷工及受到歇業抵制的工友。

工人運動高潮和羣衆罷工把農民羣衆也喚醒起來加入鬥爭了。農民重新奮起鬥爭反對地主，搗毀地主的莊園和富農的田莊。一九一〇至一九一四年間，一共爆發過一萬三千次以上的農民發動。

軍隊中間的革命發動也開始了。一九一二年在土爾克斯坦駐軍中爆發了武裝發動；在波羅的海艦隊以及塞瓦斯托坡里軍港中醞釀着水兵起義。

布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革命罷工運動和遊行示威，證明工人階級進行鬥爭不是爲了局部的要求，不是爲了『改良』，而是爲了要把人民從沙皇制度下解放出來。新的革命顯然已經逼近了。

列寧爲了更接近於俄國國竟，乃於一九一二年夏季從巴黎移居加里細亞（前屬奧地利）。這裏由列寧主席開過中央委員和負責工作人員兩次聯席會議：一次是於一九一二年末在克拉科夫城舉行，另一次是一九一三年秋在克拉科夫城附近坡羅寧諾鎮上舉行。在這兩次會議上通過了關於

工人運動各項重大問題的決議：論革命高漲，論罷工鬥爭和黨底任務，論鞏固秘密組織，論社會民主黨杜馬黨團，論黨刊物，論保險運動的決議。

（二）布爾什維克的『眞理』報。第四屆國家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黨團。

布爾什維克在彼得堡出版的日刊眞理報，是布爾什維克黨鞏固本身組織和奪取羣衆影響的强大武器。它是由斯大林、阿爾敏斯基及坡列塔也夫遵照列寧指示而發起創辦的。羣衆的工人刊物眞理報，是隨着新的革命運動高漲誕生的。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公曆五月五日），眞理報第一期出版了。這眞是工人的一個盛大節日。爲了紀念眞理報的誕生，於是規定每年五月五日爲工人出版節。

在眞理報創辦以前，已有專供先進工人閱讀的布爾什維克週報明星出版。明星報在連拿事件時期起過很大的作用。它登載過列寧和斯大林許多號召工人階級進行鬥爭的戰鬥政治論文。但在革命高漲條件下，週報已不能滿足布爾什維克黨底需要了。必須出版一種供極廣大工人階層閱讀

的羣衆政治日刊。眞理報便是這樣的日刊。

在這個時期，眞理報底作用是異常重大的。宅把廣大工人階級羣衆奪取到布爾什維主義方面來。在經常受到警察取締，被迫繳付罰款，一登載書報檢查局所不喜歡的論文和通訊便遭沒收的條件下，眞理報所以能够存在，是全靠有數萬先進工人積極支持。眞理報所以能够繳付巨額罰款，是全靠有工人羣衆踴躍捐助。往往有很大一部分被沒收的眞理報仍能落到讀者手中，因爲先進工人半夜就來到印刷所等候，隨身帶出大包報紙到外面去散發。

沙皇政府在兩年半內把眞理報封禁過八次，但眞理報在工人援助下總又用一種新的相似的名稱如擁護眞理、眞理之路、勞動眞理等等繼續出版。

當時眞理報每期平均銷數爲四萬份，而孟什維克的光綫日報每期銷數却不過一萬五六千左右。

工人羣衆認定眞理報是他們自己的報紙，對宅極表信任，細心聽從宅的呼聲。每份眞理報照例是互相傳閱，供應數十個讀者，養成他們的階級覺悟，教導他們，組織他們，號召他們進行鬥爭。

眞理報上所寫的是什麼呢？

每期眞理報上都刊載有數十篇工人通訊，其中所記述的是工人生活困苦，工人遭受殘酷剝削，資本家及其經理和工頭們欺侮工人的種種事實。這是對於資本主義制度所作的一針見血的尖刻的揭露。在眞理報上所載的述評中，往往傳出忍飢受餓的失業工人因根本無法找到工作而自殺的消息。

眞理報上經常論到各個工廠和各個工業部門工人底疾苦和要求，記述着工人爭取本身要求的情形。幾乎每期都講到各企業中的罷工鬥爭。凡遇有大規模的長期的罷工發生時，眞理報便在其他各企業和其他各工業部門的工人中募捐援助罷工工友。募得的罷工基金常達數萬盧布，——這在當時要算是很大的數目，因爲當時大多數工人每天只能領七八十個哥比的工資。這種辦法在工人羣衆中養成了無產階級的團結精神，使他們認識到全體工人利益的一致。

每逢有政治事件發生，每逢獲得勝利或遭受失敗時，各地工人總是寫信，送賀詞或抗議書到眞理報上發表來表示回答。眞理報在自己的論文中，根據澈底的布爾什維克立場指明工人運動底任務。當時公開刊行的報紙是不能直接號召推翻沙皇制度的。必須用暗示方法來寫述，但覺悟的工人很能瞭解這種暗示，並把這種暗示解釋給羣衆聽。例如，眞理報上寫到『一九〇五年毫不截短的要求』時，工人們就懂得這裏所說的是布爾什維克底革命口號，卽推翻沙皇制度，成立民主

共和國，沒收地主土地，施行八小時工作制的口號。

眞理報在第四屆杜馬選舉前夜組織了先進工人。宅揭露了孟什維克主張去同自由資產階級妥協，主張成立『斯托雷平工黨』的叛變立場。眞理報號召工人投票擁護堅持『一九〇五年毫不截短的要求』的人，即擁護布爾什維克。當時的選舉是多級的。首先由工人大會選出初選代表，再由初選代表選出覆選代表，只有這種覆選代表才能參加杜馬工人代表的選舉。在實行選舉的那天，眞理報公佈了布爾什維克覆選代表候選人名單，並號召工人投票選舉他們。爲了免除預定候選人被捕的危險，這種名單是不能預先公佈的。

眞理報幫助了組織無產階級發動的工作。當一九一四年春彼得堡許多廠主實行大規模歇業抵制，致使工人不宜於實行羣衆罷工的時候，眞理報就號召工人採取別種鬥爭方式，例如在工廠中召集羣衆大會，在街道上舉行示威。當時在報紙上不能公開寫明這點。但覺悟的工人能瞭解這種號召，因爲他們讀到了列寧用論工人運動方式這一尋常題目所寫的一篇論文，說目前必須用工人運動底更高方式來代替罷工，這意思就是號召工人舉行羣衆大會和遊行示威。

布爾什維克底革命秘密活動與經過眞理報所進行的公開鼓動和組織工人羣衆的工作互相配合，就是這樣實現的。

眞理報不僅記述了工人生活，工人罷工及遊行示威的情形。同時眞理報還經常記載農民生活，農民飢餓苦況，農奴主地主剝削農民，以及富農莊主因斯托雷平『改良』辦法施行而把農民最好的土地攫爲己有的事實。眞理報向覺悟工人指明農村中積蓄有怎樣多的燃燒物。眞理報教導無產階級說，一九〇五年革命底任務並沒有解決，新的革命行將到來。眞理報教導說，無產階級在這第二次革命中應成爲眞正的人民領袖和領導者，在這次革命中將有革命農民來做它的强有力的同盟者。

孟什維克極力想使無產階級拋棄革命念頭。他們向工人鼓吹，說再不要去想什麼人民，講什麼農民飢餓痛苦，講什麼黑幫農奴主地主的統治，而只應去爭取『結社自由』，並爲此而向沙皇政府呈遞『請願書』。布爾什維克向工人解釋，說孟什維克這種放棄革命，放棄與農民聯合的宣傳，只是有利於資產階級；說要是工人能把農民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做同盟者，那就定可戰勝沙皇制度；說像孟什維克這樣一種惡劣的領導人，是應被當作革命敵人拋開的。

眞理報在『農民生活欄』上寫了些什麼呢？

讓我們從一九一三年通訊中舉出幾個例子來說說。

從薩馬拉寄來的一篇標題爲『土地案子』的通訊上說：布古里瑪縣諾沃哈斯布拉特村有四十

五個農民被控，罪名是說他們在劃分村社土地給單獨莊主時反抗過清丈官，大部分被控農民都被判處長期徒刑。

從普斯可夫州寄來的一篇簡短通訊上說：『蒲斯茨村（離查瓦里葉車站不遠）農民對鄉警實行了武裝反抗。有人受傷。發生衝突的原因是土地問題上的糾紛。有大隊鄉警已調到蒲斯茨村，代理撫台和檢察長也親自出巡了』。

從烏發州寄來的通訊上敍述了農民出賣份地的情形，並說饑荒和退出村社法使農民愈益失去土地。例如波力梭夫克村有二十七家農戶，共佔有五百四十三俄畝耕地。當饑荒發生時，有五戶永遠變賣了三十一俄畝土地，每俄畝賣價是二十五至三十三個盧布，但土地實際價格却要比這貴三四倍。同時這裏又有七戶抵押了一百七十七俄畝土地，每俄畝押了十八至二十個盧布，期限六年，年息一分二厘。如果注意到居民貧困和利率極高的事實，就能確有把握地說，一百七十七俄畝土地中將有一半土地是落到高利貸者手中，因爲至多也只有半數債戶能在六年當中償清這樣大的一筆數目。

列寧在眞理報上發表的俄國地主的大地產和農民的小地產一文中，很清楚地向工農羣衆指明有怎樣多的地產握在寄生地主手中，僅僅三萬個大地主就佔有土地約七千萬俄畝，而一千萬農戶

總共也只有這樣多的土地。每個大地主平均佔有土地二千三百俄畝，而農民，連富農包括在內，每戶平均不過七俄畝，其中有五百萬，卽佔全體農戶一半的貧苦農戶，每戶不過一至二俄畝。這些事實具體證明，農民遭受貧困和饑餓是因爲有大地主土地佔有制，卽農奴制度殘餘存在，農民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下進行革命，才能免除這種殘餘。

眞理報經過那些同鄉村有來往的工人深入到鄉村中去，喚起先進農民加入革命鬥爭。

在創辦眞理報時期，秘密的社會民主黨組織已完全操在布爾什維克手中了。但杜馬黨團，刊物、保險社和職工會等合法組織　却還沒有完全從孟什維克手中奪取過來。爲了要把工人階級合法組織中的取消派分子驅逐出去，布爾什維克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這一鬥爭是因有眞理報努力而勝利完成了的。

眞理報是爲保護黨性，爲重新建立羣衆工人革命政黨奮鬥的核心。眞理報把合法組織團結到布爾什維克黨底秘密基幹組織周圍，引導工人運動走向於一個確定的目標，卽準備革命。

眞理報有極多的工人通信員。宅在一年內就刊載了一萬一千多件工人通信。但眞理報與工人羣衆的聯繫，並不限於寫信和通訊。每天都有很多工人從企業中跑到編輯部裏來訪問。黨內組織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眞理報編輯部裏面。地方黨支部代表常在這裏同領導機關接頭。各個

工廠裏的黨工作消息往往由這裏接收。彼得堡黨委員會和黨中央委員會底指令往往從這裏轉達。

由於布爾什維克兩年半來爲重建羣衆革命工人政黨而與取消派進行堅忍鬥爭的結果，到一九一四年夏俄國積極工人已有五分之四是擁護布爾什維克黨，擁護『眞理報派』策略的了。關於這點有如下的事實可以說明：一九一四年捐款援助工人報紙的七千個工人團體中，有五千六百個捐助布爾什維克刊物，而捐助孟什維克刊物的却只有一千四百個團體。但孟什維克在自由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有很多『富足的朋友』，他們供給了孟什維克報紙所需要的大部分經費。

當時布爾什維克被稱呼爲『眞理報派』。隨着眞理報成長起來的有一整代革命無產階級。這一代人後來便進行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眞理報受到數萬以至數十萬工人的擁護。在革命高漲年代（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奠定了羣衆布爾什維克黨底堅固基礎，沙皇政府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所採取的一切壓迫手段都沒能把這一基礎摧破。

『一九一二年的眞理報，奠定了布爾什維主義一九一七年勝利底基礎。』（斯大林語）

黨的另一個全俄合法機關便是第四屆國家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黨團。

一九一二年間，政府宣佈舉行第四屆杜馬選舉。我們黨對於參加這次選舉極爲重視。社會民

主黨的杜馬黨團和眞理報是全俄範圍的兩個基本合法據點，布爾什維克黨利用這兩個據點在羣衆中進行了自己的革命工作。

布爾什維克黨在自己的口號下獨立參加了杜馬選舉，同時並進地打擊了各個政府黨和自由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是在成立民主共和國，施行八小時工作制和沒收地主土地的口號下進行這次選舉運動的。

第四屆杜馬選舉是在一九一二年秋天舉行。十月初，政府因對彼得堡選舉進程感覺不滿，便企圖侵害許多大工廠中工人底選舉權利。我們黨彼得堡委員會爲了回答政府這種企圖，曾根據斯大林同志提議號召各大企業工人實行罷工一天。政府因陷於窘境而不得不表示讓步，於是工人在選舉大會上就有了可能來選舉他們所願意選舉的人。工人絕大多數都表決贊成斯大林同志所擬定的給初選代表和杜馬代表的委託書。在彼得堡工人給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託書上，提到了一九〇五年沒有解決的任務。

『……我們認爲，——在委託書上說道，——俄國處在臨來的廣大運動前夜，這一運動也許要比一九〇五年還要深入……這一運動底先鋒，也如一九〇五年一樣，將是俄國社會中最先進的階級，即俄國無產階級。只有受盡百般痛苦而切身要求俄國獲得解放的農民，才能做它的同盟者。』

委託書上說，臨來的人民發動必定是兩條戰線上的鬥爭，既須反對沙皇政府，又須反對同沙皇制度謀妥協的自由資產階級。

列寧對號召工人去作革命鬥爭的這一委託書深爲重視。工人們紛紛通過決議來響應了這個號召。

布爾什維克在選舉中獲得了勝利，巴達也夫同志由彼得堡工人選舉爲杜馬代表。

工人選舉杜馬代表是與其他居民階層分開舉行的（卽所謂工人選民團）。工人選民團所選出的九個代表中，有六個是布爾什維克黨員，卽巴達也夫、彼特羅夫斯基、穆拉諾夫、薩莫依洛夫、沙果夫以及馬林諾夫斯基（後來才發覺他是一個奸細）。布爾什維克的代表，是在工人居民至少佔五分之四的巨大工業中心裏當選的。有幾個取消派的代表却不是由工人選舉，卽並非由工人選民團中選出。因此在杜馬代表裏面取消派有七個，布爾什維克只有六個。起初，布爾什維克和取消派在杜馬裏面組成爲一個共同的社會民主黨黨團，但因取消派代表處處妨礙布爾什維克代表進行革命工作，所以布爾什維克代表同他們作過一番頑强鬥爭後，便於一九一三年十月遵照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指示退出聯合的社會民主黨黨團，而成立了布爾什維克單獨的黨團。

布爾什維克代表常在杜馬裏發表革命演說，抨擊專制制度，向政府質問摧殘工人和資本家殘

酷剝削工人的事實。

他們在杜馬裏對土地問題也發表過演說，號召農民起來同農奴主地主作鬥爭，揭露反對沒收地主土地交給農民的立憲民主黨。

布爾什維克向國家杜馬提出了施行八小時工作制的法案，這個法案當然沒有被黑幫杜馬採納，但它終究起了很大的鼓動作用。

布爾什維克的杜馬黨團始終都與黨中央及列寧本人保持有密切的聯繫，常從列寧那裏領到指示。斯大林同志在彼得堡工作時直接領導過這個黨團。

布爾什維克的代表並沒有局限於在杜馬內部進行工作，同時他們還在杜馬以外加緊努力活動。他們時常巡視各個工廠，到全國各工人中心去作報告，召集秘密會議解釋黨的決議，成立新的黨組織。代表們很靈巧地配合了合法的活動與不合法的秘密工作。

（三）布爾什維克在合法組織中的勝利。革命運動的繼續增長。帝國主義大戰前夜。

在這個時期，布爾什維克黨作出了領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各種形式和各種表現的模範。它建立了地下組織，印發了秘密傳單，在羣衆中秘密進行了革命工作。同時，它又一天天奪得了工人階級底各種合法組織。黨曾設法爭取職工會、國民會所、夜課大學、俱樂部和保險機關。這些合法組織向來是取消派分子藏身的處所。於是布爾什維克就來爲把這些合法團體變成本黨據點而堅決奮鬥。布爾什維克因很巧妙地配合着秘密工作與合法工作，終於把兩個首都中的大多數職工團體奪取過來了。布爾什維克一九一三年在彼得堡五金工會管委選舉時獲得了特別燦爛的勝利：在三千個五金工人大會上只有一百五十人投票贊成取消派分子。

第四屆國家杜馬中社會民主黨黨團這樣一個合法組織裏的情形也是如此。雖然孟什維克在杜馬中有七名代表，布爾什維克只有六名，但孟什維克的七人團主要是來自非工人區域，所代表的還不到工人階級五分之一，而布爾什維克的六人團則是來自國內各個主要工業中心（彼得堡、莫斯

科、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科斯特羅馬、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哈爾科夫），所代表的要達全國工人階級五分之四以上。工人認爲自己的代表是六人團（巴達也夫、彼特羅夫斯基等等），而不是七人團。

布爾什維克所以能爭得各種合法組織，就是因爲他們不顧沙皇政府殘暴迫害，不顧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造謠中傷，終能保持住秘密的黨以及本身隊伍中堅强的紀律，堅忍不拔地捍衛工人階級底利益，始終同羣衆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並與一切工人運動敵人進行不調和的鬥爭。

這樣，布爾什維克就在合法組織中獲得了全面的勝利，而孟什維克則在這些組織中遭到了全面的失敗。無論在杜馬講台上進行的鼓動方面，亦無論在工人刊物及其他合法組織中，孟什維克都被排擠到了後面去。捲入革命運動的工人階級，確定不移地團結在布爾什維克周圍，而把孟什維克拋開了。

此外，孟什維克在民族問題上也遭到了破產。俄國各邊區發生的革命運動，需要有一個明確的民族問題綱領。但孟什維克除了崩得所提出的那個誰也不能認爲滿意的『文化自治』要求外，就根本沒有什麼綱領可言。只有布爾什維克才有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問題綱領，這個綱領詳見於斯大林同志所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文，以及列寧所著論民族自決權和略論民族問題兩文。

因此，在孟什維主義遭到這樣的失敗之後，八月聯盟便搖搖欲墜了。這個聯盟原是由一些烏七八糟的分子所組成，所以宅經不起布爾什維克一擊，便弄得七零八落。爲了和布爾什維克作鬥爭而組織起來的這個八月聯盟，很快就被布爾什維克打成粉碎。首先退出這個聯盟的有前進派（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等等），接着退出的有拉脫維亞人，末後其餘的人也流離四散了。

取消派在與布爾什維克鬥爭中遭受失敗後，乃乞援於第二國際。於是第二國際就來幫助他們。第二國際藉口『調解』布爾什維克和取消派，藉口奠定『黨內和平』，要求布爾什維克停止對取消派妥協政策進行批評。但布爾什維克是不肯調和的：他們拒絕服從機會主義第二國際底決議，根本不肯作任何讓步。

布爾什維克在合法組織中獲得勝利，決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偶然的。其所以不是偶然的，不僅因爲只有布爾什維克才有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理論，明確的政綱，以及在戰鬥中受過鍛鍊的革命無產階級政黨。其所以不是偶然的，還因爲布爾什維克底勝利反映着革命高潮底增長。

革命工人運動一天天展開，普及到一批批新的城市和區域。自一九一四年到來時起，工人罷工鬥爭不僅沒有平靜下去，反而更加强烈地開展起來。罷工鬥爭愈益堅强持久，其所包括的工人數量也日益增多。一月九號有二十五萬工人舉行罷工，其中有十四萬是彼得堡工人。五月一號有

五十餘萬人舉行罷工，其中彼得堡工人有二十五萬以上。工人在這些罷工中表現出異常堅忍的精神。彼得堡城奧布哈夫工廠中的罷工繼續了兩個多月，列斯涅爾工廠中的罷工繼續了三個月左右。彼得堡許多企業裏大批工人中毒的事實，激起十一萬五千工人實行罷工，接着又轉爲游行示威。運動繼續昇長了。一九一四年上半年（包括七月上旬在內）參加罷工的有一百四十二萬五千工人。

五月間，巴庫煤油工人宣佈總罷工，俄國全體無產階級都對這次罷工極爲注意。罷工進行得很有組織。六月二十號在巴庫有二萬工人舉行示威。警察用兇殘手段對付巴庫工人。爲了抗議這種暴行並對巴庫工人表示同情，於是莫斯科工人開始舉行罷工，接着其他許多區域中的工人也響應參加了。

七月三日，在彼得堡城普梯洛夫工廠中舉行了響應巴庫罷工的羣衆大會。警察向工人開搶射擊。彼得堡的無產階級義憤填胸。七月四日，彼得堡有九萬工人響應彼得堡黨委員會號召，舉行罷工表示抗議；七月七日參加罷工的有十三萬工人，七月八日有十五萬工人，七月十一日有二十萬工人。

所有各個工廠中的工人都是義憤填胸，到處舉行羣衆大會和遊行示威。情形異常嚴重，有些

地方甚至構築過街壘。在巴庫和洛茲兩城也有構築街壘的事實。在許多地方有警察向工人開槍射擊。政府採取『非常』手段來鎮壓運動，把首都變成了軍營，眞理報被封閉了。

但此時已有帝國主義大戰這樣一個國際性的新因素出現，結果便把事變進程改變了。正當彼得堡七月革命事件發生的時候，法國總統彭加勒來到彼得堡，以便同沙皇談判當前大戰開始的問題。過幾天後，德國就向俄國宣戰了。沙皇政府利用戰爭機會來摧殘布爾什維克組織，並鎮壓工人運動。革命高漲進程因世界大戰爆發而中斷，沙皇政府想在這次戰爭中找到逃脫革命的出路。

簡短的結論

在新的革命高漲年代（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了工人運動並在布爾什維克口號下把它引向新的革命。黨巧妙地實現了秘密工作與合法工作配合的原則。黨擊破了取消派及其朋友托洛茨基分子和召回派底反抗，而奪得了一切合法運動形式，並把合法組織變成了自己革命工作底據點。

黨與工人階級敵人及其在工人運動裏的走狗進行鬥爭時鞏固了本身的隊伍，並擴大了自己與

工人階級的聯繫。黨曾廣泛地利用杜馬講壇來進行革命鼓動，並創立了出色的羣衆的工人刊物眞理報，因而造就了一整代新起的革命工人，即眞理報派。這一代工人在帝國主義大戰年代仍然忠實於國際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底旗幟。他們後來也就成了布爾什維克黨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日的中堅。

在帝國主義大戰前夜，黨領導了工人階級底革命發動。這種前鋒戰鬥雖曾被帝國主義大戰所打斷，但宅過三年後又復興起來，而把沙皇制度推翻了。布爾什維克黨是高舉着飄揚招展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旗幟踏進帝國主義大戰這一困難階段的。

第六章　布爾什維克黨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俄國第二次革命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時期）

（一）帝國主義大戰的發生及其原因。

一九一四年七月十四日（公曆二十七日），沙皇政府宣佈總動員。七月十九日（公曆八月一日），德國向俄國宣戰。

俄國加入戰爭了。

在戰爭開始很久以前，列寧，布爾什維克早已預察到戰爭必不可免。在幾次社會黨人國際代表大會上，列寧再三提議確定社會黨人在戰爭爆發時所應採取的革命行動路線。

列寧指出戰爭是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伴侶。搶奪他國領土，侵佔和奴掠殖民地，奪取新市場的鬥爭，已經屢次引起過資本主義國家所進行的侵略戰爭。戰爭也如剝削工人階級一樣，對資本

主義國家說是一種自然和當然的事情。

尤其當資本主義已於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完全發展到它的最高最後階段，即發展成帝國主義的時候，戰爭更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帝國主義時代，强大的資本家聯合（壟斷組織）和銀行已在資本主義各國生活中起着決定的作用。財政資本已成爲資本主義國家裏的主人翁。財政資本需要有新的市場，需要侵佔新的殖民地，需要有輸出資本的新場所，需要有新的原料出產地。

但到十九世紀末期，整個地球領土都爲資本主義各國瓜分完結了。加以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發展是極不平衡和躍進式的：從前佔第一位的國家在工業方面發展得比較慢，而從前落後的國家却迅速躍進，趕上並超過它們。各帝國主義國家經濟上軍事上的實力對比關係發生改變。重新分割世界的趨向相繼出現。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已使帝國主義戰爭成爲不可避免的事情了。一九一四年的戰爭就是重分世界和爭奪勢力範圍的戰爭。這次戰爭是在好久以前就由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實行準備了的。發動這次戰爭的罪人是世界各國的帝國主義者。

特別努力準備了這次戰爭的一方面是德國和奧國，別方面是英法兩國以及依賴於它們的俄國。一九〇七年成立了三國協約，即英法俄三國聯盟。組成另一帝國主義聯盟的是德奧意三國。但意國在一九一四年戰爭開始時退出了這個聯盟，隨後便加入了協約。支援德奧兩國的有保加利

亞和士耳其。

德國準備帝國主義戰爭的目的是要從英法兩國手中奪去殖民地，從俄國手中奪去烏克蘭、波蘭和波羅的海沿岸區。德國建築了巴格達鐵道，威脅到英國在近東的統治權。英國害怕德國海上軍備的增長。

沙皇俄國力謀瓜分土耳其，想要佔據黑海通地中海的海峽（達達尼爾峽），想要奪得君士坦丁堡。此外，沙皇政府還想奪得奧匈帝國的加里細亞區。

英國力圖用戰爭把它的危險競爭者德國擊破，因爲戰前德國商品在世界市場上日甚一日地排擠着英國商品。此外，英國還蓄意從土耳其手中奪去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力斯坦，並鞏固自己在埃及方面的地位。

法國資本家力圖從德國手中奪取富產煤鐵的薩爾區，以及原先在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戰爭時曾被德國佔去的亞爾薩斯—勞倫區。

由此可見，帝國主義大戰是由兩個資本主義國家集團間最大的矛盾所引起的。

這次重分世界的掠奪戰爭牽連到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底利益，所以後來日本、美國及其他許多國家也被捲入進去。

這次戰爭成爲世界大戰了。

資產階級準備帝國主義大戰是背着本國民衆而極端秘密地進行的。當大戰爆發時，每個帝國主義政府都力圖證明說，不是宅侵犯了鄰國，而是鄰國侵犯了宅。資產階級欺騙人民，隱瞞着這次戰爭底眞正目的，隱瞞着這次戰爭底帝國主義掠奪性質。每個帝國主義政府都說戰爭是爲保護自己祖國而進行的。

第二國際中的機會主義者幫助資產階級來欺騙人民。第二國際中的社會民主黨人卑鄙地背叛了社會主義事業，背叛了無產階級國際團結事業。他們不僅沒有起來反對戰爭，反而在保護祖國的幌子下幫助資產階級去挑撥各交戰國工農互相殘殺。

俄國不是偶然站到協約國英法方面參加帝國主義戰爭的。必須注意到，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俄國各最重要工業部門是握在外國資本，主要是英法比三國，即協約國資本手裏。俄國最重要的冶金工廠是由法國資本家把持着。整個說來，冶金業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百分之七十二）依賴於外國資本。煤炭工業方面，即頓涅茨礦區中的情形也是如此。煤油開採約有一半是操在英法資本手裏。很大一部分俄國工業利潤流到外國銀行，主要是流到英法兩國銀行裏去。所有這些情況，再加上沙皇在英法兩國訂借的幾十萬萬債款，便使沙皇政府依附於英法帝國主義，把俄國變成了這

些國家底納貢國，變成了它們的半殖民地。

俄國資產階級指望開始戰爭，便可以改進自己的情況：獲得新的市場，從軍事定貨和軍需供給中賺得暴利，利用戰爭局面來一併把革命運動鎮壓下去。

沙皇俄國參加戰爭是沒有充分準備的。俄國工業要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落後得多。俄國工廠大半是些設備窳敗的舊工廠。農業由於存在有半農奴制地產和大批農民貧困破產的關係，不能成爲進行長期戰爭的堅固經濟基礎。

沙皇是以農奴制的地主爲主要靠山的。黑幫大地主同大資本家勾結在一起，在國內和杜馬中操縱一切。他們完全擁護沙皇政府底對內對外政策。俄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滿心希望沙皇專制政府成爲一個鐵拳頭，一方面能保證它奪得新的市場和新的領土，別方面能鎮壓工農革命運動。

自由資產階級的政黨——立憲民主黨——雖以反政府派自命，但它毫無條件地擁護沙皇政府底對外政策。

小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自戰爭開始時起就在社會主義幌子下幫助資產階級欺騙人民，隱瞞這次戰爭底帝國主義掠奪性質。他們鼓吹說必須保護，必須保衛資產階級的『祖國』抗拒『普魯士野蠻人』，他們擁護『國內和平』政策，於是他們就也像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幫

助德皇政府進行戰爭反對『俄國野蠻人』一樣，幫助俄皇政府進行戰爭

只有布爾什維克黨仍然忠實於偉大革命國際主義旗幟，確立不移地站在堅決反對沙皇專制制度，反對地主資本家，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上。布爾什維克黨從戰爭開始時起，就抱定這樣一種立場，即認爲發動這次戰爭並不是爲了保護祖國，而是爲了侵佔別國領土，爲了劫掠別國人民，以利於地主和資本家，因此工人必須進行堅決鬥爭來反對這次戰爭。

工人階級對布爾什維克黨底主張表示擁護。

固然，戰爭開始時籠罩着知識分子和富農階層的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狂熱，也曾薰染到一小部分工人。但這主要是流氓式『俄國人民同盟』中的分子，以及一部分同情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工人。他們當然沒有反映而且也不能反映工人階級底情緒。正是這些分子參加了沙皇政府在戰爭開始時組織的資產階級沙文主義的遊行。

(二) 第二國際各國黨轉到本國帝國主義政府方面去。第二國際分崩爲各國社會沙文主義黨。

列寧屢次預告過第二國際持着機會主義立場和第二國際領袖們態度不堅定的事實。他再三重複說過，第二國際領袖們只是口頭上反對戰爭，而當戰爭一旦爆發時，他們就會改變自己的立場而投到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方面去，就會成爲戰爭擁護者的。戰爭最初幾天的情形就把列寧底預言證實了。

一九一〇年在哥本哈根召集的第二國際大會上通過決議，認爲社會黨人應當在國會中投票反對軍用預算。一九一二年巴爾幹戰爭時，在巴塞爾召集的第二國際大會發表聲明，說世界各國工人認爲爲資本家增加利潤而互相殘殺是一種罪惡。在口頭上，在決議中的言論就是如此。

而當帝國主義戰爭已霹靂一聲爆發，必須使這些決議見諸實現的時候，第二國際領袖們却竟成了無產階級底叛徒和變節者，成了資產階級底僕役，——成了戰爭底擁護者。

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投票贊成軍用預算，擁護支持帝國主義戰

爭。法英比及其他各國絕大多數社會黨人也是這樣作了的。

第二國際已不存在了。它事實上已分崩成爲各個互相撕殺的社會沙文主義黨了。各國社會黨領袖既已背叛無產階級，於是就轉上了社會沙文主義和保護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立場。他們幫助帝國主義政府來愚弄工人階級，用民族主義毒藥毒害工人階級。這些社會黨人叛徒在保護祖國的幌子下煽惑德國工人去反對法國工人，煽惑法國工人和英國工人去反對德國工人。第二國際內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仍然站在國際主義立場上，實行逆流而進，固然是不充分自信，不充分確定，但總算是實行逆流而進了的。

只有布爾什維克黨才立刻毫不猶豫地舉起了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旗幟。列寧在他於一九一四年秋擬定的論戰爭提綱中指出，第二國際底崩潰並不是偶然的。第二國際是被機會主義者斷送了，而革命無產階級底優秀代表還在很早以前就已預告過大家，說必須反對這種機會主義者。

第二國際各國黨在戰前已沾染了機會主義。機會主義者公開鼓吹放棄革命鬥爭，鼓吹『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第二國際不願與機會主義作鬥爭，而主張同機會主義和睦相處，讓它鞏固起來。第二國際既對機會主義採取調和政策，於是自己也變成機會主義的了。

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靠着它從剝掠殖民地，剝削落後國家所獲得的利潤，用較高工資和其他

種種小惠來一貫收買熟練工人上層分子，即收買所謂工人貴族。從這個工人階層中產生了不少的職工會和合作社領導者，市議會和國會議員，刊物和社會民主黨組織中的工作人員。在大戰時，這些人既害怕失掉自己的地位，於是就變成了反對革命的人，變成了最狂熱擁護本國資產階級，擁護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的人。

機會主義者變成爲社會沙文主義者了。

社會沙文主義者包括俄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向工人宣傳在國內要同資產階級維持階級和平，在國外要同他國人民進行戰爭。他們在羣衆面前把戰爭底眞正罪人隱諱起來，說他們本國資產階級不是造成戰爭的罪人。有許多社會沙文主義者都成了本國帝國主義政府中的總長。

暗藏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即所謂中派，對於無產階級事業也是同樣危險的。中派分子考茨基、托洛茨基和馬爾托夫等人，極力包庇辯護公開社會沙文主義者，亦即與社會沙文主義者一起叛變無產階級，不過他們用一些專門欺騙工人階級的『左的』反戰辭句來掩蓋着自己的叛變行爲罷了。中派事實上是擁護戰爭的，因爲中派提議不投票反對軍用預算，在表決軍用預算時只限於放棄表決權，其實就是擁護戰爭。他們也如社會沙文主義者一樣，要求在戰爭時放棄階級鬥爭，

以免妨礙本國帝國主義政府進行戰爭。中派分子托洛茨基在戰爭與社會主義所有一切最重要問題上，都是反對列寧，反對布爾什維克黨的。

列寧從戰爭爆發時起，便實行聚集力量來建立新的國際，即建立第三國際。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所發表的反戰宣言中，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就已提出了爲代替業遭可恥破產的第二國際而成立第三國際的任務。

一九一五年二月，協約國社會黨人在倫敦舉行會議，李維諾夫同志受列寧委託出席發言。李維諾夫要求社會黨人（王德威爾得、桑巴、黑得）退出比法兩國資產階級政府並完全與帝國主義者決裂，完全放棄同他們合作的政策。他要求一切社會黨人都必須進行堅決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的鬥爭，指斥投票贊成軍用預算的行爲。但李維諾夫底呼聲在這個會議上却沒有得到響應。

一九一五年九月初，在齊美爾瓦爾得召集了國際主義者第一次代表會議。列寧稱這次會議爲國際反戰運動發展中的『最初一個步驟』。列寧在這次會議上組織了齊美爾瓦爾得左派集團。但在這個齊美爾瓦爾得左派集團中，只有以列寧爲首的布爾什維克黨才採取了唯一正確，一貫到底的反戰立場。齊美爾瓦爾得左派用德文出版了預言者雜誌，上面刊載過列寧底論文。

一九一六年，在瑞士一個村莊昆塔爾裏召集了國際主義者第二次代表會議。這次會議稱爲第

二次齊美爾瓦爾得代表會議。此時差不多所有一切國家中都已分出了國際主義者集團，國際主義分子與社會沙文主義者分裂的情形已顯現得更加鮮明。尤其主要的，就是此時羣衆本身已因受戰爭和戰爭災難影響而左傾了。昆塔爾宣言是由於代表會議上互相鬥爭的各個集團妥協的結果而擬定的。宅和齊美爾瓦爾得宣言相比已是前進一步了。

但是昆塔爾代表會議也沒有採納布爾什維克政策底基本原則：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使本國帝國主義政府在戰爭中失敗，成立第三國際。可是昆塔爾代表會議終究促進了國際主義分子分出的過程，後來這些分子便組成了共產主義第三國際。

列寧批評了左派社會民主黨人中如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這些不澈底國際主義者底錯誤，但同時又幫助他們採取了正確的立場。

（三）布爾什維克黨在戰爭、和平及革命問題上的理論與策略。

布爾什維克並不是如大多數左派社會民主黨人那樣呻吟和平，局限於鼓吹和平的一種簡單和

平主義者（和平派）。布爾什維克主張用積極革命手段爭取和平，一直到推翻黷武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政權爲止。布爾什維克把和平事業跟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事業聯繫在一起，認爲推翻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政權是消滅戰爭，取得正義和平，即取得不割地不賠款和平的最可靠的手段。

布爾什維克反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背棄革命的行爲，反對在戰時保持『國內和平』的叛賣口號，而提出了『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說，勞苦羣衆包括穿着軍服的武裝工人和農民在內，若是要想擺脫戰爭而達到正義和平，就應倒轉槍頭去反對本國資產階級並推翻其政權。

布爾什維克反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保護資產階級祖國的政策，而提出了『使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失敗』的政策。這就是說，必須投票反對軍用預算，在軍隊中成立革命秘密組織，援助前線兵士聯歡運動，組織工農反戰革命發動，並使這種發動轉爲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的起義。

布爾什維克認爲在帝國主義大戰中對人民害處最少的是沙皇政府戰爭失敗，因爲這種失敗可能促進人民對沙皇制度的勝利，可能促進工人階級爲擺脫資本主義奴隸制和帝國主義戰爭而進行的順利的鬥爭。同時，列寧認爲不僅俄國革命家，而且一切交戰國工人階級革命政黨，都應執

行使本國帝國主義政府失敗的政策。

布爾什維克並不反對一切戰爭。他們只是反對掠奪性的戰爭，只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布爾什維克認爲戰爭有兩種：

（一）正義的，非掠奪性的，解放的戰爭，其目的或是在保衛人民抵禦外來侵犯及奴役人民的企圖，或是在把人民從資本主義奴隸制度下解放出來，或是在把殖民地和依賴國從帝國主義者壓迫下解放出來。

（二）非正義的，掠奪性的戰爭，其目的是在侵略和奴役別的國家，奴役別國人民。

布爾什維克是擁護前一種戰爭的。至於後一種戰爭，那末布爾什維克認爲必須進行堅決鬥爭來反對這種戰爭，直到實現革命和推翻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爲止。

列寧在大戰時期所寫的理論著作，對於全世界工人階級都有極重大的意義。一九一六年春，列寧寫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一書。列寧在這本書中證明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此時宅已由『進步的』資本主義變成了寄生的資本主義，變成了腐化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乃是垂死的資本主義。這當然不是說資本主義不必經過無產階級革命而會自行死亡，當然不是說資本主義會自行枯死。列寧經常教導說，不經過工人階級革命是無法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

因此，列寧給帝國主義下了一個認爲它是垂死資本主義的定義之後，接着就在這書中證明說：『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底前夜』。

列寧證明說：資本主義的壓迫在帝國主義時代愈益加厲；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義憤日益加深，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革命爆發的原素日益增長。

列寧證明說：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和依賴國內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反對帝國主義的義憤原素日益增長，反對帝國主義的解放戰爭原素日益增加。

列寧證明說：在帝國主義條件下，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性及其矛盾已特別尖銳化；爭奪商品銷售和資本輸出場所的鬥爭，爭奪殖民地，爭奪原料產地的鬥爭，已使重新分割世界的週期性帝國主義戰爭成爲不可免的了。

列寧證明說：正是由於有這種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所以就有帝國主義戰爭發生，這種戰爭削弱着帝國主義底力量，並造成在帝國主義戰線最薄弱的地方衝破帝國主義戰線的可能。

列寧根據這一切而作出結論說：無產階級在某一個地方或某幾個地方衝破帝國主義戰線是完全可能的；社會主義首先在幾個或且單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可能的；社會主義同時在一切國家內勝利是因各國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而不可能的；社會主義首先會在一個或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

而其餘國家在若干時間內還會仍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

列寧在大戰時期所寫的兩篇標題不同的論文中，把這個英明結論表述如下：

（一）『經濟上政治上發展不平衡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且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各國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摘自寫於一九一五年八月的論歐洲聯邦口號一文）（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二至二三三頁）〔五四〕

（二）『資本主義底發展在各個國家內是極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產下也只能是這樣。由此就得出一個確定不移的結論：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切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中獲得勝利，而其餘國家在某些時間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前期的國家。這就不僅會引起磨擦，而且會引起其他各國資產階級公開企圖撲滅社會主義國家中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的行動。在這種情形下發生的戰爭，在我們方面便會是合理的和正義的戰爭，就會是爲社會主義，爲求其他各國人民從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而進行的戰爭。』（摘自寫於一九一六年秋的無產階級革命底軍事綱領一文）（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二五頁）〔五五〕

這是新的完備的社會主義革命論，是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單個國家內獲得勝利，關於社會主義勝利條件，關於社會主義勝利前途的理論，而這一理論底基礎，列寧早在一九〇五年寫的社會

這個理論根本與帝國主義前期的資本主義時期內流行於馬克思主義者中的方針不同，當時馬克思主義者認爲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認爲社會主義將在一切文明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列寧根據他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這一名著中所發揮的關於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的論據出發，推翻了這種陳腐的方針，並且定出了新的理論方針，即認爲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內同時勝利是不可能的，而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勝利是可能的。

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論底無限偉大意義，不僅在於它用新的理論來豐富和推進了馬克思主義。這個理論底意義還在於它向各個國家內的無產者指出了革命的前途，展開了他們對本國資產階級實行進攻的主動性，教導了他們利用戰爭環境去組織這樣的進攻，鞏固了他們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必勝的信念。

以上就是布爾什維克在戰爭、和平及革命問題上所持理論和策略的方針。

布爾什維克根據這一方針而在俄國進行了他們的實際工作。

在大戰開始時，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代表巴達也夫、彼特羅夫斯基、穆拉諾夫、薩莫依洛夫和沙果夫，不顧警察殘酷追究而巡視了許多地方組織，在那裏作了關於布爾什維克對戰爭和革命

態度問題的報告。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國家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黨團召集會議，討論對戰爭的態度問題。在會議第三天，全體代表都被捕了。法庭判決褫奪所有這些代表底公權，並把他們流放到西伯利亞東部去。沙皇政府給國家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代表們加上了『叛國』罪名。

在法庭上暴露出來的杜馬代表活動情形，是爲我黨增光不淺的。布爾什維克代表在沙皇法庭上表現出他們勇敢奮鬥的精神，竟把沙皇法庭變成了揭露沙皇政府侵略政策的講壇。

當時因此案被檢舉的加米涅夫却表現了另外一種行爲。他由於胆怯成性，一遭到危險就背棄了布爾什維克黨底政策。加米涅夫在法庭上申明他在戰爭問題上與布爾什維克意見不合，並爲證明這點而請求法庭把孟什維克易奧爾當斯基傳來作證。

布爾什維克努力揭露了專爲戰爭服務的軍事工業委員會，揭露了孟什維克想使工人服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影響的企圖。資產階級切身需要在大衆面前把帝國主義戰爭形容成爲全民的戰爭。資產階級在大戰時期建立了自己的全俄組織——地方自治局聯合會和市政公所聯合會，因而獲得了很能影響國家事務的地位。同時，宅還想使工人也來服從宅的領導和影響。資產階級爲着這一目的而想出了一種手段——在軍事工業委員會下設立『工人團』。孟什維克極力擁護資產階級這種思想。資產階級利於吸收工人代表來參加這些軍事工業委員會，以便利用他們到工人羣衆中

去進行鼓動，說必須在砲彈廠、大砲廠、槍械廠、子彈廠及其他專爲國防而工作的工廠中增加勞動生產率。『一切都爲戰爭，一切都用在戰爭上』，——這就是資產階級底口號。其實，這個口號底用意是要『靠供給軍需品和侵佔他國領土來大發橫財』。孟什維克積極參加了資產階級所策劃的這種冒牌愛國主義的勾當。他們爲了幫助資本家而拚命鼓動工人去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下設立的『工人團』選舉。布爾什維克是反對這種計策的。他們主張抵制軍事工業委員會，並卓有成效地實行了這種抵制。但有一部分工人終究在著名孟什維克格沃茲結夫和奸細阿布羅西莫夫領導下參加了軍事工業委員會底工作。當工人代表在一九一五年九月集合起來進行軍事工業委員會『工人團』決選時，才發現大多數代表都是反對參加這種『工人團』的。大多數工人代表通過了激烈反對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的決議，說工人決心要爲和平，爲推翻沙皇制度而奮鬥。

布爾什維克在海陸軍中也開展了巨大的工作。他們向海陸軍兵士羣衆說明誰是造成這次空前戰爭慘劇和人民痛苦的罪人，解釋說革命是人民擺脫帝國主義大屠殺的唯一出路。布爾什維克在陸軍和海軍，前線和後方部隊中建立了支部，散發了反戰傳單。

布爾什維克在喀琅施塔得成立了『喀琅施塔得軍事組織總幹事團』，這個幹事團同彼得格拉黨委員會保持有密切的聯繫。在彼得格拉黨委員會下設立了專在防軍部隊中進行工作的軍事組

織。一九一六年八月，彼得格拉暗探局局長在呈報中說道：『喀琅施塔得幹事團裏事情佈置得很緊嚴，很秘密，參加者都是些沉默寡言和作事愼重的人。該幹事團在岸上也派有自己的代表』。

黨在前線上進行鼓動，號召交戰軍隊兵士實行聯歡，並着重指出，說敵人是世界各國資產階級，說只有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倒轉槍頭去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才能結束戰爭。個別部隊拒絕進攻的事件日益加多。在一九一五年間，特別是在一九一六年間，已經有過這樣的事實。

布爾什維克在波羅的海沿岸區域的北方戰線各集團軍中進行了特別巨大的工作。一九一七年初，北方戰線集團軍總指揮魯茨斯基將軍向上級長官報告，說布爾什維克在這條戰線上展開了規模極大的革命工作。

戰爭是各國人民以及國際工人階級生活中極大的轉變。宅使各個國家底命運，各國人民底命運以及社會主義運動底命運，都處於決定的關頭。因此，宅同時又是一切自命爲社會主義者的黨派所受到的一種考驗。這些黨派究竟仍然忠實於社會主義事業，忠實於國際主義事業，還是寧願叛變工人階級，把自己的旗幟捲起拋到本國資產階級脚下去踐踏呢，——當時的問題就是

這樣擺着的。

戰爭表明第二國際各國黨沒有經得起這種考驗，却竟叛變工人階級而向本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投降了。

這些在本身中間培植了機會主義，並且是根據一味對機會主義者讓步，一味對民族主義者讓步的精神教育出來的政黨，本來是不能不如此作的。

戰爭表明只有布爾什維克黨才是光榮地經住了考驗，始終澈底効忠於社會主義事業，効忠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事業的唯一政黨。

而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爲只有新型的政黨，只有根據同機會主義作不調和鬥爭的精神教育出來的政黨，只有不受機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沾染的政黨，才能經得起偉大的考驗，而始終効忠於工人階級的事業，効忠於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的事業。

布爾什維克黨便是這樣的政黨。

(四) 沙皇軍隊在前線上的失敗。經濟破壞。沙皇制度的危機。

戰爭已經進行了三年了。戰爭奪去了數百萬人底生命：有的被打死，有的受了傷，有的死亡於戰爭所引起的疫症。資產階級和地主在戰爭中大發橫財。而工人和農民却受着日甚一日的艱難困苦。戰爭破壞了俄國全部國民經濟。約一千四百萬壯丁被拉去當兵，脫離生產了。工廠相繼停閉。穀物種植面積因缺乏工作者而縮減了。居民和前線兵士受飢挨餓，赤脚露體。戰爭把國內一切富源都已消耗淨盡。

沙皇軍隊屢戰皆敗。德國砲隊用冰雹般的砲彈轟擊沙皇軍隊，而沙皇軍隊則缺乏大砲，缺乏砲彈，甚至缺乏步槍，有時三個兵士共用一枝槍。在大戰時期已發覺了沙皇軍務大臣蘇鶴林諾夫同德國間諜勾結的賣國行爲。蘇鶴林諾夫執行了德國偵探機關底指令——破壞前線砲彈供給事宜，不供給前線大砲，不供給前線槍械。有些沙皇大臣和將領自己暗中協助德軍獲勝：他們同跟德方有勾結的皇后一起把軍事秘密洩露給德軍。所以，沙皇軍隊屢遭失敗，不得不實行退却。到

一九一六年的時候，德軍已把波蘭全境以及波羅的海沿岸區域一部分佔去了。

凡此一切都使工人、農民、兵士和知識分子對沙皇政府表示深惡痛絕，都使後方和前線、中心和邊區民衆反對戰爭，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運動加强加劇起來。

俄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也開始表示不滿了。拉斯普庭一類宵小奸人在沙皇朝廷內操縱一切，並且分明想同德方單獨媾和的事實，使這個資產階級大爲憤恨。宅日益確信沙皇政府不能進行勝利的戰爭。宅害怕沙皇政府爲求挽救本身地位而會去同德人單獨媾和。因此，俄國資產階級就決定舉行宮廷政變，以便把沙皇尼古拉第二撤廢，而代之以與資產階級有勾結的米哈依爾·羅曼諾夫。資產階級是想藉此一箭雙鵰：第一，僭取政權並保證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第二，用一個小小的宮廷政變來防止當時已在高漲的人民革命。

英法政府在這方面是完全贊助俄國資產階級的。宅們知道沙皇不能繼續戰爭。宅們害怕沙皇將會以與德人單獨媾和了事。要是沙皇政府實行締結單獨和約，那英法政府就要失掉俄國這樣一個不僅在自己戰場上牽制敵軍力量，而且還供給法國以數萬優良俄國兵士的戰爭同盟者。因此，宅們就對俄國資產階級舉行宮廷政變的嘗試表示贊助。

於是沙皇便陷於孤立了。

前線上的失利既沒有停止，而經濟的破壞又日益加劇。一九一七年一二兩月間，糧食、原料以及燃料供給方面的破壞，已達到最厲害最尖銳的地步。彼得格拉和莫斯科兩城所仰給的食糧，差不多已完全停止輸運。企業相繼倒閉。而企業的倒閉又使失業人數增加。工人狀況已是特別困苦不堪了。廣大民衆日益確信：打破這種不堪忍受狀況的出路只有一條——推翻沙皇專制制度。

沙皇制度顯然處在致命的危機中。

資產階級是想用宮廷政變來解決危機的。

人民却按自己的方式把危機解決了。

（五）二月革命。沙皇制度的傾覆。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成立。臨時政府的成立。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一九一七年一開始就有一月九日的罷工發生。當罷工時，在彼得格拉、莫斯科、巴庫及尼什涅·諾夫哥羅得等城都發生過遊行示威，而且莫斯科參加一月九日罷工的約達全體工人三分之一，當時在特維爾蔭道上有兩千示威羣衆被騎警驅散。在彼得格拉城維波爾格公路上有兵士加入

遊行示威的隊伍。

『總罷工的思想，——彼得格拉的警察報告說，——一天天獲得新的擁護者，已成爲像一九〇五年那樣普遍的思想了』。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力圖把已經開始的革命運動納入自由資產階級所需要的軌範。到二月十四日國家杜馬開幕這天，孟什維克提議組織工人遊行去向國家杜馬請願。但工人羣衆却跟着布爾什維克走去了，不是去向杜馬請願，而是去實行示威。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八日，彼得格拉城內普梯洛夫工廠工人開始罷工了。二月二十二日，大多數大企業中的工人也宣佈了罷工。在國際婦女節那天，即二月二十三日（公曆三月八日），女工們響應彼得格拉布爾什維克委員會底號召，紛紛跑到街道上去遊行示威，反對飢餓，反對戰爭，反對沙皇制度。工人們用宣佈彼得格拉全城總罷工來支援女工示威。政治罷工已開始轉變爲反對沙皇制度的總政治示威了。

二月二十四日（公曆三月九日），示威運動更加壯烈地復發起來。此時實行罷工的工人已達二十萬左右。

二月二十五日（公曆三月十日），革命運動普及到彼得格拉全體工人。各區的政治罷工轉變

成彼得格拉全城的總政治罷工了。到處都舉行示威，並同警察發生衝突。在工人羣衆舉着的紅旗上寫着：『打倒沙皇！』、『打倒戰爭！』、『麵包！』。

二月二十六日（公曆三月十一日）清晨，政治罷工和示威運動開始轉變爲起義的嘗試。工人羣衆解除憲警武裝而自行武裝起來。但當時同警察發生的武裝衝突，却以示威羣衆在茲那勉斯克廣場上遭受槍擊而告終了。

當時的彼得格拉軍區司令哈巴洛夫將軍發出佈告，說工人應於二月二十八日（公曆三月十三日）復工，不然就要把他們派往前線。二月二十五日（公曆三月十日），沙皇下令給哈巴洛夫將軍：『着令於明日將京都中的騷亂悉行制止』。

但要『制止』革命已是無法辦到的了。

二月二十六日（公曆三月十一日）日間，帕夫洛夫團後備營第四連開火了，不過不是向工人開火，而是向那些實行與工人互射的騎警隊開火。爲爭取軍隊而進行的最努力最堅强的鬥爭展開了，尤其是女工羣衆參加得特別積極，他們逕直走到兵士面前，同他們歡談，號召他們幫助人民推翻他們所憎恨的沙皇專制制度。

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實際工作方面的領導，是由設在彼得格拉而以莫洛托夫同志爲首的我黨中

央局負責實行的。二月二十六日（公曆三月十一日），中央局發表宣言，號召繼續反對沙皇制度的武裝鬥爭，號召成立臨時革命政府。

二月二十七日（公曆三月十二日），彼得格拉駐軍拒絕向工人開槍，而開始轉到起義人民方面來。二月二十七日早晨實行起義的兵士還只有一萬，但到晚上却已達六萬以上了。起義的工人兵士羣衆開始拘捕沙皇的大臣和將軍，實行釋放獄中的革命者。被釋放的政治犯加入革命鬥爭事業了。

在街上，羣衆還在與那些架着機關槍盤踞樓頂的憲警實行互射。但軍隊迅速轉到工人方面的事實，却已決定了沙皇專制制度底命運。

當革命在彼得格拉勝利的消息傳到其他城市和前線時，各處的工人和兵士都一致奮起推翻沙皇官吏。

二月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了。

革命之所以獲得了勝利，是因爲工人階級做了革命底前鋒，並領導了數百萬身穿軍服的農民羣衆『爭和平，爭麵包，爭自由』的運動。無產階級底領導權決定了革命底成功。

『無產階級實現了革命，它顯出了英勇精神，它流了鮮血，它率領了極廣大的貧苦勞動民衆……』，——

列寧在革命最初幾天內這樣寫道。（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二三至二四頁）

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準備了一九一七年第二次革命底迅速勝利。

『如果沒有俄國無產階級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的這三年內所進行的偉大的階級搏戰，以及它當時所表現的革命毅力，那末第二次革命就不會進行得這樣迅速，就是說，不會在幾天以內便完成了這一革命底始初階段』，——列寧當時這樣指出。（同上，第一三頁）〔五六〕

在革命最初幾天就出現了蘇維埃。獲得勝利的革命是倚靠於工兵代表蘇維埃的。起義的工人和兵士建立了工兵代表蘇維埃。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已經表明蘇維埃既是武裝起義底機關，又是革命新政權底萌芽。蘇維埃思想在工人羣衆意識中活着，所以他們在推翻沙皇制度後第一天便把這個思想實現了，不過這裏有一點區別，就是一九〇五年所成立的還只是工人代表蘇維埃，而一九一七年二月則由布爾什維克發起成立了工兵代表蘇維埃。

當布爾什維克在街上領導羣衆直接鬥爭的時候，妥協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却在蘇維埃中奪取代表位置，並在蘇維埃裏組成自己的多數。其所以形成了這樣一種局面，部分地是因爲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大多數領袖還在監獄和流放所（列寧僑居國外，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還在西伯利亞流放所），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却可能在彼得格拉街道上自由遊逛。因此，

妥協黨底代表，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便抓得了彼得格拉蘇維埃及其執行委員會底領導。莫斯科及其他許多城市中的情形也是如此。只有在依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及其他幾個城市，蘇維埃中的多數從最初起就是屬於布爾什維克的。

武裝的人民——工人和兵士選派自己的代表到蘇維埃去，本是把蘇維埃當作人民政權機關看待的。他們認定並且相信，工兵代表蘇維埃定會實現革命人民底一切要求，尤其首先會締結和約。

但工人和兵士竟因輕信人言而上了大當。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根本沒有想到結束戰爭，沒有想到爭取和平。他們只是想利用革命來繼續戰爭。至於革命和人民底革命要求，那末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認爲革命已經完結，目前的任務只是要把宅鞏固，並轉上『正常的』憲制的軌道，即轉上同資產階級和平共處的軌道。因此，把持着彼得格拉蘇維埃領導權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便竭力想方設法把結束戰爭的問題壓下去，把和平問題壓下去，並把政權轉交資產階級。

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公曆三月十二日），國家杜馬中的自由派代表與社會革命黨人及孟什維克首領們暗中商定成立了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並決定由第四屆杜馬主席地主兼保皇黨人

羅將科負責主持。幾天後，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又同那些把持工兵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一起，背着布爾什維克而商定了組織俄國新政府，即組織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而以早在二月革命前就由沙皇尼古拉第二預定充任自己政府內閣總理的李沃夫侯爵來領導這個政府。參加臨時政府的有立憲民主黨領袖米留可夫，十月黨領袖古契可夫及其他有名的資本家階級代表，而以『民主派』代表資格參加的則有社會革命黨人克倫斯基。

結果便是操縱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把政權拱手交給了資產階級，而工兵代表蘇維埃知道此事之後，又不顧布爾什維克抗議而以多數表決認可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首領們底行動。

於是在俄國就形成了正如列寧所說由『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地主』代表組成的新的國家政權。

但當時與資產階級政府並存的還有另一個政權，即工兵代表蘇維埃。蘇維埃中的兵士代表，主要是被動員作戰的農民。工兵代表蘇維埃是反對沙皇政權的工農聯盟機關，同時又是他們的政權機關，是工農專政機關。

於是就形成了兩個政權，兩個專政特殊錯綜結合的局面：一個是實現着資產階級專政的臨時

政府，另一個是實現着工農專政的工兵代表蘇維埃。

結果就形成了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爲什麼起初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蘇維埃中佔得了多數呢？

爲什麼獲得勝利的工人和農民自願地把政權交給了資產階級底代表呢？

列寧認爲這是因爲當時醒覺起來參加政治的是千百萬缺乏政治經驗的人。他們大部分都是小私有者、農民和不久前還是農民的工人，即介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人們。當時俄國是歐洲一切大國家中最帶小資產階級性的國家。在這樣一個國家中，『洶湧的小資產階級的浪潮浸沒了一切，宅非但在數量上，並且在思想上也壓倒了覺悟的無產階級，就是說，用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觀薰染了和籠罩了很廣大的工人階層』（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一五頁）〔五七〕。

這個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浪潮，便把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浮到表面上來了。

列寧指出，另一個原因就是無產階級成份在大戰時期起了變化，以及無產階級在革命開始時缺乏充分的覺悟性和組織性。在大戰時期，無產階級成份上發生了很大的變更。約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基幹工人被動員到軍隊裏去了。在大戰年代，有很多與無產階級心理格格不入的小私有

者、手工業者和小店主，都爲逃避動員而跑到企業裏來了。

工人中間的這些小資產階級階層，也就成了小資產階級政治家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滋生的地盤。

正因爲如此，所以缺乏政治經驗，爲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浪潮所浸沒，爲革命第一批勝利所陶醉的廣大民衆，遂於革命最初幾個月內成了妥協黨底俘虜，並同意把國家政權讓給資產階級，癡心指望資產階級政權不會妨礙蘇維埃進行自己的工作。

於是擺在布爾什維克黨面前的任務，就是要在羣衆中用耐心的解釋工作來揭穿臨時政府帝國主義性質，揭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叛賣行爲，並向羣衆說明，不用蘇維埃政府代替臨時政府是達不到和平的。

於是布爾什維克黨就用全力來進行這個工作。

屯恢復了自己的合法刊物。二月革命後第五天，眞理報即在彼得格拉實行復刊；再過幾天，社會民主黨人報也在莫斯科復刊了。黨出而領導已在拋棄對自由資產階級信任態度，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信任態度的羣衆。黨耐心地向兵士，向農民解釋必須與工人階級共同行動。黨向他們解釋，不繼續發展革命，不以蘇維埃政府來代替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那農民就得不到和

平，也得不到土地。

簡短的結論

帝國主義大戰是因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因各個主要列强均勢破壞，因帝國主義者需要用戰爭來重新分割世界並造成新的均勢而發生的。

假使第二國際各國黨沒有叛變工人階級事業，假使它們沒有違背第二國際數次代表大會底反戰決議，假使它們有決心積極活動並發動工人階級去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反對戰爭挑撥者，那末戰爭就不會帶有這樣大的破壞性質，或者甚至完全不會這樣厲害地擴展起來。

布爾什維克黨表現爲唯一的無產階級黨，只有它才仍然忠實於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事業，並組織了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的國內戰爭。所有其餘第二國際政黨因經過它們的上層領導分子而跟資產階級勾結在一起，都作了帝國主義底俘虜，投奔到帝國主義者方面去了。

戰爭原是資本主義總危機底反映，而戰爭本身又加劇了這個危機，削弱了世界資本主義。俄國工人和布爾什維克黨在世界上最先順利利用了資本主義底弱點，衝破了帝國主義戰線，推翻了

沙皇並建立了工兵代表蘇維埃。

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兵士以至工人羣衆因被革命第一批勝利所陶醉，因被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謂今後一切都會吉利的担保所安慰，都癡心信任臨時政府而予以贊助。

於是，擺在布爾什維克黨面前的任務就是要向這些被第一批勝利所陶醉的工人和兵士羣衆解釋，說明現在離革命完全勝利尚遠，說當政權操在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手中，而蘇維埃由妥協派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操縱的時候，則人民便得不到和平，得不到土地，得不到麵包；說爲了要獲得完全勝利，就必須更向前進一步，把政權交歸蘇維埃掌握。

第七章　布爾什維克黨在準備和實現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

（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八年初的時期）

（一）二月革命後的國內狀況。黨從秘密狀態轉向公開政治活動。列寧回到彼得格拉。列寧的四月提綱。黨所採取的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

事變的進程以及臨時政府底行爲，都日益證實布爾什維克路線正確，愈益清晰地證明臨時政府不是擁護人民而是反對人民，不是主張和平而是主張戰爭的政府，是根本不願而且不能使人民獲得和平、土地與麵包的政府。布爾什維克底解釋工作日益博得民衆底歡迎。

工人兵士實行推翻沙皇政府和消滅帝制根基，而臨時政府却分明要想把帝制保存下去。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日，臨時政府密派古契可夫和叔爾根兩人去覲見沙皇。資產階級想把政權轉交給尼

古拉·羅曼諾夫底兄弟米海依爾。但當古契可夫在鐵路工人大會上演說完畢高呼『米海依爾皇帝萬歲』的時候，工人却要求立刻把古契可夫拘捕起來和加以搜查，並忿然說道：『他們都是一邱之貉』。

當時看得十分明顯，工人是決不會容許恢復帝制的。

工人農民實現革命和流血奮鬥時，本是期望結束戰爭，想要獲得麵包與土地，要求採取堅決辦法消除經濟破壞狀況，而臨時政府却把人民這些切身要求置若罔聞。由一些最有名的資本家地主分子組成的這個政府，根本就沒有想到滿足農民關於土地轉歸農民的要求。同時，臨時政府也不能使勞動者獲得麵包，因爲要做到這點，就得觸犯大糧食商人底利益，就得極力設法把地主和富農那裏的糧食奪來，但政府却不願這樣去作，因爲它本身就與這些階級底利益密切關聯。同樣，臨時政府也不能使人民獲得和平，因爲它是跟英法帝國主義者有勾結的政府，不僅根本沒有想來停止戰爭，反而力圖利用革命來使俄國更加積極參加帝國主義戰爭，來實現俄國佔領君士坦丁堡和海峽，佔領加里細亞的帝國主義計劃。

當時看得十分明顯，民衆對臨時政府政策所持的輕信態度是很快就要終結了。

當時已經顯而易見，二月革命後所形成的兩個政權並存局面決不能長久支持下去因爲，事變

進程要求政權集中到某一方面：或是集中到臨時政府宮牆內，或是集中到蘇維埃掌握中。

誠然，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持的妥協路線，暫時還在民衆中受到擁護。當時還有不少的工人，尤其是兵士與農民，以爲『很快就會有立憲會議來把一切安排妥貼』，以爲戰爭的進行不是爲了侵略，而是由於迫不得已，即爲了保護國家。列寧把這種人叫做誠心誤入迷途的護國派分子。當時這班人還把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約許和勸說政策看作是正確的政策。但當時已經顯而易見，靠這種約許和勸說決不能長久支持下去，因爲事變進程以及臨時政府底行爲都日益揭露，日益表明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妥協政策是種拖延問題和欺騙輕信者的政策。

臨時政府並沒有經常局限於暗中反對羣衆革命運動的政策，即用秘密勾結手段反對革命的政策。它有時也還企圖公開消滅民主自由，企圖——特別是在兵士中間——『恢復紀律』，企圖『整飭秩序』，即是把革命納入資產階級所需要的軌範。但不管它在這方面怎樣努力，終究還是沒有什麼成就，而民衆却熱情奮發地實現着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民主自由。工人和兵士極力想盡量利用他們初次爭得的民主權利來積極參加國內政治生活，以便認識和理解目前既成的局勢，並決定今後動作的方針。

二月革命後，先前在極艱難的沙皇專制條件下秘密活動的布爾什維克黨組織已走出秘密狀

態，而開始進行公開的政治和組織的工作了。當時，布爾什維克組織裏的人數還不過四萬至四萬五千人。但這是在鬥爭中受過鍛鍊的幹部。各級黨委員會已按民主集中原則實行改組。所有各級黨機關都規定必須按選舉原則產生。

自從黨轉到公開地位時起，黨內立刻就暴露出意見分歧。加米涅夫以及莫斯科組織中某些工作人員，例如李可夫、布伯諾夫和諾根等人，持着有條件贊助臨時政府和擁護護國派政策的半孟什維主義立場。斯大林——他當時剛從流放所回來——以及莫洛托夫等人協同黨內大多數同志，堅持着不信任臨時政府的政策，反對護國主義立場，並號召羣衆進行積極爭取和平的鬥爭，進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黨內有一部分工作人員表現過動搖，反映出他們因受過長期監禁流放而在政治上落後的這種弱點。

處處都令人感覺到全黨領袖列寧當時不在這裏。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公曆四月十六日），列寧經過長期流亡生活以後，終於回到俄國來了。

列寧的歸來，對於黨和革命有着莫大的意義。

列寧還在瑞士接到革命第一批消息的時候，就在從那裏寄發的遠方來信中向黨和俄國工人階

級寫過：

『工人們！你們在反對沙皇制度的國內戰爭中已經表現了無產階級的，民衆的英勇精神底奇蹟。你們現在應當表現出無產階級和全民組織底奇蹟，以準備自己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勝利。』（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九頁）〔五八〕

列寧於四月三日夜間到達彼得格拉。當時在芬蘭車站內和車站前面廣場上，有成千成萬工人和海陸軍兵士羣衆集合起來歡迎列寧。當列寧下車時，羣衆充滿着不可以言詞形容的歡欣。他們立刻把自己的領袖列寧舉在手上，一直把他舉到車站大廳，那裏孟什維克齊赫芝和斯科別列夫兩人已在開始用彼得格拉蘇維埃名義致『歡迎』辭，說他們『希望』列寧會同他們採取『一致的步驟』。但列寧並沒有去理會他們，却繞過他們而走向工人兵士羣衆，並從鐵甲汽車上發表他有名的演說，號召羣衆來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社會主義革命萬歲！』——這就是列寧度過多年流亡生活後回來時初次演說底結語。

回到俄國以後，列寧馬上就用全副精力來從事革命工作。列寧回國後第一天就在布爾什維克大會上作了論戰爭與革命的報告，然後又在一個除布爾什維克外，還有孟什維克參加的大會上重述了這個報告大綱。

這就是有名的列寧四月提綱，這個提綱給黨和無產階級定出了從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明確革命路線。

列寧底提綱對於革命，對於黨後來的工作有着莫大的意義。革命是全國生活中最大的轉變，所以黨在推翻沙皇制度後新的鬥爭條件下必須要有一個新的方針，才能大膽而確有把握地循着新的道路前進。列寧底提綱也就向黨指明了這樣的方針。

列寧底四月提綱給黨規定了爭取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從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第二階段，即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天才計劃。黨本身所經過的全部歷史，已把黨準備好來執行這一偉大任務。早在一九〇五年時，列寧已在他所著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中說過，推翻沙皇制度以後，無產階級就會進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提綱中新的東西，就是宅定出了一個有理論根據的着手實行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具體計劃。

在經濟方面，過渡的辦法是：在沒收地主土地的條件下實行全國一切土地國有，把所有一切銀行合併爲一個國家銀行並由工人代表蘇維埃加以監督，對社會生產和產品分配實行監督。

在政治方面，列寧主張由國會制的共和國進到蘇維埃的共和國。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方面的重大進步。在此以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認爲國會制的共和國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最適

當的政治形式。現在列寧主張用蘇維埃的共和國來代替國會制的共和國，認爲蘇維埃的共和國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最適當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

『俄國現今時局底特點，——在提綱中說，——就在於從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由於無產階級底覺悟性和組織性不够而使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階段則應當使政權轉歸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掌握。』（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八八頁）〔五九〕

接着又說：

『不是要有國會制的共和國，因爲從工人代表蘇維埃回到國會制的共和國，就是倒退一步，而是要有自下至上由全國各地工人、僱農、農民代表蘇維埃組成的共和國。』（同上，第八八頁）〔六〇〕

列寧說，戰爭在臨時新政府統治下仍然是掠奪性的，帝國主義的戰爭。黨底任務是要向羣衆解釋這點，並向他們指明，要想用眞正民主和平而不是用强制和平來結束戰爭，就非推翻資產階級不可。

在對臨時政府的態度問題上，列寧所提出的口號是『不給臨時政府以任何贊助！』。

其次，列寧在提綱中指出，我們黨在蘇維埃中暫時還佔少數，現時在那裏佔統治地位的是在無產階級中傳達資產階級影響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底聯盟，因此黨底任務是：

『要向羣衆解釋：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當這個政府還染受資產階級影響時，我們的任務只能是耐心地、有系統地、堅毅地，特別是適應着羣衆底實際需求來解釋他們策略底錯誤。當我們還佔少數時，我們要實行批評與揭示他們的錯誤，同時宣傳必須使全部國家政權轉歸工人代表蘇維埃……。』（同上，第八八頁）〔六一〕

這就是說，列寧並沒有號召實行起義反對當時博得蘇維埃信任的臨時政府，沒有主張推翻這個政府，而是力求用解釋性的和徵集力量的工作來爭得蘇維埃中的多數，改變蘇維埃底政策，經過蘇維埃而去改變政府底成份和政策。

這是預計到革命和平發展的方針。

其次，列寧要求拋棄『骯髒襯衣』，即放棄『社會民主黨』這一名稱。第二國際政黨和俄國孟什維克也自稱爲社會民主黨人。這個名稱已被機會主義者，被社會主義叛徒們所蹧踏所玷辱了。列寧提議要像馬克思和恩格斯稱呼自己的黨那樣稱呼布爾什維克黨爲共產黨。這個名稱從科學方面說是正確的，因爲布爾什維克黨底終極目的是要達到共產主義。人類從資本主義只能直接進到社會主義，即進到公共佔有生產資料和按各人勞動分配生產品。列寧說，我們黨看得比這更遠。社會主義必然會逐漸轉變爲共產主義，而在共產主義旗幟上所寫的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最後，列寧在其提綱中主張建立新的國際，建立不受機會主義沾染，不受社會沙文主義沾染的共產主義第三國際。

列寧底提綱受到了資產階級、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方面瘋狂般的攻擊。孟什維克向工人發表了一篇宣言，開頭就警告說：『革命在危險中』。所謂危險，據孟什維克底意見，就是布爾什維克提出了政權轉歸工兵代表蘇維埃的要求。

普列漢諾夫在他所辦的統一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稱列寧底言論爲『夢話』。普列漢諾夫引用了孟什維克齊赫芝所說的話：『落到革命以外的只有列寧一人，而我們却要走我們自己的路』。

四月十四日，召集了彼得格拉布爾什維克全市代表會議。它接受了列寧底提綱，並將其當作自己工作底基礎。

此後不久，各地方黨組織也接受了列寧底提綱。

全黨，除加米涅夫、李可夫、皮達可夫一類幾個獨夫外，都異常滿意地接受了列寧底提綱。

（二）臨時政府危機的開始。

布爾什維克黨四月代表會議。

布爾什維克準備去繼續擴展革命，而臨時政府則照舊進行着反人民的勾當。四月十六日，臨時政府外交總長米留可夫向協約國聲明：『全體人民願將世界大戰進行到澈底勝利，臨時政府決意完全遵守對我協約各國担承的義務』。

這就是說，臨時政府賭咒發誓要忠實履行沙皇條約，並向帝國主義者担保，說他們爲達到『勝利結局』而需要人民流多少血，那宅就會繼續叫人民流多少血。

四月十九日，這個聲明（『米留可夫通牒』）已爲工人和兵士們知道了。四月二十日，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號召羣衆抗議臨時政府所進行的帝國主義政策。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和二十一兩日（公曆五月三四兩日），至少有十萬對『米留可夫通牒』極表憤慨的工人兵士遊行示威。在旗幟上所寫的口號是：『公佈密約！』，『打倒戰爭！』，『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工人和兵士羣衆自城郊走向中心，走向臨時政府所在地。在涅瓦大街及其他地方，示威羣衆和幾羣資產

階級分子發生過衝突。

當時科爾尼洛夫將軍一類最露骨的反革命分子號召向示威羣衆開槍射擊，甚至還下過相當的命令。但軍隊接到這種命令後，却拒絕執行。

彼得格拉黨委員會裏有一小部分委員（巴格達鐵也夫等等）在示威時提出了立刻推翻臨時政府的口號。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嚴厲申斥了這種『左的』冒險主義者底行爲，因中央認爲這是個不適時和不正確的口號，只能妨礙黨爭取蘇維埃多數，且根本與黨預計革命和平發展的方針相抵觸。

四月二十和二十一兩日的事變，是意味着臨時政府危機的開始。

這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持妥協政策中發生的第一個嚴重裂口。

一九一七年五月二日，由於羣衆方面的逼迫，從臨時政府中撤銷了米留可夫和古契可夫。接着就成立了第一屆聯合臨時政府，其中除資產階級代表外，還有孟什維克（斯科別列夫和策烈鐵里）以及社會革命黨人（切爾諾夫和克倫斯基等人）參加。

這樣，一九〇五年間否認社會民主黨人代表可以參加革命臨時政府的孟什維克，現在却認爲自己的代表參加反革命臨時政府是可以容許的了。

這就是說，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轉到反革命資產階級營壘中去了。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布爾什維克第七次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宣佈開幕。這是自黨存在以來第一次公開舉行的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這次會議在黨史上按其重要性來說，實等於一次黨代表大會。

全俄四月代表會議表明了我黨蓬勃增長的事實。參加這次代表會議的有一百三十三個有表決權的代表，十八個有發言權的代表，一共代表着八萬個有組織的黨員。

代表會議討論了關於戰爭與革命的一切基本問題，並且定出了黨對於這些問題的路線，其中包括有時局問題、戰爭問題、臨時政府問題、蘇維埃問題、土地問題，民族問題等等。

列寧在他所作的報告中發揮了他先前已在四月提綱中說明過的原理。黨底任務就是要實行從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第二階段，第一階段……使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階段則應當使政權轉歸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掌握』（列寧語）〔六二〕。黨應採取準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列寧提出了『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作爲黨底最近任務。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一口號底意義，就是說必須結束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即結束臨時政府和蘇維埃分掌政權的局面，必須使全部政權轉歸蘇維埃，並將地主資本家代表逐出政權機

關。

代表會議認定，黨底最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始終不倦地向羣衆解釋『臨時政府按其性質說是地主資產階級底統治機關』這一眞理，同時必須揭破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持的妥協政策含有致命危險，因爲他們用虛僞的諾言欺騙民衆，叫民衆去受帝國主義戰爭與反革命勢力的打擊。

加米涅夫與李可夫兩人在代表會議上發言反對列寧。他們重複着孟什維克底意見，認爲俄國還沒有成熟到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程度，認爲俄國只能實現資產階級共和制度。他們提議，黨和工人階級只應局限於『監督』臨時政府。其實他們也如孟什維克一樣主張保全資本主義，保全資產階級政權。

季諾維也夫也在代表會議上發言反對列寧，這是關於布爾什維克黨究竟是應留在齊美爾瓦爾得聯合中，還是要同這聯合決裂而建立新國際的問題。戰爭年代已表明這個聯合雖進行着主張和平的宣傳，但它實際上並沒有同資產階級的護國派決裂。因此，列寧堅決主張立刻退出這個聯合，而成立一個新的國際，即共產國際。季諾維也夫主張仍舊同齊美爾瓦爾得派留在一起。列寧堅決駁斥了季諾維也夫所提出的這種意見，稱季諾維也夫底策略爲『極端機會主義的和有害的策略』。

同時，四月代表會議還討論了土地問題與民族問題。

根據列寧關於土地問題的報告，代表會議通過了沒收地主土地而將其交歸農民委員會支配，並把全國土地收歸國有的決議。布爾什維克號召農民去爭取土地，並向農民羣衆證明說，布爾什維克黨是眞正幫助農民推翻地主的唯一革命政黨。

斯大林同志論民族問題的報告有極重大的意義。列寧與斯大林還在革命以前，即在帝國主義戰爭前夜，就已規定了布爾什維克黨對民族問題政策底基礎。列寧與斯大林常說，無產階級黨應當援助被壓迫各族人民反帝民族解放運動。因此，布爾什維克黨始終都堅持直到實行分立而組成獨立國家爲止的民族自決權。代表中央做報告的斯大林同志在代表會議上所捍衛的正是這個觀點。

當時發言反對列寧和斯大林兩人主張的有皮達可夫。還在戰爭年代，皮達可夫就和布哈林一起對民族問題持着民族沙文主義的立場。皮達可夫和布哈林兩人反對民族自決權。

正因爲黨對民族問題持着堅決一貫的立場，正因爲黨爲實現民族權利完全平等，爲消滅一切民族壓迫表現和民族權利不平等現象而努力奮鬥，所以黨獲得了一切被壓迫民族底同情與援助。

以下便是四月代表會議所通過的論民族問題決議底原文：

『民族壓迫政策是專制制度與君主制度底遺產，而地主、資本家和小資產階級則支持着這種政策，目的是要保護其階級特權並分散各民族的工人。現代帝國主義加强着征服弱小民族的趨向，因而成爲加深民族壓迫的新因素。

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可能達到剷除民族壓迫，那就只有在保證一切民族和語言完全平權的澈底民主共和的國家制度和管理制度之下，才能實現。

必須承認俄國境內一切民族皆有自由分立和組織獨立國家的權利。否認這種權利和不設法保障這種權利能具體實現，就等於贊助侵略或兼併政策。只有由無產階級承認民族分立權，才能保證各民族工人底完全團結，並促進各民族間眞正民主的接近…

決不可把民族自由分立權的問題和某個民族在某個時機中實行分立是否適當的問題，混爲一談。對於後一問題，無產階級黨在每一場合，都應當根據整個社會發展底利益以及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階級鬥爭底利益，完全獨立地加以解決。

黨要求廣泛的區域自治，取消自上的監督，取消强迫施行的國語，並要求根據當地居民自己對於經濟條件和生活習慣條件及居民民族成份等等的估計，來劃定自管區以及自治區底疆界。

無產階級黨堅決排斥所謂「民族文化自治」，即將學校等等事宜劃出國家管轄範圍而交給某種民族議會處理的辦法；民族文化自治制是用人工方法把那些在同一地方居住和甚至在同一企業作工的人，按其所屬的

「民族文化」彼此分開，就是說，使工人和本民族底資產階級文化間的聯繫加强起來；而社會民主黨底任務，却在於加强全世界無產階級底國際文化。

黨要求在憲法中加入一條基本法律，將某一民族所享有的任何特權以及對於少數民族各種權利的任何侵犯，都宣佈爲無效。

工人階級底利益，要求把我國境內所有各民族工人溶合爲統一的無產階級的組織：政治的、職工會的、合作社的、教育的組織等等。只有這樣把各民族工人溶合爲統一的組織，才使無產階級有可能來進行反國際資本和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勝利鬥爭。』（聯共（布）決議案彙集，卷上，第二三九至二四〇頁）〔六三〕

這樣，在四月代表會議上便把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皮達可夫、布哈林、李可夫及其很小一羣同道者所提出的機會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路線揭破了。

代表會議一致擁護了列寧底主張，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採取了明確的立場，進行了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路線。

（三）布爾什維克黨在首都的成功。臨時政府軍隊在前線進攻的失利。工人兵士七月示威運動的被鎮壓。

黨根據四月代表會議底決定開展了爭取羣衆，用戰鬥精神教育和組織羣衆的工作。黨在這個時期的路線，就是要耐心解釋布爾什維克政策並揭穿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所持妥協立場，藉以孤立這兩個政黨而使其與羣衆隔絕，由布爾什維克黨爭得蘇維埃中的多數。

除在蘇維埃中工作外，布爾什維克在職工會和工廠委員會中也進行了巨大的工作。特別是在軍隊中有布爾什維克開展着大規模的工作。到處都有軍事組織成立起來。布爾什維克在前線和後方不倦地努力組織着海陸軍兵士羣衆。在使兵士羣衆革命化的事業上，布爾什維克出版的前線刊物戰壕眞理報起了特別巨大的作用。

由於布爾什維克這種宣傳鼓動工作的結果，所以在革命最初幾個月內就有很多城市的工人改選了蘇維埃，特別是區蘇維埃，從那裏逐出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而選進擁護布爾什維克黨的分子。

布爾什維克底工作發生了很好的效果，特別是在彼得格拉。

一九一七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三日，在彼得格拉召集了全市工廠委員會代表會議。在參加這次會議的代表中，擁護布爾什維克的分子已佔四分之三。彼得格拉的無產階級，差不多全體都是擁護布爾什維克所提出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一口號的。

一九一七年六月三日（公曆六月十六日），召集了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布爾什維克當時在蘇維埃中還佔少數，他們在代表大會上僅有百餘名代表，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及其他黨派却有七八百名。

布爾什維克在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堅決揭露了同資產階級妥協路線底致命危險性，揭穿了當時戰爭底帝國主義性質。列寧在大會上發了言，在發言中證明說布爾什維克路線完全正確，並說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給予勞動者麵包，給予農民土地，奠定和平，把國家引出經濟破壞狀態。

此時在彼得格拉各工人區中進行着大規模鼓動工作，號召羣衆舉行示威，並向蘇維埃代表大會提出種種要求。彼得格拉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因企圖防止工人自動示威，並蓄意利用羣衆革命情緒來謀實現本身目的，於是自行決定六月十八日（公曆七月一日）在彼得格拉舉行示威。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指望這次示威將會在反布爾什維克的口號下舉行。而布爾什維克黨却努力準備去領導這次示威。斯大林同志當時在眞理報上寫道：『…我們的任務是要做到使彼得格拉六月十八日的示威在我們的革命口號下進行』。

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八日在革命烈士墓旁舉行的示威，竟成了布爾什維克黨力量底眞正大檢

鬪。這次示威表明羣衆底革命精神愈益高漲，表明他們對布爾什維克黨的信任日益提高。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所提出的口號，即對臨時政府表示信任，認爲必須繼續戰爭的這種口號，在汪洋大海般的布爾什維克口號中淹沒不見了。四十萬羣衆舉着示威的旗幟上所寫的口號是：『打倒戰爭！』，『打倒十個資本家總長！』『全部政權歸蘇維埃！』。

這次示威表明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遭到了完全的失敗，表明臨時政府在首都遭到了失敗。但是，臨時政府既獲得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底贊助，便決定繼續執行帝國主義的政策。恰巧在六月十八這天，臨時政府遵照英法帝國主義者意旨驅使前線兵士去實行進攻。資產階級認定這次進攻是結束革命的唯一機會。資產階級打算在進攻獲得勝利時能把全部政權攫爲己有，排除蘇維埃，撲滅布爾什維克。而在進攻失利時，也可以完全歸咎於布爾什維克，加他們一個瓦解軍隊的罪名。

進攻顯然是要遭失敗的。而進攻果然失敗了。兵士的疲勞，他們對於進攻目的的茫然莫解，他們對於異己軍官的不信任，砲彈和大砲的缺乏，——所有這些都預決了前線進攻底失敗。

前線進攻以及進攻失敗的消息，激動了首都。工人和兵士羣衆憤激萬分。原來，臨時政府標榜和平政策，只是爲了欺騙人民。原來，臨時政府是個主張繼續帝國主義戰爭的政府。原來，全

俄蘇維埃中央執委會和彼得格拉蘇維埃並沒有想要，或是沒有能夠對抗臨時政府採取的罪惡行動，並且自己做了臨時政府底尾巴。

彼得格拉工人和兵士羣衆底革命義憤達到極點了。七月三日（公曆七月十六日），羣衆在彼得格拉城維波爾格區中自發開始舉行示威。這次示威繼續了一整天。單個的示威擴展成了總的宏偉的武裝示威，口號是政權轉歸蘇維埃。布爾什維克黨本是反對在當時實行武裝發動的，因爲它認爲革命危機還沒有成熟，軍隊和外省民衆還沒有決心來援助首都起義，在首都舉行孤獨無援和爲時過早的起義，只會使反革命勢力易於擊破革命先鋒隊。但當情形表明阻止羣衆示威是無法辦到的時候，黨就決定去參加示威，以便把它變成一個和平而有組織的運動。布爾什維克黨做到了這點，於是幾十萬示威羣衆就向彼得格拉蘇維埃和全俄蘇維埃中央執委會方面走去，要求蘇維埃掌握政權，要求蘇維埃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決裂而實行積極的和平政策。

雖然示威帶有和平的性質，但政府還是爲反對示威羣衆而調用了反動部隊，即士官生隊伍和軍官隊伍。在彼得格拉的街道上遍流了工人與兵士底鮮血。爲了擊潰工人，當時還從前線調回了最黑暗的，反革命的軍隊。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聯合資產階級及白衛將軍把工人兵士示威運動壓倒之後，就來對布

爾什維克黨橫施壓迫。眞理報編輯處被搗毀。眞理、兵士眞理及其他許多布爾什維克報紙被封閉。工人沃義諾夫只是爲了在街上發賣眞理小報，便慘遭士官生打死。開始來解除赤衛隊武裝了。彼得格拉防軍中的革命部隊被撤出首都而調往前線。後方和前線有許多人被捕。七月七日，政府下令逮捕列寧。布爾什維克黨中有許多重要人物被捕了。刊印布爾什維克書報的『勞動』印刷局被搗毀了。彼得格拉法院檢察官發出佈告，說列寧及其他許多布爾什維克因犯『叛國』和組織武裝起義罪應交付法庭審判。誣加在列寧頭上的這種罪名，是在鄧尼金將軍司令部裏根據偵探和奸細底口供僞造出來的。

這樣，有策烈鐵里和斯科別列夫，克倫斯基和切爾諾夫一類著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參加的聯合臨時政府，就滾到公開帝國主義和公開反革命的泥潭中去了。宅不去執行和平政策，而竟執行繼續戰爭的政策。宅不去保護人民民主權利，而竟執行把這種權利一律取消並用武力摧殘工人兵士的政策。

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古契可夫和米留可夫所沒敢作出的事情，『社會主義者』克倫斯基和策烈鐵里，切爾諾夫和斯科別列夫，却敢於作出了。

兩個政權並存局面已告終結。

終結的結果是有利於資產階級，因爲全部政權已轉到臨時政府手中，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領導的蘇維埃却變成了臨時政府底附屬品。

革命和平發展的時期已告終結，擺在日程上的已是短兵相接的問題。

由於環境已經改變，所以布爾什維克黨就決定來改變自己的策略。黨轉入了秘密狀態，把自己的領袖列寧深深隱匿了起來，並開始來實行準備武裝起義，以期用武力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蘇維埃政權。

(四) 布爾什維克黨準備武裝起義的方針。第六次黨代表大會。

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報章橫施攻擊的局面下，布爾什維克黨在彼得格拉召集第六次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是在倫敦第五次代表大會後十年，以及普拉加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後五年召集的。代表大會是秘密舉行，從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繼續到八月三日。報紙上只公佈了召集代表大會的消息，沒有指明代表大會開會地點。最初幾次會議是在維波爾格區舉行，末後幾次

會議是在納爾瓦門附近一個學校內開的，現在此地已建築起文化宮了。資產階級的報紙要求逮捕代表大會參加者。暗探疲於奔命，急想找到代表大會開會地點，可是始終沒有找到。

這樣，在推翻了沙皇制度五個月以後，布爾什維克竟不得不秘密集會，而無產階級政黨底領袖列寧，却不得不躲藏在拉茲里夫車站近旁一個草棚中。

列寧雖因受臨時政府探狗追尋而沒能出席代表大會，但他從秘密狀態中，終於經過他在彼得格拉的戰友與門生斯大林、斯維爾德洛夫、莫洛托夫和奧爾忠尼啓則四人而領導了代表大會。

參加這次大會的有一百五十七個有表決權的代表和一百二十八個有發言權的代表。當時黨員人數將近二十四萬。截至七月三日止，就是說在工人示威運動被摧殘事件尚未發生，而布爾什維克尚在公開進行工作的時候，黨一共擁有四十一個機關刊物，其中有二十九個用俄文出版，有十二個用其他各種文字出版。

布爾什維克和工人階級在七月事變時所受到的壓迫，不僅沒有使我們黨底影響削弱，反而使其加强了。各地方組織代表舉出了很多實例，說明工人和兵士已在大批脫離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輕蔑地稱他們爲『社會獄卒』。孟什維克黨與社會革命黨中的工人和兵士分子紛紛撕破自己的黨證，咒罵不休地離開他們的黨，而請求布爾什維克把他們接受到自己的黨中來。

代表大會所討論的基本問題，是中央政治工作報告和政治形勢問題。斯大林同志在做這些問題的報告時十分明確地指出，不管資產階級怎樣設法鎮壓革命，但革命還是在增長和發展着。他指出，革命提出了對生產及產品分配實行工人監督，土地轉歸農民，政權從資產階級手中轉歸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問題。他說，革命按其性質來說，已成爲社會主義的了。

七月事變以後，國內政治情勢已經根本改變。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業已消滅。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領導的蘇維埃，根本沒有想把全部政權握到自己手裏。因此，蘇維埃已成爲沒有政權的東西。政權已集中在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手中，這個政府還在繼續解除革命底武裝，摧殘革命組織，摧殘布爾什維克黨。革命和平發展的前途已經斷絕。剩下的道路，——斯大林同志說，——只有一條：用强力推翻臨時政府而奪取政權。但能用强力奪得政權的却只有與貧苦農民聯盟的無產階級。

當時還是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領導的蘇維埃，已滾入資產階級的營壘，而且宅在當時情況下只能做臨時政府底幫手。斯大林同志說：在七月事變以後，『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應當收回。但暫時收回這個口號，並不是表示要把爭取蘇維埃政權的鬥爭放棄。當時所說的不是作爲革命鬥爭機關的一般蘇維埃，而只是當時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領導的蘇維埃。

『革命底和平時期業已終結，——斯大林同志當時說，——不和平的時期，搏戰和爆發的時期已經到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六次代表大會記錄，第一一一頁）

黨朝着武裝起義前進。

代表大會上居然有人反映着資產階級底影響，出而反對社會主義革命方針。托洛茨基分子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提議，說要在關於奪取政權的決議上指出：只有當西歐有無產階級革命發生時，才可把俄國引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當時起來反對這種托洛茨基主義意見的是斯大林同志。

『很有可能，——斯大林同志說，——正是俄國會成爲開闢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必須拋棄認爲只有歐洲才能給我們指示道路的陳腐觀念。有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也有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我們主張後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同上，第二三三至二三四頁）

布哈林站在托洛茨基主義立場上宣稱，農民懷有護國主義情緒，他們已同資產階級結成聯盟，決不會跟着工人階級走。

斯大林同志反駁布哈林這種意見而證明說，有各種不同的農民：富裕農民贊助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貧苦農民則力求同工人階級聯合，並贊助工人階級去爭取革命勝利。

代表大會否決了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兩人所提出的修改，而批准了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決議草案。

代表大會討論了布爾什維克底經濟綱領，並加以批准了。這個綱領底基本要點是：沒收地主土地，把全國所有一切土地、銀行及大工業收歸國有，由工人實行監督生產和產品分配。

代表大會强調了爲實現工人監督生產而鬥爭的意義，工人監督生產在實行大工業國有時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六次代表大會在其所有一切決議中，特別着重强調了列寧認定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聯盟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條件的原理。

代表大會指斥了孟什維克的所謂工會中立論。代表大會指出，只有在工會始終是一種承認布爾什維克黨政治領導的戰鬥階級組織的條件下，俄國工人階級所担負的重大任務才能實現。

代表大會通過了論青年團體的決議。當時這種團體往往是自動成立起來的。由於後來工作的結果，黨已把這種青年團體鞏固成爲黨自己的後備軍了。

代表大會上討論了列寧應否到法庭受審的問題。還在代表大會以前，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托洛茨基等人就已認爲列寧應當到反革命法庭受審，斯大林同志堅決反對列寧到法庭受審。第六次

代表大會也反對列寧到法庭受審，認爲這不會是什麼審判，而會是一種摧殘手段。代表大會毫不猶疑地認定，資產階級所想達到的只是一樁：把列寧當作最危險的敵人而加以肉體上的摧殘。代表大會對資產階級警察迫害革命無產階級領袖的手段提出抗議，並致書慰問列寧。

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章。在黨章上指出，全黨所有一切組織都應以民主集中制爲基礎。

這就是說：

（一）全黨上下所有一切領導機關都應按選舉制產生；

（二）各級黨機關應定期向各該黨組織報告工作；

（三）嚴守黨內紀律，少數必須服從多數；

（四）下級機關以及全體黨員必須絕對執行上級機關底決議。

黨章上規定，凡請求入黨者應有兩個黨員介紹，經過黨組織全體黨員大會通過後，由地方黨組織接受入黨。

第六次代表大會接受了『區聯派』及其首領托洛茨基入黨。這是個人數不多的集團，從一九一三年起便存在於彼得格拉，其中所包括的是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分子以及一部分從黨內分裂出去

的從前的布爾什維克。『區聯派』在大戰時是個中派主義的組織。他們進行過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但在許多問題方面他們對孟什維克也不表贊同，因此他們所採取的是中間的，中派主義的，動搖的立場。第六次黨代表大會時，『區聯派』提出聲明，說他們在各方面都同意布爾什維克底主張，並請求接受他們入黨。代表大會滿足了他們的請求，指望他們經過一些時候將會成爲眞正的布爾什維克。有些『區聯派』分子，例如沃洛達爾斯基和烏里茨基等人，後來眞正成了布爾什維克。至於托洛茨基及其某些親近朋友，那末後來事實證明他們入黨的目的，並不是爲了要進行有益於黨的工作，而是爲了要動搖黨，爲了要從內部來炸毀黨。

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切決議，都是爲着準備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去實行武裝起義。第六次代表大會把黨指向於實行武裝起義的目標，指向於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

代表大會在其發表的全黨宣言上，號召工人、兵士和農民準備力量去同資產階級進行決戰。宣言底結語是：

『我們的戰鬥同志們，要準備去進行新的搏戰！你們不應受人挑撥，而應堅定、大胆、鎮靜地積蓄力量，列成戰鬥的隊伍！無產者和兵士們，站到我黨旗幟下面來！農村中的被壓迫者們，站到我們旗幟下面來！』

（五）科爾尼洛夫將軍底反革命陰謀。

陰謀的潰敗。彼得格拉和莫斯科

蘇維埃之轉到布爾什維克方面來。

資產階級奪得全部政權之後，就準備去把削弱了的蘇維埃消滅，而建立毫無掩飾的反革命專政。億萬富翁梁布申斯基傲然宣佈，說他認定擺脫現狀的出路是『饑荒的瘦手和人民的貧困，將把冒充人民之友的民主蘇維埃和各種委員會扼死』。戰地法庭和兵士死刑律在前線上猖獗一時。一九一七年八月三日，總司令科爾尼洛夫將軍要求在後方也施行死刑律。

八月十二日，臨時政府爲動員資產階級地主力量而召集的國事會議在莫斯科大戲院宣佈開幕。參加這次會議的主要是地主、資產階級、將領、軍官和哥薩克底代表。用蘇維埃名義出席的是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

在國事會議開幕的那一天，布爾什維克爲表示抗議而在莫斯科組織了有大多數工人參加的總罷工。同時在其他許多城市裏也舉行了罷工。

社會革命黨人克倫斯基在會議上講話的時候妄自矜誇，威脅說他將用『鐵血』手段鎮壓一切革命運動底嘗試，包括農民擅自奪取地主土地的嘗試在內。

反革命的科爾尼洛夫將軍公然要求『廢除各委員會和蘇維埃』。銀行家、商人和工廠主，接踵到大本營——當時這樣稱呼總司令部——來拜謁科爾尼洛夫將軍，答應給他金錢和援助。

『盟邦』代表，即英法兩國代表，也來訪問科爾尼洛夫將軍，要求他立刻起事反對革命。

科爾尼洛夫將軍所組織的反革命陰謀快要發動了。

科爾尼洛夫底陰謀是公開準備起來的。爲了避免人們對於陰謀的注意，於是陰謀者便拚命造謠，說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拉準備於革命半週年那天——八月二十七日——舉行起義。以克倫斯基爲首的臨時政府對布爾什維克實行猛擊，對無產階級政黨加緊施行恐怖手段。同時，科爾尼洛夫將軍收集軍隊，打算把它開到彼得格拉來消滅蘇維埃，並成立武人獨裁政府。

科爾尼洛夫準備這次反革命發動，是事先同克倫斯基協商好了的。但當科爾尼洛夫實行發動的時候，克倫斯基却突然改變了陣線，表示和自己的同盟者完全無干。克倫斯基害怕，如果他自己所領導的資產階級政府不立刻表示和科爾尼洛夫叛亂毫不相干，那末民衆起來反對科爾尼洛夫

叛亂時擊破了叛亂，就會也把克倫斯基所領導的這個資產階級政府一併掃除的。

八月二十五日，科爾尼洛夫把克雷莫夫將軍所指揮的騎兵第三軍團向彼得格拉開動，並宣佈說他立意『拯救祖國』。爲了回答科爾尼洛夫暴動，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號召工人兵士羣衆對反革命勢力實行積極的武裝抵抗。工人迅速武裝起來準備抵抗了。赤衛隊在這幾天內增加了數倍。職工會動員了自己的會員。彼得格拉的革命軍隊也在整裝以待。在彼得格拉周圍挖掘戰壕，佈置鐵絲網，拆毀城週各鐵道。有幾千武裝的喀琅施塔得水兵開來保衛彼得格拉。當時派出大批代表到向彼得格拉進攻的『野蠻師』中去進行解釋，經這些代表向該師山民士兵解釋過科爾尼洛夫發動底意義之後，『野蠻師』就拒絕向彼得格拉進攻了。同樣又還派人到其他各科爾尼洛夫部隊中去進行鼓動。凡是有危險的地方，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和反科爾尼洛夫叛亂的鬥爭指揮部。

當時，駭得魂不附體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首領們，包括克倫斯基在內，都來請求布爾什維克保護，因爲他們知道，布爾什維克是首都方面唯一能够擊潰科爾尼洛夫的實際力量。

但布爾什維克就在動員羣衆去消滅科爾尼洛夫叛亂的時候，也沒有停止同克倫斯基政府作鬥爭。布爾什維克在羣衆面前揭露了克倫斯基政府，揭露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　說他們的全部政策在客觀上幫助了科爾尼洛夫反革命陰謀。

由於採取了這一切辦法，結果便把科爾尼洛夫叛亂消滅了。克雷莫夫將軍實行自殺。科爾尼洛夫及其同僚鄧尼金與魯科姆斯基被捕（不過克倫斯基不久就把他們釋放了）。

科爾尼洛夫叛亂潰滅的事實，一下子就把革命和反革命間的勢力對比明白揭示了。從這件事實中可以看出，整個反革命營壘，從各個將軍和立憲民主黨人起，直到陷入資產階級俘虜地位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止，都是必遭滅亡的。當時已經看得很清楚，硬要把無力進行的戰爭拖延下去的這種政策，以及因拖延戰爭而引起的經濟破壞，已使他們在民衆中的影響根本破毀了。

其次，從科爾尼洛夫叛亂潰滅的事實中可以看出，布爾什維克黨已成長爲革命底決定力量，能於擊潰反革命底任何一種陰謀詭計。當時我們黨還不是執政的黨，但它在科爾尼洛夫叛亂的時日却儼如一個眞正執政的力量動作了，因爲工人和兵士毫不猶豫地執行了它的指示。

最後，從科爾尼洛夫叛亂潰滅的事實中可以看出，原已彷彿死亡的蘇維埃在事實上竟含蓄有極大的革命抵抗力量。毫無疑義的，正是蘇維埃及其革命委員會堵塞了科爾尼洛夫軍隊的道路，並摧破了這些軍隊底力量。

反科爾尼洛夫叛亂的鬥爭振奮了原已萎靡不振的工兵代表蘇維埃，把它們從妥協政策束縛下解放出來，把它們引上革命鬥爭大道而使其轉到布爾什維克黨方面來了。

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的影響空前增長了。

布爾什維克在農村中的影響也迅速地增長起來了。

科爾尼洛夫暴動已使廣大農民羣衆明白，地主和將軍把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擊破後，就會來進攻農民。因此，廣大的貧苦農民羣衆日益緊密地團結到布爾什維克底週圍。至於中農羣衆，他們的動搖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八月時期是阻礙過革命發展的，但在科爾尼洛夫潰滅以後，他們却已響應貧苦農民羣衆而肯定地轉到布爾什維克黨方面來了。廣大的農民羣衆已經漸漸瞭解，只有布爾什維克黨才能使他們免除戰爭，才能擊破地主，並決意把土地轉交農民。一九一七年九十兩月，農民奪取地主土地的事件大大增加。擅自耕種地主土地已成爲各地普遍的現象。無論勸說或討伐，都已制止不住奮起革命的農民羣衆了。

革命高潮日益增漲起來。

蘇維埃活躍與刷新的階段，蘇維埃布爾什維克化的階段展開了。工人和兵士實行改選自己的代表，把布爾什維克黨的代表選到蘇維埃中去代替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在戰勝科爾尼洛夫叛亂後的翌日，即八月三十一日，彼得格拉蘇維埃就已表示擁護布爾什維克底政策，齊赫芝所主持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舊屆彼得堡蘇維埃主席團，不得不實行辭職而讓位給布爾什維

克。九月五日，莫斯科工人代表蘇維埃轉到布爾什維克方面來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把持的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團，也只好實行辭職而讓路給布爾什維克。

這就是說，起義勝利所必需的基本前提業已成熟。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又提到日程上來了。

但這已不是政權轉歸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把持的蘇維埃的那個舊口號。不，這是蘇維埃起義反對臨時政府，以便把國內全部政權轉交布爾什維克所領導的蘇維埃掌握的口號。

妥協黨中間開始發生齟齬了。

社會革命黨內因受同情革命的農民羣衆逼迫而出現了一個左翼，即『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他們開始對那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表示不滿。

孟什維克中也出現了一個『左派』，即所謂『國際主義者』，他們開始來同布爾什維克接近。至於無政府主義者，本來就是個影響極小的集團，現在已完全分裂成一些細小的團體，有的去同社會敗類中刑事匪盜和奸細分子混成一團，有的去作『有思想的』强盜，專門刼掠農民與城市貧民，搶刼工人俱樂部所有的房屋和儲金，有的公開轉入反革命營壘，在資產階級庇蔭下謀自己個人的幸福。他們全體都反對一切政權，特別是反對工農革命政權，因爲他們分明知道，革命

政權決不會讓他們刼掠人民和竊取民衆財產的。

科爾尼洛夫叛亂潰敗以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還作過一次想削弱當時日益增長的革命高潮的嘗試。爲了這個目的，他們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二日召集了全俄民主會議，其中有社會黨人，妥協派蘇維埃，職工會，地方自治局，工商業界以及軍隊代表參加。由此次會議產生了預備國會（共和國臨時議會）。妥協派想利用預備國會來阻止革命，並使國家離開蘇維埃革命道路而走上資產階級憲政發展的道路，即走上資產階級國會制度的道路。但這是業遭破產的政治家想把革命車輪倒開轉去的一種絕望的企圖。這種企圖必然要遭到失敗，而且果然遭到了失敗。工人們嘲笑了妥協派所幹的這種國會主義兒戲。他們爲開玩笑而把預備國會叫作『預備澡堂』。

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抵制預備國會。固然，預備國會中有加米涅夫和特奧多羅維奇一類人盤踞在內的布爾什維克黨團，是不願意退出預備國會的。但黨中央委員會强迫他們退出了預備國會。

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頑强地主張參加預備國會，目的是要叫黨離開準備武裝起義的工作。斯大林同志在全俄民主會議布爾什維克黨團中發言堅決反對參加預備國會。他把預備國會叫作『科爾尼洛夫叛亂底流產兒』。

列寧和斯大林認爲甚至在很短一個時期內參加預備國會也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爲這種參加能在羣衆中造成一種幻想，以爲預備國會眞能替勞動者做出什麼事情。

同時，布爾什維克又堅忍不拔地準備召集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打算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獲得多數。不管盤踞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怎樣支吾搪塞，但在布爾什維克化的蘇維埃逼迫之下，終於不得不指定一九一七年十月下半月召集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

（六）彼得格拉的十月起義與臨時政府人員的被捕。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與蘇維埃政府的成立。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底和平法令與土地法令。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底原因。

布爾什維克已在加緊準備起義。列寧指出，布爾什維克既已在兩個首都——莫斯科和彼得格拉——工兵代表蘇維埃中獲得多數，就可以而且應當掌握國家政權。列寧總結已往途程時着重指

出：『人民多數是擁護我們的』。列寧在他的論文以及致中央委員會和各級布爾什維克組織的書信中，定出具體的起義計劃，其中指明應如何利用海陸軍部隊和赤衛隊，指明必須奪取彼得格拉哪些有決定意義的地點來保證起義勝利等等。

十月七日，列寧從芬蘭秘密回到彼得格拉。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黨中央舉行有歷史意義的會議，在會議上決定要於最近幾日內開始武裝起義。在由列寧起草而經黨中央通過的有歷史意義的決議中說：

『中央委員會認爲：俄國革命底國際環境（德國海軍中的起義，這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正在全歐洲增長底極端表現；其次，帝國主義世界以撲滅俄國革命爲目的的威脅），軍事狀況（俄國資產階級和克倫斯基及其同流已經毫無疑義地決定把彼得城讓給德軍），無產階級黨已在蘇維埃中獲得多數的事實，——此外，更加上農民起義以及人民轉而信任我們黨（莫斯科的選舉），最後，第二次科爾尼洛夫叛亂顯然已在準備着（原有軍隊之調出彼得城，哥薩克軍隊之調入彼得城，哥薩克軍隊之包圍明斯克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把武裝起義提到日程上來了。

所以，中央委員會認爲：武裝起義已經不可避免，而且起義時機業已完全成熟，茲特號召全黨一切組織以此爲準繩，並根據這個觀點去討論和解決一切實際問題（北方特區蘇維埃代表大會，軍隊之調出彼得城，莫斯科人與明斯克人之發動等等）。』（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三頁）〔六四〕

當時發言並在表決時舉手反對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決議的有兩個中央委員，即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他們也和孟什維克一樣夢想成立資產階級國會制的共和國，並誣衊工人階級，說它沒有能力實現社會主義革命，說它還沒有成長到奪取政權的程度。

托洛茨基在這次會議上雖沒有公開舉手反對這一決議，但他提議在決議上加進一個修改，這一修改如被採納，結果就會使武裝起義化爲烏有而遭到失敗。他提議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以前不要開始起義。這實際上就是延緩起義事業，事先洩露起義日期，把此事預告給臨時政府。

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分派特派員到頓巴斯、烏拉爾、赫爾森福斯、喀琅施塔得、西南戰線及其他地方去組織當地的起義。沃羅希洛夫、莫洛托夫、捷爾任斯基、奧爾忠尼啓則、基洛夫、卡甘諾維赤、庫依貝舍夫、伏龍芝、雅羅斯拉夫斯基及其他同志，奉黨專令去領導當地的起義。當時在烏拉爾的沙德林斯克鎮軍隊中進行工作的是日丹諾夫同志。中央特派員向各地布爾什維克組織底領導者說明了起義計劃，並使他們整裝以待，預備隨時支援彼得格拉起義。

根據黨中央指示在彼得格拉蘇維埃下成立了革命軍事委員會，它後來便成了起義底公開司令部。

同時，反革命也趕急來聚集自己的力量。軍官們組成了反革命的『軍官聯合會』。到處都有反革命分子建立突擊營編制部。到十月底，反革命已經擁有四十三個突擊營。專門組織了幾個『佐治亞獎章軍人』突擊營。

克倫斯基政府提出了政府從彼得格拉遷往莫斯科的問題。由此便可看出它準備把彼得格拉讓給德國，以期防止彼得格拉發生起義。但因彼得格拉工人和兵士羣衆提出抗議，終使臨時政府不得不仍然留在彼得格拉。

十月十六日，黨中央召集擴大會議。在會議上選出了領導起義的黨總部，由斯大林同志負責主持。黨總部是彼得格拉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底領導核心，它在實際方面領導了全部起義。

在這次中央會議上，投降主義者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又發言反對起義。他們受到回擊之後，就到報章上去公開反對起義，公開反對黨。十月十八日在孟什維克的新生活報上發表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兩人底聲明，其中指出布爾什維克在準備武裝起義，並說他們兩人認爲起義是種冒險舉動。這樣，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就在敵人面前洩漏了中央關於起義，關於在最近期間舉行起義的決定。這是一種叛變行爲。列寧關於此事寫道：『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把本黨中央關於武裝起義的決定出賣給羅將科和克倫斯基了』。列寧向中央提出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開

除出黨的問題。

革命敵人接到叛徒預告之後，馬上就來設法防止起義和擊破革命底領導參謀部布爾什維克黨。臨時政府召集秘密會議，在會議上決定了同布爾什維克鬥爭的辦法問題。十月十九日，臨時政府急忙從前線調軍隊來鎮守彼得格拉。各街道上都已加崗巡邏。反革命在莫斯科聚集了特別大的力量。臨時政府製定了一個計劃，打算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前一天舉行進攻，佔領布爾什維克中央所在地的斯莫爾尼，並擊破布爾什維克底領導中心。爲了這個目的，政府把它所認爲忠實可靠的軍隊集中到彼得格拉。

可是臨時政府底死期已至。任何力量都已不能阻止社會主義革命勝利行進了。

十月二十一日，在所有各個革命軍隊中都由布爾什維克黨派來了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委員。在起義前幾日之內，各個軍隊和各個工廠每天都在進行熱烈的戰鬥準備。兩艘戰鬥艦——『阿芙樂爾』巡洋艦和『自由曙光』艦，也奉到了相當的指令。

托洛茨基在彼得格拉蘇維埃會議上誇大吹牛，向敵人洩露了起義的日期，即洩露了布爾什維克預定開始起義的日子。爲了不讓克倫斯基政府有可能破壞武裝起義，於是黨中央決定在原定日期以前，即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前一天開始和實現起義。

十月二十四日（公曆十一月六日）清晨，克倫斯基開始動作，下令查封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機關報工人之路，並把裝甲車調到工人之路編輯部和布爾什維克印刷所跟前。但到上午十點鐘時，赤衛隊和革命兵士已遵照斯大林同志命令把裝甲車趕走，並在工人之路編輯部和印刷所門前加崗防衛了。上午十一點鐘，工人之路報出版了，報上號召推翻臨時政府。同時，根據領導起義的黨總部所發出的指令，立刻便實行把革命兵士隊伍和赤衛隊調集到斯莫爾尼來。

起義開始了。

十月二十四日夜間，列寧到了斯莫爾尼，親自担負起領導起義的重任。整夜都有革命軍隊和赤衛隊向斯莫爾尼開來。布爾什維克隨即將這些部隊派往首都中心去包圍臨時政府所盤踞着的冬宮。

十月二十五日（公曆十一月七日），赤衛隊和革命軍隊佔領了各火車站、郵政局、電報局、政府閣部、國家銀行。

預備國會被解散了。

彼得格拉蘇維埃和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所在的斯莫爾尼，成了革命底戰鬥司令部，從這裏發出戰鬥的命令。

在這些時日，彼得格拉工人表明他們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受到了很好的鍛鍊。由布爾什維克工作所準備起來參加起義的革命軍隊，確切地執行了戰鬥命令，同赤衛隊肩靠肩地進行了戰鬥。海軍也不比陸軍落後。喀琅施塔得成了布爾什維克黨底堡壘，這裏早已就不承認臨時政府底政權了。『阿芙樂爾』巡洋艦以其向冬宮轟擊的砲聲，報導了十月二十五日是新紀元，即偉大社會主義革命紀元底開始。

十月二十五日（公曆十一月七日），公佈了布爾什維克告俄國公民書，書上宣告說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已被推翻，國家政權已轉歸蘇維埃掌握。

臨時政府躲藏在冬宮裏面，由士官生和各突擊營護衛着。十月二十五日深夜，革命的工人、兵士和水兵攻下了冬宮，逮捕了臨時政府人員。

彼得格拉武裝起義勝利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曆十一月七日）晚上十點四十五分，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斯莫爾尼宣佈開幕，當時彼得格拉的勝利起義已達沸點，首都的政權事實上已握在彼得格拉蘇維埃手中了。

布爾什維克在代表大會上獲得了絕大多數。孟什維克、崩得分子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眼看自

己已遭破產，於是聲明拒絕參加代表大會工作而離開了大會會場。他們在其向蘇維埃代表大會宣讀的聲明書中，公然把十月革命稱爲『軍事陰謀』。代表大會痛斥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並指出代表大會對於他們的退出不僅不表示惋惜，反而極爲歡迎，因爲從叛徒退出時起，代表大會就成了眞正革命的工兵代表大會。

用代表大會名義宣佈全部政權已轉歸蘇維埃掌握。

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宣言上說：

『代表大會憑靠着絕大多數工人、兵士和農民底意志，憑靠着工人和防軍在彼得格拉所實現了的勝利起義，業已把政權掌握到自己手中。』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公曆十一月八日）夜間，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和平法令。代表大會向各交戰國提議，立刻締結至少三個月的停戰協定，以便進行和平談判。代表大會向一切交戰國的政府和人民呼籲時，同時又向『人類三個最先進民族和此次戰爭中三個最大參戰國，即英法德覺悟工人們』呼籲。代表大會號召這些工人幫助『把和平事業以及使被剝削勞動民衆擺脫一切奴役和一切剝削的事業順利進行到底』。

同夜，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又通過了土地法令，上面規定『立刻毫無報償地廢除地主土地

私有制』。這個土地法令是以根據二百四十二個地方農民委託書製定的全國農民委託書作爲基礎通過的。依照這個委託書上所載，土地私有權宣告永遠廢除，而代之以全民的國家的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皇室土地以及寺觀土地，一律無報酬地交歸全體勞動者使用。

按照這個法令，農民因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而一共領得了一萬五千萬餘俄畝的新有土地，這些土地從前是握在地主、資產階級、皇室、寺觀和教堂手中的。

農民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繳納的約及五萬萬金盧布的租金。

所有地下蘊藏（煤油、煤炭、礦源等等），森林和水流，一律轉歸人民所有。

最後，在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成立了第一屆蘇維埃政府，即人民委員會，其成份全是布爾什維克。列寧被選爲第一屆人民委員會主席。

有歷史意義的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是這樣結束的。

大會代表分途回到各處去報導蘇維埃在彼得格拉獲得勝利的消息，並保證把蘇維埃政權擴展到全國各地。

並非所有一切地方的政權都是一下子轉到了蘇維埃手中的。當蘇維埃政權在彼得格拉已經確立時，莫斯科各街道上還進行過幾天頑强殘酷的戰鬥。爲了妨礙政權轉入莫斯科蘇維埃掌握，反

革命的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跟白衛隊及士官生一起開始了反對工兵羣衆的武裝鬥爭。只是經過數日以後，叛亂者才被擊破，蘇維埃政權在莫斯科才奠定起來。

在彼得格拉本城及其幾個區裏，反革命分子在革命勝利後最初幾天就進行過推翻蘇維埃政權的嘗試。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克倫斯基（他是在起義發生時從彼得格拉逃往北方戰線區的）收集了一些哥薩克部隊，並將其交由克拉斯諾夫將軍向彼得格拉開動。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社會革命黨人主持的一個反革命團體『救國救革命委員會』，在彼得格拉發動士官生叛亂。但這次叛亂很快就被粉碎。在一天之內，到十一月十一日傍晚時分，水兵和赤衛隊就把士官生叛亂消滅下去，而在十一月十三日，又在普爾科夫高地把克拉斯諾夫將軍擊潰。列寧也如在十月起義時一樣，親身領導了粉碎反蘇維埃叛亂的事情。他的堅定不移的精神與確信勝利的鎮靜態度，鼓舞並團結了羣衆。敵人被擊破了。克拉斯諾夫被俘虜後，講了句『良心話』，說他以後決不進行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他在這句『良心話』担保下被釋放，但後來事實證明克拉斯諾夫違背了他自己的這種將軍諾言。而克倫斯基呢，却已男扮女裝藏到『不知去向』了。

在當時駐紮於莫吉利沃城內的全軍總司令大本營裏又有杜鶴寧將軍企圖舉行叛亂。當蘇維埃政府責成杜鶴寧立刻開始同德軍指揮部進行停戰談判時，他却竟拒絕執行政府底指令。於是就由

蘇維埃政權下令把杜鶴寧撤職。反革命的大本營被擊潰了，杜鶴寧本人被那些起義反對他的兵士們打死了。

黨內人所共知的機會主義者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李可夫、施里亞普尼可夫及其他等人，也曾試圖來襲擊蘇維埃政權。他們要求成立『清一色的社會黨人政府』，讓剛被十月革命推翻的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也來參加。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通過決議，否決了主張同這些反革命政黨妥協的提議，而把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叫作破壞革命事業的工賊。十一月十七日，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李可夫和米留亭四人因不同意黨底政策，乃聲明退出中央委員會。同日，即十一月十七日，諾根用本人以及人民委員會委員李可夫、米留亭、特奧多羅維奇、施里亞普尼可夫、梁贊諾夫、尤烈涅夫和拉林等人名義提出聲明，說他們不同意黨中央底政策，並聲明他們全體退出人民委員會。一小羣懦夫逃跑的事實，頓使十月革命底敵人喜形於色。整個資產階級及其幫手們都在幸災樂禍，高聲叫喊布爾什維主義陷於瓦解，預言布爾什維克黨必遭滅亡。但這一小羣逃兵絲毫也沒能動搖黨。黨中央委員會輕蔑地指斥他們爲革命戰場上的逃兵和資產階級底幫手之後，就轉而進行正常的事務。

至於『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則因想保存其在分明同情於布爾什維克的農民羣衆中的影響，

故決定不來同布爾什維克爭執，並暫時同他們保持着統一戰線。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召集的農民蘇維埃代表大會，承認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獲得的一切成果和蘇維埃政權所頒佈的一切法令。當時布爾什維克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成立了協定，並把幾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科烈加也夫、斯皮里多諾娃、普洛施洋與施坦白爾格）加進到人民委員會中。但這種協定只存在到布列斯特和約簽訂和貧農委員會成立時止，因爲當時農民中已發生深刻的分化，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則因其愈益反映富農利益而發動了反布爾什維克的叛亂，結果是被蘇維埃政權擊破了。

從一九一七年十月到一九一八年一二兩月間的時期內，蘇維埃革命已推廣到全國各地了。蘇維埃政權在幅員廣闊的國家領土上推行得如此迅速，列寧把這稱呼爲蘇維埃政權底『凱歌行進』。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

從決定社會主義革命在我國這樣較爲容易獲得勝利的種種原因中，應該指出如下幾個主要原因。

（一）十月革命所遇到的是我國資產階級這樣一個力量較爲薄弱，組織不良而又欠缺政治經驗的敵人。我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尚未强固而且完全依賴於政府定貨，所以它既沒有必需的政治

獨立性，也沒有充分的自動性來找到逃出現狀的出路。宅既沒有例如法國資產階級所擁有的那種玩弄大規模政治拉攏和政治撞騙手腕的經驗，也沒有例如英國資產階級所擁有的那種玩弄大規模狡黠妥協手腕的經驗。宅昨天還想去同二月革命所推翻的那個沙皇謀妥協，而宅在二月革命以後獲得政權時，却又除了在一切基本問題上繼續可惡沙皇底政策以外，根本就想不出什麼較好的辦法。宅也和沙皇一樣主張『戰到勝利結局爲止』，却不顧國家已無力再戰，人民和軍隊已被戰爭弄得疲困不堪。宅也和沙皇一樣主張基本上保存地主土地私有制，却不顧農民已因缺乏土地和遭受地主壓迫而弄得奄奄待斃。在對工人階級的政策上，俄國資產階級比沙皇更加仇視工人，不僅力圖保存和加强工廠主底壓迫，並且用大批停業辦法把這種壓迫弄成更加不堪忍受了。

無怪乎人民認爲沙皇政策與資產階級政策之間沒有重大區別，於是就把自己對沙皇的仇恨轉向到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身上。

當妥協主義的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黨在人民中間還有相當影響的時候，資產階級還能靠宅們掩護而把政權保留在自己手中。而當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已暴露自己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走狗，因而在人民中喪失了自己影響的時候，於是資產階級及其臨時政府就根本站不住脚了。

（二）領導十月革命的是俄國工人階級這樣一個革命階級，宅在戰鬥中受到過鍛鍊，在一個

短時期內經歷過兩次革命，而在第三次革命前夜又已博得領導人民爭取和平，爭取土地，爭取自由，爭取社會主義的領袖底威信。如果沒有俄國工人階級這樣一個受到人民信任的革命領袖，就不會有工農聯盟，而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聯盟，則十月革命就會不能獲得勝利。

（三）俄國工人階級在革命當中有佔農民人口絕大多數的貧苦農民這樣一個嚴重的同盟者。完全可以比得上幾十年『常態』發展經驗的這八個月革命發展經驗，對於農民勞動羣衆並沒有白白過去。在這個期間，他們有可能按事實來檢驗俄國所有一切政黨，並確信無論立憲民主黨，亦無論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都不會爲農民利益認眞去與地主爭執，都不會爲農民利益去流血犧牲，俄國只有一個黨才和地主沒有聯繫，並決心推翻地主，以滿足農民底需要，——這個黨就是布爾什維克黨。這種情況也就成了無產階級與貧苦農民聯盟底實際基礎。工人階級與貧苦農民聯盟的事實，也就決定了中農底行爲，他們曾動搖過很久，直到十月起義前夜時才響應貧苦農民而眞正轉到革命方面來。

根本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聯盟，則十月革命就會不能獲得勝利。

（四）領導工人階級的是布爾什維克黨這樣一個在政治鬥爭中受過鍛鍊的黨。只有布爾什維克黨這樣一個充分勇敢能引導人民作堅決衝擊，充分愼重能繞過橫在前進途中的一切暗礁而走向

既定目標的黨，才能非常巧妙地將各種各樣的革命運動，即爭取和平的一般民主運動，奪取地主土地的農民民主運動，被壓迫民族力求民族平權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及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運動，匯合成一個總的革命巨流。

毫無疑義，這種種革命運動匯合爲一總的雄强的革命巨流，也就決定了俄國資本主義滅亡的命運。

（五）十月革命是在帝國主義大戰正酣，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分裂成兩個敵對營壘，彼此忙於戰爭和互相消耗而不能認眞干涉『俄國內政』和積極反對十月革命時開始的。

毫無疑義，這種情形是大大促進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

（七）布爾什維克黨爲鞏固蘇維埃政權而鬥爭。布列斯特和約。第七次黨代表大會。

爲了鞏固蘇維埃政權，必須破壞和打破舊有的資產階級國家機關，而代之以新建立的蘇維埃國家機關。其次，必須破壞等級制度殘餘及民族壓迫制度，廢除教會特權，剷除反革命的出版物

以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反革命組織，解散資產階級立憲會議。末了，必須在實行土地國有以後實行把一切大工業也收歸國有，然後就退出戰爭狀態，把當時最能妨礙蘇維埃政權鞏固的這個戰爭結束。

所有這一切辦法，都在一九一七年末至一九一八年中這幾個月內實現了。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組織的舊時閣部官吏的怠工被打破和肅清了。各舊有部院均被廢除而代之以新成立的蘇維埃管理機關和相當人民委員部。成立了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來管理全國工業。組織了由捷爾任斯基主持的全俄肅反委員會來專負肅清反革命和怠工行爲的事宜。頒佈了成立紅軍和紅海軍的法令。基本上是在十月革命以前選出，而且拒絕批准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政權轉歸蘇維埃法令的立憲會議被解散了。

爲了澈底剷除封建殘餘，等級制殘餘，以及社會生活各方面的不平等現象，於是頒佈了廢除等級，消滅民族限制和信教限制，實行教會與國家分離，學校與教會分離，男女平權，以及俄國境內各族人民權利一律平等的法令。

在蘇維埃政府通過的標題爲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的特別決議中，把俄國各民族自由發展和各民族權利完全平等定爲法律。

爲了打破資產階級底經濟勢力，爲了組織新的蘇維埃的國民經濟，首先是爲了組織新的蘇維埃的工業，於是實行把銀行、鐵路、對外貿易、商船以及所有各部門的大工業，如煤炭工業、冶金工業、煤油工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紡織工業和製糖業等等收歸國有。

爲了使我國免除財政上的依賴以及外國資本家的剝削，於是宣佈把俄國所欠一切由沙皇以及臨時政府訂借的外債取消。我國各族人民不願償付那些借來繼續掠奪戰爭並使我國陷於受外資盤剝的依賴地位的債款。

由於實行這一切以及諸如此類辦法的結果，就使資產階級、地主、反動官吏以及反革命政黨底勢力根本被摧毀，而使蘇維埃政權在國內的地位大加鞏固。

但是，既然俄國還處於同德奧交戰的狀態中，因此蘇維埃政權底地位還不能認爲完全鞏固。要澈底鞏固蘇維埃政權，就必須結束戰爭。所以，黨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馬上便展開了爭取和平的鬥爭。

蘇維埃政府『向一切交戰國人民及其政府提議，立刻開始進行關於正義民主和平的談判』。可是，『盟邦』英法當局不肯接受蘇維埃政府底提議。既然英法兩國拒絕進行和平談判，於是蘇維埃政府爲了執行蘇維埃意志，便決定開始同德奧兩國進行談判。

談判是於十二月三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城開始的。十二月五日，簽訂了休戰協定，即暫時停止作戰行動的協定。

這次談判是在國民經濟遭受破壞，大家都疲於戰爭，我國軍隊從前線撤退，前線陷於瓦解的局勢下進行的。在談判時查明出來，德帝國主義者力圖奪去前沙俄帝國一大塊領土，並把波蘭、烏克蘭及波羅的海沿岸諸國變成爲德國底附屬國。

在當時條件下繼續戰爭，就無異把剛才產生的蘇維埃共和國底生命拿來作孤注一擲。於是工人階級和農民必須接受苛刻的議和條件，必須在當時最危險的强盜德帝國主義面前實行退却，以便取得暫息時機，鞏固蘇維埃政權，並建立新的軍隊，即建立能衛國抗敵的紅軍。

一切反革命分子，從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到最頑固的白衛分子，都進行了反對簽訂和約的瘋狂煽動。他們的路線是很明顯的：破壞和平談判，挑起德軍進攻，使尚未强固的蘇維埃政權遭受打擊，使工農獲得的成功受到威脅。

同他們勾結進行這種黑暗勾當的有托洛茨基及其幫手布哈林，當時布哈林同拉狄克和皮達可夫一起領導着一個反黨集團，而這個集團爲了掩飾自己起見，便自稱爲『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托洛茨基和『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在黨內發動了反對列寧的殘酷鬥爭，要求繼續戰爭。這

些人顯然是幫助了德帝國主義者和國內的反革命分子，因爲他們力圖使我們剛才成立而還沒有自己軍隊的蘇維埃共和國去受德帝國主義底打擊。

這是用左的詞句巧加掩飾的一種奸細挑撥政策。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城進行的和平談判中斷了。雖然列寧和斯大林代表黨中央堅決主張簽訂和約，但出席布列斯特和會的蘇俄代表團首席代表托洛茨基却叛變式地違背了布爾什維克黨底直接訓令。他聲明說蘇維埃共和國拒絕在德國所要求的條件下簽訂和約，但同時他却又通知德方，說蘇維埃共和國決定不進行戰爭，並在繼續實行遣散軍隊。

這是駭人聽聞的行爲。德帝國主義者當時所能要求於蘇維埃國家利益叛徒的，無過於此了。德國政府破壞休戰協定並轉爲進攻了。我國舊軍殘部抵不住德軍猛擊而開始潰散。德軍迅速進展，佔領了廣大地區，並威脅着彼得格拉。德帝國主義侵入蘇維埃國境的目的，是要推翻蘇維埃政權，並把我們祖國變成爲宅的殖民地。舊的陷於瓦解的沙皇軍隊，不能抵抗德帝國主義底武裝大隊。宅在德軍打擊下潰退了。

但德帝國主義者底武裝干涉引起了我國雄偉的革命高漲。工人階級響應着黨和蘇維埃政府宣告『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的警號，加緊實行編制紅軍部隊。年輕的新軍——革命人民軍——

隊伍，英勇地抗拒了全副武裝的德國强盜底攻擊。德國侵略者在納爾瓦和普斯可夫受到了堅決的回擊。他們進攻彼得格拉的動作被阻止了。回擊德帝國主義軍隊的那天，即二月二十三日，便成了年輕紅軍底生日。

還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黨中央已通過了列寧主張致電德國政府立刻訂立和約的提議。德軍爲了保證自己獲得更有利的和約條件，仍然繼續進攻，直到二月二十二日德國政府才表示同意簽訂和約，但此時的和約條件已比最初的條件苛刻得多了。

列寧、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爲達到採取簽訂和約的決定，曾須在中央內部對托洛茨基、布哈林及其他托洛茨基分子進行極堅持的鬥爭。列寧指出：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實際上幫助了德帝國主義者，並且妨礙了德國革命底增長和發展』（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〇七頁）。〔六五〕

二月二十三日，中央決議接受德軍司令部所提出的條件並簽訂和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底叛賣舉動使蘇維埃共和國受到了重大的損失。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更不用說波蘭——割給了德國；烏克蘭脫離蘇維埃共和國而變成德國底藩屬國（依賴國）。蘇維埃共和國按所訂條約應向德國繳付賠款。

但『左派共產主義者』還是繼續進行反對列寧的鬥爭，每況愈下地墮入叛變的深淵。

莫斯科省常務局因暫時被『左派共產主義者』（布哈林、奧新斯基、雅科福列瓦、斯徒可夫、曼采夫）所佔據，竟通過了分裂主義的決議，表示不信任中央，並說它認爲『黨在最近將來恐難避免分裂』。在這個決議上，『左派共產主義者』居然走到了採取反蘇維埃的決定，說什麼『爲着國際革命底利益，我們認爲那怕就是喪失這現時變成爲純粹形式東西的蘇維埃政權，也是適當的』。

列寧稱這個決議爲『奇談與怪論』。

當時黨還不知道托洛茨基和『左派共產主義者』這種反黨行爲底眞實原因。然而不久前審判反蘇維埃的『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聯盟』時（一九三八年初）已經查明：布哈林及其所領導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曾經同托洛茨基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一起組織過反蘇維埃政府的秘密陰謀。布哈林、托洛茨基及其陰謀同夥曾打算破壞布列斯特和約，逮捕列寧、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並加以殺害，然後由布哈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共同組織新政府。

『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一面組織秘密反革命陰謀，一面又在托洛茨基協助下公開向布爾什維克黨實行進攻，力圖分裂黨和瓦解黨底隊伍。但是，黨在這個嚴重關頭始終緊密地團結在列

寧、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底週圍；黨在和平問題上，也和在其他一切問題上一樣擁護了中央委員會。

『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陷於孤立，並被粉碎了。

爲了最終解決和約問題，於是就召集了第七次黨代表大會。

第七次黨代表大會是於一九一八年三月六日開幕的。這是我黨獲得政權以後所召集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有四十六個有表決權的代表和五十八個有發言權的代表。這次大會代表着十四萬五千個黨員。實則當時黨員總數至少有二十七萬人。其所以有這樣一種差別，是因爲這次代表大會帶有一種非常的性質，許多組織都沒有來得及選派代表，況且當時被德軍暫時佔領各區的組織，又沒有可能選派代表。

列寧在這次大會上做關於布列斯特和約問題的報告時說道：『我們的黨由於黨內有左傾反對派形成而遇到的這個嚴重危機，乃是俄國革命所遭遇的最大危機之一』（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二一頁）〔六六〕。

在把列寧論布列斯特和約問題的決議案交付表決時，有三十人表示贊成，十二人表示反對，四人表示懷疑。

在決議通過後第一天，列寧就在不幸的和約一文中寫道：

『和約底條件是苛刻不堪的。但歷史畢竟是會佔得上風的…我們要從事組織，組織和組織。不管有怎樣的艱難困苦，最後的勝利總是會屬於我們的。』（同上，第二八八頁）

代表大會底決議上指出：帝國主義國家反對蘇維埃共和國的軍事發動在今後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代表大會認爲黨底基本任務是要用最堅強最堅決的辦法來提高工農底自我紀律和紀律精神，準備羣衆去奮勇保護社會主義祖國，組織紅軍，實行全民軍訓。

代表大會認准了列寧在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的正確路線，指斥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兩人底立場，痛斥了已遭失敗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力圖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繼續製造分裂的行爲。

由於布列斯特和約的簽訂，於是黨就有可能贏得時間來鞏固蘇維埃政權，來調整全國經濟。

由於和約的簽訂，於是我國就有可能來利用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德奧繼續同協約國作戰），瓦解敵人力量，組織蘇維埃經濟，建立紅軍。

由於和約的簽訂，於是無產階級就有可能來保持其對農民的領導，並積聚力量，以求在臨來的國內戰爭時期擊潰白衛將軍。

在十月革命時期，列寧教導了布爾什維克黨應怎樣在有進攻所必需的條件時大胆堅決地實行

進攻。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列寧教導了黨應怎樣在敵人力量顯然超過我方力量時有秩序地實行退却，以便用最大的努力準備對敵人實行新的進攻。

歷史完全證明了列寧路線的正確。

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改換黨名稱和改變黨綱的決議。從此時起，黨就稱呼爲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俄共（布）。列寧提議把我黨稱爲共產黨，是因爲這個名稱恰巧符合黨所抱定的實現共產主義這一目的。

爲了要製定新的黨綱，於是選出了由列寧、斯大林等人組成的專門委員會，並把列寧所擬定的草案採納爲黨綱底基礎。

這樣，第七次代表大會就完成了一件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業：擊破了黨內暗藏的敵人『左派共產主義者』和托洛茨基分子，使國家擺脫了帝國主義戰爭，爭得了和平，即暫息時機，使黨贏得了組織紅軍的時間，向黨提出了在國民經濟中建立社會主義秩序的任務。

（八）列寧所規定的着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貧農委員會和壓制富農。『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叛亂及其被消滅。第五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以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之通過。

蘇維埃政權既已簽訂和約並取得暫息時機，就來着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一八年二月時期，列寧稱之爲『用赤衛隊來攻擊資本』的時期。蘇維埃政權在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就打破了資產階級底經濟勢力，掌握了國民經濟底命脈（工廠、銀行、鐵路、對外貿易、商船等等），打破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機關，勝利地消滅了反革命勢力推翻蘇維埃政權的最初幾次嘗試。

但這還千萬不够。爲要繼續向前進展，還必須從破壞舊制度而進到建設新制度。因此，在一九一八年春，就開始實行過渡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從剝奪剝奪者』進到了在組織上鞏固既得勝利，進到了建設蘇維埃國民經濟。列寧認爲必須最高限度地利用暫息時機來着手建設社

會主義經濟底基礎。布爾什維克應學會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和管理生產。列寧當時寫道：布爾什維克黨已經說服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已經把俄國從富人手中奪來交歸了人民，現在，——列寧說，——布爾什維克黨應當學會管理俄國。

列寧認爲這個階段上的主要任務就是統計國民經濟中所出產的東西，並實行監督一切產品的消費。當時俄國經濟中是以小資產階級成份佔多數的。城市與鄉村中的千百萬小業主是資本主義所由滋長的基地。這些小業主既不承認勞動紀律，也不承認全國紀律，他們既不服從什麼統計，也不服從什麼監督。在這個困難關頭特別危險的是小資產階級投機謀利的自發勢力，是小業主小商人利用人民困乏而自肥的企圖。

於是黨就進行堅强鬥爭來消除生產方面鬆懈廢弛的現象，來消除工業方面缺乏勞動紀律的現象。羣衆獲得新的勞動習慣是很緩慢的。因此，爲勞動紀律而鬥爭，就成了這時期的中心任務。

列寧指示說，必須在工業中開展社會主義競賽，施行按件工資制，反對均等主義，除用教育說服方法外，還必須用强制手段對付那些想從國家手裏多拿一些，遊手好閑，從事投機事業的分子。列寧認爲新的紀律，即勞動的紀律，同志關係的紀律，蘇維埃的紀律，是要由千百萬勞動者在日常實際工作中來養成的。他指出，『這件事情將佔去整整一個歷史時代』（列寧全集，第二

十三卷，第四四頁）。

所有這些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建立社會主義新生產關係的問題，都由列寧在其名著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一書中闡明了。

『左派共產主義者』在這些問題上，也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一起發動了反對列寧的鬥爭。布哈林和奧新斯基等人反對培植紀律，反對在企業中實行一長制，反對在工業中利用專門家，反對施行經濟核算制。他們誣衊列寧，說實行這樣的政策就是回復到資本主義制度。同時，『左派共產主義者』又宣傳了托洛茨基認爲俄國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建設和不能達到社會主義勝利的觀點。

『左派共產主義者』口裏講着『左的』詞句，事實上擁護富農、懶漢和投機商人，擁護這些反對紀律，反對國家調節經濟生活，反對統計和監督的分子。

黨把組織蘇維埃新工業的問題解決後，就來實行解決農村問題。當時農村中正沸騰着貧農反對富農的鬥爭。富農積聚着力量，極力侵佔從地主手中奪出的土地。貧農急需幫助。富農同無產階級國家作鬥爭，不肯按固定價格把糧食賣給國家。他們想用製造饑荒的手段來强迫蘇維埃國家放棄社會主義的設施。黨提出了擊破反革命富農的任務。爲了要組織貧農和順利反對佔有剩餘糧

食的富農，於是就組織了工人下鄉運動。

『工人同志們！——列寧當時寫道，——你們要記着革命情況危急。你們要記着只有你們才能挽救革命。現在正需要有幾萬個精銳、先進、忠實於社會主義的工人，他們決不會受賄行竊，而能組成爲鐵一般堅强的力量去反對富農、反對投機者、反對叛掠者、反對貪贓受賄者、反對搗亂者。』（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五頁）

『爲糧食而鬥爭，就是爲社會主義而鬥爭』——列寧當時這樣說道。在這個口號下組織了工人下鄉運動。當時頒佈了幾道法令規定糧務獨裁並賦予糧務人民委員部各機關按固定價格採買糧食的非常權柄。

依照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一日法令成立了貧農委員會（貧委）。貧委在和富農鬥爭中，在重分所沒收的土地與分配農具的事業上，在採辦富農所有剩餘糧食的事業上，在爲工人中心區域和紅軍供給糧食的事業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富農所佔據的五千萬海克脫土地已轉入貧農中農掌握。富農所有的大部分生產工具，都被沒收而交歸貧農了。

成立貧農委員會，是社會主義革命在農村開展過程中更進一步的階段。貧委是無產階級專政在農村中的據點。當時用農民編制紅軍基幹部隊，多半是經過貧委來進行的。

無產者下鄉工作和貧農委員會的成立，鞏固了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勢力，並在把中農吸引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這點上發生了極大的政治作用。

一九一八年末，貧委既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於是就宣告取消而與農村蘇維埃實行合併。

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第五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宣佈開幕。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爲擁護富農而開展了反對列寧的殘酷鬥爭。他們要求停止反富農的鬥爭，並要求放棄派遣工人收糧隊到農村中去的辦法。『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眼看他們的路線受到大會多數底堅決反對，於是便在莫斯科舉行叛亂，佔據了三仙巷，並從那裏實行向克里姆林宮開砲射擊。但布爾什維克幾點鐘內就把『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這次冒險動作鎮壓下去了。在國內其他幾個地點，也有『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地方組織企圖舉行叛亂，但這種冒險動作也到處很快就被消滅了下去。

現在已由法庭對反蘇維埃的『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聯盟』的公審查明，當時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叛亂是經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兩人知悉及同意後所發動，並且是布哈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共同對蘇維埃政權進行的那個反革命陰謀計劃中的一部分。

同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布留姆金，他後來成了托洛茨基底走狗，——鑽進德國大使館去刺死了德國駐莫大使米爾巴赫，以期挑起德國來同我國戰爭。然而，蘇維埃政府終於防止了

戰爭，打破了反革命分子底挑撥。

在第五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即第一個蘇維埃憲法。

簡短的結論

布爾什維克黨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的八個月中實現了極困難的任務：爭取工人階級中的多數，爭取蘇維埃中的多數，把千百萬農民吸收到社會主義革命方面來。宅使這些羣衆脫離了各小資產階級政黨（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底影響，一步一步地揭破了這些政黨反對勞動者利益的政策。布爾什維克黨在前線和後方開展了大規模的政治工作，準備羣衆去實現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這時期的黨史中有決定意義的事件，就是列寧的歸國，列寧四月提綱的公佈，黨的四月代表會議和第六次代表大會。工人階級從我黨決議中取得了力量和勝利的信心，找到了對革命一切重要問題的答覆。四月代表會議把黨引向於爭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第六次代

表大會把黨指向於實行武裝起義去反對資產階級及其臨時政府。

妥協主義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其他非共產主義的政黨，已結束了他們的發展過程：這些政黨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變成了主張保全與保存資本主義制度的資產階級政黨。只有布爾什維克黨才領導了羣衆爲推翻資產階級和建立蘇維埃政權而進行的鬥爭。

同時，布爾什維克打破了黨內投降主義者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托洛茨基和皮達可夫等人想使黨離開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企圖。

布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工人階級，同貧農聯盟並在海陸軍兵士羣衆協助下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奠定了新式的國家，即社會主義蘇維埃國家，廢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土地轉交農民使用，把全國一切土地收歸國有，剝奪了資本家，爭得了擺脫戰爭的出路——和平，獲得了必要的暫息時機，因而造成了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打破了資本主義，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得了生產資料，把工廠、土地、鐵路和銀行變成了全體人民所有產，即變成了社會公有財產。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把一個巨大國家的領導權轉交了工人階級，因而使工人階級成了統治階級。

這樣，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就開闢了人類史上的新紀元——無產階級革命紀元。

第八章　布爾什維克黨在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時期）

（一）外國武裝干涉的開始。國內戰爭第一時期。

蘇維埃政權在西歐戰事正酣時締結布列斯特和約，並因實行種種革命經濟設施而鞏固起來的事實，深使西方各國帝國主義者，尤其是協約國帝國主義者感到不安。

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害怕，俄德兩國締結和約的事實將使德國作戰地位佔到便利，而使協約國作戰軍隊感到困難。其次，他們害怕，俄德兩國奠定和平的事實將使各國和各戰場要求和平的趨向加强，因而就會使戰爭事業，使帝國主義事業受到破壞。最後，他們害怕，蘇維埃政權存在於一個廣大國家及其在推翻本國資產階級政權後已獲得大批成功的事實，可能使西歐各國工人和兵士羣衆受到薰陶，這些羣衆既對戰爭遷延深感不滿，就可能效法俄國工人和兵士羣衆榜樣倒轉槍

頭反對本國統治者和壓迫者。因此，各協約國政府就決定來對俄國實行武裝干涉，以期推翻蘇維埃政權，成立資產階級政權，希望後者能在俄國恢復資產階級制度，取消俄德和約，恢復對德奧兩國作戰陣線。

協約國帝國主義者所以樂意來幹這種黑暗勾當，更因爲他們深信蘇維埃政權不穩固，以爲只要蘇維埃政權敵人相當努力一下，蘇維埃政權就必然會很快滅亡的。

因蘇維埃政權獲得成功和日趨鞏固而尤感驚惶的，是國內已被推倒的階級（地主階級和資本家階級），已被擊破的政黨（立憲民主黨，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無政府主義者及各種各樣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以及白衛將軍和哥薩克軍官等等。

所有這些敵人分子，從十月革命勝利的最初幾天起，便異口同聲地叫喊，說蘇維埃政權在俄國沒有根基，說它一定要遭受失敗，說它經過一兩星期，經過一月，至多是經過兩三個月，就會必遭滅亡。但因蘇維埃政權不顧敵人怎樣詛咒而仍是繼續存在並且鞏固起來，於是俄國內部蘇維埃政權底敵人也就不得不承認，蘇維埃政權要比他們先前所想像的强大得多，所以爲了推翻蘇維埃政權，就需要有一切反革命勢力底嚴重努力和殘酷鬥爭。因此，他們便決定來進行大規模的反革命叛亂工作，藉以收集反革命力量，糾合軍事幹部，組織叛亂，首先是在哥薩克和富農區域組

織叛亂。

這樣，還在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就已確定形成了兩種準備推翻蘇維埃政權的勢力：協約國的外國帝國主義者和俄國內部的反革命。

這兩種勢力中的任何一種勢力，都沒有充分力量來單獨進行推翻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俄國內部的反革命勢力，雖擁有掀起反蘇維埃政權暴動所必需的若干軍事幹部和人員，主要是哥薩克上層分子和富農，但却沒有金錢和軍火。反之，外國帝國主義者擁有金錢和軍火，但却不能『抽出』充分兵力來進行武裝干涉，這不僅是因爲他們必須用兵去同德奧作戰，而且還因爲他們的兵力在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中會是不大可靠的。

由於這種反蘇維埃政權鬥爭的條件，遂使國內外這兩種反蘇維埃勢力必須實行聯合。而他們也確實就在一九一八年上半年聯合起來了。

外國武裝干涉者以俄國內部蘇維埃政權敵人反革命叛亂爲內應而進行的反蘇維埃政權的戰爭，就是這樣造成的。

暫息時機業已終結，俄國各民族工農同蘇維埃政權內外敵人進行的國內戰爭已經開始了。英法日美帝國主義者未經宣戰而逕直開始了武裝干涉，雖然這次武裝干涉分明是反對俄國的

戰爭，並且是最壞的一種戰爭。這些『文明』强盜就像盜竊一般，潛入俄國邊境，把自己的軍隊開進到俄國領土裏來。

在俄國北部有英法兩國軍隊實行登陸，佔領阿爾漢格爾斯克和摩爾曼斯克，扶持當地的白衛叛亂，推翻當地的蘇維埃政權，成立白衛的『北俄政府』。

在海參崴有日本軍隊實行登陸，佔領沿海州，驅散蘇維埃，扶持不久後恢復過資產階級制度的白衛叛亂分子。

在北高加索，科爾尼洛夫、阿列克塞也夫和鄧尼金等將軍在英法援助下組織白衛『志願軍』，發動哥薩克上層分子的叛亂，開始向蘇維埃政權大舉進攻。

在頓河一帶，克拉斯諾夫將軍和馬蒙托夫將軍在德帝國主義者秘密援助下（因爲已與俄國訂有和約，不便公開援助）發動頓河哥薩克的叛亂，佔領頓河區，並開始向蘇維埃政權大舉進攻。

在窩爾加河中游和西伯利亞一帶，由英法兩國陰謀造成了捷克斯拉伐克軍團的叛亂。這個軍團原是由軍事俘虜組成，由蘇維埃政府允許經過西伯利亞和遠東開回本國的，但宅在中途却被社會革命黨人和英法兩國利用來舉行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當這個軍團舉行叛亂時，窩爾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亞一帶的富農，以及沃特根工廠和益熱夫工廠裏同情社會革命黨的工人立即發動叛亂實

行響應。在窩爾加河岸成立了薩馬拉白衛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政府。在阿姆斯克城成立了西伯利亞白衛政府。

德國沒有參加而且也不能參加英法日美聯盟所進行的這次武裝干涉，因爲宅當時還與這個聯盟處於交戰地位。雖然如此，雖然訂有我德和約，但每個布爾什維克都深知德皇或廉政府也如英法日美武裝干涉者一樣，是蘇維埃國家底兇惡敵人。而德帝國主義者也確實用過各種辦法，以圖孤立、削弱並消滅蘇維埃國家。他們從蘇俄方面——固然是按他們和烏克蘭拉達〔六七〕訂立的『條約』——奪去了烏克蘭，應烏克蘭白衛拉達之請調兵進駐烏克蘭，用殘暴手段刼掠和壓迫烏克蘭人民，禁止烏克蘭人民同蘇維埃俄國保持任何聯繫。他們從蘇俄方面奪去了南高加索，應格魯吉亞和阿捷爾拜疆兩處民族主義者之請調派德土軍隊進駐該地，在梯弗里斯和巴庫肆意橫行。他們多方——雖然是暗地裏——用軍火和糧食援助當時在頓河區舉行叛亂的克拉斯諾夫將軍反對蘇維埃政權。

這樣，蘇維埃俄國就與各個富產糧食，原料和燃料的基本區域隔絕了。

當時蘇維埃俄國情形是很困難的。麵包供給不够。肉類供給不够。工人忍飢挨餓。莫斯科和彼得格拉城中的工人每兩天只能領到八分之一磅的麵包。甚至還有完全不能發給麵包的日子。工

廠因爲缺乏原料和燃料，不得不停止生產，或者是幾乎停止生產。但工人階級並沒有灰心喪氣。布爾什維克黨並沒有灰心喪氣。當時所遭到的莫大困難以及爲克服這種困難而進行的堅忍鬥爭，證明工人階級中蘊藏有怎樣源源不絕的力量，證明布爾什維克黨享有怎樣無限偉大的威信。

黨宣佈全國爲軍營，並把全國經濟和文化政治生活轉入戰時軌範。蘇維埃政府宣佈『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並號召人民實行抗戰。列寧提出『一切爲前線』的口號，於是就有幾十萬工人和農民自願加入紅軍，開往前線作戰。有約佔黨員和青年團員總數一半的黨員和青年團員開赴前線了。黨發動人民來進行衛國戰爭，反對外國武裝干涉者軍隊底侵犯，反對被革命推翻了的剝削階級底叛亂。列寧所組織的工農國防委員會領導了用人力、糧食、服裝和軍火供給前線的事業。由於把志願原則改爲義務兵役制的結果，紅軍既已得到幾十萬新的人員補充，於是紅軍在很短期間便成爲百萬大軍了。

不管國內狀況如何困難，雖然紅軍尙屬年輕，未及强固，但由於實施種種國防辦法的結果，第一批成功終於已經獲得了。克拉斯諾夫將軍已從他所認爲定能佔領的沙麗城方面被擊退，且被逐到頓河以外。鄧尼金將軍被拑在北高加索一隅，而科爾尼洛夫將軍則在與紅軍交戰中陣亡。捷克斯拉伐克軍團和社會革命黨白衛匪幫，已被紅軍從嘉桑、西姆比爾斯克和薩馬拉驅走並壓退到

烏拉爾去了。英國駐莫使節團首席代表羅卡爾特在雅羅斯拉夫里城所組織的白衛沙濫可夫叛亂已被撲滅，羅卡爾特本人被捕。刺死了烏里茨基和沃洛達爾斯基兩同志並還向列寧實行過謀刺舉動的社會革命黨人，因從事反布爾什維克的白色恐怖而受到紅色恐怖的懲治，並在俄國中部一切較爲重大的地點被打成粉碎。

年輕的紅軍在與敵人作戰中受到鍛鍊，並且壯大了。

當時担任紅軍政治委員的共產黨員，在鞏固紅軍，進行紅軍政治訓練，加强紅軍戰鬥能力和紀律方面起了決定的作用。

布爾什維克黨知道，紅軍所獲得的這些勝利還不能解決問題，還不過是紅軍底初步勝利。它知道前面還有更加嚴重的新的戰鬥，國家還必須同敵人進行長期嚴重的鬥爭，才能把富產糧食、原料和燃料的淪陷區域收復。因此，布爾什維克就來加緊準備進行長期的戰爭，決定使整個後方都來與前線服務。蘇維埃政府施行了戰時共產主義。蘇維埃政權對大工業施行監督之後，對中小工業也施行監督，以便積蓄大量日用消費品去供軍隊和農村底需要。蘇維埃政權施行了糧食貿易壟斷制，禁止了私人糧食貿易，並規定了餘糧收集制，以便統計農民所有的剩餘糧食並儲蓄後備穀物來供給軍隊和工人。最後，蘇維埃政權施行了普及於一切階級的勞動義務制。黨既迫使資

產階級來參加體力勞動，藉以抽出一部分工人去作對前線更爲重要的工作，於是黨也就實現了『不勞動者不得食』這一原則。

所有這些爲非常困難的國防條件所引起，並帶有臨時性質的種種設施，便稱爲戰時共產主義。

國家準備去同蘇維埃政權內外敵人作長期嚴重的國內戰爭。宅到一九一八年底的時候就要把軍隊人數增加到三倍。宅應當積蓄供給這個軍隊的資料。

列寧當時指明：

『我們曾經決定到春季造成一百萬人的軍隊，而現在我們却需要有三百萬人的軍隊。我們能造成這樣一支軍隊，並且我們一定會造成這樣一支軍隊。』

（二）德國的軍事失敗。德國的革命。第三國際的成立。第八次黨代表大會。

當蘇維埃國家準備去同外國武裝干涉勢力進行新戰鬥的時候，西歐各交戰國後方和前線發生

了一些極重大的事變。德奧兩國因受戰爭和糧食恐慌重壓而氣息奄奄。當時英法美三國運用着一批批新的資源，而德奧兩國方面却連最後一點資源也消耗殆盡。眼看這疲竭到極點的德國和奧國，很快就要遭到失敗。

同時在德奧兩國內部又是民情鼎沸，反對這不知何時終結和禍國殃民的戰爭，反對把人民弄到精疲力竭和飢寒交迫境地的本國帝國主義政府。十月革命底偉大革命影響，蘇軍兵士與德奧兵士早在布列斯特和約前就在戰線上實行聯歡的事實，以及德方與蘇維埃俄國停戰媾和這一事實底影響，也起了相當的作用。俄國人民藉推翻本國帝國主義政府而把他們所痛恨的戰爭結束了的實例，不能不給予奧德工人一個教訓。德軍方面那些在布列斯特和約締結後從東方戰場調到西方戰場的士兵向當地德軍叙述他們怎樣和蘇軍兵士聯歡，以及蘇軍兵士怎樣擺脫了戰爭的情形，不能不使當地德軍發生瓦解。至於奧國軍隊，那末它還在更早以前，就由於同樣的原因而開始瓦解了。

因爲有這一切情況，所以德軍中渴望和平的趨向已經加强，他們已失去先前的戰鬥能力，結果就在協約國聯軍壓擊下開始退却，而在德國本國，又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爆發了推翻威廉及其政府的革命。

德國不得已而承認自己爲戰敗國，並向協約國求和。

於是，頭等强國的德意志一下就降爲次等强國了。

這種情形對於蘇維埃政權頗爲不利，因爲宅使那些對蘇維埃政權進行武裝干涉的協約國變成了歐亞兩洲的統治力量，使宅們可以加强武裝干涉並對蘇維埃國家實行封鎖，更加緊緊地圍困蘇維埃政權。結果正是如此，這點我們往下就可看見。但另一方面，這種情形却又有更加重要，根本上有利於蘇維埃國家的良好作用。第一，宅使蘇維埃政權有可能取消掠奪性的布列斯特和約，停止支付賠款，並進行公開的軍事和政治鬥爭來使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別洛露西亞、立陶宛、烏克蘭及南高加索免除德帝國主義的壓迫。第二，——這是主要的——在歐洲中部的德國成立共和制度和工兵代表蘇維埃的事實，曾不能不使歐洲各國革命化，而且眞正已使歐洲各國革命化，結果也就不能不鞏固我國蘇維埃政權底地位。固然，德國發生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並且那裏的蘇維埃做了聽憑資產階級國會利用的工具，因爲這些蘇維埃是由像我國孟什維克那樣的妥協派社會民主黨人所把持，這也就是德國革命軟弱無力的原因。那裏的革命竟是如此軟弱，致使德國白衛分子可以任意殺害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這樣有名的革命家，而不受到任何懲罰。但宅終究是一次革命。威廉已被推倒，工人已從枷鎖下解脫出來，單是這件事實也就不

能不展開西歐各國的革命，不能不引起歐洲各國革命的高潮。

歐洲的革命高潮開始了。奧國革命運動擴展起來。在匈牙利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歐洲各國共產黨在革命浪潮基礎上出現了。

各國共產黨統一爲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的實際基礎已經奠定。

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召集了世界各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由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發起成立了共產國際。雖然有許多代表因爲帝國主義者實行封鎖和追究而沒能到達莫斯科，但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終究有歐美各重要國家底代表參加。世界代表大會是在列寧領導下舉行的。

列寧在他論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報告中，說明了蘇維埃政權是供勞動者享受的眞正民主。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告國際無產階級的宣言，號召世界各國工人爲無產階級專政，爲蘇維埃革命勝利而堅決奮鬥。

世界代表大會選出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作爲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底執行機關。

這樣就成立了新式的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組織，即共產國際這一馬列主義國際。

一九一九年三月，在一方面既有協約國反動聯盟加强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另方面又有歐

洲各國，主要是戰敗國中革命高漲大大減輕了蘇維埃國家困難情況的這種矛盾局面下，我黨召集了第八次代表大會。

出席這次大會的有三百零一個有表決權的代表，總共代表着三十一萬三千七百六十六個黨員。有發言權的代表計有一百零二人。

列寧致代表大會開幕詞時，第一句話就是悼念大會開幕前夜逝世的布爾什維克黨優秀組織者之一斯維爾德洛夫同志。

代表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綱。黨綱上說明了資本主義及其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底特徵。黨綱上對比了兩種國家制度，即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蘇維埃制度。黨綱上詳細地指出了黨爲社會主義奮鬥的具體任務：澈底剝奪資產階級，按照社會主義統一計劃經營全國經濟，吸收職工會參加組織國民經濟的事業，實行社會主義勞動紀律，在國民經濟中由蘇維埃機關監督利用專門家，有條不紊地逐漸吸收中農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代表大會採納了列寧提出的意見，認爲黨綱上除指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這一定義外，還要把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舊黨綱上說明工業資本主義和簡單商品經濟的一節寫進去。列寧認爲在黨綱上必須估計到我國經濟底複雜情形，並指出我國有各種經濟結構，其中包括有中農

所代表的小商品經濟。因此，在討論黨綱時，列寧堅決反對了布哈林提議把論資本主義，論小商品生產，論中農經濟的條文從黨綱上刪去的這種反布爾什維主義的觀點。布哈林底這種觀點，也就是孟什維克和托洛茨基否認中農在蘇維埃建設中作用的觀點。同時，布哈林抹煞了富農成份從小商品農民經濟中生長出來的事實。

同時，列寧還駁斥了布哈林和皮達可夫兩人在民族問題上的反布爾什維主義觀點。他們兩人反對把民族自決權條文寫進黨綱，反對民族平權，理由是說這個口號能妨礙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能妨礙各族無產者底聯合。列寧駁倒了布哈林和皮達可夫這種極有害的大國沙文主義觀點。

對中農態度問題，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工作中佔着重要的地位。由於實現著名土地法令的結果，農村已是一天天變成爲中農的了。當時中農已在農民人口中佔多數。動搖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中農，其情緒和行爲對於國內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底命運有極大的意義。國內戰爭底結局，在許多方面都要依中農究竟動搖到何處去爲轉移，要依中農究竟是受那一階級所吸引，是受無產階級還是受資產階級所吸引爲轉移。捷克斯拉伐克軍團、白衛分子、富農、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一九一八年夏在窩爾加河一帶推翻了蘇維埃政權，也就是因爲他們獲得了很大一部分中

農底援助。富農在俄國中部組織叛亂時的情形也是如此。但從一九一八年秋天起，中農羣衆已轉向於同情蘇維埃政權。農民已經看見：白軍獲得勝利，就會恢復地主政權，奪去農民手中的土地，使農民受到搶奪，拷打和殘殺。貧農委員會粉碎富農的活動，也促進了農民情緒上的改變。因此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就提出了如下的口號。

『要善於與中農達到協定，一分鐘也不放棄反富農的鬥爭，而只是穩穩地倚靠着貧農。』（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九四頁）

誠然，中農還沒有完全停止動搖，但他們已是更接近於蘇維埃政權，更堅定地擁護蘇維埃政權了。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所規定的對中農的政策，大大促進了這點。

第八次代表大會是黨對中農政策上的轉變關頭。列寧底報告和代表大會底決議，決定了黨在這個問題上的新路線。代表大會認爲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必須嚴格把中農與富農辨識和分劃清楚，並用細心關注中農需要的態度把中農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絕對不要用强制方法，不要用强迫手段，而是要用說服方法去克服中農底落後性。因此，代表大會指示說：在農村中實行社會主義設施（成立公社和農業勞動組合）時，決不可採取强制手段。在凡與中農切身利益有關的一切場合，都要同中農成立實際的協定，要在決定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式上對中農讓步。代表

大會責成實行無產階級與中農堅固聯盟，同時必須保持無產階級在這聯盟中的領導作用的政策。

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宣佈的對中農的新政策，要求無產階級倚靠貧農，與中農保持堅固聯盟，並進行反富農的鬥爭。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以前，黨在大體上是實行了中立中農的政策。這就是說，黨在當時設法使中農不站到富農方面，不站到一般資產階級方面去。但現在這已是不够的了。第八次代表大會已從中立中農的政策進到了與中農實行堅固聯盟反對白衛勢力和外國武裝干涉者，以及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政策。

代表大會所採取的對農民基本羣衆，即對中農的路線，在反對外國武裝干涉者及其白衛走狗的國內戰爭獲得勝利的結局中，起了決定的作用。一九一九年秋，當農民必須在蘇維埃政權和鄧尼金之間二者擇一的時候，農民擁護了蘇維埃，於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戰勝了自己最危險的敵人。

代表大會上佔有特殊地位的是紅軍建設問題。代表大會上有所謂『軍事反對派』出來說話。『軍事反對派』中有許多人是先前的『左派共產主義者』。然而『軍事反對派』中除了參加過當時已被粉碎的『左派共產主義』集團的分子外，還有從未參加任何反對派，但對托洛茨基在軍隊中的領導表示不滿的工作者。大多數軍人代表都激烈反對托洛茨基，反對他那種崇拜舊時沙

皇軍隊的軍事專家（其中有一部分人在國內戰爭時期公開叛變了我們），而藐視和仇恨軍隊中的老布爾什維克幹部的態度。在代表大會上舉出了許多『實踐』例子，證明托洛茨基企圖槍斃他所不喜歡的許多在前線上担任負責軍事工作的共產黨員，藉以幫助敵人，只是由於中央出而干涉和軍事工作人員提出抗議，才使這些同志倖免於死。

『軍事反對派』雖然反對了托洛茨基歪曲我黨軍事政策的行爲，但他們在許多軍事建設問題上却擁護了不正確的觀點。列寧和斯大林堅決駁斥了『軍事反對派』，因爲『軍事反對派』擁護軍隊中游擊主義底殘餘，反對建立正規紅軍，反對利用軍事專家，反對任何一個眞正軍隊所絕對必需的鐵的紀律。在反駁『軍事反對派』時，斯大林同志要求建立充滿嚴格紀律精神的正規軍隊。

『要就是——斯大林同志說——我們創造起眞正是工農的，主要是農民的，有嚴格紀律的軍隊而把共和國保持住；要就是我們陷於滅亡。』

代表大會否決了『軍事反對派』所提出的許多意見，同時又給了托洛茨基一個打擊，要求改善中央軍事機關底工作，並加强共產黨員在軍隊中的作用。

由於代表大會所成立的軍事問題委員會工作的結果，代表大會在軍事問題上達到了一致的決

定。

代表大會關於軍事問題的決議，使得紅軍鞏固起來，使得紅軍更加跟黨接近了。

其次，在代表大會上還討論了黨和蘇維埃的建設問題，黨在蘇維埃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問題。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代表大會給了薩普朗諾夫和奧新斯基兩人領導的機會主義集團一個回擊，因爲這個集團否認黨在蘇維埃工作中的領導作用。

最後，因爲當時有大量的新黨員加入了黨，所以代表大會通過了改善黨員社會成份和舉行重新登記的決議。

這就是第一次清黨的開始。

(三) 武裝干涉的加强。蘇維埃國家的被封鎖。高爾察克的進攻及其被粉碎。鄧尼金的進攻及其被粉碎。三個月的暫息時機。第九次黨代表大會。

協約國既將德奧打敗，就決定調大批兵力來反對蘇維埃國家。自德國遭受失敗，而德軍已從

烏克蘭和南高加索撤退以後，英法兩國就替代了德國，把自己的軍艦開進了黑海，派自己的軍隊在敖得薩和南高加索一帶登陸。協約國武裝干涉者在其所强佔的區域內肆行殘暴，居然用武力摧殘整批整批工農羣衆。最後，武裝干涉者佔領士爾克斯坦後更是兇橫至極，竟將當時在巴庫負領導責任的邵武勉、飛奧列托夫、查帕里則、馬里根、阿齊斯伯可夫、科爾干諾夫等二十六個布爾什維克同志解到裏海東岸，並在社會革命黨人協助下把他們實行槍斃了。

此後不久，武裝干涉者又宣佈對俄國實行封鎖。俄國同外界來往的一切海路及其他交通道路，都被截斷。

於是，蘇維埃國家就陷於幾乎四面受圍的地位。

當時協約國底主要希望是寄託在海軍上將高爾察克身上，後者是協約國駐西伯利亞，駐鄂木斯克城的走狗。高爾察克被宣佈爲『俄國最高執政者』了。俄國所有一切反革命勢力都受他的節制。

於是，東方戰線成爲主要戰線了。

一九一九年春，高爾察克既已聚集起一支龐大的軍隊，差不多已進到窩爾加河畔。當時爲抗拒高爾察克而派去了優秀的布爾什維克黨員，動員了許多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和工人。一九一九年

四月，紅軍使高爾察克軍隊遭到了嚴重的失敗。不久高爾察克軍隊便開始了全線總退却。

當紅軍在東方戰線進攻正烈的時候，托洛茨基提出一個可疑的計劃：停留在烏拉爾山前，對高爾察克軍隊停止追擊，把東方戰線的軍隊調往南方戰線。黨中央十分懂得絕對不可讓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留在高爾察克手中，讓他在那裏憑靠日英兩國援助而恢復元氣和重振旗鼓，於是黨中央就否決這個計劃而發出繼續進攻的指示。托洛茨基不同意這一指示，乃提出辭職聲明。中央否決了托洛茨基辭職的聲明，同時又責成他立刻離開東線戰事的領導工作。於是紅軍就來加緊向高爾察克進攻，結果又給了高爾察克許多新的打擊，並在敵後强大游擊運動援助下把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從白軍手裏解放出來了。

一九一九年夏，領導西北一帶（波羅的海沿岸，彼得格拉附近）反革命勢力的尤登尼奇將軍，又奉帝國主義者命令向彼得格拉實行進攻，藉以牽制東方戰線上的紅軍力量。彼得格拉附近兩個砲台上的防軍因受舊時軍官反革命煽動所惑，發動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而在前線參謀部中又有反革命的陰謀發現。彼得格拉受到敵人威脅了。但由於蘇維埃政權採取了種種辦法，加上有工人和水兵羣衆方面的援助，終使兩個舉行叛亂的砲台從白軍手中解放出來，使尤登尼奇軍隊遭到失敗，並把尤登尼奇本人驅逐到愛沙尼亞去了。

在彼得格拉附近擊敗尤登尼奇之後，我軍已易於集中力量去同高爾察克鬥爭。一九一九年末，高爾察克軍隊已全被擊潰。高爾察克本人被擒，並由革命委員會判決在依爾庫茨克槍斃了。於是便把高爾察克軍隊澈底消滅了。

當時，在西伯利亞民間唱出了一支譏諷高爾察克的歌曲：

『英國的軍裝，
法國的肩章，
日本的煙草，
鄂木斯克的執政王。
軍裝穿破了，
肩章掉落了，
煙草吸完了，
執政王滾蛋了。』

武裝干涉者看見高爾察克沒有實現他們所寄託在他身上的希望，便來改變其進攻蘇維埃共和國的計劃。駐紮在放得薩的陸戰隊不得已而調了回去，因爲武裝干涉者底軍隊同蘇維埃共和國軍

隊接觸時受到革命精神的薰染，已開始起義來反對自己的帝國主義統治者。例如，敖得薩有法國水兵在馬爾梯領導下舉行起義。因此，當時在高爾察克被消滅以後，協約國便把主要視線移到科爾尼洛夫同僚和『志願軍』組織者的鄧尼金將軍身上。當時鄧尼金正在南方，即在庫班一帶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勾當。協約國用大批武器軍裝供給鄧尼金軍隊，將其開往北方去反對蘇維埃政權。

於是，南方戰線便成爲主要戰線了。

一九一九年夏，鄧尼金開始其對蘇維埃政權舉行的主要進攻動作。托洛茨基瓦解了南方戰線上的工作，使我軍遭到接二連三的失敗。至十月中旬，白軍佔據了烏克蘭全境，奪得了奧勒爾城，並已逼近到供給我軍子彈、步槍和機關槍的士拉城。白軍部隊向莫斯科進逼。蘇維埃共和國處在極嚴重的情況中。黨敲起警鐘，號召人民起來抗戰。列寧發出『大家都去與鄧尼金鬥爭』的口號。受着布爾什維克鼓勵的工農振起全副力量，以求把敵人消滅。

爲了要組織擊潰鄧尼金勢力的戰事，於是中央把斯大林、沃羅希洛夫、奧爾忠尼啓則及布瓊尼四同志派往南方戰線。托洛茨基被撤銷指導南方戰線紅軍動作的職權。在斯大林同志來到以前，南方戰線指揮部同托洛茨基一起製定了一個計劃，其內容是要從沙麗城經頓河草原達諾沃羅

西斯克城對鄧尼金施行主要的打擊，但紅軍沿頓河草原行進，就會遇到完全沒有道路的地帶，並且還要經過頗大部分居民受着白衛影響的哥薩克區域。斯大林同志給了這計劃一個嚴厲的批評，並向中央提出自己製定的粉碎鄧尼金的計劃，其內容是經過哈爾科夫—頓巴斯—羅斯托夫路線對鄧尼金施行主要打擊。我軍實行這個計劃，就能迅速前進去反對鄧尼金，因爲依照這個計劃所要經過的工農區域中的居民顯然是同情我軍的。此外，這個區域又有稠密的鐵路網，使我軍可以經常獲得一切必需品的供給。最後，實行這個計劃，就能解放頓涅茨礦區，藉以保證我國燃料的供給。

黨中央採納了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計劃。於是，在一九一九年十月下半月，鄧尼金作了幾次殘酷抵抗以後，就在奧勒爾和沃龍涅什兩城附近會戰中被紅軍擊破。鄧尼金開始迅速退却，隨後就在我軍追擊下向南方倉皇潰竄。一九二〇年初，烏克蘭全境和北高加索都從白軍手中解放出來了。

當在南方戰線上進行決戰的時候，帝國主義者又派尤登尼奇軍團來進攻彼得格拉，藉以牽制我軍南線的力量而減輕鄧尼金軍隊底窘局。白軍已逼近到彼得格拉城下了。彼得格拉英勇的無產階級挺着胸膛來捍衛第一個革命城市。共產黨員現在也如通常一樣在最前列作戰。經過幾次激戰

以後，白軍便被擊破，而且又被驅逐到我國境外，驅逐到愛沙尼亞去了。

於是便把鄧尼金軍隊也澈底消滅了。

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潰滅以後，接着就開始了一個短促的暫息時期。

帝國主義者眼看白衛軍隊已被擊潰，武裝干涉沒有什麼成就，蘇維埃政權已在全國鞏固起來，而在西歐又增長着工人憤恨武裝干涉者對蘇維埃共和國戰爭的怒潮，於是就來改變自己對於蘇維埃國家的態度。一九二〇年一月，英法意三國決定取消對蘇維埃俄國的封鎖。

這是武裝干涉牆壁上打穿的一個極嚴重的裂口。

這當然還不是說蘇維埃國家已消滅了武裝干涉，已結束了國內戰爭。當時還有帝國主義波蘭進犯的危險。在遠東，南高加索和克里木一帶，武裝干涉者還沒有盡被驅逐出去。但蘇維埃國家此時已獲得一個暫息機會，可能用更多的力量去進行經濟建設。黨已獲得了從事經濟問題的可能。

在國內戰爭時期，有許多熟練工人因爲工廠停閉而離開了生產。現在黨又把熟練工人調回生產，使其能各按自己的專長從事工作。有幾千個共產黨員被派去恢復當時情形極爲困難的運輸業。當時若不把運輸業恢復，便不能切實着手恢復基本工業部門。糧食方面的工作已經加强和改

進了。擬製俄國電氣化計劃的工作已在開始進行。當時紅軍現役戰士還約近五百萬人，因爲還有戰爭危險存在，所以暫時還不能把他們遣散。因此就把一部分紅軍部隊改編爲勞動軍，好利用他們來從事經濟建設工作。工農國防委員會改成了勞動國防委員會，同時又爲輔助宅的工作而設立了國家計劃委員會。

一九二〇年三月底召集的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開幕的。出席這次大會的有五百五十四個有表決權的代表，一共代表着六十一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個黨員。有發言權的代表計有一百六十二人。

代表大會規定了國家在運輸業和工業方面最近的經濟任務，並特別指出職工會必須參加經濟建設事業。

代表大會對規定首先振興運輸業、燃料業和冶金業的統一經濟計劃問題，曾予以特別注意。在這個計劃上佔主要地位的是全部國民經濟電氣化的問題，列寧提出了電氣化的任務作爲『預定在一二十年內實現的偉大綱領』。後來根據這個指示而製定了有名的俄羅斯國家電氣化計劃，宅現在已大大超過完成了。

代表大會申斥了反黨的『民主集中主義』集團，這個集團反對在工業方面實行一長制和經理

專責制，而堅持工業領導方面的無限制的『合議制』和無人負責現象，這個反黨集團中的主要角色是薩普郎諾夫、奧新斯基和佛·斯米爾諾夫。在代表大會上擁護他們的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

（四）波蘭地主對蘇維埃國家舉行進攻。弗蘭格爾將軍實行襲擊。波蘭計劃的失敗。弗蘭格爾的潰滅。武裝干涉的終結。

雖然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已被擊潰，雖然蘇維埃國家已把北方邊疆、土爾克斯坦、西伯利亞、頓河區、烏克蘭及其他區域從白軍和武裝干涉者手中收復過來而更加擴大了自己的領土，雖然協約國已被迫取消了對俄封鎖，但協約國終究不肯容忍蘇維埃政權不可搖撼的事實，不肯容忍蘇維埃政權已獲勝利的事實。因此，他們決定再來一次武裝干涉蘇維埃國家的嘗試。這次武裝干涉者打算一面利用反革命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且事實上是波蘭國家元首的皮爾蘇茨基，另方面利用當時在克里木收集鄧尼金殘部並從那裏來威脅頓巴斯和烏克蘭一帶的弗蘭格爾將軍。

正如列寧當時所形容的那樣，地主波蘭和弗蘭格爾是國際帝國主義企圖用來扼死蘇維埃國家

的兩隻手。

波蘭人當時的計劃是要佔領蘇維埃烏克蘭境內的德涅泊爾右岸地區，佔領蘇維埃別洛露西亞，在這裏恢復波蘭地主政權，把波蘭國家境界擴大到『由一海到另一海』，即由但澤到敖得薩，並爲報酬弗蘭格爾的幫助而幫助弗蘭格爾擊破紅軍，在蘇維埃俄國恢復地主資本家底政權。

這個計劃是經各協約國批准了的。

蘇維埃政府爲了保持和平，防止戰爭，曾經設法同波蘭進行談判，可是沒有獲得任何結果。皮爾蘇茨基根本不願談及和平。皮爾蘇茨基想要作戰。他以爲紅軍已在與高爾察克及鄧尼金作戰中陷於疲憊，一定會擋不住波蘭軍隊的進攻。

短促的暫息時期從此終結了。

一九二〇年四月，波蘭軍隊闖入蘇維埃烏克蘭境內，佔領了基也輔城。同時，弗蘭格爾也轉爲進攻，威脅着頓涅茨礦區。

紅軍部隊爲回答波軍進攻而展開了全線總反攻。南方戰線上的紅軍部隊把基也輔收復並把波蘭地主驅出烏克蘭和別洛露西亞之後，就乘勝猛攻，一直攻到加里細亞省里沃夫城下，而西方戰線的紅軍部隊則已逼近華沙。波蘭地主軍隊的完全失敗，已是指日可待了。

但托洛茨基及其在紅軍總參謀部中的擁護者形跡可疑的行動，却打破了紅軍底成功。西線紅軍部隊向華沙方面進攻的動作，竟因托洛茨基和屠哈切夫斯基兩人措置失當而進行得毫無組織：沒有讓軍隊鞏固已佔領的陣地，把前鋒部隊推進到了太遠的前面，把後備部隊和彈藥留到了太遠的後方，因而使前鋒部隊落得既沒有彈藥，又沒有後備隊伍的地位，把戰線拖得長到極點，因而使我方陣線易被敵人衝破。由於有這一切情況，所以當波蘭軍隊一個不大集團突破我軍西線一個地段的時候，我軍就因缺乏彈藥而不得不實行退却。至於我軍已經進到里沃夫城下並在那裏攻退波軍的南線部隊，那末所謂『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却竟禁止他們佔領里沃夫，並命令他們把騎兵軍團，即南方戰線的主力，調到很遠的東北方去，似乎是爲着援助西方戰線，雖然當時不難瞭解，只有佔領里沃夫，才是給予西方戰線唯一可能而且最好的援助。但騎兵軍團退出南方戰線行列和離開里沃夫，實際是等於我軍在南方戰線上也實行退却。這樣，托洛茨基所發出的暗害性的命令，就强迫我軍南線部隊實行莫明其妙和毫無理由的退却，而使波蘭地主大大歡喜。

這是一種直接的幫助，不過不是給予我軍西方戰線的幫助，而是給予波蘭地主和協約國的幫助。

過幾天後，波蘭軍隊底攻勢已被阻住，而我軍部隊就開始準備再向波軍反攻。但是波蘭既無

力繼續戰爭，又害怕紅軍實行反攻，遂不得不放棄其企圖佔領德涅泊爾河右岸烏克蘭地區和別洛露西亞的計劃，甘願同俄國訂立和約。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我國與波蘭在里加城訂立了和約，上面規定加里細亞和一部分別洛露西亞領土留歸波蘭。

蘇維埃共和國同波蘭訂立和約後，便決定去消滅弗蘭格爾。弗蘭格爾從英法方面領到了最新式的武器、裝甲車、坦克、飛機和軍需品。他擁有白衛突擊部隊，主要是軍官部隊。但弗蘭格爾在其所調到庫班和頓河區登陸的軍隊周圍，却沒能集合起若干重大的農民和哥薩克勢力。雖然如此，而弗蘭格爾終究已緊逼到頓涅茨礦區，使我們的產煤區域受到威脅。並且，還有一種情況也使蘇維埃政權地位趨於困難，就是紅軍此時已很疲倦了。紅軍戰士必得在空前困難的條件下移動，一方面要向弗蘭格爾軍隊進攻，同時又要消滅幫助弗蘭格爾的馬赫諾無政府主義者匪股。可是，雖然弗蘭格爾擁有技術上的優越，雖然紅軍沒有坦克，但紅軍終於把弗蘭格爾驅逐到克里木半島上去了。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紅軍克復了皮列可普工事陣地，衝進了克里木半島，粉碎了弗蘭格爾軍隊，並把克里木從白軍和武裝干涉者手中解放出來。克里木成爲蘇維埃的了。

於是，武裝干涉時期就以地主波蘭大國主義計劃破產和弗蘭格爾潰敗而終結了。

一九二〇年末，南高加索開始從阿捷爾拜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木沙瓦特派，從格魯吉亞民

族主義孟什維克以及阿爾明尼亞達史那克派壓迫下解放出來。蘇維埃政權在阿捷爾拜疆、阿爾明尼亞及格魯吉亞一帶勝利了。

但這還不是說武裝干涉已經完全停止。日本在遠東方面的武裝干涉一直繼續到一九二二年。此外，還有人作過組織武裝干涉的新嘗試（一九二一年間，在東方有謝米諾夫統領和溫琴男爵實行發動，在卡列里亞有芬蘭白軍進行干涉）。但蘇維埃國家底主要敵人，武裝干涉方面的主要勢力，到一九二〇年末已被粉碎了。

外國武裝干涉者和俄國白衛反對蘇維埃的戰爭，結果是蘇維埃獲得了勝利。蘇維埃共和國保住了本身的國家獨立，保住了本身的自由生存。

這是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的終結。

這是蘇維埃政權所獲得的有歷史意義的勝利。

（五）蘇維埃國家怎樣和爲什麼戰勝了英法日波武裝干涉者與俄國資產階級地主白衛反革命派聯合勢力呢？

只要把武裝干涉時期的歐美重要報紙拿來看看，就可馬上斷定：當時沒有那一個著名作家（軍事的或普通的），沒有那一個軍事專家相信蘇維埃政權會獲得勝利。恰巧相反，當時所有一切著名作家，軍事專家，研究世界各國革命史的史學家，所謂科學界人物，都異口同聲地叫喊，說蘇維埃政權底末日已經屈指可數，說蘇維埃政權必遭失敗。

他們認定武裝干涉必獲勝利時所持的理由，是說蘇維埃國家還沒有堅強的紅軍，這樣的紅軍還得臨時建立，而在武裝干涉者和白衛方面，却有多多少少是現成的軍隊。

其次，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說紅軍沒有諳練的軍事幹部，因爲這樣的幹部大多數都已跑到反革命方面去了，而武裝干涉者和白衛却擁有這樣的幹部。

復次，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說紅軍因我國軍事工業落後而苦於軍火數寡質劣，並且紅軍又因當時俄國四面均被緊緊封鎖而不能從其他國家取得軍用品，而當時武裝干涉者和白衛軍隊却源源不絕地獲得頭等武器、彈藥和軍裝的供給，並且將來還會獲得這種供給。

最後，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說武裝干涉者和白衛軍隊據有我國糧產極豐的區域，而紅軍却因沒有這種區域而苦於糧食不足。

所有這一切缺點在紅軍方面確實是都有過的。

在這一點上，——但也只是在這一點上，——武裝干涉者老爺們是說得完全對的。

既然如此，那末爲什麼有這麼多嚴重缺點的紅軍畢竟戰勝了沒有這種缺點的武裝干涉者和白衛的軍隊呢？

（一）紅軍之所以戰勝了敵人，是因爲紅軍所捍衛的蘇維埃政權的政策是適合於人民利益的正確政策，因爲人民明白瞭解這一政策是正確的政策，是他們自己的政策，所以他們也就澈底擁護了這一政策。

布爾什維克知道，一個爲了不正確的政策，爲了人民所不擁護的政策而鬥爭的軍隊，是不能獲得勝利的。武裝干涉者和白衛的軍隊就是這樣的軍隊。武裝干涉者和白衛的軍隊有着一切：有老舊的諳練的指揮官，有頭等的武器，有彈藥，有服裝，有糧食。但是他們缺少了一件東西，即缺少了俄國各族人民底援助和同情，因爲俄國各族人民不願而且也不能援助武裝干涉者和白衛『執政者』那種反對人民的政策。因此，武裝干涉者和白衛的軍隊也就遭受了失敗。

（二）紅軍之所以戰勝了敵人，是因爲紅軍澈底忠實和獻身於本國人民，所以人民也就愛戴和擁護它，把它看作是與自己骨肉相連的軍隊。紅軍是人民底產兒，所以只要它像兒子對待母親那樣忠實於自己的人民，那它就一定能得到人民底援助，就一定會獲得勝利。而反對本國人民的

軍隊，則一定會遭到失敗。

（三）紅軍之所以戰勝了敵人，是因爲蘇維埃政權能把整個後方，把全國人民發動起來爲前線利益服務。一個沒有竭力援助前線的堅固後方的軍隊，是必然要遭受失敗的。布爾什維克知道這點，所以他們也就把全國變成了用武器、彈藥、服裝、糧食以及補充人員供給前線的軍營。

（四）紅軍之所以戰勝了敵人，是因爲（甲）紅軍戰士瞭解了戰爭底目的和任務，認識了這些目的和任務的正確；（乙）對於戰爭目的和任務正確的認識，鞏固他們的紀律精神和戰鬥能力；（丙）因此，紅軍戰士羣衆同敵人撕殺的時候，往往表現出史無先例的自我犧牲精神和空前未聞的羣衆英勇氣概。

（五）紅軍之所以戰勝了敵人，是因爲紅軍後方和前線的領導核心是布爾什維克黨，這是個因爲團結緊密和紀律堅强而統一的政黨，是個因爲具有堅强革命精神和爲共同事業成功犧牲一切的決心而强有力的政黨，是個非常善於組織千百萬羣衆並在複雜環境中正確領導他們前進的政黨。

『只是因爲黨曾時刻戒備，——列寧說，——因爲黨有極嚴格的紀律，因爲黨底威信把一切機關及部門都統一了起來，而數十、數百、數千以至數百萬人都一致遵循中央發出的口號行動，只是因爲忍受了空前未

有的犧牲，——只是因爲有這一切，才造成了現有的這種奇蹟。只是因爲有這一切，才不管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和全世界帝國主義者舉行二次、三次以至於四次的進攻，而我們終能獲得了勝利。』（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九六頁）〔六八〕

（六）紅軍之所以戰勝了敵人，是因爲：（甲）宅在自己隊伍中鍊成了如伏龍芝、沃羅希洛夫、布瓊尼等等這樣一種新型的軍事領導者；（乙）在宅隊伍中作戰的有科托夫斯基、夏伯陽、拉佐、邵爾斯、帕爾合勉科及其他許多天生的英雄；（丙）當時担任紅軍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列寧、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寧、斯維爾德洛夫、卡甘諾維赤、奧爾忠尼啓則、基洛夫、庫依貝舍夫、米高楊、日丹諾夫、安得列也夫、彼特羅夫斯基、雅羅斯拉夫斯基、捷爾任斯基、夏殿科、黑赫里斯、赫魯曉夫、史維爾尼克、史吉里亞托夫等等這樣一些政治活動家；（丁）紅軍在自己的成員中有軍事政治委員這樣一種出色的組織者和鼓動家，他們用自己的工作鞏固了紅軍戰士底隊伍，他們在紅軍戰士中培植了確守紀律和英勇作戰的精神，他們堅決、迅速和無情地斬斷了個別指揮員底叛變行爲，而另一方面，他們又大胆和堅決地維持了効忠於蘇維埃政權並能堅强果決領導紅軍部隊的那些指揮官（不論是黨員或非黨員）底威信和榮譽。

『沒有軍事政治委員，我們便不會有紅軍』，——列寧這樣說過。

（七）紅軍之所以戰勝了敵人，是因爲當時在高爾察克、鄧尼金、克拉斯諾夫和弗蘭格爾等白衛軍隊後方，有許多出色的黨員和非黨員布爾什維克秘密進行工作。他們曾發動工農起義反對武裝干涉者和白衛軍隊，破壞了蘇維埃政權敵人的後方，因而協助了紅軍進展的動作。大家知道，當時在烏克蘭、西伯利亞、遠東、烏拉爾、別洛露西亞、窩爾加河一帶活動的游擊隊以其破壞白衛和武裝干涉者軍隊後方的動作，給了紅軍無限寶貴的幫助。

（八）紅軍之所以戰勝了敵人，是因爲蘇維埃國家在反對白衛反革命派及外國武裝干涉者的鬥爭中並不是孤立無助，因爲蘇維埃政權所進行的鬥爭及其成功引起了全世界無產者底同情和擁護。當帝國主義者企圖用武裝干涉和封鎖手段來撲滅蘇維埃共和國的時候，而他們國家裏的工人却站到蘇維埃方面來援助了蘇維埃。他們同那些與蘇維埃共和國爲敵各國資本家們進行的鬥爭，促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放棄武裝干涉動作。英法及其他參加武裝干涉諸國工人曾舉行罷工，拒絕裝載軍需品去供給武裝干涉者和白衛將軍，並且在『不許侵犯俄國』的口號下建立了『行動委員會』。

『當國際資產階級一動手來打我們的時候，——列寧說道，——它的那隻手就被它自己那裏的工人抓住了。』（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〇五頁）

簡短的結論

地主資本家被十月革命擊破後，便同白衛將軍們一起用犧牲祖國利益的代價去與協約國政府勾結，以求共同用武力進攻蘇維埃國家和推翻蘇維埃政權。在這個基礎上組織了協約國武裝干涉和俄國邊區白衛叛亂，結果便使俄國中部和富產糧食及原料的區域隔絕。

由於德國的軍事失敗，以及兩個帝國主義聯盟在歐洲戰爭的結束，遂使協約國勢力得以加强，使武裝干涉勢力得以加强，而爲蘇維埃國家造成許多新的困難。

反之，德國所發生的革命以及歐洲其他國家中所開始了的革命運動，却爲蘇維埃政權造成了順利的國際環境，減輕了蘇維埃國家底困難情況。

布爾什維克黨發動工業來進行反對外國侵略者和資產階級地主白衛勢力的衛國戰爭。蘇維埃共和國及其紅軍把協約國底走狗高爾察克、尤登尼奇、鄧尼金、克拉斯諾夫和弗蘭格爾相繼擊破，並把協約國底另一個走狗皮爾蘇茨基驅出烏克蘭和別洛露西亞以外，於是就擊退了外國武裝干涉，把武裝干涉者軍隊逐出了蘇維埃國土。

這樣，國際資本對社會主義國家所進行的第一次武裝進攻，就以國際資本完全失敗而告結束。

被革命擊破了的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等政黨，在武裝干涉時期幫助白衛將軍和武裝干涉者，舉行傾覆蘇維埃共和國的反革命陰謀，組織謀害蘇維埃活動家的恐怖。在十月革命以前，這些政黨在工人階級中還有過某些影響，而在國內戰爭時期，却已在民衆面前完全揭破了自己是些反革命政黨。

國內戰爭和武裝干涉時期是這些政黨在政治上遭到滅亡，而共產黨在蘇維埃國家裏獲得最終勝利的時期。

第九章　布爾什維克黨在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時期）

（一）蘇維埃國家在肅清武裝干涉和結束國內戰爭以後。恢復時期的困難。

蘇維埃國家把戰爭結束後，就開始過渡到和平經濟建設的軌道。必須醫治戰爭所引起的創傷，必須恢復備遭破壞的國民經濟，振興工業、運輸業和農業。

但是，過渡到和平建設這件事，必須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中進行。國內戰爭中的勝利不是輕易獲得的。國家被四年帝國主義戰爭和三年反武裝干涉戰爭弄得窮竭不堪了。

一九二〇年農業出產總量，祇等於戰前出產總量一半左右。何況這種戰前水準，根本就是沙俄農村貧困的水準。加之，一九二〇年在許多州區發生過歉收。農民經濟遭遇着嚴重的困難。

當時處於破壞狀態的工業，情形更加惡劣。一九二〇年大工業出產量，幾乎少於戰前六倍。大多數工廠停閉了，礦山和礦井有的被破壞，有的被淹沒了。尤其感到困難的是冶金業。一九二一年全年生鐵熔鑄量，祇等於十一萬六千三百噸，即祇等於戰前生鐵產量百分之三左右。燃料出產不夠。運輸業被破壞了。國內所有儲存的金屬和布疋差不多都已用完。甚至連最必需的物品，如麵包、脂油、肉類、靴鞋、衣服、火柴、食鹽、煤油和肥皂等，也都極感缺乏。

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大家都忍耐着這種物品欠缺情形，有時甚至還不復覺察到這種情形。但現在已經沒有了戰爭，於是人們就忽然感到這種物品欠缺情形不堪忍受，而要求立刻把它消滅。

農民中間呈現出一種不滿情緒。在國內戰爭火燄中成立和鞏固了工農軍事政治聯盟。這個聯盟所藉以支持的基礎，是農民從蘇維埃政權方面取得土地和免除地主富農壓迫的保障，工人按照餘糧收集制從農民方面取得糧食。

現在這種基礎已經不夠了。

從前，蘇維埃國家不得不把農民所有一切剩餘糧食都按餘糧收集制拿來供給國防需要。不實行餘糧收集制，不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就會不能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戰時共產主義政

策，乃是爲戰爭和武裝干涉所逼迫而不得不採取的一種政策。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農民曾甘願接受餘糧收集制，沒有覺察到商品不夠的情形，而當戰爭已告結束，地主回歸的威脅已成過去的時候，農民却已開始對徵繳一切剩餘糧食的辦法，即對餘糧收集制表示不滿，而要求供給他們充分數量的商品了。

全部戰時共產主義制度，正如列寧當時所指出那樣，已處於同農民利益相抵觸的地位。不滿情緒也曾侵入到工人階級中去。無產階級担受了國內戰爭底主要重担，英勇舍己地進行了反對白衛和武裝干涉者寇羣的鬥爭，進行了反對經濟破壞和飢荒的鬥爭。最優秀最覺悟最奮勇最守紀律的工人，表現了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熱忱。但是，極深刻的經濟破壞對工人階級也發生了影響。當時還在進行生產的很少一部分工廠，往往有生產工作間斷的情事發生。工人們不得不從事於手工業，製造點火器和從事小販投機生意。無產階級專政底階級基礎削弱下去，工人階級渙散起來，有一部分工人跑到鄉村中去，漸漸不成其爲工人，漸漸失去階級地位了。由於飢餓和疲憊的關係，有一部分工人表現出不滿情緒。

於是就有一個問題擺在黨面前：必須針對着新的環境來定出黨對於國內經濟生活一切問題的新方針。

而黨也就來着手規定對於經濟建設問題的新方針。

但是階級敵人並沒有昏睡。他們企圖利用困難經濟狀況，企圖利用農民不滿情緒。在西伯利亞、烏克蘭以及唐波夫省（當時這裏有安通諾夫匪幫叛亂），有白衛分子和社會革命黨人所組織的富農叛亂發生。各種各樣的反革命分子——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白衛分子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都積極活動起來。敵人採取新的策略手段來反對蘇維埃政權。他們改塗了一層蘇維埃顏色，此時他們所喊的已經不是遭了破產的『打倒蘇維埃』的舊口號，而是『贊成蘇維埃，但是不要共產黨人參加蘇維埃』的新口號。

當時在喀琅施塔得發生的反革命叛亂，便是階級敵人這種新策略底明顯表現。這次叛亂是在第十次黨代表大會開幕前一星期，即一九二一年三月間開始的。領導叛亂的是同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以及外國代表有勾結的白衛分子。起初，叛亂者極力用『蘇維埃』招牌把他們妄想恢復資本家地主政權和私有制的意圖掩飾起來。他們提出的口號是『不要共產黨人參加的蘇維埃』。反革命勢力企圖利用小資產階級羣衆底不滿情緒，以期在彷彿是蘇維埃的口號下推翻蘇維埃政權。

促成喀琅施塔得叛亂的有兩種情況：軍艦上水兵成份的變壞和喀琅施塔得布爾什維克組織的薄弱。原先參加過十月革命的那些水兵，幾乎全體開往前線參加紅軍隊伍英勇作戰去了。新補充

到海軍中來的人員，都是些沒有受過革命鍛鍊的新兵。他們是還完全沒有受到過訓練的農民分子，反映着農民不滿意於餘糧收集制的情緒。至於當時的喀琅施塔得布爾什維克組織，却又因多次動員上前線而大爲削弱。因有這兩種情況，所以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白衛分子，就能乘機混進喀琅施塔得，並將它把持起來。

叛亂者佔據了這個頭等要塞，連同幾艘軍艦和大批槍砲彈藥。國際反革命勢力已在慶祝勝利。但敵人未免歡樂得太早了。叛亂很快便被蘇維埃軍隊鎭壓了下去。當時黨爲鎭壓喀琅施塔得叛亂而派出了自己那些參加第十次代表大會的優秀子弟，由沃羅希洛夫同志率領前往。紅軍戰士踏着薄冰向喀琅施塔得行進。因爲中途冰解，竟有許多人沉到水中。必須朝着幾乎是堅不可犯的喀琅施塔得砲台衝擊。但對革命的忠誠和勇敢，決心爲蘇維埃政權捐軀的自我犧牲精神，畢竟佔得了上風。喀琅施塔得要塞由紅軍猛力攻克。喀琅施塔得的叛亂被肅清了。

（二）黨內關於職工會問題的爭論。第十次黨代表大會。反對派的失敗。過渡到新經濟政策。

黨中央委員會，黨中央委員會中的列寧多數很清楚地知道，在戰爭已經結束並過渡到和平經濟建設以後，已經沒有根據來把戰爭和封鎖環境所造成的硬性戰時共產主義制度保存下去。中央懂得，餘糧收集制已經沒有繼續實行的必要，而應該代之以糧食稅，使農民有可能隨意去利用他們所出產的大部分剩餘糧食。中央懂得，實行這種辦法，便能振興農業，擴大工業，發展所必需的穀物和技術作物出產，振興全國商品流轉，改善城市供給，並爲工農聯盟造成新的基礎，即經濟的基礎。

同時，中央也曾注意到振興工業是首要任務，但它認爲要振興工業，就必須吸收工人階級及其職工會來參加這件事情；認爲如果能用說服方法使工人確認經濟破壞是如武裝干涉和封鎖一樣可怕的人民公敵，那末吸收工人來參加這件事情是可能辦到的；認爲如果黨和職工會對於工人階級不是採取着先前在前綫上確實必須加以採用的軍事命令手段，而是經過說服，採用說服方法，那末黨和職工會毫無疑義是能做到這點的。

然而並非所有的黨員都像中央這樣想法。各種反對派小團體——托洛茨基分子、『工人反對派』、『左派共產主義者』、『民主集中派』等等，都處於思想混亂的狀態，都在過渡到和平經濟建設軌道時的困難面前表示動搖。當時黨內有不少的人是從前的孟什維克，從前的社會革命黨

人，從前的崩得分子，從前的博羅提巴分子〔六九〕以及俄國邊區各種各樣的准民族主義者。他們大部分都是參加過某種反對派小團體的分子。這些人既不是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知道經濟發展規律，沒有受過列寧主義的黨性鍛鍊，當然也就只是加强了反對派小團體思想混亂狀態和動搖。其中有一部分人認爲不必減弱硬性的戰時共產主義統制，反而要『把螺絲釘扭緊一下』。另一部分人認爲黨和國家應把恢復國民經濟的事情丟開不管，應把這件事情完全交給職工會去作。

當時看得很明顯，黨內某些成份中間既有這樣一種思想混亂狀態，當然也就會有一些愛好爭論的人，各種各樣的反對派『首領』鑽出來强迫黨進行爭論的。

結果果然如此。

爭論開始時所涉及的是職工會作用問題，雖然當時職工會問題並不是黨政策中的主要問題。首先發難挑起爭論，挑起鬥爭來反對列寧，反對中央列寧多數的就是托洛茨基。爲了要把情形弄尖銳化，於是他在出席第五次全俄職工會代表會議（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初）的共產黨員會議上發言時，竟提出所謂『把螺絲釘扭緊一下』和『把職工會振刷一下』這一形跡可疑的口號。托洛茨基提出了立刻把『職工會國家化』的要求。他反對向工人羣衆採用說服方法。他主張把軍事

方法搬到職工會裏來。托洛茨基反對在職工會裏擴大民主，反對職工會機關選舉制。

托洛茨基分子反對在工會組織活動中唯一可能運用的說服方法，而主張採取赤裸裸的强制方法，採取赤裸裸的命令手段。凡是由托洛茨基分子佔得職工會領導位置的地方，他們總是用自己的政策來在職工會裏引起衝突、分裂和瓦解。托洛茨基分子用自己的政策來實行挑撥非黨工人羣衆反對黨，來實行分裂工人階級。

其實，職工會問題爭論底意義，是要比職工會問題本身廣泛得多。後來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全會（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在決議中指出，其實當時所爭論的是『關於應如何對待那些反對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農民，關於應如何對待非黨工人羣衆，以及一般關於黨在國內戰爭已歸於結束的那個時期中對待羣衆的方法問題』（聯共（布）決議案彙集，卷上，第六五一頁）。

跟着托洛茨基起來鬥爭的還有其他的反黨集團：『工人反對派』（施里亞普尼可夫、墨得維結夫、柯倫泰等等）、『民主集中派』（薩普朗諾夫、多羅布尼斯、波古斯拉夫斯基、奧新斯基、斯米爾諾夫等等）、『左派共產主義者』（布哈林、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工人反對派』提出了要把全部國民經濟管理事業交給『全俄生產者代表大會』去作的口號。他們想把黨底作用化爲烏有，他們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建設中的意義。『工人反對派』

拿職工會來與蘇維埃國家及共產黨對立。他們認爲工人階級底最高組織形式不是黨而是職工會。

『工人反對派』實際上是個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反黨集團。

『民主集中派』（民集派）集團要求讓各派別組織和團體能完全自由活動。民集派也如托洛茨基分子一樣，力圖破壞黨在蘇維埃和職工會中的領導作用。列寧把民集派稱爲『叫喊得最響亮者』的派別組織，把民集派底綱領稱爲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綱領。

布哈林帮助了托洛茨基反對列寧，反對黨的鬥爭。布哈林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色列普略可夫及索科里尼可夫一起成立了所謂『緩衝』集團。這個集團擁護和掩護了最兇惡的派別組織者托洛茨基分子。列寧稱布哈林底行動爲『思想墮落至極』。此後不久，布哈林分子就同托洛茨基分子公開聯合起來反對列寧了。

列寧和列寧主義者用了主要的火力去打擊托洛茨基分子，因爲托洛茨基分子是各反黨集團中的主力。列寧和列寧主義者揭露了托洛茨基分子把職工會與軍事組織混爲一談的罪狀，並向他們指出不可把軍事組織底方法搬到職工會裏來。列寧和列寧主義者擬定了根本與各反對派團體底政綱相反的政綱。在這個政綱中指出：職工會是學習管理的學校，是學習主持經濟的學校，是學習共產主義的學校。職工會應把自己的全部工作建築在說服方法上。祇有在這種條件下，它才能動

員一切工人去消滅經濟破壞現象，才能吸引他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在與一切反對派集團鬥爭中，黨組織團結到了列寧底周圍。莫斯科組織中的鬥爭來得特別緊張。反對派在這裏集中有他們的主要力量，打算把首都組織奪歸己有。可是，派別組織者這種陰謀詭計受到了莫斯科布爾什維克底堅決回擊。當時在烏克蘭黨組織中也發生過尖銳的鬥爭。烏克蘭布爾什維克在當時任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書記的莫洛托夫同志領導下，擊潰了托洛茨基分子和施里亞普尼可夫分子。烏克蘭共產黨仍然是列寧黨底忠實可靠的支柱。在巴庫，由奧爾忠尼啓則同志領導擊潰了反對派。在中亞細亞，由卡甘諾維赤同志領導進行了反對反黨集團的鬥爭。

所有一切基本的地方黨組織，都擁護了列寧底政綱。

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第十次黨代表大會開幕了。出席這次大會的有六百九十四個有表決權的代表，代表着七十三萬二千五百二十一個黨員，有發言權的代表計有二百九十六人。

代表大會作了職工會問題爭論的總結，並以絕大多數表決通過了列寧所提出的政綱。

列寧在宣佈代表大會開幕時說，爭論是一種不可容許的奢侈品。他當時指出，敵人是滿心指靠共產黨內部鬥爭和分裂的。

第十次代表大會鑒於派別組織底存在對於布爾什維克黨和無產階級專政有莫大的危險，所以

特別注意到黨內統一問題。列寧作了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代表大會指斥了一切反對派集團，並指出它們『事實上是幫助無產階級革命底階級敵人的』。

代表大會責成立刻解散一切派別組織，委託各級黨組織嚴格注意禁止任何派別活動，並說，凡不執行代表大會決議的人，都應立刻毫無條件地開除出黨。代表大會給了中央一種全權，凡遇有中央委員違背紀律，以及凡遇有恢復或進行派別活動的情事發生時，均得採取黨內一切處罰辦法，直到開除其中央委員資格和黨籍爲止。

所有這些決定，都寫進了由列寧提出而經代表大會通過的論黨內統一的特別決議中。

在這個決議案上，代表大會號召全體黨員注意，由於第十次代表大會所處時期有許多情況加强了國內小資產階級居民中的動搖，所以黨隊伍底統一和團結，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意志統一，是特別必要的。

『但是，——在決議案上指出，——還在全黨討論職工會問題以前，黨內已顯露出某些小組織活動的徵候，即發生了幾個具有其特別綱領，力求在某種程度上別立門戶並規定出自己派別紀律的小團體。必須叫一切覺悟工人明白瞭解，任何小組織活動都是非常有害而決不可容許的，因爲小組織活動在事實上也必然會削弱協力進行的工作，必然會使混進到政府黨內來的敵人更力圖重新加深黨內的分立，並利用這種分立來實現

其反革命目的。』

代表大會在這個決議案上接着又說：

『無產階級底敵人極力利用一切離開共產黨堅定路線的傾向，這種情形在喀琅施塔得叛亂的實例上表現得最爲明顯，當時世界各國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和白衛分子立刻就表示他們甚至情願接受蘇維埃制度底口號，祇要能推翻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當時社會革命黨人和一般資產階級反革命派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運用了彷彿是爲擁護蘇維埃政權反對俄國蘇維埃政府而舉行暴動的口號。這些事實充分證明，白衛分子極力並且巧於裝扮爲共產黨人，甚至裝扮爲似乎比共產黨人「更左」的人，只求削弱並推翻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支柱。喀琅施塔得叛亂前夜在彼得格拉發現的孟什維克傳單，也是表明孟什維克利用俄國共產黨內部的意見分歧，以便實際上來鼓舞並支援在喀琅施塔得舉行叛亂的社會革命黨人和白衛分子，而在口頭上則表示自己反對叛亂，擁護蘇維埃政權，祇是要給蘇維埃政權加上一些彷彿不大的修正。』

決議案上指出，在黨的宣傳工作中應當透澈說明派別組織活動底害處和危險，因爲它能破壞黨內的統一，能破壞作爲無產階級專政勝利基本條件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意志的統一。

另一方面，——代表大會決議上指出，——在黨的宣傳工作中又應當說明蘇維埃政權敵人所採取的最新策略手段底特點。

『現在，——決議上指出，——這些敵人已經知道在公開的白衛旗幟下進行反革命活動是沒有希望的

了，所以他們拚命攫住俄國共產黨內部的意見分歧，設法使政權轉歸表面上最像是承認蘇維埃政權的那些政治派別，藉以推進反革命勢力。』（見聯共（布）決議案彙集，卷上，第三七三至三七四頁）

決議上接着又指出，在黨的宣傳工作中『同樣應當闡明過去各次革命底經驗，當時反革命勢力也曾援助過最接近於極端革命政黨的小資產階級派別，以便動搖並推翻革命專政，因而促使資本家地主反革命勢力將來獲得完全勝利』。

與論黨內統一的決議密切相聯的，還有論我們黨內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決議，這個決議也是由列寧提出而經代表大會通過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在這個決議上指斥了所謂『工人反對派』。代表大會認爲宣傳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的思想根本不是一個共產黨黨員所能容有的事，並號召全黨同這種傾向作堅決鬥爭。

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從餘糧收集制過渡到糧食稅，過渡到施行新經濟政策的極重要的決議。

從戰時共產主義進到新經濟政策的這一轉變，表現出了列寧政策底全部英明和遠見。

代表大會決議上說要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實物糧食稅額要比餘糧收集額低些，糧食稅額必須在春種以前公佈，繳稅期限是明確規定了的。所有超過稅額的剩餘糧食，完全留歸農民自

己支配，農民可以自由出賣這種剩餘糧食。列寧在其報告中指出，貿易自由，在開始的時候，會使國內資本主義成份有某種活躍。還得容許私人貿易和准許私人工業家開設小企業。但這並用不着害怕。列寧認爲少許的商品流轉自由能造成農民努力經營的興趣，提高他們的勞動生產率，使農業迅速高漲起來，在這個基礎上，國家工業將會恢復起來，而私人資本則將被排擠出去；積蓄了力量和資財以後，就可以建立强有力的工業——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然後就轉爲堅決進攻，以便消滅國內資本主義殘餘。

戰時共產主義是用衝擊手段，用正面進攻手段攻破城鄉資本主義成份的嘗試。在實行這個進攻時，黨向前面跑得太遠，有脫離自己根據地的危險。列寧現在主張稍許後退一點，暫時退到更接近於自己後方的地方去，由衝擊手段轉到較爲長期的包圍敵人堡壘的方法，以便積蓄起力量後，再去開始進攻。

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他反對派分子認爲新經濟政策只是一種退却。這樣的解釋是於他們有利的，因爲他們的路線是要恢復資本主義。這是對新經濟政策所作的一種極有害的反列寧主義的解釋。其實，在新經濟政策施行一年以後，列寧就在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聲言退却已經終結，並提出口號要『準備向私人經濟的資本實行進攻』（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一三頁）。

反對派分子是些毫不中用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對於布爾什維克政策問題根本是一竅不通，所以他們沒有瞭解新經濟政策底實質，也沒有瞭解新經濟政策開始時實行的那種退却底性質。關於新經濟政策底實質，上面已經說過了。至於退却底性質，那末退却是有各種不同的。有時候，黨或軍隊因爲遭到了失敗，必須實行退却。黨或軍隊在這種場合實行退却，是爲着保存自身和保存自己的幹部，準備去進行新的戰鬥。列寧在施行新經濟政策時並不是主張實行這種退却，因爲黨並沒有遭受失敗，並沒有被人擊破，恰巧相反，它自己在國內戰爭時期擊破了武裝干涉者和白衛的勢力。但也有這樣的場合，那時獲得了勝利的黨或軍隊因爲在進攻過程中向前跑得太遠，沒有替自己保證後方的根據地，結果便造成了嚴重的危險。在這種場合，一個有經驗的黨或軍隊爲了不致脫離自己的根據地，通常認爲必須稍許向後退却一下，退到更接近於自己後方的地點，以便與自己的後方根據地更堅固地聯結起來，替自己保證一切必需品，然後就更有把握地、具有勝利保障地重新實行進攻。列寧在施行新經濟政策時所採取的，也就是這種性質的暫時退却。列寧向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報告施行新經濟政策的原因時，直截了當地說過：『我們在自己的經濟進攻中前進得太遠了，沒有替自己保證充分的根據地』，因此我們必須朝着有保證的後方實行一個暫時的退却。

反對派倒霉的地方，就是他們因爲昏庸無知而不瞭解，並且至死也沒有瞭解在新經濟政策下實行退却底這種特點。

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施行新經濟政策的決定，保證了工人階級和農民共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堅强的經濟聯盟。

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另一個決議，即論民族問題的決議，也是從這個基本任務出發的。在大會上作民族問題報告的是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說，我們已經剷除了民族壓迫，但這還不够。現在的任務是要消滅舊時代的沉痛遺產，即從前被壓迫民族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落後的情形。必須幫助他們在這方面趕上俄羅斯中部。

其次，斯大林同志指出了民族問題方面的兩種反黨傾向，即大國（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代表大會指斥了這兩種傾向，認爲這兩種傾向都是對於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有害而且危險的傾向。同時，代表大會集中其主要火力反對了當時最爲危險的大國主義，即反對了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在沙皇制度時代對各個非俄羅斯民族所表現過的那種態度底殘餘和遺毒。

(三) 新經濟政策底初步總結。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形成。列寧之患病。列寧的合作社計劃。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

新經濟政策的施行遇到了黨內一切不堅定分子底反抗。這種反抗是從兩方面來的。一方面實行反抗的是『左的』叫喊者，如羅明那則和沙茨金等等一類的政治畸形兒，他們力圖『證明』說，施行新經濟政策就是放棄十月革命所獲得的成果，就是回轉到資本主義，就是使蘇維埃政權趨於滅亡。這些人既是政治上的門外漢，根本不知道經濟發展規律，於是也就不懂得黨底政策，而陷入了驚惶失措狀態，並在自己周圍散佈着灰心失望的情緒。從另一方面實行反抗的是公開的投降主義者，如托洛茨基、拉狄克、季諾維也夫、索科里尼可夫、加米涅夫、施里亞普尼可夫、布哈林、李可夫等等一類的人，他們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可能，匍匐拜倒於資本主義『威力』之前，並且爲了要鞏固資本主義在蘇維埃國家中的陣地，居然要求對國內和國外的私人資本作巨大的讓步，要求按租讓原則或按吸收私人資本參加混合股份公司原則，來把蘇維埃政權

在國民經濟中的許多經濟命脈讓給私人資本。

這兩種人都是敵視馬克思主義，敵視列寧主義的。

黨把這兩種人都加以揭破並使其陷於孤立。黨給了驚惶失措者和投降主義者一個堅決的回擊。

這樣一種反抗黨政策的事實，就是再次提醒說必須把黨內不堅定的分子清洗出去。於是中央就進行了一番鞏固黨的巨大工作，而於一九二一年間舉行了清黨。這次清黨是在公開大會上吸收非黨員參加進行的。列寧指示說要澈底從黨內清除『…欺騙分子、官僚化分子、不誠實的分子、不堅定的共產黨員，以及雖然改裝過「門面」，但內心裏還仍舊是孟什維克的那些人』（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三頁）〔七〇〕。

由於清黨結果而被開除出黨的有十七萬人，即約佔全體黨員百分之二十五。這次清洗大大鞏固了黨，改善了黨員底社會成份，加强了羣衆對黨的信任，提高了黨底威信。黨底團結性和紀律性增長了。

新經濟政策施行第一年的經驗，就證實了這個政策的正確。由於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結果，已使工農聯盟在新的基礎上大加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已是更加堅强有力。富農的土匪運動差不多

已全被肅清。餘糧收集制取消後，中農幫助了蘇維埃政權反對富農匪幫的鬥爭。蘇維埃政權把國民經濟中的一切經濟命脈都保持在手：大工業、運輸業、銀行、土地、國內商業和對外貿易。黨達到了經濟戰線上的轉變。農業也很快就向前進展了。工業和運輸業達到了初步的成功。暫時還很緩慢，但却眞實可靠的經濟高漲開始了。工農羣衆感覺到並親眼看到黨是站在正確的道路上。

一九二二年三月間，召集了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有五百二十二個有表決權的代表，代表着五十三萬二千個黨員，即比上次代表大會時期減少了一些。有發言權的代表計有一百六十五人。黨員數量減少，是由於當時已開始了清洗黨隊伍的工作。

黨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作了新經濟政策施行第一年的總結。根據這些總結，列寧就能在代表大會上聲稱：

『我們退却已一年了。現在我們應當代表全黨來說：已經够了！退却所要達到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這個時期正在終結，甚至可以說已經終結了。現在所提出的是另一個目的——就是要重新配置力量。』（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三八頁）〔七一〕

列寧指出新經濟政策乃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殊死鬥爭。『誰戰勝誰』——問題就是這樣擺着的。爲要勝利，就要保證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社會主義工業與農民經濟間的結合，其方法

就是極力發展城鄉間的商品流轉。爲此就必須學會管理經濟，就必須學會文明經商。

在這個時期，商業是黨前面所有各個任務鏈條中的基本環節。不解決這個任務，便不能擴展城鄉間的商品流轉，便不能鞏固工農經濟聯盟，便不能提高農業，便不能使工業走出破壞狀態。

當時蘇維埃商業還很薄弱。商業機關還很薄弱，共產黨員還沒有獲得經商的技能，還沒有熟知敵人耐普曼〔七二〕，還沒有學會怎樣同他們鬥爭。私資商人，耐普曼，利用蘇維埃商業薄弱的機會，抓得布疋及其他暢銷貨物的貿易。組織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的問題有了重大的意義。

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以後，經濟工作更加沸騰起來了。國家所遭遇的歉收底後果，已被順利地消滅下去。農民經濟已在迅速地恢復起來。鐵路運輸工作已有進步。重新開工的工廠數目日益增多。

一九二二年十月，蘇維埃共和國慶祝了巨大的勝利：紅軍和遠東游擊隊把武裝干涉者所佔領的最後一塊蘇維埃國土海參崴從日本武裝干涉者手中解放出來了。

此時，在蘇維埃國家全境都已把武裝干涉者肅清，而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防的任務又需要使蘇維埃國家內各民族底聯盟更加鞏固，於是各蘇維埃共和國彼此更加親密地聯合成爲一個統一的國家聯盟，便成了十分迫切的問題。必須把所有一切人民力量統一起來建設社會主義。必須組織

堅固的國防。必須保證我們祖國所有各個民族在各方面的發展。爲了這個目的，必須使蘇維埃國家所有各個民族彼此更加接近起來。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召集了第一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根據列寧和斯大林兩人提議成立了各蘇維埃民族自願成立的國家聯合，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最初加入蘇聯的有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南高加索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以及別洛露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不久後又在中亞細亞成立了三個獨立盟員蘇維埃共和國，即烏茲別克、土爾克明與塔什干三盟員蘇維埃共和國。現在，所有這些共和國都按自願和平權原則聯合成一個統一的蘇維埃國家聯盟——蘇聯，同時每個共和國都保留有自由退出蘇聯之權。

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就是表明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和布爾什維克黨列斯民族政策的偉大勝利。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列寧在莫斯科蘇維埃全會上發了言。列寧講到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五年的總結時，表示堅信『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一定會變成社會主義的俄羅斯』。這是他在全國面前所作的最後一次演說。一九二二年秋，黨遭到了大不幸的事件：列寧患重病了。全黨和全體勞動者

都感覺着列寧患病是如同他們自己身受的一種重大痛苦。大家都時刻爲親愛的列寧底生命担憂。可是，列寧在病中也沒有停止過自己的工作。列寧在病勢已很沉重的時候，還寫過好幾篇很重要的論文。在這些最後的論文中，他總結了過去的工作，並擬定了我國用吸引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方法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計劃。在這個計劃中，列寧提出了他主張吸收農民參加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事業的合作社計劃。

列寧認爲一般合作制，特別是農業合作制，是千百萬農民易於接受和瞭解的從狹小個體農莊過渡到大規模共耕制生產聯合，即過渡到集體農莊的道路。列寧指出，我國農業的發展，應經過合作社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前進，應經過逐漸把集體制原則灌輸於農業，起初灌輸於銷售方面，然後灌輸於農產品生產方面的道路前進。列寧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和工農聯盟的條件下，在保證無產階級對農民實行領導的條件下，在有社會主義工業存在的條件下，組織得正確而包括有千百萬農民羣衆的生產合作制，就是可能用以在我國建成完備社會主義社會的手段。

一九二三年四月，黨召集了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這是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列寧不能親自參加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大會的有四百零八個有表決權的代表，代表着三十八萬六千個黨員，即比上次代表大會時期減少了一些。這是由於繼續進行清黨的結果，因爲這次清黨把頗大一

個百分數的黨員開除出黨了。有發言權的代表計有四百一十七人。

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在自己的決議中，接受了列寧在他最後一些論文和書信中所作出的一切指示。

代表大會堅決指斥了所有一切把新經濟政策解釋爲放棄社會主義陣地，解釋爲向資本主義投降的分子，指斥了所有一切提議要我們去受資本主義盤剝的分子。在代表大會上作過這種提議的有托洛茨基底伙伴拉狄克和克拉辛。他們提議要我們去向外國資本家投降，把蘇維埃國家生命攸關的工業部門租讓給外國資本家。他們提議繳付十月革命廢除了的沙皇政府外債。黨把這些投降主義的提議指斥爲賣國的提議。黨並沒有拒絕運用租讓政策，但只能以有利於蘇維埃國家的部門和範圍爲限。

布冷林和索科里尼可夫在代表大會以前就已提議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這個提議也是由於把新經濟政策解釋爲向資本主義投降的結果。列寧當時痛斥了布冷林，說他是投機商人、耐普曼和富農底擁護者。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堅決駁斥了這種謀害不可動搖的對外貿易壟斷制的企圖。

同時，代表大會又打破了托洛茨基硬要黨對農民採取危害政策的企圖。代表大會指示說，不要忘記小農經濟在國內佔絕大比重的事實。代表大會强調說，工業包括重工業在內的發展事業不

應同農民羣衆底利益相抵觸，而應與他們結合起來進行，應當爲着全體勞動居民底利益來進行。這些決議是反對托洛茨基的，因爲托洛茨基提議用剝削農民經濟的辦法來建設工業，托洛茨基事實上是不承認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政策的。

同時，托洛茨基又提議把普梯洛夫工廠和布良斯克工廠等等有國防意義的巨大企業關閉，因爲據他所說，這些工廠是些不生利的企業。代表大會忿然否決了托洛茨基底提議。

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根據列寧用書面提交代表大會的建議，成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與工農檢查院聯合的機關。這個機關負有保護我黨統一，鞏固黨和國家紀律，盡量改進蘇維埃國家機關等重大任務。

代表大會對於民族問題，曾予以嚴重注意。斯大林同志作了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我們在民族問題上的政策有重大的國際意義。西方和東方各被壓迫民族，都認定蘇聯是解決民族問題和剷除民族壓迫的榜樣。斯大林同志指示說，必須極力把蘇聯各個民族在經濟上文化上不平等的現象剷除。他號召全黨堅決反對民族問題上的兩種傾向——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和地方資產階級民族主義。

在代表大會上揭破了民族主義傾向者及其對於少數民族的大國主義政策。當時發言反對黨的

有格魯吉亞的民族主義傾向者麥吉凡尼等人。民族主義傾向者反對成立南高加索聯邦，反對鞏固南高加索各民族間的友誼關係。這些民族主義傾向者對格魯吉亞其他各民族採取十足的大國沙文主義的態度。他們把一切非格魯吉亞人，特別是阿爾明尼亞人，都驅逐於梯弗里斯城以外；在他們所頒佈的一個法律上規定，格魯吉亞女子與非格魯吉亞人結婚時，便要喪失格魯吉亞國籍。托洛茨基、拉狄克、布哈林、斯克力普尼克和拉可夫斯基都擁護了格魯吉亞民族主義傾向者。

代表大會閉會後，接着就召集了各民族共和國工作人員專門討論民族問題的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揭破了蘇爾坦—加里也夫等人所代表的韃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集團以及何扎也夫等人所代表的烏茲別克民族主義傾向者集團。

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總結了新經濟政策施行兩年以來的結果。這些總結使黨更加精神煥發和確信最終勝利。

『我們的黨仍然是同心一致，團結堅固，經歷了極大轉變，高舉着飄揚招展旗幟向前邁進的黨』——斯大林同志在代表大會上這樣說道。

（四）消除國民經濟恢復困難的鬥爭。托洛茨基分子利用列寧患病而乘機加緊積極活動。黨內新的爭論。托洛茨基分子的失敗。列寧逝世。爲紀念列寧而徵收黨員。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

在爲恢復國民經濟而鬥爭的頭幾年中，就已達到了顯著的成功。到一九二四年的時候，各方面都已呈現出高漲的景象。播種面積從一九二一年起已經大大增加，——農民經濟愈趨鞏固。社會主義工業已逐漸增長和發展起來。工人階級的人數已經大大增加。工資已經提高。工農生活已比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年時期輕鬆和優裕些了。

但是，尚未消除的經濟破壞的惡果，終究還令人感覺得到。工業還沒有達到戰前水準，工業的增長還遠沒有趕上國家需要方面的增長。一九二三年末，還有一百萬左右的失業者，——因爲國民經濟增長得遲緩的原故，所以無法把失業現象消滅。商業因城市製品價格過高而發展得不平整，而這種過高的價格是由國內耐普曼以及我們商業機關中的耐普曼分子造成的。因此，蘇維埃

幣制急遽地動搖起來，貨幣價格低落下去。所有這些情形，都阻礙了工農生活狀況的改善。

一九二三年秋，經濟上的困難略有緊張，這是因爲我們的工商業機關違犯了蘇維埃的價格政策。工業品價格與農業品價格很不相符。糧食價格很低，而工業品價格則太高。工業生產方面的雜費很大，因而就使商品價格高漲。農民出賣糧食所得的貨幣迅速跌價。加之，當時在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裏坐着的托洛茨基分子皮達可夫，又向經濟工作人員發出一種罪惡的指令：從出賣工業品方面盡量多取利潤，無限制地提高價格，美其名是爲了發展工業。其實，這種耐普曼的口號只能縮小工業生產基礎，破壞工業。在這種條件下，農民既不利於購買城市商品，於是就停止購買這種商品了。結果便釀成了銷售困難的危機，接着便使工業受到影響。在工資發給上感到困難，因而引起工人底不滿。在某些工廠中，最落後的工人曾經拋棄過工作。

黨中央委員會定出剷除這一切困難和缺點的辦法。採取了種種剷除銷售危機的手段。日用必需品底價格實行減低。同時又決定實行幣制改革——過渡到穩定鞏固的幣制，過渡到金本位制。整頓了發給工人工資的事情。擬定了經過蘇維埃機關和合作社機關擴展商業，並把各種私資分子和投機分子從商業中間排擠出去的辦法。

當時必須和衷共濟地努力進行工作。忠實於黨的人就是這樣想並且這樣作了的。但托洛茨基

分子却不這樣來作。他們乘列寧病重不能視事的機會，又來向黨及其領導機關舉行新的襲擊。他們認定實行擊破黨並推翻其領導機關的順利時機已經到來。他們在進行反黨鬥爭中利用了一切：一九二三年秋德國和保加利亞革命的失敗，國內的經濟困難，列寧的臥病。正當全黨領袖臥病不起而國家遭遇困難的關頭，托洛茨基開始對布爾什維克黨實行進攻。他把黨內一切反列寧主義分子集合在自己周圍，造作了一個反對派的政綱，其目標是反對黨，反對黨底領導機關，反對黨底政策。這個政綱就是所謂四十六名反對派分子底聲明書。在反對列寧黨的鬥爭中，所有一切反對派集團——托洛茨基分子、民集派分子、『左派共產主義者』殘餘以及『工人反對派』殘餘，都一致聯合起來了。他們在自己的聲明書中預言沉重經濟危機必不可免，預言蘇維埃政權必遭滅亡，並要求讓各派別組織和集團能自由活動，硬說這是擺脫現狀的唯一出路。

進行這一鬥爭的目的無非是要想把第十次黨代表大會根據列寧提議而加以禁止了的派別組織恢復起來。

托洛茨基分子並沒有提出過任何改善工業或農業，改善國內商品流轉，改善勞動者生活狀況的具體問題。而且他們根本就對這種問題不感什麼興趣。他們所感覺興趣的只有一點：利用列寧病重不能視事的機會來在黨內恢復派別組織，並動搖黨底基礎，動搖黨底中央。

四十六人底政綱提出以後，接着又有托洛茨基所寫的一封信發表出來，在這封信上他誣衊黨的幹部，對黨提出許多新的詆譭的責備。托洛茨基在這封信上重復着黨從他那裏已屢次聽到過的孟什維主義的老調。

托洛茨基分子首先就來攻擊黨的機關。他們知道，黨沒有堅强的黨的機關是不能生存，不能工作的。於是反對派就來企圖動搖這個機關，破壞這個機關，並把黨員羣衆和黨的機關對立起來，把青年分子和黨內老幹部對立起來。托洛茨基在自己的信中特別指望着學生青年，指望着不知道黨與托洛茨基主義鬥爭史的年輕黨員。托洛茨基爲了奪取學生青年，不惜多方阿諛他們，稱他們爲『黨內最可靠的晴雨表』，同時又說老的列寧主義的前衛已在蛻化。他用卑鄙齷齪的口吻指東說西，援引第二國際首領蛻化的事實來從事暗示，說老的布爾什維克的前衛也是走着這條路。托洛茨基叫喊黨在蛻化，無非是企圖掩蔽他自己蛻化的事實以及他自己的反黨陰謀。

反對派分子所提出的兩個文件，即四十六人底政綱和托洛茨基底一封信，都由托洛茨基分子分送於各區組織和各支部，並交付黨員們去討論。

黨接到了發動爭論的挑戰書了。

這樣，現在也如第十次黨代表大會前夜進行職工會問題爭論時一樣，托洛茨基分子又强迫黨

來進行全黨爭論了。

黨雖然忙於更加重要的經濟問題，但它終究接受了這種挑戰而宣佈舉行爭論。全黨都來參加爭論了。鬥爭是很激烈的，尤其是莫斯科黨組織中的鬥爭來得特別尖銳。托洛茨基分子力圖首先把首都組織奪去。可是爭論並沒有使托洛茨基分子得到什麼補益。爭論只是使他們丟了臉。托洛茨基分子無論在莫斯科方面或在全蘇聯各地，都被迎頭擊破了。擁護托洛茨基分子的只有很少一部分大學支部和機關支部。

一九二四年一月，召集了第十三次黨代表會議。代表會議聽了斯大林同志底報告，斯大林同志在報告中作了關於爭論的總結。代表會議申斥了托洛茨基反對派，認爲它是一種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傾向。代表會議底決議後來由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五次世界代表大會批准了。國際共產主義無產階級贊助了布爾什維克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

然而，托洛茨基分子並沒有停止其破壞工作。一九二四年秋，托洛茨基發表了十月底教訓一文，他在這裏企圖用托洛茨基主義來代替列寧主義。這篇文章從頭到尾都是誣衊我們黨，誣衊我黨領袖列寧的。共產主義和蘇維埃政權底一切敵人，都把這本誹謗冊子當作至寶來抓住。黨用憤懣態度申斥了托洛茨基這種誣衊布爾什維主義英勇鬥爭史的論調。斯大林同志揭破了托洛茨基

用托洛茨基主義代替列寧主義的企圖。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言論中指出：『黨底任務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義這一思潮』。

斯大林同志底理論著作論列寧主義基礎（出版於一九二四年），對於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義和保護列寧主義有極重大的意義。這部著作是對於列寧主義的一個精彩的解說和深刻的理論上的論證。宅在當時和現在都是用鋒利的馬列主義理論武器來武裝着世界各國的布爾什維克。

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戰鬥中，斯大林同志把黨團結到了黨中央周圍，並動員黨去繼續爲我國社會主義勝利而奮鬥。斯大林同志確鑿地證明說，在思想上把托洛茨基主義粉碎，是保證我國繼續向社會主義勝利前進的必要條件。

斯大林同志總結我黨與托洛茨基主義鬥爭的這一時期時說道：

『不擊破托洛茨基主義，便不能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達到勝利，便不能把現今的俄羅斯變成社會主義的俄羅斯。』

但是，黨的列寧政策所獲得的成功，忽然被黨和工人階級所遭遇的最大不幸事件所蓋住了。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我們的領袖和導師，布爾什維克黨底創始人列寧，在莫斯科附近哥爾克村逝世了。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把列寧逝世看作是最沉痛的損失。在列寧安葬之日，國際無產

階級宣佈到處停止工作五分鐘。鐵路上的運輸停止了，工廠裏的工作停止了。全世界的勞動者抱着極沉痛的哀忱護送着自己的父親和導師，最好的友人和保護者列寧入墓。

蘇聯工人階級以更緊密團結在列寧黨周圍來回答了列寧逝世事件。在這些哀悼日子，每個覺悟工人都周密考慮了自己對於實現着列寧遺囑的共產黨的態度。黨中央委員會收到了成千累萬非黨員工人請求接收他們入黨的聲明書。中央委員會爲迎接先進工人底這種願望而宣佈大批接受先進工人入黨，宣佈爲紀念列寧而徵收黨員。成千累萬新的工人加入了黨。加入黨來的是決意爲黨的事業，爲列寧的事業而舍身奮鬥的人。在很短一個期間就有二十四萬餘工人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加入黨來的是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即最覺悟最革命最勇敢最守紀律的分子。這就是爲紀念列寧而舉行的徵收黨員運動。

在追悼列寧時的情形，表明我黨對於工人羣衆該是多麼親切，表明工人們該是多麼珍重列寧黨。

在哀悼列寧的日子，斯大林同志代表全黨在蘇聯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宣讀了偉大的誓詞。他當時說道：

『我們共產黨員是具有特種性格的人。我們是由特殊材料製成的。偉大無產階級戰略家底軍隊，列寧同

志底軍隊，就是由我們這些人組成的。在這個軍隊裏做一員戰士，是再光榮不過的了。以列寧同志爲創始人和領導者的這個黨底黨員稱號，是再高尚不過的了！：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說：要珍重黨員這個偉大稱號，並保持這個偉大稱號底純潔性。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你的這一個遺囑，我們一定會光榮地實現！：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說：要保護我們黨底一致，如同保護眼珠一樣。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你的這個遺囑，我們也一定會光榮地實現！：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說：要保護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你的這個遺囑，我們也將不遺餘力來光榮地實現！：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說：要竭力鞏固工農聯盟。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你的這個遺囑，我們也一定會光榮地實現！：

列寧同志始終不倦地對我們說明我國各族人民自願聯盟之必要，說明我國各族人民在共和國聯盟內親密合作之必要。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說：要鞏固並擴大共和國聯盟。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你的這個遺囑，我們也一定會光榮地實現！：

列寧屢次對我們說過：鞏固紅軍和改進紅軍狀況，是我們黨底最重要任務之一…同志們！我們來宣誓：我們將不遺餘力來鞏固我們的紅軍，來鞏固我們的紅海軍…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說：要忠實於共產國際底原則。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將奮不顧身來鞏固並擴大全世界勞動者聯盟的共產國際！』

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在宅的萬古長存的領袖列寧面前宣讀的誓詞。

一九二四年五月，舉行了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有七百四十八個有表決權的代表，代表着七十三萬五千八百八十一個黨員。黨員數量比上次代表大會時大大增加，是因爲在爲紀念列寧而徵收黨員時約有二十五萬人新加入了黨。有發言權的代表計有四百一十六人。

代表大會一致申斥了托洛茨基反對派底政綱，認定宅是一種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傾向，是一種修改列寧主義的企圖，同時大會又批准了第十三次黨代表會議關於黨內建設和關於爭論總結的決議。

從鞏固城鄉結合這一任務出發，代表大會規定了必須繼續擴大工業，首先是擴大輕工業的指令，同時並着重指出說必須迅速發展冶金業。

代表大會批准了設立國內商業人民委員部的提案，並在一切商業機關面前提出了掌握市場並把私人資本從商業範圍裏排擠出去的任務。

代表大會提出了擴大國家發給農民低利借款並把高利貸者從農村中間排擠出去的任務。

代表大會提出了儘量吸收農民羣衆加入合作社的口號，作爲農村中工作底主要任務。

最後，代表大會指出了爲紀念列寧而徵收黨員這一運動底巨大意義，並要求黨注意於加强使年輕黨員——尤其是在爲紀念列寧而徵收黨員時接受入黨的年輕黨員——領會列寧主義基礎的教育工作。

(五) 蘇聯在恢復時期終結時的情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勝利問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底『新反對派』。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方針。

布爾什維克黨和工人階級在新經濟政策道路上堅忍工作，已經四年有餘了。恢復國民經濟的英勇工作行將終結。蘇聯底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日益增長。

當時國際形勢已有變更。資本主義抵擋住了羣衆在帝國主義大戰後所實行的第一次革命攻擊。德國、意大利、保加利亞、波蘭及其他許多國家所發生的革命運動，都被鎮壓下去。妥協主

義的社會民主黨底領袖在這方面幫了資產階級不少的忙。革命底暫時退潮到來了。西歐資本主義底暫時局部穩定時期，卽資本主義地位底局部鞏固時期到來了。但資本主義穩定並沒有把腐蝕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基本矛盾消除。恰恰相反，資本主義底局部穩定使工人與資本家間的矛盾，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民族間的矛盾，各個帝國主義集團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化。資本主義穩定局面所準備的是矛盾底新爆發，是各個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新危機。

與資本主義穩定同時發生的還有蘇聯底穩定。但這兩種穩定根本不同。資本主義底穩定是預示着資本主義新危機行將到來。而蘇聯底穩定則表明着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更加增長。

雖然西歐的革命遭受了失敗，但是蘇聯底國際地位還是繼續鞏固，雖然這種鞏固的速度還較爲緩慢。

一九二二年，蘇聯被邀請參加在意大利熱那亞城舉行的國際經濟會議。各個帝國主義政府因資本主義各國革命遭受失敗而氣焰增長，於是在熱那亞會議上企圖對蘇維埃共和國實行新的逼迫，不過這次所採取的是一種外交形式。帝國主義者向蘇維埃國家提出了橫蠻無理的要求。他們要求把十月革命收歸國有的各個工廠歸還給外國資本家，要求繳付沙皇政府所訂借的一切外債。

在這樣的條件下，帝國主義國家諾許給予蘇維埃國家一些不大的借款。

蘇聯否決了這些要求。

熱那亞會議沒有什麼結果。

英國外相克爾遜一九二三年提出的最後通牒，是實行新干涉的一種威脅，但這種威脅也受到了應有的回擊。

各資本主義國家既已覺察到蘇維埃政權堅固不拔，確信蘇維埃政權已經穩定，便相繼來同我國恢復外交關係。一九二四年間，蘇聯同英法日意等國恢復了外交關係。

當時已看得很明白，蘇維埃國家終於爭得了整整一個和平的暫息時期。

國內的情形也變更了。布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工農羣衆底奮勇工作，已獲得相當的成果。國民經濟已有迅速的增長。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的經濟年度，農業已接近到戰前的規模，達到戰前水準百分之八十七。蘇聯大工業在一九二五年的出產，已約佔戰前工業產量四分之三。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度，蘇維埃國家投到基本建設事業上的資金已達三萬八千五百萬盧布。全國電氣化計劃，也實現得卓有成效。社會主義在國民經濟中的主要命脈鞏固了。國家同工商業私人資本進行的鬥爭，已獲得重大的成功。

由於經濟的高漲，工農生活狀況也跟着更加改善。工人階級人數迅速增長起來。工資水準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增加了。農民物質生活狀況已大加改善。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度，工農國家已能拿出約近二萬九千萬盧布來幫助經濟力量薄弱的農民。在工農生活狀況改善的基礎上，羣衆底政治積極性已大大提高。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了。布爾什維克黨底威信和影響增大了。

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快告終結。可是，對於蘇維埃國家，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單只恢復經濟，單只達到戰前水準還是不夠的。戰前水準是個落後國家的水準。必須繼續向前進展。蘇維埃國家所獲得的長久的暫息時期，保證有繼續向前建設的可能。

可是這裏却很緊張地提出了前途問題，我國發展，即我國建設底性質問題，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命運問題。究竟應循着什麼方向進行蘇聯經濟建設，是循着社會主義方向呢，還是循着其他某種方向呢？我們究竟是應當並且能夠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呢？還是我們註定要爲另一種經濟，即爲資本主義經濟去肥沃土壤呢？一般說來，蘇聯有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能呢；如有可能，那末能否在資本主義各國革命延遲爆發和資本主義穩定的條件下做到這步呢？在一方面極力鞏固和擴大我國社會主義力量，別方面又暫時讓資本主義得到某種發展的新經濟政策軌道上，能否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呢？要怎樣來建設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呢，要從何處來開始進行這種建設呢？

所有這些都是恢復時期終結時擺在黨面前，並且已經不是作爲一些理論問題，而是作爲一些實踐問題，作爲日常經濟建設問題擺在黨面前的問題。

對於所有這些問題，都必須給以明白確切的回答，好使我們那些從事工業和農業建設的黨工作者和經濟工作者以及全體人民，都知道要朝着什麼方向走，——是朝着社會主義方向，還是朝着資本主義方向呢？

若是對於這些問題沒有明白的回答，那我們在建設方面的全部實際工作就會成爲沒有前途的工作，盲目的工作，徒勞無益的工作。

黨對於所有這些問題，都給了明白確切的回答。

黨回答說：是的，在我國可能而且必須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因爲我國有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一九一七年十月，工人階級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專政，在政治上戰勝了資本主義。從那時起，蘇維埃政權就極力設法打破資本主義底經濟實力，並創造着建成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所必需的條件。這些辦法就是剝奪資本家地主底財產，變土地、工廠、交通工具和銀行爲全民財產，施行新經濟政策，建立國營社會主義工業，實行列寧所規定的合作化計劃。現在，主要任務是要在全國範圍內擴展建設社會主義新經濟，以期在經濟上也把資本主義澈

底打破。我們的全部實際工作，我們的一切行動，都應服從於實現這個主要任務的要求。工人階級能做到這點，並且一定會做到這點。這個偉大任務的執行，應當從國家工業化開始做起。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是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建設工作所藉以擴展的基本環節。無論西歐各國革命的延遲爆發，亦無論非蘇維埃國家中的資本主義局部穩定都不能阻止我們向社會主義前進的行程。新經濟政策祇會促進這一事業，因爲黨施行新經濟政策的目的，也就是要促進我們國民經濟社會主義基礎底建設。

這就是黨對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問題的回答。

但黨知道這還不能概括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轉變，是蘇聯工人階級和農民所獲得的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但這終究是蘇聯內部的事情，而且祇是社會主義勝利問題底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這個問題底國際方面。斯大林同志論證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原理時屢次指出，說應把這個問題底兩方面，即國內方面和國際方面分別清楚。就這個問題的國內方面，即就國內階級相互關係方面來說，蘇聯工人階級和農民完全能在經濟上克服本國資產階級並建成完備社會主義社會。但這個問題還有其國際方面，即外部關係方面，蘇維埃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間，蘇維埃人民與國際資產階級間的關係方面。國

際資產階級仇恨蘇維埃制度，總想乘機對蘇維埃國家舉行新的武裝干涉，以求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蘇聯暫時還是個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其他國家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所以蘇聯四周還有資本主義包圍形勢存在，從而產生出資本主義武裝干涉的危險。很明顯的，當資本主義包圍形勢還存在的時候，資本主義武裝干涉的危險也是還會存在的。蘇維埃人民單靠本身力量，能否消滅這種外來危險，這種反對蘇聯的資本主義武裝干涉危險呢？當然不能。其所以不能，是因爲要消滅資本主義武裝干涉危險，便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的包圍形勢，而要消滅資本主義的包圍形勢，却至少要靠無產階級革命在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才可做到。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即表現於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勝利，還不能算是最終的勝利，因爲外國實行武裝干涉和企圖恢復資本主義的危險依然沒有消滅，因爲社會主義國家還沒有免除這種危險的保障。要消滅外國資本主義武裝干涉的危險，便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的包圍形勢。

當然，蘇聯人民及其紅軍在蘇維埃政權政策正確的條件下，定能打退外國資本主義所舉行的新的武裝干涉，也如他們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間打退了資本主義所舉行的第一次武裝干涉一樣。但這還不是說，新的資本主義武裝干涉危險就會因此消滅。第一次武裝干涉的失敗，並沒有消滅新的武裝干涉危險，因爲武裝干涉危險的來源，即資本主義的包圍形勢，還繼續存在着。

在資本主義包圍形勢還存在着的時候，新的武裝干涉遭受失敗也還是不會使武裝干涉危險消滅的。

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無產階級革命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勝利，是蘇聯勞動者切身利益攸關的事情。

這就是黨對於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問題的方針。

中央當時要求把這個方針提交當前的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去討論，好使代表會議把它批准和通過作爲全黨方針，作爲全體黨員必須服從的全黨法規。

黨的這個方針把反對派分子弄得目瞪口呆。其所以把他們弄得目瞪口呆，首先是因爲黨使這個方針帶有具體實踐的性質，將其和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實際計劃連成一氣，並要求把這個方針變爲全黨法規，變爲全體黨員必須服從的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的決議。

托洛茨基分子出而反對黨底方針，並爲對抗這個方針而提出了孟什維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而這個『理論』是只有在譏笑馬克思主義的時候，才可稱作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因爲它根本否認蘇聯可能達到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

當時，布哈林分子還不敢公開反對黨底方針。但他們暗中已開始用自己的關於資產階級和平

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來和黨底方針對立，並用『發財吧』的『新』口號來補充了這個『理論』。照布哈林分子那樣說法，社會主義底勝利不是意味着資產階級底消滅，而是要培養資產階級並使之發財致富。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有個時候也曾出頭聲言，說蘇聯因技術上經濟上落後而不能達到社會主義勝利，但後來他們却只好默不作聲。

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一九二五年四月）申斥了所有這些公開和暗藏反對派分子底投降主義『理論』，批准了黨認定社會主義在蘇聯可能勝利的方針，並通過了相當的決議。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逼迫得無路可走，也就只好表示贊成這個決議。但是黨知道，他們祇是暫時把他們的反黨鬥爭延緩一着，以便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再來『對黨開火』的。他們在列寧格拉收集着自己的同夥並組織了所謂『新反對派』。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開幕了。

這次代表大會是在黨內情形緊張的空氣下舉行的。自黨存在時起，從來還沒有過如像列寧格拉代表團這樣整整一個最大黨中心組織的代表團，居然預備來反對本黨中央的事實。

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有六百六十五個有表決權的代表和六百四十一個有發言權的代表，總共

代表着六十四萬三千個黨員和四十四萬五千個候補黨員，即比前次代表大會所代表的人數稍微少了一點。這是由於在有許多反黨分子混入的大學支部和機關支部裏實行了局部清洗的結果。

作中央政治工作報告的是斯大林同志。他把蘇聯政治和經濟實力增長情形作了一番鮮明的敘述。無論是工業或農業，都因蘇維埃經濟體系優越而在一個比較短促的時期內恢復過來，並接近到戰前水準了。雖然有這些成功，但斯大林同志還是提議不要以此自滿，因爲那怕有這些成功，但我國仍然還是個落後的國家，農業的國家。當時農業產品在全部出產總量中佔三分之二，而工業却只佔三分之一。斯大林同志說，在黨面前十分迫切地擺着一個問題，就是必須把我國變爲經濟上不依賴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國。這是可以做到，並且是必須做到的。於是爲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而鬥爭，爲社會主義勝利而鬥爭，便成了黨底中心任務。

『把我國由農業國變成爲能够自力出產必需裝備品的工業國，——這就是我們總路線底實質和基礎——』斯大林同志當時這樣指示說。

實現國家工業化，就能保證我國經濟獨立，鞏固其國防能力，並造成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所必需的條件。

季諾維也夫分子起來反對黨底總路線。爲了要與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相對立，季諾

維也夫分子索科里尼可夫提出了流行於帝國主義豺狼中的資產階級計劃。按照這個計劃，蘇聯應當仍然是個農業國，主要是出產原料和糧食，將其輸出國外，而從國外輸入它自己所不生產並且不應生產的機器。在一九二五年的條件下，這個計劃分明是要讓工業發達的外國來在經濟上奴役蘇聯，是要滿足各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豺狼底貪慾而使蘇聯工業永遠處於落後地位。

採納這個計劃，就等於把我國變成資本主義世界底一個軟弱無力的農業附庸，使我國在資本主義包圍形勢面前成爲手無寸鐵的脆弱的國家，歸根到底就是要葬送蘇聯社會主義事業。

代表大會申斥了季諾維也夫分子所提出的這個經濟『計劃』，認爲它是奴役蘇聯的計劃。

『新反對派』所講出的這樣一種狂言暴語，如硬說（公然違反着列寧意見！）我們的國家工業不是社會主義的工業，或聲言（也是公然違反着列寧意見！）中農不能成爲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同盟者等語，也沒有使『新反對派』得到過什麼補益。

代表大會申斥了『新反對派』底這種狂言暴語，認爲這是種反列寧主義的論調。

斯大林同志揭破了『新反對派』底托洛茨基主義和孟什維主義實質。他指明說，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只是重唱着列寧在世時無情攻擊過的我黨敵人底調子。

當時已看得很明白，季諾維也夫分子是些掩飾得不巧妙的托洛茨基主義者。

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鞏固工人階級與中農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聯盟，是本黨最重要的任務。他指出當時黨內對農民問題存在有兩種危害工農聯盟事業的傾向。一種傾向是看輕和小視了富農危險；另一種傾向是在富農面前張皇失措而看輕了中農作用。當有人問究竟那一種傾向更壞時，斯大林同志回答說：『兩種傾向都很壞。如果讓這兩種傾向發展下去，那末們就能瓦解和戕害黨。幸而我們黨內有能於把這兩種傾向一同打破的力量』。

而黨也就把『左』右兩種傾向都擊潰和打破了。

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總結經濟建設問題討論的時候，一致否決了反對派分子所提出的投降主義計劃，並在自己的著名決議中寫道：

『在經濟建設方面，代表大會所持的出發點，是認爲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有「建成完備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列寧語）。代表大會認爲爭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是我們黨底基本任務。』

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批准了新的黨章。

從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起，我們的黨就開始稱爲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聯共（布）。

季諾維也夫分子在代表大會上被擊敗以後，並沒有對黨表示服從。他們開始了反對第十四

次代表大會決議的鬥爭。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閉會後，季諾維也夫立刻就召集了列寧格拉青年團省委會議，其中各上層分子，是由季諾維也夫、查魯茨基、巴卡也夫、葉夫多基莫夫、庫克林、薩發羅夫及其他兩面派分子用仇恨我黨列寧中央的精神養成的。在這次會議上，列寧格拉青年團省委通過了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歷史上從所未有的決議，即拒絕服從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決議的決議。

但列寧格拉青年團組織中的季諾維也夫上層分子，絲毫也沒有反映列寧格拉青年團員羣衆底情緒。因此，這些上層分子也就很容易地被擊潰了，而列寧格拉青年團組織很快就重新佔上了它在青年團中應有的位置。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結束時，有一部分大會代表，即莫洛托夫、基洛夫、沃羅希洛夫、加里寧、安得列也夫等同志，被派到列寧格拉去。必須向列寧格拉黨組織中的黨員們解釋，用欺騙手段取得代表資格的列寧格拉代表團在代表大會上所採取的立場，是一種罪惡的和反布爾什維主義的立場。爲聽取代表大會工作報告而召集的黨員大會，情形甚爲激烈。當時重新召集了一次列寧格拉黨組織非常代表會議。列寧格拉黨組織中的絕大多數黨員羣衆（百分之九十七以上）都完全贊同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底決議，並申斥了反黨的季諾維也夫『新反對派』。這個『新反對派』

當時就已是些無軍之將了。

列寧格拉的布爾什維克，仍然是站在列斯黨底前列的。

斯大林同志在總結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工作時寫道：

『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歷史意義，就在於它根本揭破了新反對派底錯誤，排斥了新反對派底不相信和號泣態度，明白確切地指出了繼續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道路，給黨指出了勝利的前途，因而用確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勝利的堅強信念武裝了無產階級。』（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一五〇頁）〔七三〕

簡短的結論

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年份，是布爾什維克黨歷史中最艱鉅的時期之一。黨在緊張的環境中，終能實現了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進到新經濟政策的困難轉變。黨在新的經濟基礎上鞏固了工農聯盟。建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在新經濟政策軌道上達到了恢復國民經濟的有決定意義的成功。蘇維埃國家卓著成效地經歷了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恢復時期，接着便開始過渡到新的時期，即過渡到國家工業化的時期。

從國內戰爭轉到社會主義和平建設的這種過渡，感受到——特別是在最初一個時候——巨大的困難。布爾什維主義底敵人，聯共（布）隊伍中的反黨分子，在這時期內始終都進行了反對列寧黨的激烈鬥爭。領導這些反黨分子的是托洛茨基。他在這個鬥爭中的幫手是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反對派分子打算在列寧逝世後瓦解布爾什維克黨底隊伍，分裂黨，用不相信蘇聯社會主義勝利事業的心理來傳染黨。其實，托洛茨基分子是企圖在蘇聯建立一個新資產階級底政治組織，建立另一個黨，即資本主義復辟黨。

黨在列寧旗幟下團結到自己的列寧中央週圍，團結到斯大林同志週圍，而把托洛茨基分子以及他們在列寧格拉的新朋友們，即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新反對派，一齊打敗。

布爾什維克黨積聚了充分的力量和資源，便把國家引上新的歷史階段，即引上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階段。

第十章　布爾什維克黨爲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而鬥爭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時期）

（一）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時期中的困難和克服這種困難的鬥爭。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的形成。這個聯盟底反蘇維埃行動。聯盟的失敗。

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以後，黨展開了爲實現蘇維埃政權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總方針而進行的鬥爭。

恢復時期的任務是要首先振興農業，從農業方面取得原料和糧食，使工業動作起來，——恢復工業，恢復現有的工廠。

蘇維埃政權是較爲容易就把這些任務解決了。

但恢復時期有過三個重大缺點：

第一，當時所有的工廠是些技術陳舊落後，很快就能變成無用之物的工廠。當時的任務就是要用新技術來改造這些工廠。

第二，恢復時期所有的工業是基礎太狹的工業，在當時所有的工廠中缺乏國家所絕對必需的數十百個機器製造廠，我們當時既沒有這種工廠，就應將其創立起來，因爲工業沒有這種工廠是不能成爲眞正工業的。當時的任務就是要建立這種工廠，並用現代技術把它們裝備起來。

第三，恢復時期所有的工業，主要是輕工業。這種工業在恢復時期是已有發展且已走上大道了。但後來輕工業發展過程本身也因重工業薄弱而受到阻礙，更不用說我國其他種種只有高度發展的重工業才能滿足的需要了。當時的任務就是要着重於發展重工業。

所有這些新任務，都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政策所應解決的。

必須從新創立沙俄時代所未曾有過的許多工業部門，——必須建立新的機器製造廠、機床製造廠、汽車製造廠、化學工廠和冶金工廠，必須創立本國製造發動機和電站裝備品的生產，必須增加金屬和煤炭開採量，因爲這是爲保證蘇聯社會主義勝利而絕對必需的。

必須創立新的國防工業，——建立新的大砲製造廠、砲彈製造廠、飛機製造廠、坦克製造廠

和機關槍製造廠，因爲這是加强我們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環境中的蘇聯國防能力而絕對必需的。

必須建立拖拉機製造廠和現代農業機器製造廠，並用這種工廠底產品供給農業，使千百萬細小的個體農莊能過渡到大的集體農莊的生產，因爲這是爲保證社會主義在農村中勝利而絕對必需的。

所有這一切都是工業化政策所應做到的，因爲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底實質就在於此。當然，這樣巨大的基本建設事業非有數十萬萬資金不行。指靠外債是沒有可能的，因爲資本主義國家拒絕借給我們債款。只好不要外國幫助而專靠本國資金來從事建設。但當時我們的國家還是個不富足的國家。

這就是當時的主要困難之一。

資本主義國家創立自己的重工業，通常是靠外方資金流入，即靠刼掠殖民地，靠從戰敗國人民方面取得賠款，靠借外債來進行的。蘇維埃國家是在原則上不能靠採取如刼掠殖民地或戰敗國人民一類的齷齪辦法來吸收工業化資金的。至於借用外債的這種辦法，蘇聯却又沒有加以利用的機會，因爲資本主義國家拒絕借款給蘇聯。所以必須在本國內部找得資金。

而這樣的資金確實也就在蘇聯本國內部找到了。在蘇聯內部找到了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

不能設想的積累來源。蘇維埃國家把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從資本家地主手中奪取過來的一切工廠，一切土地，以及運輸業、銀行、對外貿易和國內商業，都一律收歸自己掌握。現在，從國家工廠中，從運輸業、商業和銀行方面所獲得的利潤，已不是用於供給資本家寄生階級耗費，而是用於繼續擴大工業了。

蘇維埃政權取消了沙皇政府所訂借的外債，過去人民單祇爲償付這種外債的利息，每年就要付出數萬萬金盧布。蘇維埃政權既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消滅，就使農民免除了每年必須向地主繳納的約及五萬萬金盧布的地租。農民因爲擺脫了這一切重担，所以能够幫助國家來創立新的强大的工業。農民是切身需要獲得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的。

所有這些收入的泉源，都掌握在蘇維埃國家手中。這些泉源能够提供幾萬萬和幾十萬萬盧布供建設重工業之用。只是必須用經濟主人的態度來處置事情，在金錢消耗方面實行極嚴格的節省，實行生產合理化，減低生產成本費，剷除無謂的消耗等等。

而蘇維埃政權也就是這樣作了的。

由於厲行節省的結果，積蓄起來供給基本建設工程的資金是逐年增加了。於是就有可能來着手建築許多巨型企業，如德涅泊爾水電站，連接土爾克斯坦和西伯利亞的鐵路，斯大林格拉拖拉

機製造廠，好幾個機床製造廠，『阿模』汽車製造廠（即現今的斯大林汽車工廠）等等。

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投入工業的資金約近十萬萬盧布，而經過三年就已有可能投入五十萬萬左右了。

工業化的事業向前進展了。

各資本主義國家認定蘇聯社會主義經濟鞏固是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生存的一種威脅，於是那裏的帝國主義政府就極力設法來對蘇聯實行新的逼迫，設法引起混亂，設法破壞或至少是阻撓蘇聯工業化事業。

一九二七年五月，盤踞英國政府中的保守黨人（『硬頭派』）向『阿爾克斯』（蘇英貿易協會）舉行了挑釁的襲擊。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英國保守黨政府宣佈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和商務關係。

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有個加入波蘭國籍的俄國白衛分子在華沙刺死了蘇聯大使沃義可夫同志。

同時，在蘇聯境內又有英國間諜和軍事破壞者向列寧格拉黨俱樂部投擲炸彈，當時受傷的約有三十人，其中有幾人受傷甚重。

一九二七年夏，在柏林、北京、上海和天津等處，差不多同時發生了襲擊蘇聯大使館和商務使館的事件。

這樣就爲蘇維埃政權造成了補充的困難。

但蘇聯並沒有屈服於他人的逼迫，而是很容易就把帝國主義者及其代辦們底挑釁伎倆擊退了。

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他反對派分子所進行的破壞工作，也使黨和蘇維埃國家受到了不少的困難。所以斯大林同志當時不爲無因地說過：爲反對蘇維埃政權而『結果便形成了一種從張伯倫起，到托洛茨基止的統一戰線』。雖然有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底決議以及反對派自己對黨表示忠順的聲明，但反對派分子並沒有放下自己的武器。並且，他們還更其加强了他們所進行的破壞的、分裂主義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夏，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結成了一個反黨聯盟，把所有一切已被擊破的反對派集團餘孽團結在這一聯盟週圍，並建立着他們那個反列寧主義的秘密黨底基礎，這樣來橫蠻地違背黨章以及幾次黨代表大會關於禁止成立派別組織的決議。黨中央委員會警告說：這個與有名的孟什維克八月聯盟同類的反黨聯盟如不解散，那結果是會對聯盟參加者不利的。但聯盟

參加者並沒有干休。

同年秋，在第十五次黨代表會議前夜，他們又在莫斯科、列寧格拉及其他幾個城市中工廠黨員大會上實行襲擊，企圖强迫黨來進行新的爭論。並且，他們還提出自己的政綱來要求黨員討論，而這個政綱不過是通常的托洛茨基孟什維主義的政綱，反列寧主義的政綱底一種抄本罷了。黨員羣衆給了反對派分子一個無情的回擊，有些地方甚至老實不客氣地把他們逐出了會場。中央再次警告聯盟參加者說，黨已不能再容忍他們所幹的破壞工作了。

反對派分子由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及索科里尼可夫等人簽名向中央提出聲明書，譴責他們自己的派別組織活動，並承諾說他們今後定會對黨忠順。然而聯盟事實上還是繼續存在着，聯盟參加者並沒有停止其秘密的反黨工作。他們繼續糾合他們那個反列寧主義的黨，建立秘密印刷所，在自己同夥中間徵收黨費，散佈自己的政綱。

因爲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採取這樣一種行動，於是第十五次黨代表會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和共產國際執委擴大會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就把托季聯盟問題提出討論，並在自己的決議中痛斥了參加這個聯盟的分子，認爲他們所提出的政綱表明他們是滾入孟什維克立場的分裂主義者。

然而，這也沒有使聯盟參加者醒悟過來。一九二七年，當英國保守黨人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和商務關係的時候，他們又來加緊對黨橫施攻擊。他們造作了一個新的反列寧主義的政綱，即所謂『八十三人底政綱』，把這個政綱散佈到黨員中去，並要求中央宣佈舉行新的全黨爭論。

在一切反對派的政綱中，這個政綱要算是最虛假最僞善的了。

在口頭上，即在政綱中，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並不反對遵守黨底決議並且主張對黨表示忠順，但在事實上，他們却極橫蠻地違背黨底決議，譏笑對黨及其中央表示任何忠順。

在口頭上，即在政綱中，他們並不反對黨內統一並表示反對分裂，但在事實上，他們却極橫蠻地破壞黨內統一，進行分裂路線，且已成立有自己特殊的反列寧主義的秘密黨，而這個黨分明是會變成爲一個反蘇維埃的，反革命的政黨的。

在口頭上，即在政綱中，他們贊成工業化政策，甚至責備中央沒有採用充分迅速的速度進行工業化，但在事實上，他們却笑罵黨關於爭取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的決定，譏笑社會主義工業化政策，要求把一批一批的工廠租讓給外國人，把自己的主要希望寄託於外國資本在蘇聯境內經營的租借企業。

在口頭上，即在政綱中，他們贊成集體農莊運動，甚至責備中央沒有採用充分迅速的速度進

行集體化，但在事實上，他們却譏笑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政策，宣傳說工人階級與農民必然會發生『無法解決的衝突』，並把自己的希望寄託於農村中的『文明租佃人』，即寄託於富農的農莊。

這是反對派所有一切虛僞政綱中最虛僞的政綱。

這個政綱是專爲打算欺騙黨而提出的。

中央拒絕了立刻宣佈舉行爭論的要求，並向反對派分子說，爭論祇能根據黨章，即祇能在黨代表大會召集前兩個月宣佈舉行。

一九二七年十月，即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前兩個月，黨中央委員會宣佈了全黨的爭論。到處都開起爭論會來了。爭論底結果對於托季聯盟原是極其悲慘的。投票贊成中央政策的有七十二萬四千個黨員。贊成托季聯盟的只有四千人，即還不滿百分之一。反黨聯盟被迎頭擊破了。黨內絕大多數都一致否決了聯盟所提出的政綱。

這就是黨所明顯表現出來的意志，而當時聯盟參加者自己正是訴諸黨底意見的。

然而這次教訓也沒有使聯盟參加者醒悟過來。他們不僅不服從黨底意志，反而決定要破壞黨底意志。還在爭論未結束以前，他們眼看自己必然會遭到可恥的破產，於是決定採取更尖銳的手

段來反對黨和蘇維埃政府。他們決定在莫斯科和列寧格拉舉行公開的抗議示威。他們選定的示威日子是十一月七日，即蘇聯勞動者照例舉行革命全民示威的十月革命紀念日。這樣，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就是立意要舉行一個平行的示威了。果然不出所料，聯盟參加者所能帶上街去的祇是他們那一羣少得可憐的臙聲虫。臙聲虫和他們的魁首是被全民示威隊伍踏壞和攆走了。

此時，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滾進反蘇維埃泥潭的事實已是不容置疑的了。在舉行全黨爭論時，他們是向黨控訴中央的，而在這裏，在他們舉行這個可憐的示威時，他們却已走上向敵人階級控訴黨和蘇維埃國家的道路了。他們既已抱定破壞布爾什維克黨的目的，也就必然要滾到破壞蘇維埃國家的道路，因爲在蘇維埃國度裏，布爾什維克黨和國家是分不開的。於是托季聯盟底魁首們便以此而置身於黨外了，因爲在布爾什維克黨隊伍中間，是不能容許有滾進了反蘇維埃泥潭的人們立足的。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兩人開除出黨了。

（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成功。農業的落後。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農業集體化的方針。托季聯盟的潰敗。政治上的兩面派手腕。

到一九二七年末，已可明白看出社會主義工業化政策獲得了有決定意義的成功。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實行的工業化，很快就有了重大的進展。工業和全部農業（包括森林業和漁業在內），就其出產總量說來，不僅達到戰前水準，且已超過這個水準了。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增到百分之四十二，達到了戰前時期的相當的水準。

工業中的社會主義部分，排擠着私人部分而迅速增長起來，從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八十一，增到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八十六，而私人部分底比重在同一時期內，却從百分之十九降到了百分之十四。

這就是說，蘇聯所實行的工業化是帶有很鮮明的社會主義性質，蘇聯工業是循着社會主義生產體系獲得勝利的道路發展，工業方面『誰戰勝誰』的問題已預決要由社會主義獲得勝利了。

私人資本在商業方面也很迅速地被排擠，私人資本在零售方面所佔的比重已從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四十二，降到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三十二，更不必說批發商業，這裏私人資本所佔的比重在同一時期內從百分之九降到了百分之五。

尤其增長得迅速的是巨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它的出產量在一九二七年間，即在恢復時期以後第一年間，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這是一種打破紀錄的增長數字，是資本主義最先進國家中的大工業也不能達到的速度。

農業，特別是穀物業方面的情形，却就不同了。雖然農業整個說來已超過戰前水準，但它的主要部門——穀物業——出產總量，却祇等於戰前水準百分之九十一，而穀物出產總量中的商品部分，即賣出供給城市需要的部分，至多也不過等於戰前水準百分之三十七，並且當時所有一切事實都說明，穀物出產總量中的商品部分有繼續低落下去的危險。

這就是說，一九一八年開始在農村中發生的那種由巨大商品經濟單位碎裂爲細小經濟單位，再由細小經濟單位碎裂爲極小經濟單位的過程，仍然繼續着，細小和極小農民經濟變成爲半自給的經濟，祇能出產最低限度的商品穀物，一九二七年時期穀物業所出產的穀物，雖然只稍微少於戰前穀物業所出產的數量，但當時穀物業所能出賣給城市的穀物，却只稍微多於戰前穀物業所能

出賣的數量三分之一。

毫無疑義的，讓穀物業所處的這種狀況繼續下去，那蘇聯的軍隊和城市居民就會陷於經常挨餓的境地。

這曾是穀物業的危機，在這種危機後面一定會有畜牧業的危機跟着發生。

爲要逃出這種狀況，必須在農業方面過渡到能運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並把穀物業商品產量提高幾倍的大規模生產。當時在國家面前擺着有兩種可能道路：或是過渡到資本主義的大生產，結果就會使農民大衆遭到破產，使工農聯盟陷於滅亡，使富農勢力加强並使社會主義在農村中遭到失敗；或是把各小農戶聯合成爲社會主義的大農莊，聯合成爲能運用拖拉機及其他現代機器來迅速提高穀物業及其商品產量的集體農莊。

當然，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祇能走後一條道路，即集體農莊農業發展道路。

黨在這方面所倚據的，是列寧認定在農業中必須從細小的農莊過渡到大規模的勞動組合的集體的農莊的如下一些指示：

（一）『靠小農經濟是擺脫不了貧困境遇的。』（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四〇頁）

（二）『如果我們仍舊依靠小農莊來生活，那怕是以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資格來生活，也是不免要

滅亡的。』（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七頁）

（三）『如果農民經濟能够更進一步發展下去，那就必須穩穩地保證更進一步的過渡，而這種更進一步的過渡就一定會要把最少利益、最落後、規模狹小、彼此分散的農莊逐漸聯合成爲規模巨大的公共農莊。』（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九九頁）

（四）『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當它在事實上向農民表明了公共的、集體的、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耕種方法底優越時，只有當它用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經濟來幫助了農民時，它才能眞正向農民證明自己正確有理，才能把數千百萬農民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堅實可靠地眞正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七九頁）〔七四〕

這就是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前夜的局勢。

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是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開幕的。出席這次大會的有八百九十八個有表決權的代表和七百七十一個有發言權的代表，一共代表八十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三個黨員和三十四萬八千九百五十七個候補黨員。

斯大林同志在他所作的中央工作總結報告中指出了工業化獲得的種種成功以及社會主義工業迅速高漲情形，同時向黨提出了如下的任務：

『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不論是在城市或農村中，都要擴大和鞏固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命脈，抱定消滅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份的方針。』

斯大林同志拿農業來和工業比較，並指出農業——特別是穀物業——因本身散漫不能採用近代技術而陷於落後的情形時，着重指出說，農業方面這種很不雅觀的狀況，可能使全部國民經濟受到威脅。

『出路何在呢？』——斯大林同志問道。

『出路，——斯大林同志回答說，——就在於用公共耕種制做基礎來把零散的小農莊聯合爲大農莊，用新的更高的技術做基礎來實行集體耕種制。出路就在於循序漸進，然而一貫到底地，不是用强迫方法，而是用表彰和說服方法，把小的和極小的農莊統一爲大的農莊，以公共的共耕制的集體的耕種制做基礎來採用農業機器和拖拉機，採用增加農業强度的科學方法。別的出路是沒有的。』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盡量開展農業集體化的決議。代表大會擬定了擴大和鞏固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網的計劃，並給了怎樣爲農業集體化而進行鬥爭的明確指示。

同時，代表大會又給了如下的指令：

『繼續對富農開展進攻，並採取種種新辦法來限制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的發展，引導農民經濟循着社會主

義的方向前進。』（聯共（布）決議案彙集，卷下，第二六〇頁）

最後，代表大會鑒於國民經濟中計劃原則已經鞏固，並爲在國民經濟各方面組織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成份進行有條不紊的總進攻起見，於是責成相當機關製定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把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結束以後，就來討論消滅托季聯盟的問題。

代表大會認定『反對派在思想上已與列寧主義決裂，蛻化成了孟什維主義的集團，走上了向國際和國內資產階級勢力投降的道路，客觀上變成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第三勢力底工具』（聯共（布）決議案彙集，卷下，第二三二頁）。

代表大會認爲黨與反對派間的意見分歧已經轉變成了綱領上的意見分歧，托洛茨基反對派已經走上了反蘇維埃鬥爭的道路。因此，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宣佈說，參加托洛茨基反對派和宣傳其觀點的行爲，是與布爾什維克黨黨員資格根本不能相容的。

代表大會批准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關於開除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兩人黨籍的決議，並決議把托季聯盟中所有一切如拉狄克、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拉科夫斯基、皮達可夫、色列普略可夫、依·斯米爾諾夫、加米涅夫、薩爾基斯、薩發羅夫、里弗施茨、麥吉凡尼、斯米爾加一類積極分子和整個『民主集中派』集團（薩普朗諾夫、佛·斯米爾諾夫、波古斯拉夫斯

基、多羅布尼斯等人）開除出黨。

托季聯盟中的參加者在思想上被擊破和在組織上被粉碎之後，便把自己在人民中間最後一點影響也喪失淨盡了。

被開除黨籍的反列寧主義分子，在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以後不久就來呈遞脫離托洛茨基主義的申明書，並請求恢復他們的黨籍。當然，那時黨還不能知道托洛茨基、拉科夫斯基、拉狄克、克列斯庭斯基、索科里尼可夫及其他等人早已是人民公敵和受外國偵探機關招收担任間諜的事實，還不能知道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皮達可夫及其他等人已經在同各資本主義國家內的蘇聯敵人建立聯繫，以便跟他們一起『合作』來反對蘇聯人民的事實。但黨已受到充分的經驗教訓，知道這些屢次在最艱難關頭反對過列寧和列寧黨的人能幹出一切齷齪的勾當。因此，黨對於這些被開除了黨籍的人所寫的申明書表示不信任。爲了着手檢查這些遞申明書者有無誠意，於是黨就提出了如下幾項要求作爲恢復黨籍的條件：

（一）公開指斥托洛茨基主義爲反布爾什維主義和反蘇維埃的思想體系；

（二）公開承認黨底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三）無條件地服從黨及其各個機關底決議；

（四）要經過一個考察期限，使黨能對這些遞申明書者實行考察，然後根據考察結果按個別原則來提出恢復每個被開除者底黨籍問題。

當時黨打算到，被開除者公開承認這些條件是在一切場合都對黨有利的，因爲這種承認會打破托季聯盟隊伍底統一，引起他們內部的瓦解，再次表明黨底正當有理和威力，並使黨能在遞申明書者有誠意時把過去的黨工作人員收回黨來，而在其沒有誠意時，則在大衆面前把他們揭破，但已不是將其看作是犯了錯誤的人，而是將其看作是一些毫無宗旨的野心家，看作是欺騙工人階級的分子和不可救藥的兩面派分子。

大多數被開除的人都接受了黨所提出的入黨條件，並在報章上公佈了相當的聲明書。黨因爲憐憫他們，不願拒絕給予他們重新成爲黨和工人階級中人的機會，於是就恢復了他們的黨員資格。

可是過後却查明出來，托季聯盟中的『積極活動家』——除了少數例外——所寫的申明書，原來是完全虛僞的兩面派的申明書。

原來，這班老爺還在呈遞申明書以前，就已不復是一個決意在人民面前堅持自己觀點的政治派別而變成了一夥毫無宗旨的野心家，甘願在大家眼前把自己的觀點踐踏無餘，甘願在大家眼前

頌揚自己所敵視的黨底觀點，決意塗上任何一種顏色，——如變色的蜥蜴一樣，——祇求把自己保存在黨裏面，保存在工人階級中間，以便有可能來危害工人階級和它的黨。

托季聯盟中的『積極活動家』，原來是些政治上的騙子，政治上的兩面派。

政治上的兩面派通常總是從欺騙開始做起，用欺騙人民，欺騙工人階級，欺騙工人階級黨的手段來幹自己的黑暗勾當。然而，決不可把政治上的兩面派看作單只是一些騙子。政治上的兩面派乃是一夥毫無宗旨的政治野心家，他們早已喪失了人民方面的信任，於是就採用欺騙的方法，採用蜥蜴變色的方法，採用拐騙的方法——隨便採用什麼方法都可以——來企圖重新博得信任，祇求爲自己保持着政治活動家的資格。政治上的兩面派乃是一夥毫無原則的政治野心家，他們甘願倚靠隨便什麼人，甚至倚靠盜匪分子，甚至倚靠社會敗類，甚至倚靠人民死敵，以便在『適當時機』來重新爬上政治舞台，來騎在人民頸上充當人民底『統治者』。

托季聯盟中的『積極活動家』，原來就是這樣一種政治上的兩面派。

(三) 對富農的進攻。布哈林李可夫反黨集團。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採取。社會主義競賽。羣衆集體農莊運動的開始。

托季聯盟爲反對我黨政策，爲反對社會主義建設，爲反對集體化而進行的煽動，以及布哈林分子所進行的煽動，說什麼集體農莊事業行不通，說不要觸動富農，因爲富農會自行『長入』社會主義，說資產階級發財致富對於社會主義沒有什麼危險，——所有這些煽動，都在國內資本主義分子中，首先是在富農中得到了强烈的回應。現在富農從報章上所登載的消息中知道他們並不是孤獨無助的人，知道有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及其他等人保護和辯護他們。當然，這種情形不能不鼓起富農反對蘇維埃政府政策的精神。果然，富農也就一天天加緊進行反抗了。大批大批的富農實行拒絕把他們積蓄得不少的剩餘糧食賣給蘇維埃國家。他們採取恐怖手段來對付集體農民，來對付農村中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放火焚燒集體農莊和國家穀倉。

黨很懂得，當富農反抗尚未被擊破，富農尚未在農民眼前被公開擊潰時，工人階級和紅軍是

會苦於糧食不足，而農民的集體農莊運動是不能普遍發展的。

黨遵照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底指令，轉而對富農實行堅決的進攻。黨在進攻中所實現的口號是：穩穩倚靠着貧農，鞏固與中農的聯盟，堅決反對富農。爲了回答富農拒絕按固定價格把剩餘糧食賣給國家的行動，黨和政府實行了許多反對富農的非常手段，採用了刑律第一百零七條所定關於在富農和投機者拒絕按固定價格出賣剩餘糧食給國家時，得根據法庭判決沒收其所有剩餘糧食的辦法，同時又給予了貧農許多優待，使其能從所沒收的富農糧食中領得百分之二十五來供自己享用。

非常手段發生了應有的效力：貧農和中農加入了堅決反對富農的鬥爭，富農被孤立了，富農和投機者底反抗被打破了。到一九二八年年底，蘇維埃國家已擁有充分的後備糧食，而集體農莊運動已是取着更有把握的步調向前邁進了。

同年間，在頓涅茨礦區沙赫特區內破獲了一個大規模的資產階級專門家暗害組織。沙赫特暗害分子是同從前俄國和外國資本企業主，以及外國軍事偵探機關有密切聯系的。他們所抱定的目的是要破壞社會主義工業底增長，而促進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暗害分子用不正確的方法進行採礦工作，以便減少煤炭產量。他們實行損壞機器和通風機，設法使礦井崩陷，爆炸和放火焚燒礦

井、工廠和電站。暗害分子故意阻撓工人物質狀況底改善，違抗蘇維埃勞動保護法。

暗害分子被交付法庭究辦了。他們從法庭方面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黨中央委員會責成各級黨組織從沙赫特事件中取得教訓。斯大林同志指示說：布爾什維克的經濟工作人員自己應精通生產技術，使舊的資產階級專門家中的暗害分子今後不能欺騙他們；必須加速從工人階級隊伍中造就新的技術幹部。

根據中央底決議，改善了高等技術學校裏造就青年專門家的工作。被動員去學習的有數千個黨員、青年團員以及忠實於工人階級事業的非黨分子。

當黨尚未轉而對富農實行進攻，而還在設法消滅托季聯盟的時候，布李集團底舉動還較爲沉靜，還留作爲反黨勢力底後備，還不敢公開援助托洛茨基分子，有時甚至還和黨一起反對過托洛茨基分子。自從黨轉而對富農實行進攻，而採取反對富農的非常手段時起，布李集團便拋棄了假面具，公開來反對黨底政策。布李集團底富農本性已經隱諱不住，於是其中各參加者就來公開袒護富農。他們要求取消非常手段，恐嚇傻子，說否則農業就會開始『退化』(下降、衰落、崩壞)，且說退化已經開始。他們沒有覺察到更高農業形式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增長，而只看見富農經濟的衰落，竟將富農經濟底退化說成爲農業底退化。爲了在理論上把自己的立場鞏固起來，

他們便造作了一種可笑的『階級鬥爭熄滅論』，並根據這個理論來斷定，說社會主義在其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中獲得的成功愈多，階級鬥爭也就會愈緩和；說階級鬥爭很快就會完全熄滅下去，階級敵人將會不經過抵抗而讓出自己的一切陣地；說因此根本就用不着實行進攻富農。這樣，他們便把他們的認爲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陳腐資產階級理論恢復起來，而踐踏着列寧主義底著名原理，這個原理認爲階級敵人愈益失去立足基地，社會主義愈益獲得成功，則階級敵人底反抗也就會愈益加緊；認爲階級鬥爭只是在階級敵人已被消滅後才會『熄滅』。

很明顯的，布李集團是個右派機會主義的反黨集團，宅與托季聯盟只有形式上的區別，就是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曾有過某些可能來用所謂『不斷革命』的，叫喊革命的，左的詞句掩蓋自己的投降主義實質，而布李集團却因是在黨轉而對富農實行進攻時出來反對黨的關係，已沒有可能掩蓋自己的投降主義面目，便不得不公開地　毫無粉飾地，不戴假面具地保護我國反動勢力，首先是保護富農。

黨很懂得，布李集團遲早是會與托季聯盟餘孽携手來共同進行反黨鬥爭的。

布李集團不但進行了政治的發動，而且還進行了收集其同夥的組織『工作』。宅經由布哈林去實行糾合斯列普可夫、馬列茨基、愛恆瓦里特和哥里登伯爾格等一類的資產階級青年，經由托

姆斯基去實行糾合官僚化的職工會上層分子（麥里尼昌斯基、多加多夫等人），經由李可夫去實行糾合腐化的蘇維埃機關上層分子（阿·斯米爾諾夫、愛斯蒙特、佛·史米特等人）。凡是政治上腐化而並不掩蔽其投降主義情緒的人，都樂意加入了這個集團。

當時布李集團得到了莫斯科黨組織裏上層分子（烏格蘭諾夫、科托夫、烏漢諾夫、柳亭、雅果達、坡朗斯基等人）方面的援助。一部分右派分子仍舊掩藏起來，沒有公開發表反對黨路線的言論。有些右派分子在莫斯科黨刊和黨員大會上從事鼓吹，說必須向富農讓步，說向富農徵稅是不適當的，說工業化是對人民繁重不堪的負担，說建設重工業是一件爲時過早的事情。烏格蘭諾夫反對建築德涅泊爾水電站，要求把資金由重工業移到輕工業中去。烏格蘭諾夫及其他右派投降主義者信口開河，說莫斯科會是而且將來還會是出產花布的莫斯科，說不應在莫斯科建築機器製造廠。

莫斯科黨組織把烏格蘭諾夫及其同夥揭破了，給了他們一個最後的警告，並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委員會週圍。斯大林同志一九二八年在聯共（布）莫斯科省委全會上說到必須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時，認爲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斯大林同志說，右派是富農在黨內的代辦。

『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結果就會放縱資本主義勢力，破壞無產階級底革命陣地，提高資本主

義在我國恢復起來的機會。』——斯大林同志當時說道（列寧主義問題，第二三四頁）〔七五〕

一九二九年初查明出來，布哈林代表右派投降主義者集團而由加米涅夫串通去同托洛茨基分子實行勾結，並規劃出同他們一起進行反黨鬥爭的協定。中央揭破了右派投降主義者所幹的這種犯罪勾當，並警告他們說，這樣幹下去，結果會使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及其他等人大吃其虧的。但右派投降主義者不肯干休。他們在中央會議上提出了新的反黨政綱，但中央又申斥了他們的這個聲明。中央重新警告他們，叫他們不要忘記托季聯盟所遭到的結局。雖然如此，但布哈林集團還是繼續進行其反黨的活動。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向中央提出辭職聲明書，想藉此來恐嚇黨。中央斥責了這種怠工主義的辭職政策。最後，一九二九年中央十一月全會通過決議，認爲宣傳右派機會主義者觀點的行爲與黨員資格不能相容，主張把右派投降主義者底急先鋒和領導者布哈林開除出中央政治局，並對李可夫、托姆斯基及其他右傾反對派參加者下了一個嚴重的警告。

右傾投降派魁首們見勢不佳，便呈遞聲明書，表示承認自己錯誤而承認黨底政治路線正確。

右傾投降派決定暫時實行退却，以便保存自己的幹部免遭粉碎。

黨與右傾投降派鬥爭的第一階段，就是這樣結束的。

黨內發生的意見分歧，不能不引起蘇聯外部敵人注意。他們以爲我黨內部的『新紛爭』是我

黨力量削弱的表現，於是就來重新企圖把蘇聯捲入戰爭，以便破壞我們尚未鞏固的國家工業化事業。一九二九年夏，帝國主義者挑起中蘇衝突事件，唆使中國軍閥强佔中東路（中東路是屬於蘇聯的），指使中國白軍侵犯我國遠東邊界。但中國軍閥所舉行的襲擊在很短期間就被消滅下去，被紅軍擊敗的軍閥們只好退却，於是這次衝突就由我國同滿洲當局訂立和平協定而結束。

蘇聯底和平政策不顧一切，不顧外敵底陰謀和黨內的『紛爭』，而再次地凱旋了。

不久後，原被英國保守黨人打斷的蘇英兩國外交關係和商務關係恢復了。

黨一面順利擊退內外敵人舉行的攻擊，同時又努力進行了開展重工業建設，組織社會主義競賽，建設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準備好採取和實現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所必需種種條件的巨大工作。

一九二九年四月，召集了第十六次黨代表會議。這次代表會議所討論的主要問題，就是第一個五年計劃。代表會議排斥了右傾投降派所擁護的『最低式的』五年計劃，而採取了『最高式的』五年計劃，作爲絕對必須執行的計劃。

這樣，黨就採取了有名的社會主義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

按五年計劃規定，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年間投入國民經濟的基本建設費等於六百四十六萬萬

盧布。其中投入工業和電氣化方面的計有一百九十五萬萬盧布，投入運輸業的計有一百萬萬盧布，投入農業的計有二百三十二萬萬盧布。

這是用現代技術裝備蘇聯工農業的偉大計劃。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斯大林同志指出，——就是要在我國創立一種不僅能把全部工業，而且能把運輸業和農業都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改組過來的重工業。』（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四八五頁）〔七六〕

這個計劃雖然非常宏偉，但它對於布爾什維克並不是什麼出乎意料和足以衝暈頭腦的事情。它是由工業化和集體化事業的全部發展進程所準備好了的。它是由先前已普及於工農羣衆而表現於社會主義競賽的那種勞動高潮所準備好了的。

第十六次黨代表會議通過了爲開展社會主義競賽告全體勞動羣衆的宣言。社會主義競賽表現了努力勞動和新勞動態度的燦爛模範。工人和集體農民在許多企業、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中提出他們的迎展計劃。他們表現出英勇工作的模範。他們不僅執行而且超過執行了黨和政府所擬定的社會主義建設計劃。人們對於勞動的觀點改變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是一種强迫性的和苦役式的義務，而現在勞動却變成了『光榮的事業，榮耀的事業，豪邁和

英勇的事業』（斯大林語）。

在全國各地進行着新的巨大的工業建設。德涅泊爾水電站建築工程開展起來了。在嗄巴斯一帶開始了克拉馬托爾工廠和哥爾洛夫卡工廠的建築工程，進行着魯干斯克火車頭製造廠的改造工程。新的礦井和新的熔鐵爐日益增多。在烏拉爾一帶建築着烏拉爾機器製造廠，柏列茲尼克和索力康姆斯克兩處化學聯合製造廠。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煉廠建築工程開始了。在莫斯科和高爾基城開展着巨型汽車製造廠建築工程。在許多地方建築着巨型拖拉機製造廠和庫拜因機製造廠，在頓河岸羅斯托夫城建築着巨型農業機器製造廠。蘇聯第二個產煤基地庫茲涅茨礦區擴大了。一個極大的拖拉機製造廠，在十一個月以內就在草原地帶的斯大林格拉成長起來。在建築德涅泊爾水電站和斯大林格拉拖拉機製造廠的時候，工人們打破了全世界的勞動生產率紀錄。

歷史上還沒有過這樣大規模的新工業建設，這樣高度的新建設熱忱，這樣英勇的數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勞動精神。

這是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競賽基礎上展開的眞正的勞動高潮。

農民這次也不落後於工人。農村中也開始了農民羣衆努力建設集體農莊的勞動高潮。農民羣衆已確定地轉向集體農莊方面來了。具備有大量拖拉機及其他各種機器的蘇維埃農莊和農業機

器站，在這裏起了巨大的作用。一羣羣的農民來到蘇維埃農莊和農業機器站考察拖拉機及其他農業機器的工作情形，表示出自己的歡欣，馬上便通過決議『加入集體農莊』。農民向來都是分散成許多細小和極小個體農戶，沒有稍許完備的工具和曳引力，沒有耕種廣大荒地的可能，沒有改善經濟的前途，備受貧困拘束，零丁孤苦而無所依靠，現在他們却終於找到了出路，找到了走向優美生活的道路，這條道路就在於把細小農莊聯合成爲集體農莊，就在於能夠耕耘一切『硬土』和一切荒地的拖拉機，就在於從國家方面獲得機器、金錢、人材和意見的幫助，就在於有可能免除富農盤剝，因爲蘇維埃政府不久前已把富農擊破和打得永遠不能翻身，而使數千百萬農民羣衆感到無限歡欣。

在這個基礎上就有羣衆的集體農莊運動開始發生而接着又廣泛擴展起來，到一九二九年末已特別加强，使得集體農莊的增長具有了甚至連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也未曾有過的速度。

集體農莊播種面積在一九二八年是一百三十九萬海克脫，在一九二九年是四百二十六萬二千海克脫，而在一九三〇年間，集體農莊却已能預計耕種一千五百萬海克脫的土地了。

『老實說，——斯大林同志在他所著大轉變的一年一文中（一九二九年）講到集體農莊增長速度時說道，——這樣飛快發展的速度，甚至我們的社會主義大工業也未曾有過，而一般說來，我們的社會主義大工

業是發展得很迅速的。』

這是集體農莊運動發展中的轉變。

這是羣衆集體農莊運動底開始。

『目前集體農莊運動中的新現象究竟是什麼呢？』——斯大林同志在其所著大轉變的一年一文中問道。

他接着便回答說：

『目前集體農莊運動中有決定意義的新現象，就是現時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已不像從前那樣只是幾人一隊，而是整村、整鄉、整區以至於整州一同加入的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中農加入集體農莊了。這就是農業發展中根本轉變的基礎，而這一根本轉變，就是蘇維埃政權……最重要的成績。』

這就是說，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任務已在成熟，或者說已經成熟了。

簡短的結論

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間爲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而鬥爭的時期中，黨克服了國內和國際方面的巨大困難。由於黨和工人階級底努力，遂使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政策獲得了勝利。

工業化方面的一個極困難的任務，即積蓄重工業建設基金的任務，大體上已經解決。於是就

奠定了能把全部國民經濟改造過來的重工業底基礎。

當時採取了社會主義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展了新工廠、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的偉大建設。

這樣循着社會主義道路向前發展的進程，引起了國內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和黨內鬥爭的尖銳化。這一鬥爭最重要的總結，就是把富農底反抗鎮壓下去，把托季投降派的聯盟揭破而暴露宅是個反蘇維埃的聯盟，把右傾投降派揭破而暴露他們是富農的代辦，把托洛茨基分子從黨內驅逐出去，認定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機會主義者底觀點根本與聯共（布）黨籍不能相容。

托洛茨基分子既已在思想上被布爾什維克黨擊破，既已喪失他們在工人階級中的任何根基，就已不復是一個政治派別，而變成了一夥毫無原則專求利祿的政治騙子，變成了一夥政治上的兩面派分子。

黨既已奠定重工業底基礎，就動員工人階級和農民去執行蘇聯社會主義改造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各地開展着千百萬勞動羣衆的社會主義競賽，生長着雄强的勞動高潮，造就出新的勞動紀律。

大轉變的一年就是這一時期的結束，這個轉變是意味着社會主義在工業中獲得了極大的成

功，農業方面達到了第一批重大的成功，中農已轉向於集體農莊，羣衆的集體農莊運動已經開始了。

第十一章　布爾什維克黨爲實現農業集體化而鬥爭

（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四年時期）

（一）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間的國際環境。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經濟危機。日本强佔東三省。德國法西斯蒂上台執政。兩個戰爭策源地。

蘇聯在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方面獲得了重大的成功，並很迅速地發展着工業，而資本主義國家却於一九二九年末爆發了破壞力量空前巨大的世界經濟危機，並在以後三年中間加深起來。工業危機既與農業危機錯綜結合，於是就使各資本主義國家底狀況更加惡化。

在經濟危機的三年間（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蘇聯工業增長了一倍以上，在一九三三年與一九二九年水準相較等於百分之二百零一，而美國工業在一九三三年年底却降到一九二九年水準百分之六十五，英國工業降到百分之八十六，德國工業降到百分之六十六，法國工業降到百

分之七十七。

這種情形再次顯示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越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種情形表明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上唯一不沾受經濟危機的國家。

由於世界經濟危機的結果，有二千四百萬失業工人陷於飢餓貧困受苦的境地。數千萬農民感受到農業危機的痛苦。

世界經濟危機使帝國主義列强間，戰勝國與戰敗國間，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以及依賴國間，工人與資本家間，農民與地主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化。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中央工作總結報告中指出：資產階級將從兩方面尋找逃出經濟危機的出路——一方面是藉建立法西斯專政，即建立資本主義最反動、最激烈沙文主義，最激烈帝國主義分子底專政來鎮壓工人階級，另方面是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及勢力範圍的戰爭來刼掠防衛能力薄弱的國家。

結果正是如此。

一九三二年，從日本方面加强了戰爭威脅。日本帝國主義者眼看歐洲列强和美國因經濟危機發生而完全忙於內部事務，於是決定乘機來逼迫防衛能力薄弱的中國，企圖把它征服，而成爲那

裏的主宰。日本帝國主義者並沒有向中國宣戰，却狡詐地利用他們親自造成的『地方事件』，像行竊似地把自己的軍隊開進滿洲，日本軍隊把滿洲全部佔領，以便準備方便陣地去侵佔中國北部和進犯蘇聯。日本爲了便於自由行動而退出了國際聯盟，並更其加緊擴充軍備。

這種情形就推動美英法三國去加强宅們在遠東方面的海上軍備。日本分明力圖把中國征服，並從這裏把歐美帝國主義列强攆出去。於是歐美帝國主義列强就以加强軍備來實行對付。但日本同時又還力圖侵佔蘇聯遠東地區。蘇聯當然不能把這種危險置之不顧，於是就來加緊鞏固遠東邊疆一帶的國防能力。

這樣，由於有日本法西斯化的帝國主義者作祟，就在遠東方面形成了第一個戰爭策源地。經濟危機不僅使資本主義矛盾在遠東方面尖銳化。宅並且使這種矛盾在歐洲也尖銳化了。延續的工農業危機，大批工人失業以及貧苦階級生活更加痛苦不堪的事實，使工農不滿情緒日益加强。不滿情緒已轉變成工人階級底革命義憤。不滿情緒特別在德國這一因受戰爭破壞，因付賠款給英法戰勝國以及遭遇經濟危機而弄得經濟上疲竭不堪的國家裏加强起來，因爲這裏工人階級遭受着本國和英法資產階級雙重的壓迫。德國共產黨在法西斯蒂上台前最後一次國會選舉中獲得六百萬選票，便是最能說明這點的例證。德國資產階級看到，德國當時所保存着的資產階級民主自

由權利可能使宅吃到大虧，工人階級可能利用這種自由權利來開展革命運動。因此宅便認定，爲了要在德國保持資產階級政權，唯一的手段就是取消資產階級民主權利，把國會化爲烏有，而建立一個能把工人階級鎮壓下去，並能在懷有復仇思想的小資產階級羣衆中找到基礎的恐怖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專政。於是宅就叫專爲欺騙人民而自稱爲民族社會主義黨的法西斯黨來上台執政，因爲宅很清楚地知道：第一，法西斯黨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中最反動最仇視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第二，法西斯黨是個復仇主義色彩最濃厚的黨，巧於引誘千百萬懷有民族主義觀念的小資產階級羣衆。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首領在這方面幫了法西斯黨不少的忙，因爲他們用自己的妥協政策替法西斯主義掃清了道路。

這就是使德國法西斯蒂能在一九三三年取得政權的一些條件。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中央工作總結報告中分析到德國事變時說道：

『不僅要把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勝利看作是工人階級力量軟弱的表現，看作是替法西斯主義當清道夫的社會民主黨叛變工人階級的結果。同時還須把宅看作是資產階級力量軟弱的表現，因爲資產階級已不能用國會制的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舊方式來實行統治，所以不得不在對內政策上採用恐怖的管理方法……。』（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五四五頁）〔七七〕

德國法西斯蒂用火燒國會，殘酷鎮壓工人階級，消滅工人階級組織，消滅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權利的行動來開始實現其對內的政策。他們用退出國際聯盟和公開準備爲强迫修改歐洲各國疆界以利於德國的戰爭的行動來開始實現其對外的政策。

這樣，因有德國法西斯蒂作祟，就在歐洲中部形成了第二個戰爭策源地。蘇聯當然不能把這樣嚴重的事實置之不顧，於是宅就來炯然注視着西歐事變底進程，並鞏固其在西方邊境的國防能力。

（二）從限制富農分子的政策進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爲反對歪曲黨在集體農莊運動中政策的行爲而鬥爭。對資本主義成份舉行的全面進攻。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間開展的農民大批加入集體農莊的運動，是黨和政府過去全部工作底結果。由於社會主義工業已經發展到能够大宗出產供給農業的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由於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糧食採辦運動時進行過反對富農的堅決鬥爭，由於有逐漸教導農民加入集體經

濟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增長，以及由於有第一批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的優良經驗，結果就準備好了過渡到全盤集體化，整鄉、整區、整府農民一同加入集體農莊的基礎。

過渡到全盤集體化的經過並不是表現於基本農民羣衆簡單而和平加入集體農莊，而是表現於農民羣衆同富農進行鬥爭。實行全盤集體化就是要把全村所有一切土地轉交集體農莊，但當時有很大一部分土地還操在富農手中，因此農民便把富農從土地上趕走，把富農所有的財產實行沒收，把富農所有的耕畜和機器奪取過來，並要求蘇維埃政權逮捕和驅逐富農。

所以，全盤集體化就是消滅富農。

這就是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當時蘇聯已經有充分的物質基礎來剷除富農，擊破富農反抗，消滅富農這一階級，並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生產來代替他們的生產。

一九二七年間，富農還出產過六萬萬餘普特的糧食，其中當作商品糧食交出的約有一萬三千萬普特。當時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所能交出的商品糧食還不過三千五百萬普特。一九二九年間，由於布爾什維克黨採取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堅決方針，由於供給農業拖拉機和其他農用機器的社會主義工業獲得了成功，遂使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長成爲極重大的力量。在這一

年間，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出產了不下四萬萬普特的糧食，其中當作商品糧食交出的已超過一萬三千萬普特，即超過富農在一九二七年間所交出的數量。而在一九三〇年間，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所應該交出而且確實交出了的商品糧食已達四萬萬餘普特，即已比富農在一九二七年間所交出的數量多得不可比較了。

這樣，由於全國經濟方面階級力量對比的變更，由於已具有必需的物質基礎來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生產代替富農的糧食生產，於是布爾什維克黨就能從限制富農的政策過渡到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新政策。

蘇維埃政權在一九二九年以前所實行的是限制富農的政策。蘇維埃政權曾向富農抽收高度賦稅，曾要求他們按照固定價格出賣糧食給國家，曾以頒佈租地法來相當限制過富農土地使用權，曾以頒佈個體農戶僱傭勞動採用法來限制過富農經濟底範圍。但當時蘇維埃政權還沒有實行過消滅富農的政策，因爲租地法和勞動僱傭法既容許富農存在，而禁止沒收富農財產的命令又對此給予過相當的保障。這樣的政策結果是使富農分子的增長受到阻礙，使那些經不住這種限制的個別富農階層受到排擠和陷於破產。但這一政策並沒有把富農階級底經濟基礎推翻，並沒有把富農階級消滅。這是限制富農的政策，而不是消滅富農的政策。這政策在一定時期，即在集體農莊和蘇

維埃農莊力量尙嫌薄弱而不能用自己的糧食生產代替富農生產的時期，原是必要的。

在一九二九年年底的時候，因爲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已有充分的增長，於是蘇維埃政權就放棄這個政策而實行了一個急劇的轉變。此時宅已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過渡到剷除富農階級的政策。宅廢除了租地法和勞動僱傭法，於是就使富農失去了土地和僱工。宅取消了禁止沒收富農財產的命令。宅允許農民把富農所有的耕畜、機器及其他農具沒收轉交給集體農莊。富農財產被剝奪了。富農財產被剝奪，實與一九一八年資本家在工業方面被剝奪的情形相同，唯一的區別只在於此時從富農那裏沒收過來的生產資料不是轉歸國家，而是轉歸聯合在一起的農民，即轉歸集體農莊。

這是一個極深刻的革命，是從社會底舊質態轉變到新質態的突變，照其結果來說，宅是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義的。

這個革命底特殊處，就在於宅是由上面，由國家政權來提倡，並由反對富農盤剝，爭取自由集體農莊生活的千百萬農民羣衆從下面直接贊助實現的。

這個革命一舉而解決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三個根本問題：

（一）宅把我國人數最多的剝削者階級，即資本主義復辟支柱的富農階級消滅了。

（二）宅使我國人數最多的勞動者階級，即農民階級，離開了產生着資本主義成份的個體經濟的道路而轉上了公共集體社會主義經濟的道路。

（三）宅在農業這一最廣大和切身必需，而又最落後的國民經濟部門中，給蘇維埃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礎。

這樣就把國內所有的資本主義復辟危險底最後根源消滅下去，而創造了建成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所必需的新的有決定意義的條件。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九年論證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並指明農民全盤集體化羣衆運動底結果時，寫道：

『各國資本家妄想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最後一點希望，即「神聖的私有原則」，已在崩潰而化爲灰燼了。他們所認爲是資本主義滋養料的農民，已紛紛拋棄那所讚美的「私有制度」旗幟，而走上了集體制度的軌道，走上了社會主義的軌道。妄想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後一點希望，已在崩潰下去。』（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二九六頁）〔七八〕

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是在聯共（布）中央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通過的論集體化速度與國家幫助集體農莊建設的辦法這一有歷史意義的決議中明文規定了的。這一決議充分估計到蘇聯各個

區域條件不同的情形，充分估計到蘇聯各個省區對集體化準備程度不一的情形。

當時規定了各種不同的集體化速度。聯共（布）中央根據集體化速度的標準把蘇聯各省區分成了三類。

歸入第一類的是對集體化最有準備，拖拉機數量較多，蘇維埃農莊數量較多，並且在過去幾次採辦糧食運動時同富農作鬥爭的經驗較多的那些主要穀物產區，即北高加索（庫班區、頓河區、特勒克區）、窩爾加河中游區、窩爾加河下游區。對於這一類的穀物區，中央提議要在一九三一年春季把集體化工作大體完成。

第二類所包括的穀物區，即烏克蘭、中央黑土省、西伯利亞、烏拉爾、卡查赫斯坦等穀物區，可能在一九三二年春季把集體化工作大體完成。

其餘各省，邊區及共和國（莫斯科省、南高加索、中亞細亞各共和國等等），可能把集體化工作完成時間延到第一個五年計劃終結時期，即延長到一九三三年。

黨中央認爲由於集體化速度日益增長的關係，必須加速建築出產拖拉機、康拜因機以及由拖拉機曳引農具等等的工廠。同時，中央認爲必須『堅決反對在集體農莊運動現階段上輕視馬匹曳引力作用的偏向，因爲這種偏向會引起浪費馬匹和出賣馬匹的現象』。

同時中央又決定把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度發給集體農莊的貸款增加一倍（增至五萬萬盧布）。

同時還決定由國家出資給集體農莊進行土地整理。

在這個決議中給了一個極重要的指示，即認爲集體農莊運動在目前階段上的主要形式是只把基本生產資料實行集體化的農業勞動組合。

中央極嚴厲地預告各級黨組織，必須『反對任何自上「號令」集體農莊運動，因爲這種辦法可能造成用集體化的兒戲來代替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眞正社會主義競賽運動的危險』（聯共（布）決議案彙集，卷下，第六六二頁）。

中央通過這一決議，便把究應如何實現黨在農村中新政策的問題闡明清楚了。

在實行消滅富農和進行全盤集體化這一政策的基礎上，集體農莊運動大規模開展起來。整村整區農民一同加入集體農莊，從道路上掃除富農，擺脫富農盤剝。

可是，在集體化運動方面獲得這樣巨大成功的時候，而在黨工作人員實際工作中却很快就暴露出一些缺點，其表現就是歪曲了黨對於集體農莊建設事業的政策。有許多黨工作人員不顧中央已經預告大家不要過份競求集體化底成功，却竟不問地方和時間條件怎樣，不問農民加入集體農

莊的準備程度如何，而用人工方法勉强加速集體化。

當時暴露出違背集體農莊運動自願原則的事實。在好幾個區域裏，人們竟用對農民採取『剝奪財產』，褫奪選舉權等等要挾手段强迫他們加入集體農莊的辦法來代替了自願原則。

在好幾個區域裏，人們竟用官僚主義的號令手段浮報集體農莊數目的辦法，用勉强誇大集體化百分數的辦法來代替了集體化方面的準備工作，來代替了耐心解釋黨在集體化方面政策基礎的工作。

在好幾個地方，人們不顧中央認定集體農莊運動基本環節是只把基本生產資料實行公有的農業勞動組合這種指示，公然魯莽從事地跳過勞動組合而逕直組織農業公社，把住房、自用奶牛、小牲畜及家禽等等實行公共化。

有幾個省區裏的領導工作人員因迷戀於集體化方面的初步成功，公然違背了中央關於集體化速度和期限的直接指令。莫斯科省爲了競求浮報的數目字，竟責成該省工作人員必須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完成集體化，雖然他們至少還擁有三年的時間（到一九三二年年底止）。在南高加索和中亞細亞一帶，人們更把這一指示違背得粗暴已極。

富農及其應聲蟲就利用這種過火行動來實行挑撥，主張組織公社來代替農業勞動組合，立刻

把住房、小牲畜和家禽實行公共化。同時，富農又煽動農民在加入集體農莊前將牲畜宰殺，誘惑農民，硬說牲畜到集體農莊內『橫豎是會被人拿去的』。階級敵人是指望地方組織在集體化運動中所犯的過火行動和錯誤將會激怒農民，將會激起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

由於黨組織所犯的錯誤以及階級敵人直接挑撥搗亂的結果，所以在一九三〇年二月下半月，雖然集體化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已獲得顯然的成功，但在某些區域內却暴露出農民嚴重不滿底危險徵兆。在個別地方，富農及其走狗甚至還煽起過一部分農民來進行直接反蘇維埃的發動。

黨中央接到關於有人歪曲黨路線而勢必使集體化事業受到破壞的警號以後，立刻就來實行設法糾正，使黨的幹部轉上立刻改正錯誤的道路。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根據中央決議而公佈了斯大林同志所寫的勝利衝昏頭腦一文。在這篇論文裏警告了所有迷戀於集體化成功而陷入嚴重錯誤並離開黨路線的人，警告了一切企圖用行政强迫手段把農民轉入集體農莊道路的人。在這篇論文中强調了集體農莊建設底自願原則，並指出，在規定集體化速度和方法時，必須估計到蘇聯各區的特殊條件。斯大林同志提醒說，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環節是農業勞動組合，這種勞動組合只把基本的生產資料，主要是穀物業底基本生產資料化爲公有，而並不把屋旁園地、住宅、某一部分乳畜、小牲畜和家禽等等化爲公有。

斯大林同志底論文發生了極大的政治作用。這篇論文幫助黨組織改正了自己的錯誤，給了蘇維埃政權敵人一個極有力的打擊，這些敵人是指望他們能利用這種過火行爲來煽動農民起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廣大農民羣衆已確信布爾什維克黨路線與某些地方工作人員魯莽從事的『左的』過火行動毫不相干。這篇論文使農民羣衆安心下去了。

爲了把斯大林同志底論文所開始的改正過火行動和糾正錯誤的事情貫澈到底，於是聯共(布)中央就決定再把這些錯誤打擊一下，而於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公佈了反對歪曲我黨集體農莊運動路線的決議。

在這個決議中，詳細分析了因離開我黨列斯路線，因直接違反我黨指令而作出的種種錯誤。中央指出：『左的』過火行爲乃是直接幫助階級敵人的一種舉動。

中央提議：『把那些不善於或不願意堅決反對歪曲黨路線的工作者撤職，而用其他的工作者代替之』（聯共(布)決議案彙集，卷下，第六六三頁）。

中央把幾個犯了政治錯誤而又不善於改正錯誤的省黨組織和邊區黨組織（莫斯科省、南高加索）底領導成份革新了。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公佈了斯大林同志所寫的給集體農莊工作同志們的答覆一文。這篇論

文上指出，在農民問題上所犯的種種錯誤底根源以及在集體農莊運動中所犯的主要錯誤是：不正確地對待了中農；在建設集體農莊時違背了列寧所規定的自願原則；違背了列寧認定必須估計到蘇聯各區特殊條件的原則；公然跳過勞動組合而逕直成立公社。

由於實行這一切辦法的結果，於是黨就把許多區域內的地方工作人員所犯的過火行爲克服了。

只是因爲中央具有極堅決的精神和逆流而進的本領，才把黨內頗大一部分因迷戀勝利而離開黨路線往下飛奔的幹部及時引上了正軌。

黨把歪曲黨在集體農莊運動中的路線的行爲克服了。

結果就把集體農莊運動底成功鞏固了。

結果就爲集體農莊運動更進一步的雄强發展造成了基礎。

在黨進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以前，以反對資本主義成份和消滅資本主義成份爲目的的嚴重進攻，主要是在城市方面，在工業方面進行的。當時農業，農村，在這方面還落後於工業，還落後於城市。因此，當時的進攻還是一種片面性的進攻，不是全面進攻，不是總進攻。現在農村底落後性已開始成爲過去，農民爲消滅富農而進行的鬥爭已表現得十分明顯，黨已進到了消滅富農

的政策，所以反資本主義成份的進攻就成了總的進攻，片面的進攻就轉變成了全面的進攻。到召集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時，對資本主義成份實行的總進攻，已經全面開展起來了。

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是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六日開幕的。出席這次大會的有一千二百六十八個有表決權的代表和八百九十一個有發言權的代表，總共代表着一百二十六萬零八百七十四個黨員和七十一萬一千六百零九個候補黨員。

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是作爲『社會主義全面開展進攻，消滅富農階級，實現全盤集體化的代表大會』（斯大林語）載入我黨史冊的。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所作的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中，指出了布爾什維克黨在開展社會主義進攻時所達到的重大成功。

在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方面，已使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出產總量中的比重超過了農業比重。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經濟年度，工業部分至少已等於全部國民經濟出產總量百分之五十三，而農業部分則約佔百分之四十七。

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時，即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全部工業出產總量還只等於戰前水準百分之一百〇二點五，而到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時，即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度，却已約佔戰

前水準百分之一百八十。

重工業，即製造生產資料的部門，機器製造業，更加鞏固了。

斯大林同志在全體代表熱烈贊同聲下說道：

『……我們現時已處在變農業國爲工業國的前夜了。』

然而，——斯大林同志解釋說，——不可把工業發展的高速度和工業發展的水準混爲一談。雖然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發展得空前迅速，但我國工業發展的水準却還遠遠落後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例如，電力出產方面的情形就是如此，雖然蘇聯在電氣方面已達到了重大的成功。五金生產方面的情形也是如此。蘇聯生鐵出產額，按計劃規定，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度末應等於五百五十萬噸，而德國一九二九年生鐵鎔鑄量却等於一千三百四十萬噸，法國等於一千零四十五萬噸。爲着在最短期間消滅我國技術上經濟上落後的情形，必須繼續提高我國工業發展速度，必須和企圖降低社會主義工業發展速度的機會主義者作最堅決的鬥爭。

斯大林同志指出：

『……那些瞎說必須減低我國工業發展速度的人們，乃是社會主義底敵人，乃是我們的階級敵人底走狗。』（列寧主義問題，第三六九頁）

當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年度計劃已經順利完成和超過完成時，羣衆中產生了『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口號。在許多先進工業部門（即石油業、泥炭業、普通機器製造業、農業機器製造業、電工器材製造業），計劃執行得非常順利，甚至可在兩年半或三年內把這些部門中的五年計劃完成。這樣就證實了『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口號完全可能實現，並揭破了懷疑其有實現可能的那些缺乏信心者底機會主義立場。

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委託黨中央『保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今後也有戰鬥性的布爾什維克的速度，達到五年計劃眞正四年完成』的目的。

到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時，在蘇聯農業發展方面已達到了極重大的轉變。廣大農民羣衆已轉到社會主義方面來了。到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在各出產省中基本穀物區裏，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戶已佔農戶總數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在一九二八年春季，還只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集體農莊底播種面積已等於三千六百萬海克脫。

這樣，中央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決議中所規定的增高的綱領（三千萬海克脫），竟是超過完成了。五年的集體農莊建設大綱，在兩年以內就超過完成到一倍半了。

集體農莊底商品產量在三年以內增加了四十多倍。在一九三〇年的時候，國家從集體農莊方

面——除開蘇維埃農莊不算——取得的商品穀物，已超過全國穀物商品出產總量二分之一。

這就是說，今後決定農業命運的已不是個體農莊，而是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了。

如果說在農民大批加入集體農莊以前，蘇維埃政權主要是倚靠於社會主義的工業，那末今後宅却同時還倚靠於迅速發展的社會主義部分的農業，即倚靠於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了。

正如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一個決議中所指出的那樣，集體農民已經成了『蘇維埃政權底眞正和堅固的支柱』。

（三）改造國民經濟所有各個部門的方針。技術底作用。集體農莊運動的繼續發展。農業機器站中的政治部。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總結。社會主義底全面勝利。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

當重工業和特別是機器製造業不僅已經創立和鞏固，而且分明已在很迅速地繼續向前發展的時候，於是黨面前就提出了一個新的任務：在新的現代的技術基礎上改造國民經濟所有各個部

門。必須拿出現代的新技術、新機床和新機器來供給燃料工業、冶金業、輕工業、食品工業、木材工業、軍事工業、運輸業和農業。由於農產品和工業品需求額大量的增加，必須把國民經濟所有各個部門中的出產量增加兩三倍。可是爲要達到這一步，就必須拿出充分的現代新裝備品來供給工廠，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因爲舊裝備品不能把出產量提到這樣的高度。

不改造國民經濟各個基本部門，就不能使國家及其國民經濟愈益增長的新的需要得到滿足。

不實行改造，就不能把社會主義底全面攻勢貫澈到底，因爲要打破和澈底消滅城鄉資本主義成份，就不僅要運用新的勞動組織和新的所有制，而且要運用新的技術，運用自己優越的技術。

不實行改造，就不能在技術和經濟方面趕上並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因爲蘇聯在工業發展速度方面雖已超過資本主義國家，但在工業發展水準方面，在出產品數量方面却還比它們落後得多。

爲了消滅這種落後情形，就必須用新的技術來供給我國全部國民經濟，就必須在現代的新技術基礎上改造國民經濟各個部門。

於是，技術就具有了決定一切的意義。

障礙這件事情的，與其說是新機器和新機床的不够，——當時機器製造業已能供給新的裝備

品，——不如說是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不正確對待技術的態度，輕視技術在改造時期作用的態度，鄙薄技術的態度。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認爲技術是『專門家』底事情，是委託給『資產階級專門家』去作的一種次要的事情，担任經理工作的共產黨員不應于預生產技術，他們不應過問技術，而是應當注重於更重要的事情，即對生產實行『一般的』領導。

於是，資產階級『專門家』就可以隨便操縱生產上的事務，而担任經理工作的共產黨員自己却只從事於『一般的』領導，即簽署公文。

當然，在這樣一種處置問題的態度下，『一般的』領導也就不免要變成妄談『一般』領導的廢話，變成簽署公文的無謂玩意，變成紙上的勞碌。

當然，在担任經理工作的共產黨員這樣鄙薄技術的態度下，我們就會不僅永遠不能超過，並且還不能趕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這樣對待技術，——何況是在改造時期，——就會使我國陷於落後地位，使我們的發展速度降低下去。其實，這樣一種對待技術的態度，是掩蓋和掩飾了一部分担任經理工作的共產黨員潛藏在心的願望——延緩工業發展速度，降低工業發展速度而爲自己造成一種『安靜的環境』，而把生產方面的責任推到『專門家』身上。

必須使担任經理工作的共產黨員轉而注重技術，使他們對技術感覺興趣，向他們證明，精通

新技術是布爾什維克經理工作人員切身的事情，我們如果不精通新的技術，就會使我們祖國陷於落後地位，陷於苟延殘喘的地位。

當時不解決這個任務，就不能前進。

在這一點上，斯大林同志一九三一年二月在第一次工業工作人員代表會議上的發言起了極重大的作用。

『人們有時發問，——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發言中說，——難道不可稍許減低速度，延緩進展速率麼？不行的，不可以的，同志們！決不可減低速度！…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但我們不願挨打。不，我們絕對不願意！

舊俄羅斯底歷史，其中有一點就是常因落後而挨打。蒙古的可汗打過它。土耳其的貴族打過它。瑞典的封建主打過它。波蘭和立陶宛的地主打過它。英法的資本家打過它。日本的爵士打過它。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爲它落後…

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以內跑完這個距離。或者是我們做到這一點，或者是我們被人打翻…

我們至多是在十年當中就要跑過我們落後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我們有一切「客觀的」可能性來做到這一點。所缺乏的，只是眞正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技能。而這是取決於我們自己的。並且只是取決於我們自

已的！已經是學會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時候了。已經是拋棄那不干預生產工作的腐敗方針的時候了。已經是領會另一個方針，即適合現今時期的要干預一切的新方針的時候了。你既然是個工廠經理，就得干預一切專務，就要熟悉一切而什麼也不要忽略過去，就得學習，再三學習。布爾什維克應當精通技術。已經是布爾什維克自己成爲專門家的時候了。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四四四至四四六頁）〔七九〕

斯大林同志這一演說底歷史意義，就在於宅打破了担任經理工作的共產黨員鄙薄技術的態度，使他們轉而注重技術，開闢了爲使布爾什維克自己精通技術而鬥爭的新時期，因而促進了擴展國民經濟改造的事業。

從此時起，技術就由資產階級『專門家』所壟斷的事業變成了布爾什維克經理人員自己切身的事業，而『專門家』這一鄙薄的稱呼就變成爲精通了技術的布爾什維克底光榮稱號了。

從此時起，就必定要出現——而後來也就確實出現了——一批一批，成千成萬精通了技術和能領導生產的紅色專門家。

這是工人階級和農民所擁有的新的，蘇維埃的生產技術知識分子，他們現在是我們經濟領導中的基本力量。

所有這些，都必定要促進——並且確實促進了——國民經濟改造事業底擴展。

改造事業不僅在工業和運輸業方面擴展了，而且更爲迅速地在農業方面擴展了。這也是當然的事：因爲當時農業底機器裝備程度要比其他部門薄弱，所以它特別需要有新式機器的供給。而現在却正特別需要加緊用新式機器供給農業，因爲現在集體農莊建設每月每週都有新的增長，當然也就每月每週都要求供給它成千成萬架新增的拖拉機和農用機器。

一九三一年間集體農莊運動有了新的增長，就基本的穀物區域來說，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戶已佔農戶總數百分之八十以上。這些區域裏的全盤集體化事業大體上已經完成了。在次要的穀物區域和技術作物種植區中，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戶已佔農戶總數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十萬個集體農莊和四千個蘇維埃農莊底播種面積已佔全部播種面積三分之二，而個體農民底播種面積却只佔三分之一。

這是社會主義在農村中獲得的巨大勝利。

然而，當時集體農莊建設底發展還不是朝着縱深方面，而是朝着橫廣方面進行的，還不是朝着改善集體農莊工作及其幹部底質量方面，而是朝着增加集體農莊數量以及使集體農莊普及到一批批新區域中去的方面進行。其所以如此，是因爲集體農莊積極分子成長的速度，集體農莊幹部

成長的速度，還沒有趕上集體農莊數量增加的速度。所以，新集體農莊中的工作，並不是時常都能令人滿意，集體農莊本身也尚嫌幼弱而沒有强固。此外，還有一些事實也阻礙了鞏固集體農莊的事業，就是在農村中還缺少集體農莊所必需的有知識的人材（會計員、經濟部主任、祕書），農民還缺乏經營大規模集體經濟的經驗。當時在集體農莊中工作的還是些昨天的個體農民。他們只有在小塊土地上經營的經驗，而還沒有領導大規模集體經濟的經驗。要獲得這樣的經驗，是需要費些時間的。

因爲有這些情形，所以集體農莊工作在最初一個時期也就暴露出了一些嚴重的缺點。原來集體農莊中的勞動還組織得不好，勞動紀律尚嫌薄弱。有許多集體農莊不是按勞動日，而是按人口分配收入。偷懶者往往竟比勤懇忠實工作的莊員領得較多的糧食。由於集體農莊領導方面有這種缺點，就使莊員們在工作中的興趣降低，甚至在農忙時期也有許多莊員不到場工作，一部分集體農莊的莊稼直到下雪時還沒有收割，並且收割工作也做得很不仔細，常使穀物損失很大。機器和馬匹缺乏專人照管以及工作中間沒有專人負責的情形，也削弱了集體農莊的事業，降低了集體農莊底收入。

尤其是那些由過去的富農和富農走狗鑽得集體農莊某些職務的區域中的情形特別惡劣。富農

被剝奪了財產之後，往往跑到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區域裏去，鑽進那裏的集體農莊去進行暗害和破壞工作。有時候，由於某些黨工作人員和蘇維埃工作人員缺乏警覺性之故，富農竟鑽進了本地的集體農莊。富農在反對集體農莊鬥爭中急劇改變了策略的事實，也是使過去富農易於混入集體農莊中去的一種原因。從前，富農總是公開反對集體農莊，進行殘酷鬥爭來反對集體農莊積極分子，反對先進集體農莊莊員，暗殺他們，放火焚燒他們的房屋和倉庫等等。當時富農想用這種手段嚇倒農民羣衆，不讓他們加入集體農莊。現在，公開反對集體農莊的鬥爭既已遭到失敗，於是他們就來改變自己的策略。他們現在已經不是用半截槍來實行射擊，而是裝成溫和、客氣、馴順，完全像個蘇維埃人的樣子了。他們鑽進集體農莊之後，就用暗中拆台手段來危害集體農莊。他們到處設法從內部瓦解集體農莊，破壞集體農莊中的勞動紀律，把計算收成和計算勞動的工作弄得混亂不清。富農極力想把集體農莊中的馬匹消滅，並且居然害死了很多馬匹。富農故意用鼻疽症、癩病及其他種種病症來傳染馬匹，不給馬匹任何照料等等。富農把拖拉機及其他機器弄壞。

富農之所以往往能够欺騙集體農莊莊員和肆無忌憚地進行暗害工作，是因爲當時集體農莊還嫌薄弱和沒有經驗，而集體農莊的幹部又還沒有充分强固。

爲了剷除富農在集體農莊中所進行的暗害勾當，爲了促進鞏固集體農莊的事業，就必須給予集體農莊以人材、意見和領導上的迅速而嚴重的幫助。

而布爾什維克黨也就給予了集體農莊這樣一種幫助。

一九三三年一月，黨中央通過了在供應集體農莊的農業機器站中成立政治部的決議。當時爲了幫助集體農莊而派出了一萬七千個黨工作人員到農村去担任政治部工作。

這是很重大的一種幫助。

農業機器站政治部在兩年（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以內就作了很大一番剷除集體農莊工作缺點，培養集體農莊積極分子，鞏固集體農莊，以及把集體農莊中的敵人、富農和暗害分子清除出去的工作。

政治部光榮地實現了它們所担負的任務：在組織上經濟上鞏固了集體農莊，培養成了許多新的集體農莊幹部，整頓了集體農莊經濟上的領導，提高了集體農莊莊員羣衆底政治水準。

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一九三三年二月）和斯大林同志在這次大會上的演說，在提高集體農莊莊員羣衆爲鞏固集體農莊而奮鬥的積極性這一事業上發生了莫大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演說中，拿鄉村中集體農莊以前的舊制度來同集體農莊的新制度比較時說

道：

『在舊制度下，農民們總是單獨做工，用古老的方法，用舊式的農具做工，替地主和資本家，替富農和投機商人做工，替他們生財致富，而自己却是一輩子忍饑受餓。而在新制度下，在集體農莊制度下，農民們却是共同做工，按勞動組合方式做工，用新式農具，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做工，大家都是爲自己，爲自己的集體農莊做工，過着沒有資本家和地主，沒有富農和投機者插足的生活，他們做工，是爲了一天比一天改善自己的物質和文化狀況。』（列寧主義問題，第五二八頁）〔八〇〕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這個演說中，指明了農民走上集體農莊道路以後所達到的實際成績。布爾什維克黨幫助了千百萬貧農羣衆加入集體農莊，擺脫富農盤剝。先前忍饑挨餓的數千百萬貧農既已加入集體農莊，並在這裏使用着優良土地和優良生產工具，於是就在這裏升到了中農的水準，變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了。

這是集體農莊建設道路上的第一步，第一個成績。

第二步，——斯大林同志當時說，——就是要把集體農莊莊員——不論是過去的貧農或中農——提得更高，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成爲生活豐裕的人，使一切集體農莊都成爲布爾什維克的集體農莊。

『現在，——斯大林同志說，——要變成爲豐裕的集體農莊莊員，只要在集體農莊裏誠懇工作，正確利用拖拉機和機器，正確利用耕畜，正確耕種土地，愛護集體農莊財產就行了。』（列寧主義問題，第五三二至五三三頁）〔八一〕

斯大林同志底演說深深印入了千百萬集體農莊莊員底意識，成了集體農莊底實際戰鬥綱領。到一九三四年年底的時候，集體農莊已成爲堅强而不可戰勝的力量了。當時，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戶已約佔全蘇聯農戶總數四分之三，集體農莊播種的土地已約佔全部播種面積百分之九十。一九三四年在蘇聯農業中工作的拖拉機已有二十八萬一千架，康拜因機三萬二千架。一九三四年的春種工作比一九三三年早十五至二十日完成，比一九三二年早三四十日完成，而採辦糧食的計劃則比一九三二年早三個月完成。

這樣，由於黨和工農國家給予了集體農莊重大的幫助，於是集體農莊在兩年之內就鞏固了。由於集體農莊制度底堅實勝利以及與此相連的農業高漲，於是蘇維埃政權就有可能把麵包及其他食品配給制廢除，而規定一切食品都可自由購買。

因爲作爲臨時政治機關而設立的農業機器站政治部已完成它們所負的任務，於是中央就決定把它們改爲通常的黨部機關，使其與現存的區黨委員會合併。

所有這些成功，無論在農業或工業方面，都是因五年計劃勝利完成而獲得的。

到一九三三年初已看得很明顯，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完成，已經提前完成，即在四年零三個月內就完成了。

這是蘇聯工人階級和農民所獲得的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勝利。

一九三三年，斯大林同志在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一月聯席會議上作了論第一個五年計劃總結的報告。從這個報告中可以看出，黨和蘇維埃政權在過去這一時期中，在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期中，達到了如下的基本成績。

（一）蘇聯已從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因爲工業產品在國民經濟全部生產中的比重已增加到百分之七十。

（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已把工業方面的資本主義成份消滅，而成了工業中的唯一經濟體系。

（三）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已把農業方面的富農階級消滅，而成了農業中的統治力量。

（四）集體農莊制度已把農村中的貧窮困乏現象消滅，——千百萬貧農已昇到生活有保障的地位。

（五）社會主義體系在工業中消滅了失業現象，在幾個生產部門裏保存了八小時工作制，在絕大多數企業中實行了七小時工作制，在有害於健康的企業中規定了六小時工作制。

（六）社會主義在國民經濟所有一切部門中的勝利，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

第一個五年計劃這些成績底意義，首先就是它們使工人和農民澈底擺脫了剝削的桎梏，並爲蘇聯全體勞動者開闢了享受豐裕文化生活的康莊大道。

一九三四年一月，召集了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有一千二百二十五個有表決權的代表和七百三十六個有發言權的代表，一共代表着一百八十七萬四千四百八十八個黨員和九十三萬五千二百九十八個候補黨員。

代表大會總結了黨在過去這一時期中的工作，指出了社會主義在一切經濟和文化部門中都已獲得有決定意義勝利的事實，確定了黨的總路線已達到全面勝利的事實。

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是以『勝利者代表大會』載入史冊的。

斯大林同志在他所作的中央工作總結報告中，指出了蘇聯在報告期內所發生的那些根本變化。

『蘇聯在這個時期內已經根本改變樣子了，它已經拋棄了落後的中世紀的面貌。它已由農業國變成了工

業國。它已由一個具有小規模個體農業的國家，變成了大規模機械化集體農業的國家。它由一個黑暗無知，居民不識字，不文化的國家，變成了——更確切一點說，正在變成——人人識字的文化的國家，到處設立有用蘇聯各民族語言教授的高級學校、中等學校和初等學校的國家。』（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五五三頁）〔八二〕

當時，社會主義工業已佔我國全部工業百分之九十九。社會主義農業，即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已約佔我國全部播種面積百分之九十。至於商品流轉，那末資本主義的成份已是完全被排擠出商業範圍了。

列寧在施行新經濟政策時說過：我國有五種社會經濟結構底成份。第一種結構是宗法式的經濟，多半是自然經濟，即差不多完全不從事貿易的經濟。第二種結構是小商品經濟，即出賣農產品的大多數農戶以及手工業者。這種經濟結構在新經濟政策施行的最初幾年包括有大多數居民。第三種結構是私人資本主義，它在新經濟政策施行的初期活躍起來了。第四種結構是國家資本主義，主要是租讓制，它沒有獲得什麼重大的發展。第五種結構是社會主義，即當時還嫌薄弱的社會主義工業，在新經濟政策施行的初期還只在國民經濟中佔有微小地位的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以及在新經濟政策施行的初期也是尚嫌薄弱的國營商業和合作社。

列寧當時指出，在所有這些結構中間，社會主義的結構必定會佔得優勢。

新經濟政策底目的是要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獲得完全勝利。

而這個目的到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時候已經實現了。

『我們現在可以說，——斯大林同志論到這點時說道，——第一種、第三種和第四種社會經濟結構已不存在了，第二種社會經濟結構是被排擠到次等地位了，而第五種社會經濟結構，即社會主義結構，已成了在全部國民經濟中獨佔統治的唯一指揮力量。』（同上，第五五五頁）〔八三〕

斯大林同志在報告中特別注重到思想上政治上的領導問題。他預告黨說：雖然黨底敵人，各色機會主義者和各種民族主義傾向分子已被擊破，但他們思想體系底殘餘還在個別黨員底頭腦中存留着，並且往往顯露出來。遺留在經濟中，特別是遺留在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餘孽，便是已被擊破的反列寧主義集團底思想體系所能藉以復活起來的良好基地。人們意識底發展是落後於人們底經濟地位的。因此，雖然資本主義在經濟中已被消滅，而資產階級觀點底餘孽却仍然在人們底頭腦中保存着，並且將來還會保存着。此外還要估計到，我們所應當時刻防範的資本主義包圍勢力，是力圖復活和支持這種餘孽的。

斯大林同志就中還講到了在民族問題方面特別牢固的那些遺留於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餘

轟。布爾什維克黨進行了兩條戰線的鬥爭——一方面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傾向，另方面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傾向。在好些共和國內（烏克蘭、別洛露西亞等等）黨組織減弱了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的鬥爭，却竟讓它滋長起來，一直滋長到已同敵人勢力，同武裝干涉主義者打成一片而變成了一種禍國的危險。斯大林同志在答覆什麼傾向是民族問題上主要危險的問題時說道：

『主要危險就是人們中止與它作鬥爭而讓它滋長成爲禍國危險的那種傾向。』（同上，第五八七頁）〔八四〕

斯大林同志號召全黨加强思想上政治上的工作，有系統地揭破各個敵人階級以及那些敵視列寧主義的派別底思想體系和思想體系殘餘。

往後斯大林同志又在他的報告中指出：單只通過正確決議，還不能保證事業成功。要保證事業成功，還必須正確佈置能够實現領導機關決議的人材，並組織對於這種決議執行情形的審查。不實行這種組織辦法，決議就有變成脫離實際生活的紙上決議的危險。這裏，斯大林同志援引了列寧認定組織工作中的主要點是挑選人材和審查執行情形這一著名原理。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我們實際工作中的主要禍害，就在於我們所通過的決議與執行這種決議、審查這種決議執行情形的組織工作互相隔離。

爲了改善對於黨和政府決議執行情形的審查工作，於是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就設立了聯共（布）中央直屬的黨監督委員會，以及蘇聯人民委員會直屬的蘇維埃監督委員會，以代替從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以來已經完成了本身任務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農檢查院。

斯大林同志把黨在新階段上的組織任務規定如下：

（一）要設法使我們的組織工作能適應於黨政治路線底要求；

（二）把組織上的領導提到政治上的領導底水準；

（三）使組織上的領導能完全保證黨政治口號及其決議的實現

斯大林同志在結束報告時警告說：雖然社會主義有偉大的成功，雖然這種成功理應引起我們的自豪心，但是我們不能沉迷於現有的成功，不能『誇功自滿』，不能妄自安慰。

『……決不要使黨高枕而臥，——斯大林同志說，——而要在黨內發展警覺性，不要使黨酣睡，而要把它保持在戰鬥準備狀態中；不要解除黨底武裝，而要把它武裝起來；不要廢弛黨底隊伍，而要把它保持在動員狀態中，以便實現第二個五年計劃。』（列寧主義問題，第五九六頁）〔八五〕

第十七次代表大會聽了莫洛托夫和庫依貝舍夫兩同志關於國民經濟發展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第二個五年計劃底任務要比第一個五年計劃底任務更加宏偉。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時，即

是在一九三七年間，工業產量就會增加到超過戰前水準八倍左右。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全部國民經濟中的基本工程建設費規定爲一千三百三十萬萬盧布，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則爲六百四十餘萬萬盧布。

實現這樣巨大的基本建設工程，就能保證使國民經濟所有一切部門都實行完全的技術改造。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農業機械化應該大體完成。全國所有拖拉機底能力，應從一九三二年的二百二十五萬馬力，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八百多萬馬力。當時又規定廣泛採用各種農藝設施（正確的輪種制，用精良種子播種，秋耕等等）。

在計劃上規定了運輸業和郵電業技術改造方面的巨大工程。

在計劃上定出了繼續提高工農羣衆物質文化水準的廣大綱領。

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特別注意到組織問題，並根據卡甘諾維赤同志報告通過了關於黨和蘇維埃建設問題的專門決議。黨底總路線既已獲得勝利，黨底政策既已由實際生活，由千百萬工農羣衆底經驗檢驗過了，於是組織問題就具有了更大的意義。爲了實現第二個五年計劃上所規定的新的複雜任務，必須提高所有各個部門中的工作質量。

『第二個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即澈底消滅資本主義成份，把經濟中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餘毒克

服，在最新技術基礎上完成全部國民經濟底改造，儘量運用新技術和新企業，實行農業機械化和提高農業出產率等任務，非常緊張地提出了提高所有各個部門中工作質量，首先是組織工作和實際工作領導底質量問題』，——在代表大會關於組織問題的決議上這樣寫道。（聯共（布）決議案彙集，卷下，第五九一頁）

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新黨章，其與舊黨章的區別，首先就在於這裏增加了一個導言。在黨章導言中給共產黨下了一個簡短的定義，說明了共產黨在無產階級鬥爭中的作用，說明了共產黨在無產階級專政機關體系中的地位。新的黨章詳細指明了黨員底種種義務。在這個黨章中加進了關於接收黨員的更嚴格的規則，並增加了論同情員小組的條文。在新的黨章中更詳細地闡明了黨底組織結構問題，從新確定了關於先前稱爲黨支部，而從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時起則已改稱爲初級黨組織的條文。同時，在新的黨章上又從新確定了關於黨內民主和黨紀律的條文。

（四）布哈林分子蛻化爲政治兩面派。托洛茨基兩面派蛻化爲一夥白衛殺人兇手和間諜。基洛夫慘遭兇殺。黨所採取的加强布爾什維克警覺性的辦法。

我國社會主義的成功不僅使我們黨，不僅使工人和集體農民羣衆歡欣鼓舞，而且還使我們的

整個蘇維埃知識界，使蘇聯全體忠實公民歡欣鼓舞。

這些成功不是使被擊破了的剝削階級底餘孽感到歡欣，而是使他們更加表示仇恨。

這些成功使被擊破了的階級底應聲蟲，即一羣小得可憐的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餘孽瘋狂起來了。

這班老爺估計工人和集體農民底成績時，並不是從歡迎每一次這樣成績的民衆底利益出發，而是從他們自己脫離了實際生活，完全腐化了的那個小得可憐的派別集團底利益出發的。既然我國社會主義的成功是意味着我黨底政策獲得了勝利，是意味着這班老爺底政策遭到了最終的破產，於是這班老爺就不僅不去承認明顯的事實而加入共同的事業，却因自己已遭失敗，已遭破產而向黨和人民實行報復，實行搗亂並危害工人和集體農民底事業，炸毀礦井，放火焚燒工廠，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中進行暗害勾當，以便破壞工人和集體農民底成績，並在人民中間引起對蘇維埃政權不滿的情緒。同時，他們爲了使他們那個小得可憐的集團免被揭破和粉碎，於是就戴上一副忠誠於黨的假面具，日益加緊諂媚黨，讚美黨，在黨面前匍伏跪拜，事實上却仍繼續暗中進行他們那種反對工農的破壞勾當。

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發表了悔過的演說，頌揚黨，把黨底

成績吹得天花亂墜。但代表大會感覺到，他們的演說含有不誠懇和兩面派的意味，因爲黨所要求於黨員的不是歌頌和讚美黨的成績，而是在社會主義戰線上誠懇工作的態度，可是這種態度在布哈林分子那裏却早已沒有看見過了。黨分明看見，其實這班老爺在代表大會上發表虛僞演說是和他們在代表大會以外的那些同夥們遙相呼應，教導他們玩弄兩面手腕，號召他們不要放下武器的。

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兩人也發了言，他們爲了自己所犯的錯誤而過份責罵了自己，同時又爲了黨所獲得的成功而過份讚揚了黨。但是代表大會不能不看見，無論是這班老爺令人作嘔的自打自招的說法，亦無論是他們用甜言蜜語讚揚黨的態度，都是證明他們心境齷齪和做賊心虛的一種變相表現。然而當時黨還沒有知道，還沒有料想到，這班老爺在代表大會上發表甜蜜演說的時候，就已經在準備行兇殺害基洛夫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在列寧格拉的斯莫爾尼宮裏，基洛夫被人用手槍行兇刺死了。就地捕獲的兇手，原來就是由季諾維也夫反蘇集團參加者在列寧格拉所組成的那個反革命秘密團體中的一分子。

全黨敬愛的，工人階級敬愛的基洛夫被刺的消息，引起了我國勞動羣衆極大的憤慨和沉痛的哀悼。

從預審中判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從前的季諾維也夫反對派中的參加者在列寧格拉組織了一個反革命的秘密恐怖團體，由所謂『列寧格拉總部』主持。這個團體所抱定的目的是要刺殺共產黨底領導人物。基洛夫就是這個團體所預定要首先刺死的第一名犧牲者。從這個反革命團體參加者底口供中查明，他們同幾個資本主義外國底代表們有勾結，並常從他們那裏領取金錢。

這個組織中被揭破的分子，由蘇聯最高法院軍法科判處槍斃的極刑了。

很快又查明出存在有反革命的秘密『莫斯科總部』的事實。從預審和庭審過程中判明出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葉夫多基莫夫以及這個組織中的其他領導人在養成他們那些同夥的恐怖主義情緒這一點上，在準備暗殺我黨中央委員和蘇聯政府人員這一點上，起了可惡的作用。

這班人竟如此玩弄兩面手腕，竟卑鄙齷齪到如此地步，以至季諾維也夫這樣一個組織和鼓舞兇殺基洛夫的人，這樣一個催促兇手趕快執行這次罪行的人，居然寫了一篇頌揚死者基洛夫的祭文，並要求把這篇祭文登載出來。

季諾維也夫分子在法庭上裝出悔過自新的樣子，其實他們就在此時也還是繼續玩弄着兩面手腕。他們隱瞞了他們和托洛茨基有勾結的事實，他們隱瞞了他們同托洛茨基分子一起賣身給法西

斯蒂偵探機關的事實，隱瞞了他們所幹的間諜和暗害的活動。季諾維也夫分子在法庭上隱瞞了他們同布哈林分子有勾結的事實，隱瞞了有法西斯主義傭僕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聯合匪幫存在的事實。

根據不久以後查明的消息，基洛夫同志被刺事件，就是由這一聯合的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幫幹的。

還在當時，即在一九三五年間，就已令人看得明白，季諾維也夫集團是個暗藏的白衛組織，對於這個組織中的參加者，完全應該用處置白衛的手段來處置。

經過一年後就已查明，基洛夫被刺事件底眞正直接和實際組織者，以及爲殺害我黨中央委員會裏其他委員而進行的種種實際步驟底組織者，原來就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他們的同謀人。於是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巴卡也夫、葉夫多基莫夫、皮克里、依·恩·斯米爾諾夫、穆拉契科夫斯基、特爾·瓦幹尼洋、萊因果里得及其他等人就被提付法庭審判。這些連賊拿獲的罪犯，不得不在法庭上當衆承認說，他們不僅組織了暗殺基洛夫的事件，而且準備了殺害黨和政府其餘一切領導人的舉動。後來又從預審過程中判明，這些惡徒走上了組織軍事破壞行動的道路，走上了充當間諜的道路。一九三六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公審，揭穿了這班人在道義上政治

上墮落到最駭人聽聞地步的事實，揭穿了這班人用假裝對黨表示忠實的兩面派的聲明所掩蓋着的最卑鄙的齷齪勾當和叛賣行爲。

奸猾的叛徒托洛茨基是所有這夥兇手間諜底主要指使人和組織者。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托洛茨基主義的跟班，就是托洛茨基底幫手及其反革命指令底執行者。他們準備使蘇聯受帝國主義者侵犯時遭到失敗，他們成了主張工農國家失敗的敗北主義者，他們成了替德日法西斯蒂效忠的可惡奴僕和走狗。

各級黨組織從因基洛夫被刺案而舉行的幾次公審中所應得出的基本教訓，就是要把自己的政治盲目病消滅，要把自己的政治淡漠疏忽態度消滅，要把自己以及全體黨員底警覺性提高。

黨中央在其爲基洛夫被刺事件告全黨各級組織的信上指示說：

（甲）『必須剷除從一種錯誤想法出發的機會主義淡漠疏忽態度，這種錯誤的想法就是以爲我們的力量愈增長，敵人也就會變成愈馴服，愈良善。這種想法是根本不正確的。這種想法是右傾思想底殘餘，因爲右傾分子硬說敵人將會無聲無響地漸漸爬進社會主義社會，硬說敵人終究會變成眞正的社會主義者。但布爾什維克決不應高枕而臥，決不應馬虎從事。我們不應持淡漠疏忽態度，而應提起警覺精神，提起眞正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警覺精神。必須記着，敵人處境愈是絕望，他們也就會愈加樂於採取「極端手段」，作爲他們同蘇

維埃政權鬥爭的唯一最後掙扎手段。應該記着這一點，並保持着警覺精神。

(乙)『必須把黨員中教授黨史的工作提到應有的高度，研究我們黨史中所有一切反黨集團，研究他們反對黨路線的鬥爭手段，研究他們的策略，同時要特別努力研究我們黨同一切反黨集團作鬥爭的策略和手段，研究那些保證我們黨克服並澈底打破了這些反黨集團的策略和手段。必須使我們的黨員不僅要熟悉我們黨怎樣反對和怎樣克服了立憲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的情形，而且要熟悉我們黨怎樣反對和怎樣克服了托洛茨基分子、「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對派」、季諾維也夫分子、右傾分子以及右「左」畸形兒等等的情形。應該時刻記着，通曉和瞭解我黨歷史是爲完全保證黨員具有革命警覺精神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手段。』

在這個時期發生過極大作用的，是從一九三三年開始實行的把混進來的和異己的分子清除出黨隊伍的工作，特別是在基洛夫被刺後所採取的仔細檢查黨證表冊，並用新的黨證表冊更換舊的黨證表冊的辦法。

在檢查黨證表冊以前，許多黨組織中間曾流行着一種任意和隨便對待黨證的態度。在好些地方黨組織中，發現了共產黨員登記工作方面完全不可容忍的混亂狀態，敵人曾利用這種混亂狀態來實現其卑鄙齷齪的目的，利用黨證爲護符來幹間諜和暗害勾當等等。許多黨組織中的領導者竟把接受新黨員和發給黨證的事情交給一些很不重要的人員去作，甚至往往交給一些完全沒有受過

考查的黨員去作。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三日，黨中央發出了一封論登記，發給和保存黨證問題的告全黨各級組織的專信，責成全黨各級組織必須實行仔細檢查黨證表冊，必須『在我們自己黨的家屋內整飭布爾什維克的秩序』。

黨證表冊檢查工作發生了很大的政治作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黨中央全會通過了論檢查黨證表冊工作總結的決議，其中指出，這次檢查工作成了鞏固聯共（布）隊伍的一種極重要的組織上政治上的辦法。

實行檢查和更換黨證表冊以後，就恢復了接收新黨員的工作。同時，聯共（布）中央責成各級黨組織實行徵收新黨員時，絕對不要用籠統接收的方法，而要根據嚴格實行的個別選擇原則接受『我國眞正先進，眞正忠實於工人階級事業的優秀分子，首先是工人中，以及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中在爭取社會主義的各個鬥爭陣地上受過考查的分子』入黨。

中央恢復接收新黨員入黨的工作時，叫各級黨組織必須記着，敵對分子今後也會企圖鑽進聯共（布）隊伍中來的。因此：

『每個黨組織底任務就是要極力提高布爾什維主義的警覺精神，珍重列寧黨底旗幟，使黨能

免除異己分子，敵對分子和偶然分子鑽進它的隊伍中來的危險』（聯共（布）中央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的決議，載於一九三六年第二百七十期眞理報）。

布爾什維克黨實行清洗和鞏固自己的隊伍，把黨的敵人消滅，無情剷除歪曲黨路線的行爲，於是也就在黨底中央周圍團結得更加緊密了。黨和蘇維埃國家在黨中央領導下過渡到了新的階段，即過渡到了完成無階級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階段。

簡短的結論

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布爾什維克黨解決了無產階級革命在奪取政權以後最困難的歷史任務：使千百萬小私有農戶轉上集體農莊道路，轉上社會主義道路。

由於把富農這一人數最多的剝削階級消滅並使基本農民羣衆轉上集體農莊道路的結果，遂使國內資本主義底最後根蒂全被消滅，使社會主義在農業方面獲得完全的勝利，使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地位最終鞏固。

集體農莊既已克服組織方面的許多困難，於是就最終臻於鞏固，而走上了豐裕生活的道路。

由於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的結果，在我國已經建成了堅固不移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即建成了頭等的社會主義重工業和集體的機械化農業，消滅了失業現象，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造成了繼續不斷改善我們祖國勞動羣衆物質文化狀況的條件。

我國工人階級、集體農民和一切勞動者之所以達到了這種偉大的成功，是因爲黨和政府實行了大胆的、革命的和英明的政策。

資本主義的包圍勢力企圖削弱和破壞蘇聯威力，於是就來加緊其在蘇聯內部組織殺人兇手，暗害分子和間諜匪幫的『工作』。自法西斯蒂在德日兩國上台執政時起，資本主義包圍勢力反對蘇聯的活動特別加緊起來。法西斯主義找到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這樣一批忠實的僕役，他們不惜充當間諜，進行暗害勾當，從事恐怖暗殺和軍事破壞工作，力圖使蘇聯遭到失敗，以期恢復資本主義制度。

蘇維埃政權用堅强果決手段懲罰了這班人類蟊賊，鐵面無情地懲治了這班人民公敵與祖國叛徒。

第十二章　布爾什維克黨爲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而鬥爭和新憲法之施行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時期）

（一）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間的國際環境。經濟危機的暫時減弱。新經濟危機的開始。意大利强佔阿比西尼亞。德意兩國武裝干涉西班牙。日本侵入中國中部。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開始。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在資本主義各國爆發的經濟危機，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三年年底。然後工業低落過程就暫時停止，危機轉成了蕭條，接着又來了一個少許的工業活躍，少許的工業高漲，但這次高漲並不是有在新的較高基礎上發生的工業繁榮跟着到來的高漲。世界資本主義工業甚至沒能升到一九二九年的水準，在一九三七年中期祇達到過這一水準百分之九十五六左右。而在一九

三七年下半年却又爆發了新的經濟危機，首先捲入進去的便是美國。到一九三七年年底，美國失業人數已增加到一千萬人。英國失業人數也開始激增起來。

這樣，各資本主義國家尚未把不久前的經濟危機所引起的傷痕醫好，就又碰到了新的經濟危機了。

這種情形，結果就使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以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矛盾更加緊張。因此，侵略國企圖用刼掠防衛力量薄弱國家的手段來彌補本國內部經濟危機所引起的損失的這種趨向，也就更加强起來。並且這次除德日兩個有名的侵略國外，還加上了一個意大利。

一九三五年，法西斯意大利實行向阿比西尼亞侵略，並把宅征服了。宅對阿比西尼亞實行侵犯，從『國際公法』上看是沒有任何根據或理由的，是用不宣而戰的手段，用現時法西斯蒂慣用的盜竊方式來幹的。這一舉動不僅打擊到阿比西尼亞，而且打擊到英國，打擊到英國從歐洲通印度、通亞洲的海上要道。英國想阻撓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確立統治的企圖，是沒有獲得什麼結果的。後來，爲了要取得行動的自由，意大利就實行退出國際聯盟並加緊來擴充軍備。

於是就在從歐洲通亞洲的一條最短的海路上結成了一個新的戰爭紐結。

法西斯德國用單方面的行動撕碎了凡爾賽和約，並決定來把宅用暴力修改歐洲各國疆界的計

劃付諸實現。德國法西斯蒂公開表示，說他們力求把各個隣國征服，或至少是把這些國家住有德意志人的區域佔領。這個計劃是預定首先要佔領奧地利，隨後就要打擊捷克斯拉伐克，然後也許要打擊波蘭，因爲那裏也有一整個居住有德意志人的並且是與德國交界的區域，然後……然後『再看分曉吧』。

一九三六年夏，德意兩國開始來對西班牙共和國實行武裝干涉了。意大利和德國假借援助西班牙法西斯蒂的名義來暗中把自己的軍隊開進西班牙境內，即開進位置在法國背後的地方，同時又把自己的艦隊開進西班牙各領海——在南面開到巴列阿爾羣島和直布羅陀海峽一帶，在西面開到大西洋一帶，在北面開到比斯開海灣一帶。一九三八年初，德國法西斯蒂强佔了奧地利，侵入多惱河中游區，並擴展到歐洲南部一帶，進到亞得利亞海近旁了。

德意法西斯蒂開展其對西班牙武裝干涉的時候，公然向大家担保，說他們在西班牙只是進行着反對『赤化』的鬥爭，而並不想達到其他什麼目的。但這是很粗笨很拙劣而專門想來欺騙傻子的一種掩飾手腕。其實，他們是向英法兩國施行打擊，因爲他們把英法兩國與其非亞兩洲廣大殖民地領土交通的海上要道截斷了。

至於强佔奧地利一事，那末，要說這是德國同凡爾賽條約作鬥爭的一種舉動，要說這是德國

爲保護自己『民族』利益而力求把自己因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結果所喪失的領土收回的一種舉動，却就更是絕對不行了。奧地利無論戰前戰後都不曾是屬於德國的領土。德國用暴力兼併奧地利，乃是用橫蠻帝國主義手段侵佔異國領土的一種舉動。這種舉動無疑是表明法西斯德國力圖奪得西歐大陸的霸權。

這首先是對法英兩國利益施行的打擊。

於是就在歐洲南部，即在奧地利和亞得利亞海沿岸一帶，以及在歐洲極西部，即在西班牙及其週圍海面一帶結成了一些新的戰爭紐結。

一九三七年，日本法西斯軍閥奪去了北平，侵入了中國中部，佔領了上海。日本軍隊侵入中國中部，也如數年前侵入滿洲一樣，是用日本慣用的方式，即是用盜竊的方式，用狡詐吹求日本人自己所造成的『地方事件』的手段，用事實上根本破壞一切『國際公法』，條約和協定等等的手段進行的。日本既將天津和上海佔領，就抓得了外國與中國這一廣濶市場通商的鎖鑰。這就是說，當日本還掌握着上海和天津的時候，它隨時都能把英美從其投有巨量資本的中國中部驅逐出去。

當然，中國人民及其軍隊英勇抗拒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國雄强的民族運動的高漲，中國衆

多人口和廣濶的疆土，以及中國民族政府誓將中國解放鬥爭進行到底，直到完全把侵略者逐出中國國境的決心——所有這一切都是不容置疑地說明，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什麼前途的。

但另一方面，當日本還掌握着外國對華通商鎖鑰的時候，那宅對中國進行的戰爭實際上是對英美利益施行的一種極嚴重的打擊，同樣也是沒有疑問的。

於是，在太平洋上，在中國一帶，就又結成了一個戰爭紐結。

所有這些事實，都是表明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實際上已經開始。宅是暗地裏開始的，是用不宣而戰的手段開始的。許多國家和民族，都像是不知不覺地陷進了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漩渦。這次戰爭是由三個侵略國，即由德意日三國法西斯當權人物在世界各個不同的地方開始的。戰爭已在西起直布羅陀海峽，東至上海的廣濶地面上進行着。被捲入戰爭漩渦的已有五萬萬以上的居民。這次戰爭歸根到底是個反對英法美資本主義利益的戰爭，因爲宅的目的是要重分世界領土和勢力範圍，使侵略國得到利益而使這些所謂民主國家受到損害。

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目前的特點，就在進行和開展這一戰爭的是幾個侵略國，而其他各國，即戰爭鋒芒所指向的所謂『民主』國，却竟裝出認爲這次戰爭與宅們沒有什麼關係的樣子，持袖

手旁觀態度，節節退讓，以愛好和平自誇，責罵法西斯侵略者，並：一步一步把自己的陣地奉送給侵略者，同時却還硬說它們是在準備回擊哩。

由此可見，這次戰爭是個頗爲奇怪而帶有片面性質的戰爭。但它終究是個殘酷的和橫蠻侵略的戰爭，是使防衛力量薄弱的阿比西尼亞人民、西班牙人民和中國人民受到蹂躪的戰爭。

如果以爲此次戰爭底這種片面性是由於各『民主』國軍事力量或經濟力量薄弱的結果，那就不正確了。各『民主』國底力量，無疑是要比法西斯國家的力量强大得多的。目前擴展着的世界大戰之所以具有片面性，是由於各『民主』國沒有結成一個共同對付法西斯國家的戰線。所謂『民主』國當然不贊同法西斯國家所採取的『極端手段』，並且害怕法西斯國家勢力加强。但他們却更害怕歐洲工人運動和亞洲民族解放運動，認爲法西斯主義是抵禦這一切『危險』運動的一種『消毒良劑』。因此，各『民主』國中的當權人物，特別是現在英國當權的保守黨人，也就祇是局限於勸導那些猖狂的法西斯首腦們『不要走極端』的政策，同時又還予以暗示，表示他們『完全諒解』和基本上同情法西斯首腦們壓迫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反動警察政策。英國當權人物在這裏所採取的政策，大體上是與俄國自由保皇資產者在沙皇制度下所採取的政策相同，當時俄國自由保皇資產者也是害怕沙皇政策『走極端』，但他們同時却更害怕人民，所以他們也

就採取了勸導沙皇的政策，亦即勾結沙皇來反對人民的政策。大家知道，俄國自由保皇資產階級因採取這種兩面政策而吃了大虧。現在英國當權人物及其法美兩國的朋友們，大概也是會受到相當的歷史報應的。

蘇聯面臨着這樣一種國際局勢，當然不能把這種兇險事變置之不顧。侵略者所開始的任何一個戰爭，即令是範圍不大的戰爭，都是威脅着愛好和平國家的一種危險，至於『不知不覺』臨到各國人民頭上並且已包括着五萬萬多居民的這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就更加不能不是威脅着各國人民，首先是威脅着蘇聯的一種極嚴重的危險了。德意日三國『反共聯盟』的成立，就是一個極明顯的例證。因此，我們的國家一面執行着自己的和平政策，同時也就實行繼續加强我國邊境防衛能力，加强紅軍與紅海軍底戰鬥準備。一九三四年末，蘇聯加入了國際聯盟，因爲蘇聯知道，國際聯盟雖有許多弱點，但它終究可能成爲一個揭穿侵略者的場所，成爲一種固然是很薄弱，但多少總能阻礙戰爭爆發的和平工具。蘇聯認爲在目前這樣的時候，甚至國際聯盟這樣一個薄弱的國際組織，也是不容忽視的。一九三五年五月，蘇法兩國締結了共同抗拒可能侵犯的互助公約。同時，蘇聯與捷克斯拉伐克也成立了同樣的協定。一九三六年三月，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締結了互助公約。一九三七年八月，蘇聯與中華民國簽訂了互不侵犯公約。

（二）蘇聯工農業的繼續高漲。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提早完成。農業的改造與集體化的完成。幹部底意義。斯大哈諾夫運動。人民生活水準的增進。人民文化程度的提高。蘇維埃革命底力量。

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經濟危機過去以後三年的時候，又來了新的經濟危機，而蘇聯工業却在這整個時期中都是一往直前地繼續高漲着。全部世界資本主義工業在一九三七年中期只達到過一九二九年水準百分之九十五六左右，並且到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又進入了新的經濟危機時期，而蘇聯工業却是有增無已地高漲起來，到一九三七年終時達到了一九二九年水準百分之四百二十八，較之戰前水準增長了七倍以上。

這些成功是由黨和政府十分堅決執行的改造政策直接造成的。

由於獲得這些成功的結果，第二個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竟是提早完成了。第二個五年計劃到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即在四年零三個月內就完成了。

這是社會主義最大的勝利。

農業方面也有着與此相近的高漲。農作物播種面積在一九一三年（戰前）等於一萬零五百萬海克脫，而在一九三七年則已增加到一萬三千五百萬海克脫。穀物產量在一九一三年等於四十八萬萬普特，而在一九三七年則已增加到六十八萬萬普特；生棉花產量由四千四百萬普特增長到一萬五千四百萬普特；亞麻（纖維質）產量由一千九百萬普特增長到三千一百萬普特；糖蘿蔔產量由六萬五千四百萬普特增長到十三萬一千一百萬普特；油類產量由一萬二千九百萬普特增長到三萬萬零六百萬普特。

應當指出，單是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除外）在一九三七年間供給國家的商品麥子，就等於十七萬萬餘普特，即至少要比地主、富農和農民在一九一三年所供給的麥子總量超過四萬萬普特。

只有一個農業部門，即養畜業部門，才仍然落後於戰前水準，而進展得頗爲遲慢。

至於農業集體化，那末可以說是已經完成了。集體農莊在一九三七年間所包括的農戶已有一千八百五十萬戶，即佔農戶總數百分之九十三，而集體農莊所包括的穀物播種面積則已佔全部農民穀物播種面積總數百分之九十九。

農業的改造和農業獲得拖拉機及其他農用機器加緊供給這一事實所產生的果實，已經是歷歷在目了。

由於工農業改造事業完成的結果，國民經濟已具備有豐富的頭等技術。工業和農業，運輸業和軍隊，都已獲得巨量的新技術，新機器和新機床，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火車頭和輪船，大砲和坦克，飛機和軍艦。於是就必須動用數萬以至數十萬受過訓練，能完全使用這些技術和儘量利用這些技術的幹部。沒有這種幹部，沒有充分數量精通技術的人材，那末技術就會有變成一堆死鐵的危險。當時這種危險是很嚴重的，因爲當時能駕馭技術的幹部增加的速度，還趕不上並且遠遠落後於技術增長的速度。此外又還有過一種補充的困難，就是當時我們的工作人員還有很大一部分人沒有覺悟到這種危險，竟認爲技術『自己會把問題解決的』。如果從前，人們曾把技術估計過低，曾對技術表示鄙棄，那末現在，人們却已把技術估計過高，且把技術變成偶像了。人們竟不瞭解，技術沒有精通技術的人材，便是死的東西。人們竟不瞭解，技術只是在具有精通技術的人材的時候，才能產生出最高的生產率。

於是，精通技術的幹部人材問題，便具有了頭等重要的意義。

因此就必須使我們的工作人員拋棄其過份醉心技術和輕視幹部作用的態度，而來注意學會儘

量利用技術，精通技術，極力培養許許多多能駕馭技術和儘量利用技術效能的幹部。

如果從前，在改造時期底初期，即在國內尚感覺到十分缺乏技術的時候，黨提出了『在改造時期內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那末現在，在技術已很豐富，改造時期基本上業已終結，而國內已感覺到十分缺乏幹部的時候，黨就應當提出一個新的口號，提出一個已不是要大家注重技術，而是要大家注重人材，注重能充分利用技術的幹部的口號。

在這方面，斯大林同志一九三五年五月在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典禮大會上的演說，是起了巨大作用的。

『從前，——斯大林同志說道，——我們是說「技術決定一切」。這個口號幫助我們消滅了十分缺乏技術的現象，並在一切工作部門裏創立了極廣大的技術基礎，以便用頭等技術來武裝我們的人材。這是很好的。但這還千萬不够。爲要使技術動作起來並把它利用到底，就需要有精通技術的人材，就需要有善於學會利用和巧於運用這種技術的幹部。技術沒有精通技術的人材，便是死的東西。技術有精通技術的人材來使用，便能够而且應當顯出奇蹟來。如果在我們的頭等工廠裏，在我們的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裏，在我們的運輸業裏，在我們的紅軍裏，有充分數量能够駕馭這種技術的幹部，那末我們國家所得到的效果，就會比它現時所有的還要多三四倍。正因爲如此，所以現在應當特別注重人材，特別注重幹部，特別注重精通技術的工作者。正因爲如此，所以舊口號，即「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反映着已經過去時期的口號，反映着我們

十分缺乏技術時期的口號，現在應當由新口號，即「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來代替。現時的主要點就在這裏……

畢竟應該瞭解：人材，幹部是世界上所有一切寶貴資本中最寶貴最有決定意義的資本。應該瞭解：在我們現時的條件下，「幹部決定一切」。如果我們在工業、農業、運輸業和軍隊中將有人數衆多的優良幹部，那我們的國家就會是不可戰勝的。如果我們不會有這種幹部，那我們就會寸步難移。』

於是，加緊速度培養技術幹部和趕快學會利用新技術來更加提高勞動生產率，就成了頭等重要的任務。

最能表明這種幹部增長的實例，最能表明我們的人材已學會利用新技術和勞動生產率已更加增長的實例，就是斯大哈諾夫運動。這個運動在頓涅茨礦區，即在煤礦工業中產生和開展起來，隨即擴展到其他工業部門，推廣到運輸業，後來又普及到農業。這個運動之所以稱呼爲斯大哈諾夫運動，是因爲它是由『中央依爾明諾』（頓涅茨礦區）礦井汽鑽掘煤手斯大哈諾夫首先發起的。還在斯大哈諾夫以前，易左托夫已作出前此未有的掘煤紀錄。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斯大哈諾夫在一班工作時間內採得一百零二噸煤炭，即超過普通採煤定額十四倍之多，於是這一榜樣就肇始了工人和集體農民爲提高生產定額，爲勞動生產率新高漲而進行的廣大羣衆運動。汽車工業

中的布塞根，皮鞋工業中的斯美坦寧，運輸業中的克里沃諾斯，木材工業中的毛新斯基，紡織工業中的葉夫多基亞·維諾格拉多娃和瑪利亞·維諾格拉多娃，農業中的戴姆青科、格娜亭科、安格林娜、坡拉古亭、科列索夫、科瓦爾達克和波靈等，——這就是斯大哈諾夫運動第一批先驅分子底名字。

繼他們而起的還有其他的先驅分子，還有整批整批超過了第一批先驅分子勞動生產率的先驅分子。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蘇聯第一次斯大哈諾夫工作者會議，以及斯大林同志在這個會議上的發言，對於斯大哈諾夫運動底開展有着極重大的意義。

『斯大哈諾夫運動，——斯大林同志在這次發言中說道，——是社會主義競賽底新高漲，是社會主義競賽底新的更高的階段…在過去，在三年以前，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競賽第一個階段時期中，社會主義競賽並不一定要與新技術相聯繫。而且，我們當時本來也就幾乎沒有什麼新技術。反之，社會主義競賽的現今階段，即斯大哈諾夫運動，却一定要與新技術相聯繫。沒有新的更高的技術，就不會有斯大哈諾夫運動。在座的這些人，像斯大哈諾夫、布塞根、斯美坦寧、克里沃諾斯、普羅寧、兩位維諾格拉多娃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是些新的人材，都是些完全精通了本行工作技術，駕馭並鞭策着這種技術前進的男工和女工。三年以前，我們沒有這樣的人材，或者是幾乎沒有這樣的人材…斯大哈諾夫運動底意義就在於它這一運動，能打破不充分

的舊時技術定額，並且往往超過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底勞動生產率，這樣就造成了在我國更加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把我國變成最豐裕國家的實際條件。』

然後，斯大林同志說明斯大哈諾夫工作者工作方法底特徵，並闡明斯大哈諾夫運動對於我國前途的巨大意義時，又說道：

『請你們仔細看看這些斯大哈諾夫工作者同志吧。這是些什麼人呢？他們大多數都是些年輕的或中年的男工和女工，是些有文化素養，有技術素養的人物，他們作出準確工作和着實工作的模範；他們善於重視工作中的時間因素，他們學會了愛惜時間，不僅一分鐘，就是一秒鐘也不浪費的技能。在他們中間，大多數人都是學過了所謂基本技術知識，而且還繼續充實着自己技術知識的。他們並沒有沾染某些工程師、技師以及經濟管理員所有的那種保守主義和頑固思想；他們很勇敢地前進着，打破陳舊的技術定額，創造新的更高的技術定額；他們對於我國工業領導者所製定的生產標準和經濟計劃提出修改，而且往往補充和糾正工程師和技師底意見，他們時常教導工程師和技師，並推動工程師和技師前進，因爲他們是完全精通了本行工作技術，善於最高限度利用技術的人材。今天斯大哈諾夫工作者還不很多，可是明天斯大哈諾夫工作者就一定會增至十倍，——這一點有誰能懷疑呢？斯大哈諾夫工作者是我國工業裏的革新家，斯大哈諾夫運動是我國工業未來之花，它包含有工人階級將來文化技術高漲底種子，它爲我們開闢了唯一的途徑，去達到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指標，即從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所必需的指標，爲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性所必需

的指標，——這難道不是很明白麼？』

斯大哈諾夫運動的擴展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提早完成的事實，造成了更加提高勞動者生活水準和文化程度的條件。

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工人和職員底實際工資增加了一倍以上。工資基金在一九三三年爲三百四十萬萬盧布，而在一九三七年則已增加到八百一十萬萬盧布。國家的社會保險基金在一九三三年爲四十六萬萬盧布，而在一九三七年則已增加到五十六萬萬盧布。單是一九三七年一年內，國家用在工人和職員保險方面，用在改善日常生活和文化需要方面，用在療養所、天然療養地和休養所以及醫藥救助方面的經費，就約達一百萬萬盧布。

在農村中間，集體經濟體系已最終鞏固了。大大促進了這點的，是第二次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一九三五年二月）所通過的農業勞動組合章程，以及規定集體農莊所耕種的一切土地交歸集體農莊永久使用的法令。由於集體農莊制度鞏固的結果，農村中的貧窮困乏現象已經消滅了。如果三年以前，按每個勞動日只能領到一兩個基羅格蘭姆的穀物，那末現在穀物區內的大多數集體農民，却能按每個勞動日領得五個以至十二個基羅格蘭姆，其中有許多人甚至能領得二十個基羅格蘭姆，此外還能領得其他各種產品和貨幣收入。當時已有幾百萬個集體農戶，在穀物出

產區中每年領到五百個至一千五百個普特的穀物，在棉花、糖蘿蔔、亞麻、牲畜、葡萄酒、柑果以及蔬菜出產區中每年領得數萬盧布的進款。集體農莊已成爲生活豐裕的了。建築新穀倉和儲藏室的工作已成爲集體農戶所注意的主要問題，因爲原先那些每年只預定容納少量存額的貯藏所，已經不能滿足集體農民新增需求於什一了。

一九三六年，政府因民衆生活水準增進而頒佈了禁止墮胎的法律。同時又擬定了大規模建築產兒院、嬰兒院、製乳廚房和幼稚園的廣大計劃。一九三六年間，爲進行這些設施支出了二十一萬七千四百萬盧布，而在一九三五年所支出的則不過是八萬七千五百萬盧布。同時又用特別法律規定給子女衆多的家庭以巨量的補助金。一九三七年按照這個法律發出的補助金，計達十萬萬盧布以上。

由於普通義務教育的實施和新學校的建設，民衆底文化程度洶湧高漲起來了。在全國範圍內擴展了宏偉的學校建設工作。小學和中學學生數量在一九一四年爲八百萬人，而在一九三六至三七年度則已增到二千八百萬人。高級學校學生數量在一九一四年爲十一萬二千人，而在一九三六至三七年度則已增到五十四萬二千人。

這眞是一個文化革命。

民衆物質狀況的增進和文化程度的高漲，是意味着我們蘇維埃革命有雄强偉大而不可戰勝的力量。從前所有一切革命陷於滅亡，就是因爲它們都只給予過人民自由，而沒有給予過人民切實改善物質生活和文化狀況的可能。它們的根本弱點就在這裏。我國革命和其他一切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它不僅使人民擺脫沙皇制度，擺脫資本主義制度而獲得了自由，並且把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狀況根本改善了。我們革命力量雄厚而不可戰勝的原因，就在這裏。

斯大林同志在第一次全蘇聯斯大哈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發言中說過：

『在全世界上，只有我國無產階級革命才不僅把自己的政治果實，而且把自己的物質果實顯示給人民看了。在過去一切工人革命中，只有一個工人革命是勉勉强强取得過政權的。這就是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並沒有存在多久。固然，它也曾企圖打破資本主義的枷鎖。但是它沒有來得及把這種枷鎖打破，尤其是沒有來得及把革命底物質生活幸福的果實顯示給人民看。只有我國革命，才不僅打破了資本主義的枷鎖，不僅給予了人民自由，而且給予了人民享受豐裕生活的物質條件。我國革命力量雄厚而不可戰勝的原因，就在這裏。』

（三）第八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蘇聯新憲法的制定。

一九三五年二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第七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議決修改一九二四

年所制定的蘇聯憲法。其所以必須修改蘇聯憲法，是因爲從一九二四年以來，即從第一個蘇聯憲法制定以來，蘇聯生活中已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更。在過去這些年代中間，蘇聯國內的階級力量對比已經完全改變：新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已經創立成功，富農已被粉碎，集體農莊制度已經獲得勝利，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已在全部國民經濟中奠定爲蘇維埃社會底基礎。由於社會主義底勝利，已有可能使選舉制度更加民主化，即施行普遍平等直接和祕密投票的選舉制。

由斯大林同志主席的憲法專門委員會，擬定了新的蘇聯憲法草案。草案經過了延長至五個半月之久的全民討論。憲法草案被提到第八次非常蘇維埃代表大會來討論。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召集了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其使命就是批准或者否決蘇聯新憲法草案。

斯大林同志在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論新憲法草案的報告中，敘述了蘇維埃國家內自一九二四年憲法制定時起所發生的基本變更。

一九二四年憲法是在新經濟政策第一個時期制定的。當時，蘇維埃政權還容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並排發展。當時，蘇維埃政權是打算在兩個體系，即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體系競賽進程中組織並保證社會主義在經濟方面戰勝資本主義。當時，『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當

時建築在不豐富的舊技術基礎上的工業，甚至還沒有達到戰前水準。農業情況更不雅觀。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與個體農戶比較起來，還不過是汪洋大海中的個別小島而已。當時還沒有實行消滅富農，而只是實行限制富農。在商品流轉方面，社會主義部門還只佔百分之五十左右。

一九三六年的蘇聯情形已經不同了。到一九三六年時，蘇聯經濟已經完全改變。到這時候，資本主義成份已全被消滅，而社會主義體系則已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獲得勝利。强大的社會主義工業產量已超過戰前工業產量七倍，並把私人工業完全排擠出去了。在農業方面，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機器化的、用新技術裝備起來的社會主義生產，即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體系，已獲得勝利。到一九三六年時，富農階級已全被消滅，而個體農民部分則已不能在國民經濟中起什麼嚴重作用。全部商品流轉都已集中在國家與合作社手中。人剝削人的現象已永遠剷除。公共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都已奠定爲社會主義新制度不可動搖的基礎。在社會主義新社會中，危機、貧困、失業和破產現象已永遠絕跡。蘇維埃社會全體成員都已保證有豐裕文化生活的條件。

於是，——斯大林同志在其報告中說，——蘇聯居民底階級成份也發生了變更。地主階級和舊時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在國內戰爭時期就已被消滅。在社會主義建設年代，所有一切剝削分

子，即資本家、商人、富農和投機者，都被消滅了。所保存下來的祇有已被消滅的剝削階級底少數殘餘，這種殘餘在最近時間就會全被消滅。

在社會主義建設年代，蘇聯勞動者，即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已經起了深刻的變化。工人階級已不是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那樣沒有生產資料的被剝削階級。它已把資本主義消滅，已從資本家手中奪得生產資料而將其變成公有財產。它已不是原來的舊有意義上的無產階級了。擁有國家政權的蘇聯無產階級，已經是個完全新的階級。這一工人階級已擺脫了剝削，消滅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奠定了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即變成了人類史上沒有先例的工人階級。

蘇聯農民底情形也同樣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前有兩千餘萬零散的個體農戶，即小農農戶和中農農戶，都是各自單獨地在自己的份地上勞苦耕作。他們當時使用着落後的技術，受着地主、富農、商人、投機者和高利貸者等等的剝削。而現在蘇聯却已長成了一種嶄新的農民：那些能於剝削農民的地主和富農，商人和高利貸者，已不存在了。絕大多數的農戶都已加入集體農莊，其基礎並不是生產資料私有制，而是在集體勞動基礎上長成的集體所有制。這是已擺脫一切剝削的新式農民。這樣的農民也是人類史上沒有先例的。

蘇聯知識分子也發生了改變。知識分子就其大多數說來，已經完全是新的知識分子。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由工農出身。他們不像舊時的知識分子那樣替資本主義服務，而是替社會主義服務。知識分子已成爲社會主義社會中享有平等權利的一員。這些知識分子和工農羣衆一起建設着社會主義新社會。這是替人民服務，已擺脫一切剝削的新式知識分子。這樣的知識分子是人類史上沒有先例的。

這樣，蘇聯勞動者之間的階級界限已在愈益泯滅，舊時的階級特殊性已在愈益消失。工人、農民以及知識分子間的經濟上政治上的矛盾日益降低和泯滅。於是就造成了社會在道義上政治上統一底基礎。

蘇聯生活中的這些深刻變更，社會主義在蘇聯獲得的這些有決定意義的成功，都在蘇聯新憲法中得到了反映。

照這個憲法上所說，蘇維埃社會是由工人和農民這兩個友愛階級組成，工人與農民之間還存留有一些階級上的區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爲工農社會主義國家。

蘇聯之政治基礎，爲勞動者代表蘇維埃，此蘇維埃因推翻地主資本家政權和爭得無產階級專政而業經發揚鞏固。

蘇聯全部政權屬於城鄉勞動者，由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實現之。

蘇聯之最高國家政權機關爲蘇聯最高蘇維埃。

蘇聯最高蘇維埃由平權的兩院——聯盟蘇維埃和民族蘇維埃——所組成，而由蘇聯公民按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選舉制選出，任期四年。

蘇聯最高蘇維埃和一切勞動者代表蘇維埃之選舉，均採用普選制。這就是說，凡年滿十八歲之蘇聯公民，不分種族和民族，不分信仰，不分教育程度，不問居住期限，不問社會出身、財產狀況以及過去活動如何，皆有選舉代表及被選爲代表之權，惟患精神病者和由法庭判決褫奪選舉權者除外。

代表之選舉採平等制。這就是說，每一公民，皆有一票選舉權，所有一切公民均平等參加選舉。

代表之選舉採直接制。這就是說，凡一切勞動者代表蘇維埃之選舉，自鄉村和城市勞動者代表蘇維埃起，至蘇聯最高蘇維埃止，皆逕由公民直接選舉之。

蘇聯最高蘇維埃在兩院聯席會議上選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蘇聯人民委員會。

蘇聯之經濟基礎，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與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在蘇聯實行着『各盡所

能，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原則。

凡蘇聯公民皆享有勞動權、休息權、受教育權，在年老以及患病和喪失勞動能力時享受物質保證之權。

婦女在一切活動方面皆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

蘇聯公民不分民族和種族，一律平等，是爲確定不變的法律。

一切公民皆有信教自由和進行反宗教宣傳之自由。

爲鞏固社會主義社會起見，憲法保障言論、出版、集會和羣衆大會自由，保障結合於各種社會組織的權利，保障身體不可侵犯，住宅不可侵犯和通信秘密，保障凡因擁護勞動羣衆利益，或進行科學活動，或進行民族解放鬥爭而被通緝之外國公民有居留權。

同時，新憲法責成蘇聯一切公民執行下列嚴重義務：履行一切法律，遵守勞動紀律，誠懇履行社會義務，尊重社會主義公共生活規則，愛惜和鞏固社會主義公有財產，保衛社會主義祖國。

『保衛祖國，爲每一蘇聯公民之神聖天職。』

關於公民結合於各種團體的權利，在憲法條文中，有一條裏規定說：

『工人階級及其他勞動階層中最積極最覺悟之公民，則結合於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即勞動羣衆

爲鞏固及發展社會主義制度而奮鬥中之先鋒隊，勞動羣衆所有一切社會團體及國家機關之領導核心。』

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一致贊同和批准了蘇聯新憲法草案。

這樣，蘇維埃國家就有了新的憲法，有了這個表明社會主義和工農民主勝利的憲法。

這樣，在憲法上就明文規定了一件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實，即蘇聯已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已在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和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到應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原則爲社會生活準則的社會。

（四）布哈林托洛茨基間諜、暗害者和賣國賊餘孽的被消滅。對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的準備。黨擴展黨內民主的方針。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

在一九三七年間，發現了證明布哈林托洛茨基匪幫暴徒罪行的新材料。法庭對皮達可夫和拉狄克等人案所舉行的公審，法庭對屠哈切夫斯基和雅基爾等人案所舉行的公審，以及法庭對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庭斯基和羅森果里茨等人案所舉行的公審，都證明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

子早已結成『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聯盟』這一共同的人民公敵匪幫的事實。

法庭公審查明，這些人類蟊賊從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最初幾天起，就已和人民公敵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及加米涅夫勾結起來陰謀反對列寧，反對黨，反對蘇維埃國家。在一九一八年初爲破壞布列斯特和約而進行挑釁嘗試；在一九一八年春陰謀反對列寧，勾結『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圖謀逮捕並殺害列寧、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在一九一八年夏謀刺列寧並把列寧刺傷；在一九一八年夏『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舉行叛亂；在一九二一年爲了從內面實行動搖並推翻列寧領導而故意把黨內意見分歧尖銳化；在列寧臥病時和逝世後試圖推翻黨底領導；出賣國家秘密並爲外國偵探機關供給間諜消息；兇殺基洛夫；進行暗害勾當，軍事破壞和爆炸工作；兇殺明仁斯基、庫依貝舍夫和高爾基，——所有這些以及諸如此類在二十年當中所幹出的罪行，原來都是在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及其同夥們參加或領導下，遵照外國資產階級偵探機關底指令進行的。

在法庭公審時查明，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幫暴徒遵照他們的主人外國資產階級偵探機關底意旨而力求摧毀黨和蘇維埃國家，破壞國防，協助外國實現武裝干涉，準備使紅軍遭受失敗，分裂蘇聯，把蘇維埃的沿海州割讓給日本，把蘇維埃的別洛露西亞割讓給波蘭，把蘇維埃的烏克蘭割讓

給德國，消滅工人和集體農民所獲得的成果，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奴隸制度。

這些猶如蜉蝣一樣脆弱無力的白衛侏儒小醜，竟以——大概是爲着令人發笑——國家主人翁自居，竟以爲他們眞會能把烏克蘭、別洛露西亞和沿海州割讓和出賣給他人。

這些白衛蜉蝣竟已忘記蘇維埃國家主人翁是蘇聯人民，而李可夫、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一流老爺却不過是暫時在國家機關中服務的人，國家隨時都能從自己的辦公室裏把他們當作無用廢物拋棄出去。

這些區區不足道的法西斯蒂奴僕們竟然忘記，蘇聯人民是不費吹灰之力便能把他們打成粉碎的。

蘇維埃法庭將布哈林托洛茨基匪幫暴徒判決槍斃。

內務人民委員部執行了這一判決。

蘇聯人民贊同了粉碎布哈林托洛茨基匪幫的辦法，隨即轉而進行當前的事務。

而當前的事務就是準備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並有組織地實行這次選舉。

黨用全力開展了這次選舉的準備工作。黨認爲蘇聯新憲法的施行是意味着國內政治生活中的轉變。黨認爲這個轉變就是實行選舉制度完全民主化，從有限制的選舉過渡到普遍的選舉，從不

完全平等的選舉過渡到平等的選舉，從多級的選舉過渡到直接的選舉，從公開投票的選舉過渡到秘密投票的選舉。

在新憲法施行以前，曾對僧侶、過去白衛分子、過去富農以及凡不參加社會有益勞動者實行過選舉權上的限制，而新憲法却完全取消了對這幾類公民所實行的一切選舉權上的限制，而使代表選舉成了普遍的選舉。

從前代表選舉是不平等的，因爲當時曾對城市居民和鄉村居民規定過不同的選舉定額，但現在選舉權上這種不平等的限制已無必要，於是一切公民都有按平等原則參加選舉的權利。

從前蘇維埃政權中級高級機關底選舉是多級的，而現在新憲法規定所有一切蘇維埃，自鄉村蘇維埃和城市蘇維埃起，直到最高蘇維埃爲止的選舉，都應遵由公民用直接選舉法實行。

從前蘇維埃代表選舉是用公開投票和以候選名單爲單位投票實行的，而現在選舉代表則應以秘密投票法實行，不是以候選名單爲單位投票表決，而是按選舉區所提出的個別候選人爲單位來投票表決。

這是國內政治生活中一個眞正重大的轉變。

新選舉制度必定而且果然加强了羣衆底政治積極性，加强了羣衆對蘇維埃政權機關的監督，

提高了蘇維埃政權機關對人民負責的精神。

爲要有充分準備地來迎接這個轉變，黨應當領導這個轉變，並完全保證自己在當前選舉中的領導作用。但爲着這個目的，就必須使各級黨組織本身在實際工作中成爲澈底民主的組織，必須使它們在自己的黨內生活中遵照黨章來澈底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必須使黨內所有一切機關都按選舉制產生，必須使批評和自我批評在黨內儘量發展起來，必須使黨組織在黨員羣衆面前完全負責，並使黨員羣衆底積極性儘量提高。

一九三七年二月末，日丹諾夫同志在中央全會上作了關於黨組織應如何準備迎接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問題的報告，其中所指出的許多事實，表明許多黨組織在自己的實踐中往往違背黨章和民主集中制原則，常用補選指定辦法來代替選舉制，常用按名單表決法來代替按各個候選人表決法，常用公開投票法來代替秘密投票法等等。當然，採用這種辦法的組織是不能執行其最高蘇維埃選舉時所負的任務的。因此，必須首先把黨組織中這種反民主的實踐剷除，並按擴展民主的原則改造黨的工作。

因此，中央全會聽了日丹諾夫同志底報告以後，決議如下：

『(甲) 在絕對完全實現黨章所定黨內民主原則基礎上改造黨的工作。

（乙）取消用補選辦法指定黨委員會委員的實踐，而應依照黨章恢復各級黨組織領導機關選舉制。

（丙）禁止在選舉黨機關時按名單表決，必須按單個候選人分別進行表決，同時保證一切黨員有提議取消候選資格和批評候選人的無限權利。

（丁）選舉黨機關時採用不記名（秘密）投票的表決法。

（戊）在所有各級黨組織——從初級黨委員會起，至邊區委員會、省委員會以及各民族共產黨中央止——中一律舉行黨機關選舉，並應於五月二十日以前結束之。

（己）在各級黨組織中必須嚴格遵照黨章上所定黨機關選舉期限：初級黨組織中每年選舉一次，區和城市組織中每年選舉一次，省和邊區以及共和國組織中每一年半選舉一次。

（庚）在初級黨組織中必須嚴格遵行在全廠黨員大會上選舉黨委員會的辦法，不許用代表會議來代替全廠黨員大會。

（辛）必須把現在許多初級黨組織中事實上已將全體黨員大會取消，而用車間黨員大會和代表會議來代替全體黨員大會的這種實踐消滅。』

這樣就開始了黨對於當前選舉的準備。

中央通過的這一決議發生巨大的政治作用。它的作用不僅在於它開始了黨爲選舉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而進行的選舉運動。它的作用首先在於它幫助各級黨組織實行改造過來，實現發展黨內

民主的方針，並卓有準備地去迎接最高蘇維埃選舉。

黨在開展選舉運動時，決定把共產黨人和非黨分子實行選舉同盟的思想作爲自己全部選舉政策底中心。黨是與非黨分子結成同盟、與非黨分子結成聯盟去進行選舉的，黨決定與非黨分子一起提出各個選區的候選人。這在資產階級國家選舉運動的實踐中是從所未有而且完全不可能的一種現象。而在我國這裏，共產黨人和非黨分子的同盟却成了一種完全自然的事情，因爲我國已沒有什麼彼此仇視的階級，我國人民各階層在道義上政治上的統一是種無可爭辯的事實。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告全體選民書，其中說道：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蘇聯勞動者將根據我國社會主義憲法選舉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布爾什維克黨是和非黨工人、農民、職員、知識分子結成同盟、結成聯盟去進行選舉的…布爾什維克黨不是和非黨分子隔離，而是和非黨分子結成同盟、結成聯盟去進行選舉的，是同職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及其他非黨組織與非黨社團結成聯盟去進行選舉的。因此，代表候選人將是共產黨人和非黨分子共同提出的代表候選人，每個非黨的代表都是共產黨人底代表，同樣每個共產黨的代表都是非黨分子底代表。』

中央委員會告選民書最後向選民發出如下的號召：

『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向一切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號召，希望他們像選舉共產黨的候

選人那樣來一致投票選舉非黨的候選人。

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向一切非黨的選民號召，希望他們像選舉非黨的候選人那樣來一致投票選舉共產黨的候選人。

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向全體選民號召，希望他們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那天，大家一致到選舉箱前選舉聯盟蘇維埃代表和民族蘇維埃代表。

每個選民都應當去實現其選舉蘇維埃國家最高機關代表的光榮權利。

每個積極公民都應當把協助所有一切選民參加最高蘇維埃選舉一事當作是自己的公民職責。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應成爲蘇聯所有各族勞動者在列斯勝利旗幟周圍統一起來的偉大節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即是在選舉前夕，斯大林同志在提出他爲候選人的選區中發言，他在發言中講到人民使者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應是怎樣的活動家時說道：

『選舉人，人民，應當要自己的代表們始終稱職；要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墮落爲政治上的庸人；要他們始終不愧爲列寧式的政治活動家；要他們始終做一個像列寧那樣明顯確定的活動家；要他們像列寧那樣在戰鬥中大胆無畏，對人民公敵毫不留情；要他們在事情開始複雜化，當地平線上呈現某種危險的時候，一點也不慌張，絲毫也不慌張；要他們像列寧那樣絲毫也不慌張；要他們在解決複雜問題，需要周密認清環境，周密計較各個正反方面時，能像列寧那樣明哲鎮定；要他們像列寧一樣正直忠誠；要他們像列寧那樣愛護自

己的人民。』

十二月十二日，舉行了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選舉是在巨大的熱潮中進行的。這並不是什麼平常的選舉，而是一個偉大的節日，是蘇聯人民慶祝節，是蘇聯各族人民偉大友誼底表示。

在九千四百萬選民中，參加這次選舉的有九千一百餘萬人，即佔選民總數百分之九十六點八。其中有八千九百八十四萬四千人，即百分之九十八點六的選舉人，都投票贊成了共產黨人和非黨分子同盟所提出的候選人。只有六十三萬二千人，即還不滿選民總數百分之一的人，才是投票反對共產黨人和非黨分子同盟所提出的候選人的。共產黨人和非黨分子同盟所提出的一切候選人，都沒有一個例外地當選了。

這樣，九千萬人就用萬衆一心的投票表決來證實了蘇聯社會主義勝利的事實。

這是共產黨人和非黨分子同盟獲得的輝煌的勝利。

這是布爾什維克黨勝利的凱旋。

莫洛托夫同志在紀念十月革命二十週年的有歷史意義的演說中所說到的蘇聯人民道義上政治上的統一，在這裏得到了燦爛的證實。

結束語

布爾什維克黨所經過的歷史途程底基本總結怎樣呢？

蘇聯共產黨（布）底歷史所教導我們的是什麼呢？

（一）黨史首先教導說，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沒有革命無產階級政黨，沒有這樣一個不受機會主義沾染，對妥協者和投降主義者取毫不調和態度，對資產階級及其國家政權持革命態度的政黨是不可能的。

黨史教導說，把無產階級弄到沒有這樣一個政黨的地位，就是把無產階級弄到沒有革命領導的地位；而把無產階級弄到沒有革命領導的地位，就是叫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遭到失敗。

黨史教導說，西歐式的那些普通社會民主黨是不能成爲這樣的政黨的，因爲它們是在國內和平條件下教育出來，尾隨於機會主義者之後，一味希望『社會改良』而害怕社會革命的。

黨史教導說，只有新式的黨，馬列主義的黨，主張社會革命的黨，才能成爲這樣的政黨，因爲只有它才能準備無產階級去和資產階級決戰，並組織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

這樣的政黨在蘇聯就是布爾什維克黨。

『在革命前的時期，——斯大林同志說，——在多少是和平發展的時期，第二國際各黨是在工人運動中佔統治的力量，而國會的鬥爭形式，算是基本的鬥爭形式，——在這種條件下，黨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它後來在公開革命戰鬥條件下所具有的那種嚴重和決定的意義。考茨基反對他人攻擊第二國際而替第二國際辯護時說道：第二國際各黨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戰爭底工具，所以它們在戰爭時期，在無產階級底革命發動時期，就表明自己無力採取什麼嚴重辦法。這是完全對的。而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明：第二國際各黨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是不適用的，它們並不是無產階級底戰鬥黨，不是引導工人去奪取政權的黨，而是遷就於國會選舉和國會鬥爭的選舉機關。正是因此，所以在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佔統治的時期，無產階級底基本政治組織並不是黨，而是國會黨團。大家知道：事實上，黨在這時期只是國會黨團底附屬品和服役者。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條件下，在這樣的黨領導下，當然是談不到什麼準備無產階級去革命的。

可是，新時期一到來，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新時期是階級公開衝突時期，無產階級底革命發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而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種種新的任務：要按新的革命的軌範去改造全部黨工作，要用爭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精神教育工人，要準備和提上後備力量，要與鄰國無產者聯盟，要與殖民地和依賴國解放運動建立堅固的聯繫，以及其他等等。如果以爲這些新任務可用那些在國會制度和平條件下教育出來的老舊社會民主黨力量來解決，那就是自陷於

絕望的境地，自陷於必不可免的失敗。担負有這樣的任務而以老舊的黨爲領導，那就會陷於完全解除武裝的境地。顯然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這種情形的。

因此，就需要有新的黨、戰鬥的黨、革命的黨，這個黨要很勇敢，足以引導無產者去爭取政權；這個黨要很有經驗，足以認清革命環境底複雜條件；這個黨要很機敏，足以繞過所有一切橫在前進途中的暗礁。沒有這樣的黨，便根本不要想去推翻帝國主義，不要想去爭得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新的黨就是列寧主義底黨。』（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六二至六三頁）〔八六〕

（二）其次，黨史教導說，工人階級底黨不精通工人運動底先進理論，不精通馬列主義理論，便不能實現其爲本階級領導者的作用，便不能實現其爲無產階級革命底組織者和領導者的作用。

馬列主義理論强有力的地方，就在於它使黨能判明局勢，能瞭解周圍事變底內在聯系，能預察事變底進程，不僅能察知事變在目前怎樣發展和向何處發展，而且能察知事變在將來會怎樣發展和向何處發展。

只有精通了馬列主義理論的黨，才能確有把握地向前進展，才能引導工人階級前進。

反之，沒有精通馬列主義理論的黨，却不得不徘徊摸索，在行動上沒有把握，不能領導工人

階級前進。

有人也許以爲精通馬列主義理論就是用心讀熟馬恩列著作中的個別結論和個別原理，學會及時引證這些結論和原理而以此自安，希望讀熟的結論和原理能適用於任何環境，能適用於一切實際情形。但這樣來看待馬列主義理論是完全不正確的。決不可把馬列主義理論看成是一部教條集錄，看成是一部教理問答，看成是一種信仰條規，把馬克思主義者本身看成是一些咬文嚼字和呆讀死記的人。馬列主義的理論是關於社會發展的科學，關於工人運動的科學，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關於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科學。它既是一種科學，當然也就不會停留，並且也不能停留不進，而是不斷發展着，不斷完善着的。所以它在發展進程中不能不用新的經驗和新的知識來充實自己，它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不能不因時而變，不能不由適合於新歷史條件的新結論和新原理來代替。

精通馬列主義理論，這完全不是說要讀熟它的一切公式和結論，拘守着這些公式和結論底每一字句。爲了精通馬列主義理論，首先就要學會怎樣把它的字句和實質區別清楚。

精通馬列主義理論，——這就是說要領會這個理論底實質，要學會在無產階級鬥爭各種條件下，在解決革命運動底實際問題時運用這個理論。

精通馬列主義理論，——這就是說要善於拿革命運動底新經驗來豐富它，要善於拿新原理和新結論來豐富它，要善於發展它和推進它，不怕根據這個理論底實質去用適合於新歷史環境的新原理和新結論代替其某些已經過時的原理和結論。

馬列主義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底指南。

在第二次俄國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前的時期，世界各國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爲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最適宜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固然，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曾經一度指示，說無產階級專政最適宜的形式不是國會制的共和國，而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組織。但可惜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裏沒有把這一指示繼續加以發揮，於是這一指示便被人付諸遺忘了。此外，恩格斯在其對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評中（在一八九一年）所作的有權威的聲明，說『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特殊形式』等語，也無容置疑地證明馬克思主義者繼續認爲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政治形式。恩格斯所提出的這個原理後來成了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包括列寧在內——所奉行的準則。然而，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特別是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却提出了工農代表蘇維埃這一新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列寧根據他對於俄國兩次革命經驗的研究，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而得出結論，認爲無產階級專政底最好的政治形式不

是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而是蘇維埃共和國。根據這一點，列寧就於一九一七年四月間，即在從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提出了組織蘇維埃共和國作爲無產階級專政最好政治形式的口號。當時各國機會主義者都拚命抓住國會制的共和國，而責備列寧，說他離開了馬克思主義，說他破壞了民主。但精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眞正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是列寧，而不是機會主義者，因爲列寧向前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用新的經驗豐富了這個理論，而機會主義者則硬要把這個理論拉向後退，硬要把它的各個原理中的一個原理變成教條。

假如列寧曾經屈服於馬克思主義底字句，沒有敢於用關於蘇維埃共和國這一適合新歷史環境的新原理來代替恩格斯所規定的一個舊的馬克思主義原理，那末我們黨，我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又會處於什麼境況呢？那我們黨就會陷於黑夜徘徊的地位，蘇維埃就會陷於瓦解，我們就不會有蘇維埃政權，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會遭到嚴重的損傷。無產階級就會遭到了失敗，而無產階級底敵人就會獲得了勝利。

恩格斯和馬克思研究帝國主義前期的資本主義時，得出了結論，說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在單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說社會主義革命祇有在一切或大多數文明國家裏同時舉行進擊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勝利。這是在十九世紀中期說的。這個結論後來成了所有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奉行的準則。

但是，到二十世紀初期，帝國主義前期的資本主義已經轉變成了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上升的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垂死的資本主義。列寧根據他對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研究，就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而得出了結論，說恩格斯和馬克思底舊公式已經不適合於新的歷史環境，說社會主義革命完全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當時各國機會主義者都拚命抓住恩格斯和馬克思底舊公式，而責備列寧，說他離開了馬克思主義。但精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眞正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是列寧，而不是機會主義者，因爲列寧向前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用新經驗豐富了這個理論，而機會主義者却硬要把這個理論拉向後退，硬要把它變成木乃伊。

假如列寧曾經屈服於馬克思主義底字句，沒有充分理論勇氣去拋棄馬克思主義中的一個已經過時的結論，而代之以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這一適合新的歷史環境的新結論，那末我們黨，我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又會處於什麼境況呢？那我們黨就會陷於黑夜徘徊的地位，無產階級革命就會落到沒有領導的地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會衰頹起來。無產階級就會遭到了失敗，而無產階級底敵人就會獲得了勝利。

機會主義並不常常都是直接否認馬克思主義理論，或否認這個理論底個別原理和結論。機會主義有時還表現於企圖拘守着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的個別原理，把它們變成教條，這樣來阻礙馬

克思主義向前發展，因而阻礙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發展。

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在恩格斯死後只有最偉大的理論家列寧，而在列寧死後，只有斯大林及其他的列寧門生，才是唯一向前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者，唯一在無產階級階級鬥爭新條件下用新經驗來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者。

正因爲列寧和列寧主義者向前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以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更進一步的發展，是無產階級階級鬥爭新條件下的馬克思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獲得了勝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假如布爾什維克黨底先進幹部竟沒有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竟沒有學會把這個理論看作行動指南，竟沒有學會向前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並用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新經驗來豐富這個理論，那末布爾什維克黨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就會不能獲得勝利。

恩格斯批評那些担負起美國工人運動領導責任的德國僑美馬克思主義者時寫道：

『德國人沒能把自己的理論變成發動美國羣衆的槓桿。他們連自己也往往不懂得這個理論，却把它看成是種教義和教條，以爲只要把它背得爛熟，就能應付一切實際情形的了。在他們看來，這個理論是一種教條，而不是行動底指南。』（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六〇六頁）

列寧批評加米涅夫以及那些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即是在革命運動已經向前進展而要求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還拘守着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舊公式的老布爾什維克時寫道：

『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底指南，——馬克思和恩格斯總是這樣說，他們很公正地譏笑了那種背誦和簡單重復『公式』的態度，因爲『公式』最多也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務，但這種任務是必須依歷史進程中每個特殊時期底具體經濟和政治環境而有所改變的……必須領會一個不容置辯的眞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應當估計到活的生活，估計到現實中確切的事實，而不是繼續拘守着昨天的理論……。』（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〇〇至一〇一頁）

（三）其次，黨史教導說，假如不把那些在工人階級隊伍中間活動，想將工人階級落後階層推進資產階級懷抱，因而破壞工人階級統一的小資產階級政黨粉碎，那末無產階級革命就不能獲得勝利。

我們黨底歷史是同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以及民族主義者等小資產階級政黨作鬥爭，並把牠們粉碎的歷史。不把這些政黨克服，不把牠們從工人階級隊伍中驅逐出去，便不能達到工人階級底統一，而沒有工人階級底統一，便不能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

假如我們沒有把這些起初主張保存資本主義，往後——在十月革命以後——又主張恢復資本

主義的政黨粉碎，那我們就會無法保持無產階級專政，無法戰勝外國武裝干涉並建成社會主義。

所有一切爲了欺騙人民而自稱爲『革命』黨和『社會主義』黨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即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早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就已經成了反革命的政黨，後來又變成了外國資產階級偵探機關底走狗，變成了一夥間諜、暗害者、軍事破壞者、殺人兇手和賣國賊，這並不是偶然的。

『在社會革命時代，——列寧說，——只有極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有同其他一切政黨進行無情的鬥爭，才能實現無產階級底統一。』（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五〇頁）

（四）再次，黨史教導說，工人階級政黨不與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者作不調和的鬥爭，不把自己隊伍中的投降主義者粉碎，就不能保存自己隊伍底統一和紀律，就不能實現其爲無產階級革命底組織者和領導者的使命，就不能實現其爲社會主義新社會底建設者的使命。

我們黨內部生活發展的歷史，是與黨內『經濟主義者』、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及民族主義傾向者作鬥爭並把他們粉碎的歷史。

黨史教導說，所有這些投降主義者集團實質上都是孟什維主義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是孟什維主義底餘孽，是孟什維主義底繼續。他們也如孟什維主義一樣在工人階級和黨內執行了傳達

資產階級影響的作用。因此，爲消滅黨內所有這些集團而鬥爭，就是繼續爲消滅孟什維主義而鬥爭。

假如我們沒有擊破『經濟主義者』和孟什維克，那我們就會不能建成黨並引導工人階級去實行無產階級革命。

假如我們沒有擊破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那我們就會不能準備好爲建成社會主義所必需的條件。

假如我們沒有擊破一切和各種民族主義傾向者，那我們就會不能用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人民，就會不能保持住蘇聯各族人民偉大友誼底旗幟，就會不能建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也許有人以爲布爾什維克爲了與黨內機會主義分子作鬥爭而耗費的時間未免太多，以爲他們把這些機會主義分子底意義未免看得太高。但這種想法是完全不正確的。決不能容忍自己隊伍中間有機會主義存在，也如不能容忍健全身體上有毒瘡生長一樣。黨是工人階級底領導部隊，工人階級底先頭堡壘，工人階級底戰鬥司令部。在工人階級底領導司令部中，決不能容許有缺乏信念者、機會主義者、投降主義者和叛徒立足。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壘中留有投降主義者和叛徒而要去同資產階級作殊死鬥爭，就會陷於腹背受擊的地位。這樣的鬥爭分明祇會遭到失敗

的結局。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爲要達到勝利，首先就必須把工人階級政黨中間，工人階級底領導司令部中間，工人階級先頭堡壘中間所有的投降主義者、逃兵、工賊和叛徒清除出去。

所以，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及民族主義傾向者因爲進行反對列寧的鬥爭，因爲進行反對黨的鬥爭，而終於遭到了與孟什維克黨及社會革命黨同樣的結局，即變成了法西斯偵探機關底走狗，變成了間諜、暗害者、殺人兇手、軍事破壞者和賣國賊，這並不是偶然的。

『如果在自己隊伍內，——列寧說，——有改良主義者，有孟什維克，那就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獲得勝利，就不能保持無產階級革命。這在原則上是很顯然的。這是已由俄國和匈牙利底經驗具體證實了的……在俄國有過很多次的困難情形，當時如果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仍舊留在我們黨內，那末蘇維埃制度就會一定是被推翻了……。』（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六二至四六三頁）

『如果說我們黨，——斯大林同志說，——已創立了自己內部的統一，創立了自己隊伍空前未有的團結，那末這首先就是因爲它及時清除了機會主義的污濁東西，從黨內驅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維克。無產階級黨發展和鞏固的道路，就是把機會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與社會沙文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從黨內清除出去。黨是靠清除自身中間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七二頁）〔八七〕

（五）復次，黨史又教導我們說，如果黨竟因迷戀於勝利而驕傲起來，如果黨竟已看不見自

己工作中的缺點，如果黨竟害怕承認自己的錯誤，害怕及時來公開誠懇改正這些錯誤，那宅就不能實現其爲工人階級領導者的使命。

如果黨不害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如果黨不去掩蓋自己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如果黨能根據黨工作中錯誤的實例來教育和訓練幹部，如果黨善於及時改正自己的錯誤，那宅就會是不可戰勝的。

如果黨竟隱瞞自己的錯誤，抹煞迫切困難的問題，用百事大吉的粉飾詞令來掩蓋自己的缺點，不能容忍批評和自我批評，浸透自滿情緒，一味自高自大，高枕而臥，那宅就會必遭滅亡。

『政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持的態度，——列寧說，——就是表明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在眞正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羣衆所負義務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底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鄭重的黨底標誌，這才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〇頁）〔八八〕

其次：

『從前所有一切革命黨陷於滅亡，就是因爲它們自傲，而看不見自己力量之所在，害怕說出自己的弱點。而我們是不會滅亡的，因爲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弱點，並且能學會克服弱點。』（列寧全集，第二十

（六）最後，黨史教導我們說，工人階級黨不與羣衆發生廣泛的聯繫，不經常鞏固這種聯繫，不善於傾聽羣衆底呼聲和瞭解他們的迫切需要，沒有不僅教導羣衆，而且向羣衆學習的決心，那宅就不能成爲眞正羣衆的黨，就不能成爲能領導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和全體勞動羣衆的黨。

如果黨善於像列寧所說那樣『與最廣大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者勞動羣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者勞動羣衆——聯繫、接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與他們溶成一片』（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四頁）〔八九〕，那宅就會是不可戰勝的。

如果黨竟在自己狹隘的黨範圍內閉關自守，如果宅竟與羣衆隔絕，如果宅竟蒙上一層官僚主義的灰塵，那宅就會必遭滅亡。

『布爾什維克黨，——斯大林同志說道，——只要是與廣大民衆保持着聯繫，就會始終是不可戰勝的，——這可以說是一個定理。反之，布爾什維克一脫離羣衆，一失掉自己與羣衆間的聯系，一染上官僚主義的塵垢，就會喪失任何力量，而變成空架子。

在古代希臘人所傳說的神話中有一位叫做安泰的著名英雄，他的父親據說是海神波賽東，母親是地神蓋

婭。他對於生育、撫養並把他教養成人的這位母親愛慕備至。安泰很有力量，沒有那一個英雄能與他抗衡，因此大家都認爲他是個無敵英雄。爲什麼他這樣有力呢？原來他同敵人決鬥遇到困難時，便往地上一靠，即往生育和撫養了他的母親身上一靠，因而就取得一股新的力量。但他終有一種弱點，就是生怕別人用某種方法把他跟地面隔開。敵人知道他有這種弱點，於是時時刻刻暗中窺伺他。後來忽然有個敵人利用了他這種弱點，結果便把他戰勝了。這個敵人就是蓋爾枯里斯。試問他是怎樣把安泰戰勝的呢？原來這個敵人設法把安泰跟地面隔開了，把他舉到了空中，竟使他無法再同地面接觸，結果便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認爲布爾什維克頗與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泰相像。他們也同安泰一樣，其所以强而有力，就是因爲他們與自己的母親，即是與生育、撫養並把他們教導出來的羣衆保持着聯系。所以他們只要還是與自己的母親，與民衆保持着聯繫，那他們就能始終穩有把握地保持住他們那種不可戰勝的地位。

這就是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堅强有力而不可戰勝的關鍵。』（斯大林：論黨工作缺點）

以上就是布爾什維克黨所經過的歷史途程底基本教訓。

簡註

〔一〕十二月黨人係貴族出身的革命家，因一八二五年十二月起義反對沙皇政府和農奴制度而得名。

〔二〕地政官是沙皇政府任命貴族分子担任的一種地方官職，兼管有警察、司法和行政大權。

〔三〕沙皇暗探局是沙俄祕密政治警察機關，專爲反對革命運動而設。

〔四〕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第一卷，第二〇五頁。

〔五〕同上，第三四〇頁。

〔六〕同上，第二九五至二九六頁。

〔七〕同上，第二一一頁。

〔八〕同上，第二〇七至二〇八頁。

〔九〕同上，第二一〇至二一一頁。

〔一〇〕同上，第二一二至二一三頁。

〔一一〕同上，第三五一頁。

〔一二〕布爾什維克意即多數派，孟什維克意即少數派。

〔一三〕馬尼洛夫精神因戈果里所著長篇小說死人口中的一個人物馬尼洛夫得名，以一味癡心妄想爲特色。

〔一四〕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三八〇至三八一頁。

〔一五〕同上，第三七七至三七八頁。

〔一六〕同上，第三八七頁。

〔一七〕同上，第四二〇頁。

〔一八〕同上，第四四四頁。

〔一九〕同上，第四一三頁。

〔二〇〕同上，第四一六頁。

〔二一〕同上，第四四四至四四五頁。

〔二二〕縉紳會議是俄國第十七和十八世紀時代專爲同政府磋商國事而召集的等級代表大會。

〔二三〕國家杜馬是沙俄時代按反民主選舉法產生的立法機關。

〔二四〕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四八二頁。

〔二五〕同上，第五四〇頁。

〔二六〕同上，第四五一頁。

〔二七〕同上，第五〇三頁。

〔二八〕同上，第五〇三頁。

〔二九〕同上，第四八〇頁。

〔三〇〕同上，第四八〇至四八一頁。

〔三一〕同上，第五二八頁。

〔三二〕同上，第四九〇頁。

〔三三〕同上，第五二八頁。

〔三四〕同上，第五二九至五三〇頁。

〔三五〕同上，第五〇三頁。

〔三六〕同上，第五〇四頁。

〔三七〕同上，第四六七頁。

〔三八〕同上，第五二〇頁。

〔三九〕同上，第四八六至四八七頁。

〔四〇〕同上，第四五五至四五六頁。

〔四一〕同上，第五三〇頁。

〔四二〕同上，第五四一頁。

〔四三〕同上，第五七六頁。

〔四四〕同上，第五八一頁。

〔四五〕同上，第五八八頁。

〔四六〕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第二卷，第七四四頁。

〔四七〕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五八七頁。

〔四八〕同上，第五九一頁。

〔四九〕勞動派（勞動團）是小資產階級的團體，一九〇六年由參加第一屆國家杜馬的一部分農民代表所組成，其領導人是社會革命黨的知識分子。

〔五〇〕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六九七頁。

〔五一〕菲德主義亦譯信仰主義，是排斥科學而崇尚信仰的一種反動理論。

〔五二〕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六一一頁。

〔五三〕同上，第六九九頁。

〔五四〕同上，第八〇五頁。

〔五五〕同上，第九四七頁。

〔五六〕同上，第九五八頁。

〔五七〕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三一頁。

〔五八〕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九六六頁。

〔五九〕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一八頁。

〔六〇〕 同上，第一九頁。

〔六一〕 同上，第一九頁。

〔六二〕 同上，第一八頁。

〔六三〕 同上，第六三至六四頁。

〔六四〕 同上，第一六六頁。

〔六五〕 同上，第三五九頁。

〔六六〕 同上，第三七五頁。

〔六七〕 烏克蘭拉達是烏克蘭反革命民族主義資產階級底政府，曾將德奧帝國主義軍隊引進烏克蘭境內來撲滅革命。

〔六八〕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七〇九頁。

〔六九〕 博羅提巴分子是烏克蘭社會革命黨人在民族沙文主義黨中組成的左翼，因其在一九一八年前出版過他們的中央機關報博羅提巴而得名。

〔七〇〕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九五三頁。

〔七一〕 同上，第一〇〇一至一〇〇二頁。

〔七二〕 耐普曼是新經濟政策初期的私資企業家、商人和投機者。

〔七三〕 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八年版），第二二九頁。

〔七四〕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六八八頁。

〔七五〕 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第二九四頁。

〔七六〕 同上，第四九五頁。

〔七七〕 同上，第五七二頁。

〔七八〕 同上，第三七四頁。

〔七九〕 同上，第四四三至四四六頁。

〔八〇〕同上，第五四九頁。

〔八一〕同上，第五五五頁。

〔八二〕同上，第五八二頁。

〔八三〕同上，第五八四頁。

〔八四〕同上，第六三〇頁。

〔八五〕同上，第六四二頁。

〔八六〕同上，第一〇二至一〇四頁。

〔八七〕同上，第一一五頁。

〔八八〕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七六五頁。

〔八九〕同上，第七三三頁。